

















黃季剛先生遺書

評點昭明文選









文選卷四十五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一首

設論

○東方曼倩答客難一首

○揚子雲解嘲一首

○班孟堅答賓戲一首

辭

○漢武帝秋風辭一首

○陶淵明歸去來一首

序

○卜子夏毛詩序一首



卷之五 正木

孔安國尚書序一首

。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一首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一首

石季倫思歸引序一首

陸士衡豪士賦序一首

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任彥升王文憲集序一首

對問

對楚王問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

遺行可遺棄之行也韓詩外傳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倘有遺行乎奚居之隱

此似上居遺文而不意同韻



唯此然也唯應之詞也

鯢

尺謂為廣之

何士民眾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  
 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  
 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  
 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  
 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鯢鯢子曰問諸夫  
 者曰鳳麟之精者曰龍准子曰孟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  
 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鷦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  
 魚朝發崑崙之墟揚雅曰河出崑崙墟也暴暑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孔安國  
 曰碣石海畔山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小也故非獨鳥有鳳  
 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  
 安知臣之所為哉

設論



答客難

東方曼倩

漢書曰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推意放蕩終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喻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如滔曰

也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

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

失之好學樂道之効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

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

位不過執戟史記韓信曰臣事項王官意者尚有遺行邪上文也同胞之徒

無所容居其故何也蘇林曰背胞胎之胞言親兄弟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

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孟子謂充虞曰

也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慎子

周室之衰也厲王優亂天下諸侯力政人欲獨行以相兼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張晏曰周千八百國在者十二謂



春秋孔安國曰天連三百歲雖雄代起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孔叢子思謂得士曰今  
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藏曰倉米藏曰廩澤  
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連四  
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安如覆盂何與軒同音也天下均平合為一家  
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  
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自者不及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  
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  
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効情安知前後夫  
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文子曰羣悉  
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言上書性口或被誅戮使蘇秦張儀與僕竝生於今  
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應劭漢書注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者傳曰天下無害雖  
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



韓子曰文王行仁義而天下偃王義而喪其國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鍾于

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詩小雅文也毛萇曰有諸中必見於外也又曰皋澤也苟能修身何

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于文武得信厥說封於

齊七百歲而不絕說苑鄒子說梁王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上而封齊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

行而不敢怠也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譬若鵲鵲飛且鳴矣詩曰題彼鵲鵲飛

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

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

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皆孫卿子文水

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

塞聰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薛綜東京賦注曰黈纁以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

舉大德教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論語曰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尚書曰與人弗求備

檢身若不及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



天下和平與義相扶意言  
不用世則修身

之魯大戴禮孔子之辭也家語亦同王肅曰雖當直枉從容使自得也優寬和柔之使蓋聖人  
之自求其宜也揆度其法以開視之使自索得也趙岐孟子注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  
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  
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  
胥史記曰句踐之棲會稽范蠡令卑辭厚禮以遺吳後欲伐吳句踐復問蠡蠡曰可矣遂滅之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  
固其宜也子何疑於子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  
之下齊史記曰樂毅去趙適魏問燕昭王好賢樂毅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時以禮待之遂委  
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說齊齊王田廣以為然乃罷歷下守職之備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上  
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窺天  
以蠡測海以筵撞鍾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服虔曰  
張晏曰蠡瓢瓢也文穎曰筵音庭莊子曰魏牟謂公孫龍曰乃規規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  
用筵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乎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  
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撞之以建豈能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由鼃鼃之襲狗孤豚之咋虎  
至則靡耳何功之有如淳曰鼃音精服虔曰鼃音劬李巡爾雅注曰鼃鼃一名奚鼠應  
劭風俗通曰按方言豚豬子也今人相罵曰孤豚之子是也說文



漢書

沈休文辭賦要略卷之五

世宗範與陳伯之書注引作機明

曰靡爛也。人皮切。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解嘲并序

揚子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

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

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

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不生則已。國曰修為人綱。紀也。孔叢子

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

人之符。分人之祿。說文曰。儋。荷也。應劭曰。紆。青拖紫。朱丹其轂。東觀漢記曰。印

綬九卿。青綬。漢書曰。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

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應劭曰。待詔金門。管灼。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



王面莊以為法言非也據此子雲云自有說之之

說漢書及別本

班孟堅與引注引別作

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從一橫論者莫當史記

曰知一從一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數十餘萬言文也

文曰扶疎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春秋命歷

正則天地八卦無言至微也淮南子曰出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摧纜給事黃門蘇林曰摧之纜為

意者玄得無尙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拓落猶遺落揚子笑而應之曰

客徒采丹吾載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廣雅曰跌差也往者則解

結羣鹿爭逸服虔曰鹿喻在爵位者離為十一召為六七十二國已見上文張晏曰謂諸

分五部并為戰國管灼曰此直道其分離之意耳士無常居國無定臣得

士者富失士者貧春秋傳云士則危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

以橐或鑿坏以遁服虔曰范雎入秦藏於橐中史記王稽辭魏去竊載范雎入秦至湖見

淮南子曰顧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應劭曰齊人著

人以幣先焉鑿坏而遁之坏音來切故齊人號談天鄒衍事齊至卿蘇林曰頡音提頡音頡怪之辭也鄒

衍著書雖奇怪尙取世以為資而已為之師也言資以進下文也頡音浪切孟軻雖連聲



漢書作陶塗

平音地理志以東南尉  
為秦之南郡尉與桂林  
南海郡

謝玄暉詩中軍記家語  
王莽注曰星作魚鳥作鳥

塞猶為萬乘師蘇林曰連塞言語不便利也趙岐孟子章今大漢左東海應劭曰

也石渠搜服虔曰連西戎國也應劭曰禹貢析前番里應劭曰南海郡張晏曰南番音番後椒

塗應劭曰漁東南一尉志云在會稽西北一候如淳曰地理志曰龍徽以糾墨制

以鎖鈇服虔曰制縛束也應劭曰束以繩徽弩之徽說文曰糾三合繩也又散以禮樂風

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應劭曰漢律不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結為倚廬以

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史記劇通曰天下之士雲合家

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皋陶何書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戴縱垂纓

而談者皆擬於阿衡鄭玄儀禮注曰羅與維同維所氏切詩曰五尺童子羞比

晏嬰與夷吾探卿子曰仲尼之門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握權

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焉集不

為之多雙鳬飛不為之少方音曰飛鳥曰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

周熾三仁微子箕子比干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子胥死而吳山種

與曰蓋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蠡存而越霸

史記曰吳既誅子胥遂伐齊越王可踐襲殺吳太子王聞乃歸與越平越王句踐遂滅吳又曰越王句踐返國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行成爲質於吳後

越大破吳也

五殺入而秦喜樂殺出而燕懼

史記曰百里奚秦走宛秦穆公聞百里奚欲重賄之恐是不與請以五殺皮贖之

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語國事繆公大悅又曰樂毅伐齊破之燕昭王死子立爲范雎以折摺

而危穰侯

穰侯已見李斯上書折摺已見鄒陽上書晉灼曰摺字也方谷切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見蔡澤

生乎草昭曰噤欺欺切吟疑也故當其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

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

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

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爲仲父漢書賈誼曰陸

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楚辭曰馳

天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

齊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鬻召忽死之

管仲請因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侯使相可也公從之墨子曰傳

或倚夷門而笑應劭曰侯嬴也秦伐趙趙求救魏無忌將百餘人

不知己也或橫江潭而漁服虔曰或七十說而不遇應劭曰孔丘也已或立

談而封侯

史記曰留侯世家曰食邑千戶也或枉千乘於陋巷桓公見小臣稷

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或擁

篲而先驅篲等鄉衍也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是也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

室隙蹈瑕而無所詘也之漸則可抵而取之室竹栗切當今縣令不請士郡

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言世

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言

取奇異也故欲談者卷舌不言待彼發而同其聲欲行者擬足不前待嚮使上世之士處

乎今世策非甲科史記曰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

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言抗疏有所觸犯者帝

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如雷曰周易云

滿水也雷極則為水火之光炎炎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李奇曰鬼神攫拏者人默默者存位極者商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

知默守道之極淮南子曰天道玄默無容無則爰清爰靜游神之庭老子曰知清知惟寂惟

此四言卦之義也李元地說

宗漢書及別本



抵漢書作頭然頭是台字

說文曰雖差也此今語所云  
抵下已折頭明謂鼻也  
醫書見大甲論諸君訓焉  
重論乃謂之抵也

漢守德之牢

莊子曰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道德之實也

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

何如

李奇曰或能勝之

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螻蟴而嘲龜龍不亦病

乎

孫卿雲賦曰以龜龍為螻蟴鴟梟為鳳凰說文曰在壁曰螻蟴在草曰蜥蜴螻蟴為典切蟴徒顯切

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

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

史記中庶子謂扁鵲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醫病不以湯液法言曰扁鵲扁人而善醫跗

附客曰然則靡之無所成名乎

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

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髀免於微索

服入秦

孟子曰晉肩假笑對黑曰晉肩假體也人秦已見上文

激印萬乘之主介澤陽掩穰侯而代之當

也如淳曰激印怒也善曰史記曰范雎至秦上書因感怒昭王昭王乃免相國逐涇陽君於關外

使諫也說文曰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顛隕折頸涕唾流洟西揖彊秦之

相搯其咽而亢其氣捫其背而奪其位時也

韋昭曰曲上曰顛欺甚切史記曰蔡澤聞應侯內慙乃西入秦

應侯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

其人辯士昭王與語悅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澤為相說文曰顛鼻莖也沫酒面也廣雅曰咽

音益

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

無違也禮賦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

斐敬

下筆連命論上引說作

可謂漢之盛也與夫同校  
而聖亦然觀禮樂之而知  
之也

取地即說文氏字章昭之書是  
當以地為內字連用也

此章與下章不為東方別章也  
此章與下章不為東方別章也

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漢書曰

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敬輓輓曰臣願見上言便宜又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

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應劭曰輅輓以木當輅以輓車也論語攝輅係曰子貢掉三寸之舌勤

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閒解甲

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左氏傳曰援枹而鼓漢書叔孫通曰呂刑靡敵秦

法酷烈尚書呂命序曰穆王訓夏贖刑禮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漢書曰

何摺撫秦法取其宜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慳矣禮度曰性慳也

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戢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

世則繆矣左氏傳曰召公糾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

金曰繆張安世許天蕭規曹隨雷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

隤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隤其山堆傍皆崩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隤隤抵丁禮切韋昭曰

抵音若是理之是字書曰巴蜀名山堆落曰抵韓子曰泰山之功長立於國家日月之名久著

雖其人之膽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

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困若夫萌生收功於章臺韓灼曰



三國志  
聖哲之書  
不好於此  
則非

名  
聖哲之書  
不好於此  
則非

此於  
四皓采榮於南山  
公孫創業於金馬  
驃騎發跡於

祁連  
為博士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擊匈奴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  
司馬長卿竊貨

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  
史記曰文君夜亡奔相如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

承日晏不來東方朔割炙於細君  
史記曰文君夜亡奔相如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  
無禮也拔劍割肉亦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  
遺細君割炙損其炙也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答賓戲  
并序

班孟堅

永平中為郎興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

項岱曰或有譏班固雖篤志博學無功勞於時仕不富貴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

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賓戲主

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  
項岱曰謂庖義堯舜文王

一定五經垂之萬世后人不能改也分決也謂許由巢父伯成子高夷齊吳  
周公孔子也論論道化也

亦云名而已

陸士衡演連珠注引喚作媛

注文漢書曰皆無

讀書

當已猶知之耳

身而

聖

主不暝



世

沈言其

曰大人謂

騰風

之者雖

帝都計三

記  
紉

於



王長安明十年定本古文引  
取作御  
謝道安注未通所傳御  
沈休文奏彈王源王亦作御  
陸士衡辭止論注引亦作御  
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作  
也

世劉德曰賈儼雖馳辯如濤波如清曰潮水之激者為濤波摘藻如春華韋昭曰摘布也救施切藻水草之有文者

學繁於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漢書音義曰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

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以有美諡不亦優乎主人追爾而笑曰項岱曰

未仰天庭而觀白日也應劭曰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象字林曰象一帛切熒小光也曩者王塗蕪穢

周失其馭項岱曰周王失牧御之化也侯伯方軌戰國橫騖項岱曰方併也軌轍也東西交馳謂之騖七國爭疆車既併轍復

橫於是七雄虺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晉灼曰詩云關如虺虎虺能以喻人君周易曰龍戰於野其血玄黃虎以喻猛力爭不以任也遊說之徒風颭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焚飛景附雲煜其

間者蓋不可勝載韋昭曰颭風之聚獵者也音庖晉灼曰書音睪爾之睪說文燿火飛也燿與標古字通並必遙切書燿光明之貌也書炎輶切燿弋叔切當此之時擗朽摩鈍鈎刀皆能一斷韋昭曰擗摩也女握切韓詩外傳陳饒謂宋燕曰鈎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

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魯連已見上文李奇曰蹶蹶也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史記

曰秦昭王遣趙王書持魏齊頭來魏齊出見趙相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項岱曰啾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開行

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開行

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開行

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開行

公幹未通即此過字漢書作  
自應切自雄也

曲投合歌曲也合之律度淫謳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李奇曰淫謳不正也因勢合

變遇時之容項岱曰容宜也或因際會之勢合變謫之事移風易俗乖迂而不

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年昭曰從人合之助六國者衡人散之佐秦者也

也亡命漂說羈旅騁辭項岱曰委君之徒謂之亡命謂亡君命也善曰左商鞅挾

三術以鑽孝公服虔曰王霸富三術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項岱曰奮發也時務謂六國更相攻伐爭為雄

務伯之彼皆躡風塵之會項岱曰彼謂商鞅李斯輩也風發於據微

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言據微幸而乘邪僻也朝為榮華夕為顛覆福不盈皆禍

溢於世李奇曰當富貴之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項岱曰凶人謂

敗皆悔恨之言吉士班固以自託也尚書曰其惟吉士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激

君呂行詐以買國服虔曰韓非設辯於始皇章說難既適其身乃囚應劭曰

項岱曰韓非作說難之書欲以為天下法秦貨既貴厥宗亦墜史記曰秦昭王子子楚

式上書既終而為李斯所疾乃因而死秦貨既貴厥宗亦墜質於趙呂不韋賈邯鄲

見曰此奇貨可居乃以五百金與子楚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遊秦獻陽夫人立子楚為嫡

嗣秦王薨諡為孝文子楚代立為莊襄王以呂不韋為丞相竟侯仇而死故云厥宗亦墜尚書曰



此語在字界與時義亦  
在事理則為白明之說也

卷一百一十五

此語不能收命道之正脈也  
然其氣未時皆屬偶然則  
不與於天地矣

弗德固大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此叢子子思曰抗志則不悅於道論語子曰不

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彼豈

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項岱曰迂遠也貳二也君子履端於始歸成於終擬聖

方今大漢酒婦羣穢夷險焚荒晉灼曰發開也今諸本皆作廓帝紘

恢皇綱項岱曰紘張也皇君也善曰基隆於義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

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說文曰炎火也謂光曜也史記曰

帝王之道包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其流天地四方也沐浴

玄德稟仰太補史記太公曰沐浴高澤尚書曰玄德升聞法言枝附葉著譬猶草

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項岱曰蕃盛也

仕者昌盛不遇者凋病如萬物於天地之間也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項岱曰參三也言

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覲欲從莖敦而

度高乎泰山懷汎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服虔曰敦音頓頓上也應

覆敦者敦也。爾雅曰：汎泉穴出，出也。汎泉正出，湧出也。賓曰：若夫鞅斯之

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說得行，故言衰周凶人也。敢問上古之士，處身

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

咎繇謨虞，箕子訪周。尚書曰：咎繇矢厥謨，又曰：武王勝殷，以箕子歸，又曰：王訪于箕子。言通帝王謀，合神聖

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傅巖。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奸周，西伯將出，

之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西伯果遇太公渭濱，齊寧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子說梁

王曰：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桓公得之而霸也。爾雅曰：五達曰康，四達曰衢。漢書曰：張良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晉灼曰：垠，涯也。邳水之涯也。皆

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

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鄭玄曰：優游，不仕也。史記：高帝為我嘗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之者，何？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劉向司籍，辨

章舊聞，揚雄談思，法言太玄。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卷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

意錄而奏之。又曰：揚雄諱思，渾天又誤也。皆及時君之門闥，究先聖之壺奧。應

二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渾天即太玄經也。



吳王夫差太子嚭引作  
說術

漢書百無二字

先漢書  
此亦曰聖德之所由有之者  
特唐韻小珠耳

曰爾雅曰富中巷。婆娑乎術藝之場。項岱曰婆娑偃息也。場謂講經藝之處也。休息乎篇籍之圃。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項岱曰聖德明君知賢而納用之也。烈業也。後人著書傳之後世。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淵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左氏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春秋元命苞曰孔子曰作春秋始於元終於麟。王道成也。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項岱曰言若此之榮名且上達皇天。下洞重泉也。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孔安國論語注曰方猶常也。乃文乃質。王道之綱。項岱曰或施質道或施文道。此王者所以為綱維也。善曰春秋元命苞曰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冉而復。有同有異。聖哲之常。項岱曰有同仕遇而進有異不合而退。此聖人之常道。故曰慎修所志。守蘭天符。委命俱已。味道之映。項岱曰符相命也。映道之美者也。善曰文子曰不言之師。不道之神。神若或通焉。謂之天符。桓譚答揚雄書曰子雲勒味道映者也。神之聽之。神其舍諸。項岱曰有賢智君子行之如此。神豈舍之乎。將必福祿之善。曰毛詩曰神之聽之。式穀與汝。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眠。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成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

者富失之者貧高誘曰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傳而應龍潛於潢汙魚鼃媒之

塗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名曰隨侯之珠項岱曰應龍潛於潢汙魚鼃媒之

有九龍應龍有翼服虔曰左氏傳注曰蓄小水謂之潢不洩謂之汙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踈昊

蒼也項岱曰忽荒天上也吳蒼皆天名也徐廣史記注據音載據與據同謂之足載持之並京逆切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

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隨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項岱曰時

暗未顯用時也久舊也章明也言君子懷德雖初時未見顯用後亦終自明達如應龍蟠屈而升

天隨和先賤而後貴也如此是比君子道德之真言屈伸如一無變也善曰淮南子曰君子之道

久而章遠而隆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項岱曰牙曠清耳也曠師

瑟之調也毫分秋毫之末分也善曰經子董無心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輪推巧於

斧斤吳越春秋陳章曰黃帝作弓後有楚孤父以其道傳羿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

抗力於千鈞項岱曰良王良晉人也樂伯樂秦穆公時人也軼過也王良善御馬伯樂善相

鳥獲舉千鈞又況一斤乎和鵠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左氏傳曰晉侯求醫於秦秦

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又曰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范蠡走亦不任厠

日研范蠡之師計然之名也漢書曰桑弘羊雖陽買人子以心計為侍中也走亦不任厠

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也服虔曰走孟堅自謂也爾雅曰密靜也



元白發港湖詩以為  
作於元鼎四年十一月是  
也十一月即夏八月也

辭

秋風辭并序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上歡甚乃

自作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記曰李秋之月草木黃落鴻

鴈來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應劭漢書注曰作大

號曰樓船橫中流兮揚素波列女傳津吏女歌曰水揚波兮杳冥冥簫鼓鳴兮發棹歌棹歌引

歡樂極兮哀情多列女傳陶荅子日樂極必哀來少壯幾時兮奈老何古長歌行日少壯不努力老大乃傷悲

歸去來

陶淵明序曰余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毛詩曰式微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

獨悲清南子曰足皆形神俱役者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論語楚狂接

此言心為形役悲亦何益  
惟有歸耳

離下七言而力家詩仙由  
此念也王通以為有悔心  
非也  
此題且是合皆標曰何去  
來辭非

懷

言子思之悲也  
言子思之悲也  
言子思之悲也

成起  
成起  
成起

不可諫來是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迷途已見已遲與陳伯之書莊子謂意者適可追

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晨光之熹微毛詩曰曉曉征夫聲類曰熹亦熙字也熙光明也乃瞻衡宇載欣載奔毛詩曰衡門之僮

僕歡迎稚子候門周易曰得僮僕貞史記曰楚懷王稚子子蘭三逕就荒松菊猶存三輔決錄曰蔣

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陸機高祖功臣頌曰怡顏高覽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三逕唯羊仲求仲從之遊皆挫廉逃名不出

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韓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

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郭璞曰此古人行步趨走之處因以名趨聲也七喻切

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觀易林曰鳩杖扶老衣食百

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儀妻寡婦賦曰時翳翳而稍陰日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列子曰公孫繆屏視呢絕交游

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為世俗所遺失焉王詩曰駕言出遊又曰

中長者為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中長者為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中興後漢書文選

時下之句韻

為善言也劉向述切  
賦曰玩琴書以滌陽  
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  
或命山

車或棹孤舟  
唐都鄭玄周禮注曰車命駕將適  
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

道深卑舊曰崎嶇不安之貌  
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  
莫詩傳曰欣欣

為江為河  
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郭璞遊仙詩曰吾生獨不化莊子曰

死若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  
於天地之間寄也琴

分任去留  
胡為遑遑欲何之  
也孔叢子孔子歌曰天下如一欲何之  
富貴非吾願

帝鄉不可期  
大戴禮孔子曰所謂賢人者躬為匹夫而不願  
懷良辰以孤往或植

杖而耘  
東征賦曰適良辰而將行淮南子要略曰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  
登

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  
阮籍奏記曰將排東皋之陽毛萇詩傳  
聊乘化以

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莊子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序上

毛詩序

陸士衡辨亡論下注引  
倒作怨

卜子夏

家語曰卜商字  
子夏衛人也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  
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  
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  
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治世之音安  
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  
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  
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  
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  
樂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也。至于  
王道衰而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

以可家語序文依相似今世  
非古文者謂之俗則又非也

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  
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  
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  
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  
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如者謂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關雎麟趾之  
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  
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江漢之域先王斥太王季文王也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  
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窮窶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  
也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為衷謂中心念恕之也無傷善之心謂好仇也

尚書序

卷之四

四



孔安國

漢書曰孔安國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臨淮太守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  
 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  
 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  
 雅誥與義。其歸一揅。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  
 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  
 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  
 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  
 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  
 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  
 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  
 垂世教。興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

龍興出楊子而文圖若據  
以此議之則非也  
以圖大獻下似西漢

傳多傳也

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  
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  
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開大猷濟南伏生年  
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  
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  
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  
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  
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  
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  
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  
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  
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

研精至將史亦不似西漢

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 春秋左氏傳序

杜預

臧榮緒晉書曰杜預字元凱京兆人也起家拜尚書郎稍遷至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吳加位特進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

元凱自本



不將據此春秋為周公  
所制之法

何但考其偽志典禮而  
已乎

即用舊史更自來此說惟  
如此而後可盡辨先師之說  
年  
之世謂之經乃周公之舊  
仲尼則而脩之其說多目  
之訛始是書本自分明也

指其至而重為一句今雖以  
道義而論地句非也言但  
就所重而論則向于其地文法  
不盡舉之此暗駁先師一  
字其非之說也此說釋之

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  
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  
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  
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  
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皆  
即用舊史更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文曰非  
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  
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善或依  
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  
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  
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  
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

周公至元凱所辨

據舊例亦元凱之私意

此亦元凱所辨

此猶建之辭也

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諱避壁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其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

何謂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

年行事主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此所

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

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  
年行事主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此所  
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  
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  
爲六十四也故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  
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得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  
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  
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  
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  
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  
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  
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



此集解與論語集解義例  
集解實不同

將今至之也為一句

此集解與論語集解義例  
集解實不同

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  
諸例及地名譜第曆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  
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修  
春秋立素王巨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  
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  
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  
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  
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  
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  
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

此段与左師嘉應公至孝讓  
葉相違

據此左氏先師不說獲麟為  
絕筆而謂上期中而孔子  
尚命以魯哀公十四年四月己丑之  
文未足怪也

始則周公之祚肩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  
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曆數  
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  
所用之曆。則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  
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  
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  
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旣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  
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  
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旣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  
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知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  
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于反袂拭  
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三都賦序

賦業緒言書曰左思作三都賦世人未重皇甫謐有言名於世思乃造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序也

皇甫士安

賦業緒言書曰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年二十始受書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應卒於家

玄晏先生曰

謐自序曰始志乎學而自號玄晏先生玄靜也晏安也先生學人之通稱也

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

漢書曰傳云不歌而頌謂之賦

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引體理欲人不能加也

漢書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列為大夫也釋名曰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

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

而長之故辭必盡麗

周易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

法言曰詩人之賦麗以則

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已

法言曰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

將以紐之王

教本乎勸戒也

說文曰紐系也次九切

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

之歌殷有湯頌

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

論語子曰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哉吾從周又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

漢書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

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

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

者古詩之流也

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

至於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



字皆也

制體制也

收張句極其盡而何異  
空類詞靈精形象

汗牛充棟此二  
而類詞靈精形象

人失志詞賦作焉漢書曰春秋之後周道廢是以孫卿屈原之屬

然辭義可觀西都賦序曰文章炳焉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

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漢書曰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譴憂國皆作

賦頌之宗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漢書曰其後宋玉唐勒競為侈麗宏廣之語

雅之則於是乎乖漢書曰其後宋玉唐勒競為侈麗宏廣之語逮漢賈誼頗節之

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孔

載廣夏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

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范曄後漢書曰馬融為校書郎時鄧太

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煥乎其有文章也周易若夫士

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周易曰方以類聚物而長卿之儔

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陸士廣成補以諷諫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

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煥乎其有文章也周易若夫士

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周易曰方以類聚物而長卿之儔

此句與美意相展  
之派矣耳

却即後也

得清二國亦如此矣

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詞影  
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徐廣史記注曰祖者宗習之謂也蔡邕郭有道碑曰  
漢室內潰四海圯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曹  
撥亂反正曹故作者先為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環琦可以偏  
已見魏藉白馬賦王而却為魏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失  
王璋珍琦也蜀以擒滅比蜀國而魏以交禪比唐虞既以著逆順且以為鑒  
漢書曰其訪通之蜀益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  
西京賦曰盛哉蜀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眾寡漢之分次物之生殖也周禮曰以星土辨九  
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通秦論曰則不比風俗  
各沐浴所聞史記曰太史公曰成家自以為我土樂人自以為我民其言  
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  
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左氏傳賓媚人曰疆理天下物土體國經制可得

按記而驗豈誣也哉

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

### 思歸引序

石季倫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

臧榮緒晉書曰：崇早有志，慧年二十餘，為修武令，有能名。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游，

吾慷慨多大志，禮記曰：不從流俗。班固漢書述曰：矯矯賈生，弱冠登朝。

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

臧榮緒晉書曰：崇為大司

農坐未被書，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

魏太祖祭喬玄文曰：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哉？

遂肥遯於河

陽別業。

周易曰：肥遯，不利。

其制宅也，却阻長堤，前臨清渠，柏木幾於萬株，流

水周於舍下。

楚辭曰：水周兮堂下。

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

之聲。

班固漢書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人，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琴。

出則以遊目弋釣為事，入則有琴書

之娛。

楚辭曰：或反顧以遊目劉歆逐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

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

古詩曰：服食求神仙，

凌雲之操。

漢書曰：司馬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曰：飄飄欲仙，復見牽羈，婆娑於九

列。

臧榮緒晉書曰：崇後為大僕。

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

賈逵國語注曰：黷，也。毛詩曰：茲之永歎。

尋覽樂



篇有思歸引琴操思歸者衛女之所作也欲歸不  
得心悲憂傷援琴而歌作思歸引 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  
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爲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  
新聲而播於絲竹也周禮曰播之以八音

文選卷四十五 終

金鑑堂藏書  
汲古閣藏書

文選卷四十六

豪士賦序

陸士衡

臧榮緒晉書曰：魏惡齊王同矜功自伐，受爵不讓，及齊人作豪士賦，呂氏春秋曰：老聃孔子墨翟關尹子列子陳騭楊朱孫臏王寥兒良此十人者皆天下豪士也。然機猶假美號以名賦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

左氏傳穆叔曰：太上何則？循心以為

量者存乎我。

言立德必循於心，故存乎我。

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

言建功必因於物，故繫乎彼。

存夫我

者，隆殺止乎其域。

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

言德有常量，至域便止，功無常則因遇乃成，或謂身也。落

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

漢書王恢謂韓安國曰：夫孟嘗遭雍門而

泣，而琴之感以末。

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竊為足下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童牧豎躪其足

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喟然太息，涕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揮角羽，初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歔而就之，是琴之感以末也。何者？欲

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哀響也。是故苟時啟於天

理，盡於民

時既啟之於天，理又盡於人事，言立功易也。

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定烈

士之業

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爲仲父論語子貢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

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

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觀古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唯此時爲然

今微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

孟子曰彼一時此一時夫我之自我智士

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

孟子曰爾爲爾我爲我文子曰譬吾處於天下亦爲一物也然則我亦物也而物亦

物也物之爲我何有以相物也禮記曰昆蟲未蟄鄭玄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

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

器暉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

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

諛之說

史記汲黯曰上置公卿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

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

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

孫卿子曰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

免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氏傳狼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

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韓子曰操生殺

之柄此人主之勢也左氏傳仲尼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之大節也

故曰天可讎乎左氏傳曰楚子人子雲中鄭公卒之弟懷將殺王幸曰君

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乎

而時有絃服荷戟立于廟門之下援旗誓眾奮於

阡陌之上

漢書曰宣帝祠孝昭廟先殿庭頭劍挺墮地自垂泥土中乃響乘輿車馬驚於是召樂上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



子章為公車丞。在渭城界中。夜被服入廟。居郎閭。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蘇林曰。被服黑服也。過秦論曰。陳涉躡足行伍之間。而僥起阡陌之中。斬木為兵。揭竿為旗。援于元切。

泥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乎。戶子曰。天生萬物。聖人財之。廣樹恩不足。

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老子曰。夫

帝有不且夫政由寧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傷其手

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可是以君誼快快。亮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

目博陸之勢。尚書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漢書景帝目送周亞

高平侯班固述魏相曰。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讎害天子。是毗章昭而咸王不遺嫌者。

於懷宣帝若負。於刺於背。非其然者與。尚書曰。武王既。要管叔及羣弟。流言於

信流言而疑周公。漢書曰。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

叔父親莫暱焉。尚書曰。光被四表。毛詩曰。王曰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

齒忠莫至焉。漢書昭帝崩。霍光上奏曰。太宗。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可以嗣孝昭皇帝。太

曰。奪伯氏駢邑三百而傾倒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

飯蔬食。沒齒無怨言

懷忠敬而尚劍固其所也

尚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左氏傳曰高陽氏有才子明允篤誠紀年曰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吳越春秋

曰文種者本楚人也姓文字少禽禮記孔子曰儒有懷忠信以待舉史記曰勾踐平吳人或說大夫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叔上書諫吳王曰腐肉之齒利劍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公也

德至忠如此之盛

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眾多之口

鄒陽於獄上書曰過此以往惡

觀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饗

上

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

穀梁傳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

老子曰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莊子曰功成者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

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

以崇不畜之威

左氏傳曰公待於襄賁申宮警備設

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

峻制以賈

古傷心之怨

左氏傳注曰賈賈也向書曰民罔不謂傷心

然後威窮

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

漢書通鑑傳信曰臣聞勇略

眾心日隆

氏危機將

發而方假仰瞻

謂足以夸世

毛詩曰或棲遲偃仰魯靈光殿賦曰

笑古人

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知曩勦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

運盡。必於顛仆。

音赴

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

晉書曰。彼皆歸風塵之會。履順

發於天。以諭君上。塵從下起。以諭斯等。

聖人忌功名之過已。

惡寵祿之踰量。

蓋謂此也。夫惡

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

禮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也。貧也。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惡欲者。心之大端也。

而游子殉高

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

名莫大焉。

漢書曰。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

震主之勢。位莫盛焉。

震主已見上文。

率意無違。欲莫

順焉。

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

盈難久持。

周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毛詩序曰。太平之君

子能持

盈守成

超然自引。高揖而退。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盈得自引。深藏嚴火。則巍巍之盛。

仰邈前賢。

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

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

劭雅注曰。劭美也。

此之不為。彼之必昧。然後河海

之迹。堙為窮流。一簣之費。積成山岳。

論語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名編凶頑之條。

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

毛詩曰。人之貪亂。監為荼毒。

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



云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疾病禳者繁也於水上盥絜也己者社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禮詩曰三月

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也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尚書龔虞曰三月曲水其義何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為怪乃招攜至水濱盥洗遂因水以泛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所談非好事尚書郎束皙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處立為曲水二漢相沿皆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為陽城令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祓飲於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咸作詩詔太子中庶子顏延年作序

顏延年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

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

布在方策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所推期運明受命之際郭象莊子雖淵注曰皇王殊迹隨世為名漢書曰石曰磬金曰鐘毛萑序曰歌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  
流遂往詳略異聞上林賦曰恐後代靡麗遂往而不然其宅天衷立民極真  
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東京賦曰豈知宅中而圖大呂氏春秋曰古之王者擇天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周易曰

聖人以神拓土世貽統固萬葉而為量者也聖賢高堂隆上疏曰拓迹垂統必俟明其德

垂固萬葉有宋函夏帝圖弘遠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書服虔曰函夏諸夏也孝經鉤命決曰丘乃授帝圖秘文高祖以聖

武定鼎規同造物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者為道皇上以獻

文承曆景屬宸居皇上宋文帝也尚書曰獻哲文明又曰天之曆數在爾躬景光景連屬也與引曰高光二聖宸居其域繁昌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隆

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揚雄河東賦曰祇隆周之大密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鄒卜世三十七年七百漢書文紀曰兆得大

橫占曰大廣庚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王體太子也喪服傳曰父庚余為天王

年長子正體於上周易曰盡君子以振民育德少陽東宮也鄭玄禮記注曰東郊少陽諸侯象也王宰已見曲水詩毛詩曰宣哲維人文武惟后班固涿邪山文曰眺眺將軍大漢元輔也

緯昭應山瀆效靈說文曰晷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山五嶽也瀆四瀆也效靈山出器車瀆出圖書之類五方雜

還四隩來暨漢書曰京師五方雜錯尚書曰九州攸同選賢建戚則宅之於茂

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左氏傳士會曰楚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又曰為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尚書武王曰發號施令

罔有不臧毛詩序曰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國諱楚穆仲謂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以遺訓而資於故實大子協樂上庠肆教東觀漢記孝明

詔曰正大樂官曰大子樂官禮記曰言虞氏養國老於上庠章程明密品式周備漢書曰高祖命張蒼定章程謝承後漢書曰魏詔為河內太守明密

江文通雖體詩表詩注引論

烈意改

法令漢書曰宣帝樞機周密品式備具

國容砥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

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左氏傳曰士會曰為敖為

宰百官象物而動

箴闕記言校文講義之官朱遺於內轎車朱軒懷荒

振遠之使諭德於外

左氏傳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禮記曰言

同異揚雄答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輶軒之使風俗通曰周秦常以八月輶軒使采異代方言辯亡

論曰輶軒騁於南荒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西征賦曰衡命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

積莖素毳銳并柯其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

府無虛月

於晉也職貢不乏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揚雄交州歲曰航海三萬東牽

其犀軼

余曰切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穹居之君內首稟朔并服之酋固面受

吏

海外遐方回首內嚮漢書曰印竿之君長欲願為內臣妾請吏北面是以異人慕嚮

俊民間出

班固漢書贊曰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尚書警蹕清夷表裏悅穆仲長子

姦慝既弭

警蹕清夷將徙縣中宇張樂仙郊言將徙都洛邑封禪泰山也莊子曰北門成增類

帝之宮飭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

出征類于上帝

類祭也西都賦曰禮神祇懷百靈司馬相如諫獵曰犯屬車之清塵翰曰天子行有屬車三十六乘以從於後也

日躔直胃維月軌青陸日



月初曜星之紀韋昭曰曜處也禮記曰季春之月日在胃王仲宣思征賦曰在建安之二八星步  
次於箕維漢書天文志日月順入軌道河圖帝覽篇曰立春春分月從東青道杜預左氏傳注曰  
陸道也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皇天神也祇地神也周禮曰大宗伯掌天神  
雅曰春為發生禮記曰后王命家宰降德于眾兆人又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之願加以  
二王于邁出錢戒告禮記曰小臣戒盟者鄭玄曰君以宴禮勞使臣則警戒告諸馬有  
詔掌故爰命司曆禮記曰宜命掌故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獻洛飲之禮具上己之儀  
洛飲上己並已見上注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闕巖墜右梁潮源略亭皋跨芝  
廛苑太液懷曾山上林賦曰輦道繩屬西都賓曰集禁林而屯聚難西蜀父老曰關涿若梁孫原穆天子傳曰天子東升于三道墜郭璞曰墜阪也上林賦曰亭  
舉千里靡不被築洛神賦曰稅駕乎衡皋秣馴乎芝田漢書有太液池松石峻坑古慈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萃翔  
驟之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音叫西都賓曰離宮別觀三十六所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周廬千列  
微道旌門洞立延帷接栢周禮曰王之會同為帷宮設旌門揚雄蜀都賦曰延帷揚幕接帳連岡又周禮曰王之會同之舍設棖栢再重杜子春曰  
棖栢行閱水環階引池分席水以成川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昇祕  
馬也言春官聯事以供職蒼靈奉塗以衛行也周禮有春官  
駕肩緹徒騎搖玉鑾發流吹言春官聯事以供職蒼靈奉塗以衛行也周禮有春官  
宗伯又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二曰賓客之聯事蒼

靈壽帝也。尚書帝命。駘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曰。靈府。鄭玄曰。蒼帝靈威仰之府。續漢書曰。綏騎二百人。屬執金吾。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分淮南子曰。龍舟。鸞首。浮吹以虞。天動神

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豈獨斷曰。天子以天下為家。自謂所居為行。在所

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俄軫委旆。不行也。東都主

朕車俾西引。奉肴藪芬藉。觴醴泛沚。毛詩曰。其肴維何。魚鼈鮮魚。其藪維何。妍歌

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舞麗於陽阿。阮瞻三禮圖曰。筍虞兩頭。竝為龍。以銜組。曹

植九詠曰。雲龍兮銜組。流羽兮交橫。毛詩曰。設業設簋。崇牙樹羽。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

合變爭節。韓子曰。師曠奏清徵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據翼而舞。

鄭衛也。漢書曰。顯項作六莖。龍文飾轡。青翰侍御。班固西域傳贊曰。蒲梢龍文。魚目汗

尚書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龍文飾轡。青翰侍御。血之馬也。說苑莊辛謂襄城君曰。鄂

君東齊。翰之角。華裔殷至。觀聽驚集。揚袂風山。舉袖陰澤。靚莊藻野。炫

服繹川。結田賦曰。居靡都鄙。民無華裔。蜀都賦曰。觀聽之所踊躍。法言曰。雷震于天。風薄于山

故以殷賑外區。煥衍都內者矣。王之外區。王榮羽獵賦曰。最華雜沓。煥衍陸隘

上膺萬壽。下視百福。毛詩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司馬相如。而筵稟和闐堂

依德情盤景遽歡洽日斜金駕總馴聖儀載作悵鈞臺之未臨慨  
鄴宮之不縣王氏傳曰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方且排鳳闕以高游開  
爵園而廣宴關中記曰建章園闕臨北道銅鳳在上竝命在位展詩發志展詩兮  
會舞王逸曰展舒也周易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詩序曰頌者美盛德  
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木問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  
對曰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王元長

蕭子顯齊書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禊飲朝臣勅王融爲序文藻富麗當代稱之

臣聞出豫爲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

周易豫卦曰先王作

樂殷薦上帝史記曰趙簡子病二日而悟曰我之帝所其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莊  
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莊子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穆天  
子傳曰天子命駕八駿之乘遠東南  
行馳千里郭璞曰行如飛翔也  
是以得一奉宸逍遙襄城之域體元則大

悵望姑射之阿然宵眇寂寥其獨適者已

老子曰王侯得一而天下正尚書曰惟辟奉天宸與辰同己見上文莊

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東郭主人曰體元立制繼天而作論語子曰唯天  
爲大惟堯則之莊子曰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



天下為家語孔子曰聖人舉事可施於百姓非獨適一身之行

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穆滿八駿如

舞瑤水之陰亦有饗云固不與萬民共也

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啟於此

驅周爰咨諏易歸藏曰昔者夏后啟筮享神於晉之虛作為璿臺於水之陽穆滿八駿已見江賦

又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升太山之上以望四野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毛詩曰執轡如

組兩驂如舞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羽

毛之美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我大齊之握機創曆誕

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

蕭子顯齊書曰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受宋禪

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送為賓王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趙岐曰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

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副宮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為賓主尚書大傳曰維十有五祀舜

為賓客禹為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太室之義唐為虞賓鄭玄曰舜既使禹攝天下之事於祭祀

避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為亞獻尚考猶言往時也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義當為儀儀禮儀也

謂祭太室之禮

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徙延喜之玉攸歸

夫子曰天道曰圖地道曰方方曰幽圖曰明禮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太公伏符陰謀曰

武王伐紂四海神河伯皆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願獻時雨論語識曰仲尼云吾聞堯率舜等

遊首山觀河清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尚書大傳曰舜將禪

禹八風循通又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尚書璇璣玉鈴曰玄圭出刻曰延喜之玉

革宋受天保生萬國度待邑靜鹿丘之勤遷鼎息大垠之慚

王曰厲

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又曰我聞古商先王成湯保生商人又度邑篇曰維王克殷乃永歎曰嗚呼不淑充天之對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寢帝王世紀曰湯即天子位遂遷九鼎于亳至大垠而

百兩德周書 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於王表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  
洪業論曰以清和之德繼於大道楊子雲劇秦美新曰鏡清粹之至精吟清和之正聲蔡邕月令  
主河圖曰成帝德者竟開王表者禹毛詩曰濟濟維商長發其祥又  
曰駿發爾私又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劇秦美新曰制作六經洪業  
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  
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汜而無私法  
舍弘而不殺子其久立為三公毛詩序曰下武嗣文也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又孔子曰大  
道之行也三代之英丘未之逮而有意焉毛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譬猶天子為法度於天下  
也周易曰聖人與日月合其明淮南子曰帝者體太一牢籠天地彈壓山川神理猶神道也周易  
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劉義恭丹徒宮集曰柔遠能邇淮南子曰覆露昭道普汜而無私周  
帝乃誕敷文德錄圖曰女聞偃兵建文化尚書曰柔遠能邇淮南子曰覆露昭道普汜而無私周  
易曰舍弘光大品物咸亨又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猶且具明廢寢晨晷忘餐念  
不殺者夫潛夫論曰簡刑薄威不殺不誅此德之上也猶且具明廢寢晨晷忘餐念  
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具明已見上文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皇暇  
也尚書曰若蹈虎尾涉於春冰莊子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  
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可謂巍巍弗與蕩  
蕩誰名秉靈圖而非奉涉孟門其何險謂語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  
與焉又曰大哉堯之為君也蕩蕩乎民

無能名焉春秋漢含學曰天子南面秉圖書成公紂大河賦曰靈圖授錄於義皇孟子曰以其道  
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呂氏春秋曰舜修德而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  
爲嶮矣

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

令範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出龍樓而問賢入虎闥而齒胃愛敬盡

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蕭子顯齊書曰世祖立皇太子長楸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  
君尚書曰睿作聖明哲禮記曰清明在躬桓子新論曰聖賢

之材不世而妙善之技不傳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  
案者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曰就月將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法言或問聖

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毛詩  
曰如金如錫如珪如璧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禮記曰文王之爲太子朝於王季曰

三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蔡邕明  
堂月令論曰周官有闈門之學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尚  
書曰夔典樂教胄子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若夫族茂麟趾呂氏春秋曰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宗固磐石跨躐昌姬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  
之禮之後昌東觀漢記序曰

元宰比肩於尙父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

之歡來仕允克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朱弗斯皇室家

君王者也元宰家宰也中鉉司徒也說苑晏子謂楚王曰齊之臨淄比肩繼踵毛詩曰惟師  
尙父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尙書注曰鼎三



公象也毛詩序曰周南言化自北而南故繫之周公羊傳曰自陝以西邵公主之毛詩曰敝芻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蒞國語曰秦后太子來仕其車千乘章昭曰來仕於晉也班固漢書貢禹贊曰禹既黃髮以德來仕尚書曰君陳克施有政毛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詩曰如圭如璋令問令望又曰朱弗斯皇室家君王

**彼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毛詩曰子本支百世尚書曰若稽古帝堯史記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人樂業左氏傳君子曰一人刑善百姓休和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禮記諸侯曰某土之守臣其在邊邑曰某屏尸子曰能官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沈冥之怨既缺適軸之疾已消

者必稱事**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沈冥之怨既缺適軸之疾已消**譙周考史曰公孫述竊位於蜀蜀人任承乃託目盲及述誅承梁繼引鏡自照曰時清則目明也皇甫謐高士傳曰堯致天下讓許由巢父聞之以爲汙乃臨池水而洗耳漢書曰蜀嚴沈冥侯巴曰嚴君平常病不事沈冥而死亦潔矣毛詩曰考盤在陸碩人之軸考盤在興廉舉孝威阿碩人之適鄭玄曰適飢意軸病也謂賢人隱居而離困病也適苦和切

**時於外府署行議年日夕于中甸**漢書曰詔執事與廉舉孝又詔曰有詔稱明德

尚書曰五**協律總章之司序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李延年

爲協律都尉魏志曰明帝立總章觀荀氏傳曰勛爲光祿大夫公以爲魏杜襲所制律呂檢校大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毛詩序曰先王以是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風俗通曰爲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上也魏志曰明帝置崇文觀徵善文者以充之周禮曰大司樂掌挈壺宣夜辨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國之子弟焉論語子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挈壺宣夜辨

**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周禮夏官曰挈壺氏掌懸壺察邕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

海國乃海軍之旗而王元長用之  
之國學統圖以為引風進雨之  
類也引川同多荷運

圖注

玄毛詩箋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左氏傳曰公既視朝遂登觀臺以望而書  
雲物禮記曰造受命於君則書於笏潘岳賈武公誄曰惟帝以公通揚祖宗延登東序服袞珥彤  
史記曰秦文公初有史以紀事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華嶠  
後漢書曰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今故言仙室  
**塞帷斷裳危冠空履之**  
吏影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後漢賈琮為冀州刺史車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乃命御者之故百城聞風自然震悚漢書曰蓋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斷其單衣令短離地說苑曰楚人長劍危冠而有子西漢書曰唐遵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衣弊履穿又曰霍去病每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嫖姚校尉華嶠後漢書曰丁白為武猛校尉法言曰或問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曰百人也勤恤民隱糾逃王隱  
**射集隼於高墉繳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行**國語祭公謀父曰害左氏傳曰王謂晉文侯曰以綏四方糾逃王隱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淮南子曰堯之時大風為害堯命羿繳大風於青丘之澤許慎曰大風風伯也毛詩曰大風有隧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禮記曰大道之行也  
**讒莠薶聞攘爭掩息稀鳴桴於砥路鞠茂草於**  
**圓扉**毛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尚書曰無敢寇攘說文曰桴鼓柄也漢書曰張敞為京兆尹桴鼓稀鳴市無偷盜毛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又曰取敗周道鞠為茂草周禮曰以園  
土教罷民**耆年闕市井之游稚齒豐車馬之好宮鄰昭泰荒憬**九清夷記  
太史公曰文帝時百姓皆安自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市井遊遨嬉戲如小兒狀閑居賦曰昆弟斑  
白兒童稚齒杜氏幽求子曰年五歲聞有鳴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應劭漢官儀曰不制之臣  
相與比肩比肩者宮鄰金虎宮鄰金虎者言小人在位比肩相進也君為鄰堅  
若金讒言之人惡如虎毛詩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仲長子昌言曰警蹕清夷  
**侮食來王左**

依袁本增

周書作紀  
露文非可紀之物獸也  
即說文之均大食人者也

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楚首貫胃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摩

傳曰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也古本作晦食周書曰東越侮食尚書曰四夷來  
王賜雄蜀王本紀曰蜀人之先名曰蠶叢柏濩魚鳧開明是時人民椎髻左言漢書曰南越王太  
子嬰齊入侍周書曰離身染齒之國以龍角神龜為獻爾雅曰北方有比肩人焉送食而迭望郭  
璞曰此即半體之人人各有一目一鼻孔一臂一腳亦猶魚鼠之相合爾雅曰春秋曰舜登為天  
子大人反踵皆被其澤高誘淮南子注曰反踵國名其人行迹北向也淮南子曰三苗蠻首山  
海經曰有貫胃國其人骨有竅括地圖曰禹平天下會于會稽之野又南經防風之神弩射之有  
迅雷二神恐以刃自貫其心禹哀之乃拔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貫胃之民愉巴蜀文曰交  
臂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犀擻地也漢書  
終軍曰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難蜀父文鉞碧簪之琛奇幹善芳之賦  
老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

純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震風仰流徐廣音紀曰鮮卑以碧石為寶王沈  
魏書曰東夷矢用楷青石為鏃孔安國尚書傳曰弩中矢鏃也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  
慎氏貢楷矢石弩其長尺有咫周書曰成王時貢奇幹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孔晁曰  
奇幹亦北狄善芳者鳥名不昧不忌也周書曰上盧國獻純牛純牛小牛也又曰渠搜獻駒犬  
犬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又曰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又曰西方正北曰渠搜獻駒犬  
茲白者若馬盈衍諸邱充仞郊虞歐廣相尋韞譯無曠掌山澤之官也尚書  
曰苞匭菁茅匭音軌禮曰賈人啟櫝取圭垂纁而受宰晉中興書王禹上言曰貢龍相尋連舟  
載路禮記曰周官曰韞縢氏掌四夷之樂禮記曰西方曰狄韞北方曰譯尚書大傳曰成王時越  
裳氏重九譯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轂埋轡轡之轅綏而旌  
而獻白雉



卷悠悠之旆

揚雄解嘲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毛詩曰文茵暢轂范曄後漢書曰張綱理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毛詩曰有車轎轎禮記曰武車綬旌

魏都賦曰虹旌攝麾以

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罷刃

就卷毛詩曰悠悠旆旌

有天下又曰五戎不距加用師旅漢書張良曰昔武王伐殷紂事已畢偃革為軒陳琳應機曰治刃銷鋒偃武行德

車出紫脫華朱英秀倭枝植曆草落

詩緯曰天下和同天瑞降地符升澤馬來器

車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而遠方神獻其朱英紫脫朱均注曰紫脫北方之物上

值紫宮凡言常生者不死也死則當之尚書大傳曰德先地序則朱草生瑞應圖曰朱草亦曰朱

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

京房易飛候曰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為舉賢良

其君乘水而王江海著其象龜龍被文而見宋均曰龜龍水物也文青黃白赤黑也具有此色見

於水故方握河沈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遙迹

與羣臣沈璧於河乃為握河記今尚書候是也孝經鉤命決曰封于太山考績燔柴禪于梁父刻

石紀號禮記逸禮曰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史記堯子西伯曰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

越八九於往素鍾黃帝之靈矩功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

樂崇德者歟

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曹植魏德論曰帝猷成

矣股肱貞矣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孫子兵法曰人効死而上能用

之雖優游暇譽令猶行也譽猶豫古字通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于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粍上斯已惟暮

之春左氏傳郊子曰青鳥氏司啟者也易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楚辭曰同律克和樹

草自樂禘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平時訓行慶動於

天賜周禮曰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鄭玄曰同陰律也尚書曰八音克諧孔安國曰

時於水上繫繫也論語曰風乎舞雩詠而歸蔡邕月令章句曰秋冬肅急之載懷平圃乃

睠芳林芳林園者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殷殷土均乎姚

澤無無尚於周原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福山海經曰槐江之山實

十洲記曰芳林園在青溪菰首橋東齊高帝舊宅齊有天下為舊宮宮東築山鑿池號曰芳林園

遁甲開山圖曰驪山之西原有阜名曰風遠雍州之福地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皋帝王世

紀曰堯生於丹陵呂氏春秋曰顓頊生於若水乃登為帝又曰舜陶於河濱劉於雷澤登為天子

賢士歸之萬人譽之陳陳殷殷無不戴悅高誘曰殷盛也呂氏春秋曰舜為天子輒取啟莫不

戴悅高誘曰啟啟動而喜貌也殷殷或為啟啟故兩引之輒知葉切啟仕勤切帝王世紀曰瞽叟

之妻曰握登生舜於姚墟故姓姚氏堯求賢而四嶽薦舜堯乃命子鵬澤之陽毛詩曰周原無

董茶如飴漢高祖求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檐豐人魏太祖譙人雲構

周禮曰以土圭之法正日景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景日也緯

星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

十

曰大夏雲構離房乍設層樓間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鏡文虹

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蜀都賦曰百室離房李尤平樂館銘曰層樓通閣禁闥洞房爾雅曰山東曰朝陽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狀竊我以榮炭毛

詩曰王在靈沼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傳玄陽春賦曰丹霞播景文虹竟天李尤東觀銘曰房閣內布綺疏外陳張衡七辨曰迴殿拂其寮蘭泉注其庭劉瓛魯郡賦曰金陸玉砌玄桓雲阿

幽幽叢薄秩秩斯干曲拂迴瀦溪徑復楚辭曰幽蘭深林人上漂毛詩曰秩秩斯干幽蘭南山淮南子曰曲拂迴瀦

迴以像偶語高誘曰拂房迴瀦水新萍泛汕華桐發岫雜天采於柔荑亂嚶

聲於絲羽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桐始華萍始生爾雅曰小洲曰汕山有穴為岫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又曰手如柔荑又曰鳥鳴嚶嚶又曰縣蠻黃鳥薛君注曰絲蠻

禁軒承幸清宮俟宴緹帷宿置帝幕宵懸然乘輿之物通呼曰禁漢書曰

太僕先清宮南都賦曰朱帷連綱鄭司農周禮注曰在旁曰帷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

色式道執爰展輪效駕徐鑾警節明鍾暢音須列宿也張平子東京賦曰以須清夜明掃朝霞登天光於扶

桑禮記曰朝辨色始入漢書曰式道左右中候也毛詩曰伯也執殳禮記曰君車已駕則七萃僕展輪效駕鄭玄曰展輪具視也效駕自已駕也潘子亮斗酒說曰明鐘擊磬調歌繡舞

連鑣九旂齊軌建旗拂霓揚葭振木馬通鑑文穎曰日泉園簿天子出道輿五乘府車九乘紫蓋轎轎曰葭車方奔于陰

路安能與之齊軌東京賦曰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列子曰秦書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魚甲煙



聚員胃星羅重英曲瑤絃之節絕景遺風之驕昭灼甄部駟駿函

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革犀兕以為甲堅如金石毛詩曰公徒三萬員胃朱纓又曰二矛重英西京賦曰龍璫曲瑤魏書曰上所乘馬名絕景為矢所中呂氏春秋曰故須青龍之匹遺風之乘孫子兵法曰長陳為戰魏都賦曰驥馬填廐而駟駿周易曰虎視眈眈南都賦曰馬鹿超而龍驤潘岳閑居賦曰礪石雷駭嵇康贈秀才詩曰風馳電逝說文曰赫轟聲車聲也羽獵賦曰隱隱軫軫破陵緣坂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飈左思吳都賦曰羌難得而觀縷爾乃迴輿駐罕嶽鎮淵淳容有穆賓儀式序

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楚妃歎曰矯矯莊王淵淳嶽峙孫子兵法曰其鎮如岳其淳如淵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趙岐曰晬潤澤貌也毛詩曰天子穆穆又曰序賓以賢又曰式序在位又曰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古逸詩云羽觴隨流波楚辭曰蕙肴蒸兮蘭藉子虛賦曰涌泉清池激水推移

舞衛動邠詩張晏漢書注曰以翠羽為葆也俱舞行列也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禮記曰器用陶匏司馬彪續漢書曰執干戚舞雲翹周禮曰籥章掌土鼓鼗箛又曰仲春

於帝江山海經曰弁州之山五采之鳥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舞之風漢書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解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楚辭曰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山海經曰天上有神鳥其狀如黃鸝其文丹六足四翼輝煌無面目是識歌舞寔惟帝江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此為既後者作書序之  
定法

以並注

歌有闕羽觴無算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信凱燕之在藻  
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儀禮曰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禮記曰有司告以樂  
關鄭玄曰闕終也楚辭瑤漿蜜勺實羽觴燕禮曰無算之爵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又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又曰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凱毛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桑榆日所入也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周易曰嘉會足以合禮揚雄蜀都賦曰吉日嘉會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 王文憲集序

任彥昇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前子顯濟書曰王儉字仲寶其先自秦至宋國史  
家謀詳焉琅邪王氏錄曰其先出自周王子箕泰有工翦王離世為名將七略曰子妻家謀言以甘露元年生也晉中興以來六世  
名德海內冠冕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生導導生治治生珣珣生玠玠生約宋書曰王僧綽景首長子遇害子儉嗣晉中興書琅邪疏曰臣因家寵冠冕當世古  
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左氏傳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莊故呂虔歸其  
佩刀郭璞誓以淮水晉中興書曰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刀工相之為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力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此

相與及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興之足稱此刀故以相與若離翦之止

王氏家譜曰初王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并成郭璞曰吾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若離翦之止

殺吉駿之誠感蓋有助焉史記曰王剪者潁陽人也事秦始皇使剪將兵而攻趙關

王孔安國尚書傳曰以殺止殺終無犯者漢書曰王吉字子陽琅邪人也為諫議大夫子駿亦為

諫議大夫超遷御史大夫吉居長安其東家有榆樹重吉庭中吉婦取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

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固請吉令還婦子駿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妻死不復娶漢書張賀賀曰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三才之茂踐得二之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又子曰知微其神

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則悟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信乃歸宿垂以德精降

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

帝師漢書曰張良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泥乃淵角殊祥山庭異志

有魚頰似月形淵水也月是水精故名淵

日謂而有三庭言山在中鼻高有異相也故子貢至孝顏回至仁也

海莫際其淵孟子曰觀海有術必觀其宏覽載籍博游才義若乃金版玉

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七略曰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抱朴子曰鄭君

漢濱以著述為事題為新書凡百餘篇

司馬遷書曰僕誠著此書藏諸名山

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揚雄為方



雄書曰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志不能成此書莊子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  
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難堅白呂氏春秋曰相劍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紉也黃曰難則堅  
且紉良劍也難者曰黃白難則不堅且不紉又柔則鋒堅則折劍折且鋒焉得為利劍也莫不總制清衷遞為心極斯固通人  
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言金版玉牒之書無不制在清衷為心之寶斯  
故通人君子或能兼而包之故非王公之絕境也然其不可然檢鏡所歸人倫以表雲  
屋天構匠者何工自咸洛不守憲章中輟蜀琨勸進表曰仍承西朝不守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賀生達  
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善中輿書曰賀循字彥先博覽羣書允明三禮為江東儒宗徵拜博士又曰諸葛恢字道明時顧川荀顗字道明陳雷蔡謨字  
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為之闕典未補大備茲日與關而不補至若  
齒危髮秀之老舍經味道之生鄭玄禮記注曰危高也然齒危謂高年也髮秀猶秀眉也東觀漢記杜詩謂功曹郭丹曰今功曹稽古舍  
經可謂至德桓譚答揚雄書曰子雲勒味道朕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漢書曰子定國為廷尉乃迎學春秋身執經北面諸弟子禮孝經曰資於  
事父以事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引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  
母而敬同首繁齒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俱以宅心事理期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  
畱心外名重於時故天下之言風流者稱王樂馬期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  
早所器異蕭子顯齊書曰王僧虔兄僧綽之子儉父曰世祖即位遷僧虔為侍中兼贈司空侍中如故諡簡穆公年始志學家門禮訓

皆折衷於公

謂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

無待韋弦

毛詩曰張仲孝友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朝於成王見乎周公三見而三答之

陽有木名橋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蓋往觀焉於是二子如其言而往觀之見橋木高而仰見梓木實而俯反以告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復見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而勞之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對公曰君子哉商子也言王公有孝友之性自天而成豈惟見橋梓而知也夷平也體性也韋皮繩喻緩也弦弓弦喻急也孫子曰由禮則雅不田禮則夷韓子曰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子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言王公平雅之性無待此韋弦以成也蓋曰天性得中也

黃琬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尚

東觀漢書記曰汝南字幼異陳國人年五歲母被病不言已愈郁察母顏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共奇異之因字曰異挺拔也滔至謂滔孝之甚至也范曄後漢書曰黃琬字公琰少失父母而排慧祖父瓊育之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蝕

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梁太后詔問所蝕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出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節以其對應詔標立也言此二子當孝聰察比之正公則二子曾何足尚

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

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

蕭子顯齊書曰儉數歲襲爵豫寧侯拜受茅土流涕鳴咽江表傳曰潘濬見孫權涕泣交橫哀咽不勝

初宋明帝居蕃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毀廢舊

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啟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

而悲之遂無以奪也

太宗明帝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平靈事不可以為婦姑欲開塚離葬儉因入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

初拜祕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

吳均齊書曰儉超遷祕書丞

公主拜駙馬都尉為祕書郎太子舍人

元徽初遷祕書丞

沈約宋書曰儉王改年曰元徽吳均齊書曰儉超遷祕書丞

於是宋公

曾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

勅子公曾領祕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諸

亂又得汲冢竹書身自撰次以為中經藏樂緒晉書曰李充字弘度為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刪除頗重以類相從分為四部甚有條貫祕閣以為永制五經為甲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

賦為丁部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

勅子顯齊書曰祕書丞上表求校續續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漢書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

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

始有應務之迹生民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

沈約宋書曰袁粲字景倩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袁粲與諸左軍解交書曰雖欲虛詠懷辭脫落儀制其能得乎

見公弱齡便望風瞻慕

曰衣冠禮樂在是矣

吳均齊書曰儉精神秀徹體識聰異司徒袁粲見之時粲位歎曰宰相之門也枯栢豫章雖小已有陳梁之氣矣

亞台司公年始弱冠

春秋漢含等曰三公象五嶽在天法三年勢不侔公與之

抗禮

漢書袁粲曰今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不侔矣又曰將軍衛青位既益尊然汲黯與抗禮

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



以止足之戒

韓詩曰蟋蟀在堂歲事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粲荅詩曰老夫亦何

寄之子照清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

禮遇所生母憂服闋也司徒袁粲也

出為義興太守

風化之美奏課為最

漢書曰倪寬為司農都尉大司農奏課聯最章昭曰聯得第一也

還除給事黃門侍郎

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

昔毛玠之公清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

也

毛玠字季先陳留人也為縣吏以公清稱魏國初建以玠為尚書僕射典選舉傳也

俄遷侍中以啟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

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沈約宋書

曰王僧綽遷侍中一因生靈事上召僧綽具言之劾於宮夜寢將士僧綽密以啟聞出之

太尉右長史

進太尉太尉也

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

聖武謂齊高帝也于寶齊武

也尚書曰至于

寤寐風雲是資人傑

詩曰寤寐思服毛萇曰思之也周易曰雲從龍

大王肇基王迹

輦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

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

若漢高祖之膺五帝李通之著赤伏宸居已見上文班固漢書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

俄遷

左長史齊臺初建

祖子顯齊書曰進太

以公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

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漢季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禮素舊宗樂傾恒軌自期

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

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太祖謂齊高帝也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

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部

分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應劭漢官儀曰獻帝建始四年始置左右僕射以執金吾營部為左僕射衛尉為右僕射

今以策劾為營部誤也營役瓊切部鳥合切虞預晉書曰盧欽少好學為尚書僕射領吏部欽清實選舉稱為廉平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授

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

崩遺詔以公為侍中尚書令鎮國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

年以本官領丹陽尹本官謂侍中尚書令六輔殊風五方異俗表奏開六輔渠章昭注

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揚雄與崔駰書曰楚夏移情

使解劔拜仇歸田息訟謝承後漢書曰許荆字子張

郡此西楚也賴用南陽夏人之居也故至今謂之夏其讎操兵欲殺世祖與相過乃解劔長跪曰今願身代世死仇讎者曰許儼郡中謂君為賢何敢相侵遂解劔而去漢書曰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春因行縣至高陵人有昆弟相與訟出延壽乃自

悔責閉閣不出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前郡尹溫太真劉良或

皆自斃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不敢復引延壽乃出聽事

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王隱晉書曰溫嶠字太真太原人也為郡尹後平蘇峻之亂賊

日鼎有銘銘者論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左氏傳臧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

以作鐘器銘其功以示子孫孔欣猛虎行曰飢不食稻蒿萊倦不怠無終里邪蒿垂素尚無終喪

始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言其感應千載不差也左氏傳季武子謂晉范宣子曰今譬於

物類之相感也王逸曰虎陽物也谷風陽氣也言虎應陽而吟則谷風至而應其類也

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左氏傳史趙曰時簡穆公薨以撫養之

恩特深恆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蕭子顯齊書曰儉之國學初興華

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茲望實漢書平帝詔曰校書置經師一人任助維傳魏志公謂

安期為東海王越記室參軍勅子毗曰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復以本官領國子祭酒二年解丹陽尹領

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貲前良取則臥轍棄子後子胥怨王隱晉書曰王遜字劭伯為上洛太守遜在郡有私馬生駒私牛生犢悉留以付郡云是為郡所

產以還官也三輔決錄曰長安劉氏唯有孟公談者取則范曄後漢書曰侯霸字君仲為臨淮太

守王莽敗霸卒全一郡吏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復

留期年百姓乃戒其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也尚書曰湯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



征北狄怨曰奚獨後子言儉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友之義穆若金

解丹陽尹百姓亦如此戀之蘭志曰諸葛亮與杜微書曰朝廷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說苑曰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

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實友也王誠能與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周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解職四

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謙光愈遠大典未申

儀同三司也周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六年又申前命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

選任尚書令也謝承後漢書曰楊賜讓還侯爵朝廷重違其志也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事長輿追專車之恨

公會甘鳳池之失言昔任非其人或專車而獨坐或發怒於見養今儉有德故專車者追

車入朝及矯為令荀勗為監嶠不禮勗常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與車自

矯始也晉中興書曰荀勗字公曾從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悲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賀

我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晉諸公讚曰傳宣定九品未訖劉疇代以難知之性

協易失之情故其絕異者常為世俗所遺失焉必使無訟事深引誘

人也必也公提衡惟允紀于茲衡之平物取以喻焉韓子曰貴賤不相踰愚智提

衡而立孫綽王蒙謀曰提衡左府舉直拔奇取異興微繼絕取異於屠釣拔奇於版築

開邪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

豈不愧知人之難哉與微即興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典燕丹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則階而迎

滅也論語子曰興滅國繼絕世家語孔子謂魯哀公曰衛有士曰慶足者國行大事則必赴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春秋

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官舍皇朝軫慟儲鉉傷情靈公悅而敬之士肅曰言其所以退欲以容賢於朝也淮南子曰景風至施爵祿賞有功春秋

疎廣曰太子國儲制君周易曰鼎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說苑雅門周說蓋當君曰有識之

行路之人豈直春者不相工女寢機而已哉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刑大夫死秦皆能論之

梓劉紹聖賢本紀曰子產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於巷婦人哭於機故以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

道邁舟航尚書高宗曰若金用汝作沒世遺愛古之益友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

也班固漢書贊曰劉向指明梓柱以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

鼓吹增班劭六十人漢官儀曰班劭諡曰文憲禮也文憲曰忠信接禮曰公在

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齊春秋曰儉不好聲色

周而已周禮曰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尚書室無姬姜門多長者左氏傳君子

曰弗設耳曰則百度惟貞論語子曰造次必於是姬姜無棄樵悴漢書曰陳平少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孝經援神契曰矜莊嚴肅

時家貧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出言必雅孫資別傳曰朝

臣會議資奏是非擇善者推而成之終不顯己之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風俗通曰太尉范滂辨於持論謝承後漢書曰夏動從容論議

引長風流許與氣類檀道鸞晉陽秋曰謝安為桓溫司馬不存小察盡引長之風風流已見上文謝承後

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漢書曰桓範郎營氣類經緯士人勸以丹青之

價引以青冥之期鍾會集言程盛曰丹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廣雅曰稱謂之銓聲類曰

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厚不處薄窮

涯而反盈量知歸莊子淮南子曰君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皇朝以治定

制禮功成作樂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思我民譽緝熙帝圖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荷摯詩曰惟清緝熙文王競爽於晉世東觀漢記曰張

詔射聲校尉曹爽奏漢舊儀制漢禮醢以為褻制禮非禱祥之特達有似異端之術上疏曰喪不

被刑誅無以絕毀實亂道之路臧榮緒晉書曰太尉荀勗先受太祖勅述新禮太康初尚書僕射

宋整奏付尚書郎贊虞討論之虞表所宜增損條目改正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

禮制心垂裕後昆尚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實寄宏略理積則

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無是己之心事隔於容詎罕愛增之



情理絕於毀譽。逆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已不以廉物。弘

量不以容非。魏文帝典論曰。君子謹乎約已。弘乎接物。魏志。孟康薦崔林。曰。體高雅之弘。量謝承後漢書。即顯章曰。陛下寬不容非。攻乎異端。歸

之正義。論語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公生自華宗。世務簡隔。魏志。曹植上疏曰。華宗貴族。必應斯

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若乃明練庶

務。鑒達治體。潘尼潘岳。竭曰。君深達治體。垂化三宰。懸然天得。不謀成心。求之載籍。翰

所未紀。試之遺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案巨環。主者百。皆深文

為吏。積習成疑。漢書曰。張陽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請重創之。刑。懷輕重之意。

漢書曰。今有司請定法。制。即制。筆。服。虞曰。言隨君意也。久。嚴。延年。為。深。郡太守。按。高氏。即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乃。出。其。重。劾。公乘。理。照。物

動必研核。晉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王。恭。超。登。清。任。當。時。嗟。服。若有。神。道。聖。人。以

神道設教。而豈非希世之僊民。瑚璉之宏異。漢南先賢傳曰。謝子微。高才。遠見。許

人也。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

日。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紀公樂保名節而無大貴。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盼之榮。鄭璞踰於

曹植作魏武族改其後

統體即通體也綴實無地言無於不美也

秋意夜

王僧謂傳李友以來地復見所其作又當令助改定

周寶

路粹為曹公與孔融書曰邀一言之譽者計有餘矣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

死利於東陵之上彼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所殉

一也司馬彪曰東陵陵名今屬濟南也法言曰夷齊無仲尼則西山餓夫列子曰吾師老商氏二

年之後始得夫子一盼而已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王之未理者為璞周人為鼠之未脂者為璞

周人懷璞過鄭問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示之乃鼠也因謝而不取高誘

曰理治也鼠未燥脂者號之為璞尚書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孔安國曰皆歷代傳寶

已懷此何極

曹植祭橋玄文曰士

出入禮闈朝夕舊館

十洲記曰崇禮閣即尚書

尚書下舍門然尚書省

瞻棟宇而興慕

撫身名而悼恩

廟卿子孔子謂哀公曰吾入

此思哀則哀將

焉而不至矣

公自幼及長

述作不倦

長班固述作之士

固以理窮言行事

該軍國豈直彫章縟采而已哉

說文曰縟繁也

若乃統體必善

綴賞無地

王彪之賦曰於是

雖楚趙羣才

漢魏眾作

曾何足云

曾何足云

楚有屈原趙

司馬揚雄魏

昉嘗以筆札見知

思以薄技效德

陸機表詣吳王曰臣本以筆札見

則陳思王

將子幾曰臣有

是用綴緝遺文

永貽世範

袁宏三國名臣贊序曰

為如千秩如

千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為一家言不列于集集錄如左

文選卷四十六終

文選卷四十七

頌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楊子雲趙充國頌一首

史孝山出師頌一首

。劉伯倫酒德頌一首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贊

。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一首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一首

符命

司馬長卿封禪文一首



此非頌也。覺復傳但云頌。其意並不題為頌。

楊子雲劇秦美新一首  
班孟堅典引一首

頌

聖主得賢臣頌

善曰漢書曰王襄既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襄因奏言褒有軼木上乃徵褒既至詔為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縣之麗密。應劭曰不知純縣之麗密也。賈以純縣之麗密也。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戰國策張儀曰蜀西僻之國而我翟之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閒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茅室若廣廈之陰廣雅曰蓬茨也。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戰國策蘇澤說應侯曰公孫執事孝公竭誠示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服虔曰恭敬也。胡廣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即位。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眾。

抒情素  
據政典漆

機文漢書

臂掃也記考也蓋漢也此四  
字為斷章  
記考也方言文餘如師古說

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矻矻曰矻矻也及至巧冶鑄

干將之璞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鏑應劭曰傳曰得十寶劍不如一歐冶歐冶

之曰寡人間吳有干將越有歐冶願請此二人為鐵劍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日

干將二曰莫邪郭璞三蒼解詁曰粹作刀鑿也粹子妹切鑿工練切說文云鑄劍刃也晉灼曰砥

石出南昌水斷蛟龍陸剽犀革胡非子曰負長劍赴榛薄析兕豹赴深淵斷忽若筆

記畫金如淳曰若以簪掃於泥瀾如此則使離婁督緇公輸削墨雖崇臺

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涸者工用相得也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目者

師也般若之族多伎巧者也史記曰蒙恬築長城延袤餘里王逸楚辭注曰瀾亂也胡固切庸人之御驚馬亦傷吻弊筴而不

進於行曾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巨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

膝乘巨皆良馬名也王良執靶韓哀附輿張晏曰王良御無副也世本云韓哀侯作御也

駕則旦至故以為名音霸謂縱騁馳驚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風之疾

者也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論語曰當暑絺綌綌綌也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

妻情謂語曰孤緒之厚以居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

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應劭曰嘔喻和悅貌嘔一侯切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

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

握之勞故有圖空之隆韓詩外傳曰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文子曰法寬刑

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昔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人有

士其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爲不及君故不至也

夫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蓋乃禮之其月四方之士相遷而並至矣論

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又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臣亦然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賢而逸於治事

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惻誠則上不

然其信郭璞三蒼解詁曰惻誠信也苦本切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

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下湯得意故尊宰舍尉繚子曰百太公屠牛朝歌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

里自鬻甯戚飯牛離此患也孟子曰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甯戚飯牛已見鄒陽上書

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

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深而升本朝，離蔬釋驕而享膏粱。張晏曰：梁，與幽也。

漢卿也。辱，汙也。如淳曰：與音郁。應劭曰：離此蔬食，釋此木屬。瓚，按屬以繩為腹也。國語：樂伯請公族大夫晉悼公曰：夫膏粱之性難正也。賈逵曰：膏肉之肥，梁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正者也。

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

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列，龍興而致雲氣。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管輅別傳曰：

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蟋蟀，侯秋吟。蟋蟀出以

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世謂之蜻蛚也。毛詩傳曰：蟋蟀，渠略也。又蟲魚疏曰：渠略，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

天利見大人。乾卦之辭也。龍以喻大人，言龍飛在天，喻聖人之德。詩曰：思皇多士，生

此王國。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皇，天也。鄭玄曰：思，願也。願，天多生賢人於邦。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

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

尚書曰：厥后惟明明。又曰：則以穆穆在乃位。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籟鐘，逢門子轡烏

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晉灼曰：籟，音迭，遞之。二十四鐘各有節奏，聲之不常，故曰遞。鐘，猶以爲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鐘。馬融長笛賦曰：號鐘高調，號



鐘名也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擊鐘也且漢書多借假或以鐘為號不得便以造遞判其音也孫卿子曰羿蓬門善服射者也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孤父以其道傳羿羿傳蓬蒙漢書曰黃帝鼎成龍迎黃帝黃帝上騎小臣持龍鬚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龍鬚號故名其弓曰鳥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春秋保乾圖曰神明之應疾於倍風吹鴻毛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勳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為君之道冀太平而優游今已太平是責塞也今已優游是望得也史記泄公曰今王已出吾責塞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煦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又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趙充國頌

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一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揚子雲

明靈惟宣

戎有先零

漢書曰諸羌先零

先零猖狂

侵漢西疆

漢書宣紀曰元

漢命虎臣

惟後將軍

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虓虎漢書曰昭帝時擢充國為後將軍

整我六師是討是震

曰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毛詩曰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又曰徐方震驚

既臨其域

諭以威德

漢書曰充國至西部都尉府欲以威信招降罕并乃上疏

曰因田致穀威德兼行

有守矜功

謂之弗克

應劭曰酒泉太守辛武賢言充國屯田非便

請奮

其旅

于罕之羌

南武賢言但擊罕羌先零自降也

天子命我

從之鮮陽

充國其討罕

營罕守節

屢奏封章

漢書曰充國封營平侯屢奏封章言屯田之便不從武賢之策

料敵制勝威

謀靡亢

制勝已見張景陽雜詩

遂克西戎

還師于京

漢書曰充國奏言凡斬首七千六百級

國振旅而還

鬼方賓服

罔有不庭

毛詩曰內異于中國覃及鬼方毛萇曰鬼方遠方也世本注曰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

尚書曰惟周王四征弗庭

昔周之宣

有方有虎

詩人歌功

乃列于雅

詩小雅曰方叔蒞止其車三千大雅曰江漢之詩王命召虎

漢中興

充國作武

趙趙桓桓

亦紹厥緒

毛詩曰趙趙武夫公侯干城絢書曰武王曰曷哉夫子尚桓桓

佳范昇墨彈曹景宗注引元作悅

出師頌

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字昭伯女弟為和熹皇后安帝立騭為虎賁中郎將封上蔡侯涼部叛羌搖撼西州詔騭將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騭西屯漢陽征西校尉任尙與羌戰大敗之遣中郎將迎拜騭為大將軍既至大會羣臣賜以束帛乘馬

史孝山

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沛國史岑字孝山以文章顯文章志及集林今序計莽之末以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頃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則莽末之史岑明帝之時已云前世不得為和熹之頃明矣然蓋有二史岑字子孝者在王莽之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但書與散亡未詳孝山爵里諸家以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非也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霄映素靈夜歎皇

運來授萬寶增煥

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應劭曰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下也又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劍斬蛇蛇分為

兩後人至蛇所有一嫗夜哭人問嫗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也歷紀十二天命中易

子白帝子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也西零不順東夷邁逆乃命上將授以雄戟

西零不順東夷邁逆乃命上將授以雄戟上將實天所啟

桓桓已見上文左氏傳晉侯賜畢萬魏卜偃曰以是始賞天啟之矣允文允武明詩悅禮

武昭格烈祖左氏傳趙襄子魏說禮樂而敦詩書憲章百揆為世作楷

武昭格烈祖左氏傳趙襄子魏說禮樂而敦詩書憲章百揆為世作楷

武昭格烈祖左氏傳趙襄子魏說禮樂而敦詩書憲章百揆為世作楷

天命中易謂漢厄三七之間  
然此數語太草次

在孟津惟師尚父

尚書曰武王伐殷師度孟津毛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

素旄一麾渾一區宇

曰武子

王伐紂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紂軍反走尚書曰王右秉白旄以麾

蒼生更始朔風變楚

蒼生猶黔首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朔北方也楚南方也史記子貢問樂曰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何也夫薄

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舜樂好之故天下治也夫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故身死國亡薄

伐獫狁至于太原

毛詩小雅文也鄭玄曰薄伐言逐出之而已詩人歌之猶歎其艱況我將軍

窮城極邊鼓無停響

旗不暫褰澤霑遐荒

功銘鐘銘

禮記曰夫鼎者有銘記曰夫鼎者有

祀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周易曰鼎金鉉

我出我師于彼西疆

毛詩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

天子饒我路

車乘黃言念伯舅

恩深渭陽

毛詩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

介

珪既削列壤酬勲

毛詩曰錫爾介珪以作爾寶

今我將軍啟土上郡

尚書曰建邦啟土也傳子傳

孫顯顯令問

毛詩曰假樂君子顯顯令問又曰令問令望

### 酒德頌

劉伯倫

臧榮緒晉書曰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宙為狹著酒德頌為建威參軍卒以壽終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局牖八荒為庭



子乃也  
晉之晉游安樂者皆  
劉伶而笑之合而誤者也

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老子曰善行無轍迹馬融琴賦曰游閑公子中道失志居無室廬罔所自置幕天席地。縱意  
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說文曰榼酒器也苦闕切唯酒是務。焉知其餘。  
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左氏傳曰伯州犁謂鄭皇頃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搢赤白  
色紳大帶應劭風俗通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北征賦曰處士者隱居放言陳說禮法。是非鋒起。春秋感精符曰禍亂鋒起君若贅旒先生於是  
方捧甕承槽。銜杯漱醪。齊俗名之如酒槽也奮髯踞踞。枕麴藉糟。漢書曰朱博遷東郡  
齊部舒緩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  
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  
之感情。莊子曰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毛詩曰君子陶陶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  
漢之載浮萍。廣雅曰擾擾亂也一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一豪公子處化類蜾蠃之變螟蛉也法言曰螟蛉之子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若二三子之  
化仲尼也李軌曰螟蛉桑蟲也蜾蠃蜂蟲也肖類也蜂蠃無子取桑蟲而養之而養之祝曰  
哉二三子受學仲尼之化疾也

漢高祖功臣頌

陸士衡

相國鄼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傅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茫茫宇宙，上塲

王陵上當視沛字  
侯上當視武字

城意改

凡四言詩又當以通篇篇  
壯麗為法

後漢

下天以清為常地以靜為本今上墜下驥言亂常也不清澄之貌波振四海塵飛五

嶽波振塵飛以喻亂也九服徘徊三靈改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春秋元命苞曰造赫矣

高祖肇載天祿尙書曰天祿永終沈跡中鄉飛名帝錄中鄉即中陽里也漢書曰高祖

五帝出慶雲應輝皇階授木漢書范增謂項羽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皆為龍成五色

有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遂宋均曰遂道也春秋保乾圖曰黑帝治八百歲龍興泗濱虎嘯

豐谷尙書序曰漢室龍興漢書曰高祖為泗水亭長彤雲晝聚素靈夜哭漢書曰高

碭山澤開呂后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曰季所居上常金精仍頽朱光以渥漢書曰高

有雲氣故從往常求得季形丹色也素靈夜哭已見上文

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為萬邦宅心駿民

效足尙書曰宅心知訓又曰俊民用章曹植與堂堂蕭公王跡是因肅何為丞相故

曰堂堂乎張也綢繆獻后無競惟人毛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漢書

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漢王數失軍何常與關中卒輔補缺應劭拔奇夷難邁德振民

漢書曰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韓信反上自將擊之使使問相國何體國垂制上穆

為曰為上在軍拊循百姓尙書曰咎繇遵德周易曰君子以振民育德

下親周禮曰惟王建國經國終始班固蕭何述曰營都立宮定制循文然重威則上穆刑約則下親名蓋羣后是謂宗臣贊曰蕭何

曹參位冠羣后聲施後世為一代平陽樂道在變則通詩曰貧而樂周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爰淵爰

嘿有此武功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壤東漢書曰秦將王離圍鉅鹿參擊王離

軍威陽南大破之又擊三秦軍東破之文穎曰協策淮陰亞跡蕭公漢書曰魏王豹

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邀大破之又從韓信擊趙大破之又從韓信擊龍且大破之又曰謂者鄂千秋曰位次蕭何第一曹參次之文成作師通幽洞冥

漢書張良終諡曰文成侯又曰張良從容步游下永言配命毛詩曰永言配命因心則靈毛詩曰永言配命

曰維此王季窮神觀化望影揣情周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史記太史公曰虞卿斷事揣情為趙畫策鬼谷子曰測深揣情鬼無

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關鴻門是隘漢書曰漢王與良西入武關良曰臣聞秦將屠者賈豎易動以利令行重寶啗秦將

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聽之良曰此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又曰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項羽意

乃解周易曰人謀隨難榮陽即謀下邑王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其功者良曰九江

鬼謀百姓與能隨難榮陽即謀下邑王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其功者良曰九江銷印急圍漢王榮

王英布楚梟將彭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銷印急圍漢王榮

陽鄰食其曰誠復立六國後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行佩之良曰誰為陛下書此

計者陛下大事去矣且楚唯無強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漢王曰趣銷印後韓信破



齊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良勸漢王因封之班固漢書述張良曰推齊銷印驅致越信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二王從風五侯

允集何良曰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則楚易敗也於是

韓信彭越皆引兵來擊布隨劉賈皆會項王敗自勿淮南子曰施于寡妻至于兄弟天下從風漢書曰漢王用良計諸侯皆至史記曰漢部五諸侯兵東伐楚又蘇秦曰梁從風而動霸楚

寔喪皇漢凱入周禮曰師有功則愷樂怡顏高覽彌翼鳳戢託跡黃老辭世卻粒

史記良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導引輕身曲逆宏達好謀能深西都賦曰大雅宏達論語子曰好謀而成游精沓漠

神跡是尋重玄匪奧九地匪沈重玄天也鄭析子曰九地之下重天之通伐謀先兆擠響于音

言將伐其謀先其未兆欲曉其響在於為音然兆為謀始響為音初也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騁冠子曰音者所以調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響者也奇謀六奮嘉

慮四迴漢書曰陳平凡六出奇計或顯祕之世莫得聞宋仲子法言注曰張良為高祖畫策六

也規主於足離項于懷格人乃謝楚翼寔摧漢書曰淮陰侯破齊王使使來

漢王寤乃厚遇齊使音義曰離謂平離漢王足也漢書陳平曰項羽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沐龍且

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大王指數萬金行反間開其君臣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反間既行羽果疑

亞父亞父去發疽死尚書韓王寔執胡馬洞開漢書曰人有上書言楚王韓信反陳平

曰格人元龜固敢知吉遊出其勢必郊迎謁陛下因禽之此特萬世之事也高祖以為然信果郊迎即執縛之毛

長詩傳曰窘困也漢書曰上至平城為匈奴所圍高祖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得迎文

以謀哭高以哀

主書曰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誅諸呂立文帝平木謀也又曰高帝崩平馳至宮哭殊悲

灼灼淮陰靈武冠

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

北安國尚書傳曰神妙無方祭邑季成碑曰明略兼洞與神合吳

奮臂雲興騰跡虎

噬凌險必夷摧剛則脆

古氏春秋曰凡兵之用也攻亂則脆

肇謀漢濱還定渭表

漢書蕭何謂高祖曰

必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漢王乃拜信大將軍信說漢王曰今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喜遂聽信計舉兵出陳倉定三秦

京索既扼

引師北討

漢書曰漢擊楚彭越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開齊趙魏皆反與楚和以信為左丞相擊魏

濟河夷魏登

山滅趙

漢書曰信遂進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信請北舉燕趙還擊騎一十人人持一赤幟從間

道登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後趙空壁爭漢幟旗奇兵馳入趙壁皆拔旗立漢赤幟趙卒見之大驚遂亂走禽趙王歇

威亮火烈

勢踰風掃

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合而為變也故其疾如風侵掠如火則彼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此則用兵之法也

拾代如遺偃齊

猶草

漢書曰信進擊代禽夏說閼與李奇曰代相也孟康曰音焉預邑名也漢書曰信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逐渡河襲齊歷下車至臨淄齊王走高密又梅福上書曰高祖取

楚如拾遺論語曰草上之風必偃

二州肅清四邦咸舉

據禹貢九州之屬魏趙屬冀州齊代屬青州四邦魏代趙齊也

乃眷北燕

遂表東海

漢書曰信用廣武君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又曰信平齊使人言于漢王齊王許多變反覆之國不為假王以領之其勢不定請自立為假王漢王乃遣張良立

信為齊王表東海已見九錫文

克滅龍且爰取其旅

漢書曰齊王走高密使使于楚楚使龍且救齊與信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

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喜曰固知信怯遂迫渡水信劉項懸命人謀是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楚卒皆降之

與漢書刺通說信曰當今之時兩主懸命於足下念功惟德辭通絕楚時人武涉往

說信曰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信辭曰人信觀我背之不祥刺通知天

下權在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自以功大漢不奪我齊遂不聽尚書曰惟帝念功彭越觀

時發跡匿光民具爾瞻翼爾鷹揚詩曰赫赫師尹人具爾瞻又曰維師尚父時

維鷹威凌楚城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漢書曰漢使人賜越將軍印

軍拜越為魏相國漢敗彭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往來為漢王游兵烈烈

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籍死封越為梁王都定陶禮記孔悝為鼎銘曰即宮於宗周

布眈眈其眦漢書曰黥布姓英氏項梁定會稽名冠彊楚鋒猶駭電漢書曰楚兵

侯者以布數覩幾蟬蛻悟主革面漢書曰漢王使隨何說布布問行與何歸漢淮南子曰

以少敗眾覩幾蟬蛻悟主革面蟬飲不食三十日而蛻周易曰小人革命以從君子也

肇彼梟風翻為我扇漢書曰上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天命方輅王在東夏漢書曰漢王迫

項羽至矯矯三雄至于垓下三雄韓信彭越英布漢書曰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

陽夏南元凶既夷寵祿來假元凶謂項羽壯固漢書張湯述曰既成寵祿亦惟咎焉

保大全祚非德孰可楚子曰保大定功班固漢書張湯述曰子孫遵業全祚保國謀之不臧舍福取禍

述曰子孫遵業全祚保國謀之不臧舍福取禍子曰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保大定功班固漢書張湯述曰子孫遵業全祚保國謀之不臧舍福取禍子曰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述曰子孫遵業全祚保國謀之不臧舍福取禍子曰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張耳之賢有聲梁魏漢書曰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毛詩曰文王有聲士也固極自詒伊愧

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王離圍之餘自度兵少不敢前後耳得

出鉅鹿責餘餘怒脫印綬與耳耳佩其印綬後餘以其襲耳耳敗走毛詩曰士也固極二三其德

又曰心之憂矣自詒伊戚詒音怡俯思舊恩仰察五緯漢書耳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強立我我欲

王耳走漢易乾鑿度曰脫跡違難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冀漢書曰漢

五緯順軌四時和肅趙井陘斬餘泚水上追殺趙王歇於襄國泚音祗卒葉更輝枯條以肆

耳為趙王毛萇詩傳王信韓雙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漢書曰韓王

曰斬而復生曰肆盧綰自微婉變我皇漢書曰高祖與

孽孫也漢立信為韓王上以信壯武乃更以太原郡吳芮之王

為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毛萇詩曰我圖爾居吳芮之王

愛也班固漢書述哀紀跨功踰德祚爾輝章漢書曰羣臣知上欲王綰皆曰綰

曰婉變董公惟亮天工貪禍盜為亂漢書曰高祖崩緒遂將其眾入匈奴死胡中毛詩曰民

之貪亂盜為荼毒鄭玄曰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也吳芮之王

祚由梅鎔功微勢弱世載忠賢漢書曰天下之初叛秦吳芮率越人舉兵以應諸

銅有功武關故德芮徙為長沙王高祖賢之詔御史肅肅荆王董我王軍漢書劉賈將二

長沙王忠其著之甲令音義曰鎔呼玄切鄭持盈切肅肅荆王董我王軍漢書劉賈將二

楚孔安國尚書我圖四方殷薦其勲漢書曰漢王追項籍至固陵賈使人庸親作勞

傳曰董督也我圖四方殷薦其勲漢書曰漢王追項籍至固陵賈使人庸親作勞



像藏二字依文選理學權與  
所列諸案茶陵本件案

據改異改

舊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啟淮濱。漢書曰高祖子弟弱昆弟少欲主爵姓以鎮天安

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漢書曰

兵屬漢項羽取陵母實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

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母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毛詩曰青青子佩悠悠我

思。淑人君子。實邦之基。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義形於色。憤發于辭。漢書曰

曰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

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公羊傳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主臣與臣

末命是期。主臣與臣已見任防絳侯質木多略寡言。漢書曰周勃為人木強敦厚

略曾是忠勇。惟帝攸歎。漢書曰始呂后問宰相高雲驚靈丘。景逸上蘭平。

代禽稀。奄有燕韓。漢書曰陳豨反勃復擊豨豨破之斬稀定代郡九縣盛亂以武。

斃呂以權。漢書曰高后崩呂產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滌穢紫宮。徵帝太原。

漢書曰勃已滅諸呂遂共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勃曰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

滕公入宮載少帝出乃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即張衡羽獵賦曰開闢闕宮坐紫宮實惟太

尉劉宗以安。尉安劉氏已見上文挾功震主。自古所難。漢書曰蒯通說韓信曰

功略震主者身危勳耀上代。身終下藩。漢書上曰丞相朕所重其為朕舞陽道迎。延帝幽藪。漢書

日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迎高祖立為沛  
公范曄後漢書順帝詔曰張堪竄迹幽薊  
宣力王室匪惟厥武總干鴻門披闥

帝宇聳顏誚項掩淚寤主漢書曰項羽在鴻門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聞事急乃持

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高祖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噲  
乃排闥直入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高帝笑而

起尚書帝曰余欲宣力禮記子曰總干而山立武王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

從王于征漢書曰酈食其進其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略地振威龍蛇據武庸

城六師寔因克茶禽黔漢書曰燕王茶反商以將軍從擊茶戰龍蛇破茶軍音義或曰

布軍與上兵遇漸西上乃荷歟汝陰綽綽有裕毛詩曰猗猗那猗又曰戎軒肇跡

荷策來附漢書曰上降沛為沛公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又平城有

謀漢書曰嬰從擊項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龍蹏兩兒棄之嬰常收載行

固請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卒以得脫頴陰銳敏屢為軍鋒奮戈東城禽項定功漢書曰項籍敗

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斬籍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漢書曰嬰渡江定吳

日順風而呼聲乃加疾所因便也左陽陵之勳元帥是承漢書曰傅寬屬淮陰擊破信

氏傳宋向戌曰光啓寡君羣臣安矣

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漢書曰斬歙別定江陵身待江陵王致

是膺荆舒是懲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竭嘉謀退守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

狐卽倉敖庾據險三塗漢書曰漢王數困榮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龍維以距楚

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歸矣老子曰天網恢恢班固

輶軒東踐漢風載祖漢書曰齊王田廣以爲然罷歷下兵守備身死于齊非說

之辜漢書曰韓信聞食其下齊乃襲齊王田廣以爲然罷歷下兵守備我皇寔念言祚爾孤漢書曰高祖舉

其子爲建信委輅被褐獻寶漢書曰齊王田廣以爲然罷歷下兵守備

高梁侯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鄴鎬漢書曰齊王田廣以爲然罷歷下兵守備

軍入言於上上召見柔遠鎮邇寔敬攸考毛詩曰

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班固漢

書畏敬述曰敬繇役夫還京定都聲類曰銓所以稱物也柔遠鎮邇寔敬攸考毛詩曰

邇以定我王爾抑抑陸生知言之貴毛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漢孝武詔曰詩云九

雅曰考成也往制勁越來訪皇漢漢書曰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

善也附會平勃夷凶剪亂漢書曰諸呂欲危劉氏陳平患之賈誼平曰天下安注

大悅爾雅附會平勃夷凶剪亂意於相危注意於將將相和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

日訪謀也

不交權太尉深相結平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太尉所謂伊人邦家之彦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適

勃亦報如之則呂氏謀益壞及誅呂氏賈頗有力焉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

遙又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兮班固漢書王尊贊曰尊實起起邦家之彥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

漢德雖朗朝儀則晉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

晞三代憲流後昆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

以下莫不震恐肅敬高帝曰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無知叔敏

毛詩曰韓侯顯之爛其盈門包咸論語注云三代夏殷周也尚書曰垂裕後昆無知叔敏

獨昭奇跡察倖蕭相貺同師錫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後上封平曰非魏無

知臣安得進上乃賞魏無知尚隨何辯達因資於敵行漢披楚陸生之績

書師錫帝曰有難在下曰虞舜漢王曰孰為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

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往說布布歸漢毛詩曰鄴水東注維禹之績皤皤童叟謀我平

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漢書曰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

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於是為義帝發喪兵皆縞素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

擊楚之殺義帝者論語素王受命識曰河受圖天下歸心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

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同元功響効邈哉惟人何識之妙漢書曰袁生

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樊陽成臯開且得休王乃復走樊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

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羽乃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書曰



司馬遷述曰大略孔明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

紀信誑項軺軒是乘攝齊赴節用死孰懲身

與煙消名與風興漢書曰項羽圍漢王榮陽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開出信

志不可凌漢書曰楚圍漢王榮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榮陽楚破榮

跡雙升謝承後漢書黃向對策帝疇爾庸後嗣是膺漢書曰苛子成以父死王事封

心有違毛詩曰行道遲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是謂

平國寵命有輝漢書曰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歸太公媼漢

震風過物清濁效響漢書音義曰媼母別名也楚漢春秋曰上

海者川崇山惟壤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韶護錯音袞龍比

象漢書曰舜作韶湯作護周禮王之吉服享先王即明明眾哲同濟天毛詩曰明明

袞龍衣也左傳曰臧哀伯曰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明

論曰舉彌天之綱  
以羅海內之雄  
劔宜其利鑒獻其朗  
文武四充漢祚克廣  
被四表孔安國曰光充也充  
溢四外也毛詩曰克廣德心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贊

東方朔畫贊

并序

夏侯孝若

減榮緒晉書云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也美容儀才華富盛早有

大夫諱朔

字曼倩

平原厭次人也

漢書曰朔為太中大夫又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

侯安類經

魏建安中

年為建安元年今云魏建寧三年

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

為郡人焉

事漢武帝

漢書具載其事

先生環瑋博達思周

變通

家語孔子曰老聃傳古而達今王肅曰博達古今而好道周易

以爲濁世不可以

富貴也

故薄遊以取位

王逸楚辭序曰不忍

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

以傲世

論語曰直道而事人解嘲

傲世不可以垂訓也

故正諫以明節

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

班固漢書贊曰朔正諫似直

明節不可以久安也

故諛諧以取容

占其事浮淺字書曰諷嘲也口同切孔安國尚潔其道而穢其跡班固漢書贊曰清其

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羣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

班固漢書東方朔述曰弛張沈浮周易曰若乃遠心曠度瞻智宏材揚子雲解嘲曰

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史記曰魯仲連好奇倜儻之書策左氏傳晉侯問子產之言曰

多能也合變以明算幽贊以知來周易曰夫爻者何也言乎變者也又曰幽贊

墳五典八索九丘左氏傳曰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陰陽圖緯之學百家眾

流之論漢書曰陰陽家流者蓋出於義和之官圖河圖也緯五緯也謝承後漢書尤明圖緯

墨家流從橫家流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莊子曰支離疏鼓策播精足以

諸數家射覆不能中使朔射經脈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漢書曰醫經者原人

之連中輒賜帛逆逆刺也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孔安國尚

石湯火之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精覃思周易曰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聞於心孔融薦禰衡表曰目所一見輒

不習無不利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路籍貴勢

顏真卿集十二碑陰記夏  
後孝義父莊為樂陵令太  
中令蕭客說

漢書曰張敖並與兵相貽籍  
蘇林曰路音臺鄧展曰臨也  
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侍列如

草芥十州記曰朔弄萬乘傲王公孟子曰  
雄節邁倫高氣蓋世漢書項羽歌曰力  
可

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孟子曰聖人之於人亦類也出於其類拔於其萃曰生

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趨而

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乎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

外者也而丘也遊方之內者也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也談者又以先生嘯吸冲和吐故納新蟬

蛻龍變棄俗登仙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淮南子曰至人

武帝時為郎宣帝神交造化靈為星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

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夫

人來守此國此國謂樂陵也其父為樂陵僕自京都言歸定省東都洛陽也毛

禮記曰凡為人子親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

遺像是辭曰焉翼道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

辭曰矯矯先生肥遯居貞矯矯輕舉之貌也毛詩曰矯矯武臣周易曰退不終



不進亦避榮

周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臨世濯足希古振纓

楚辭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

高明克柔

尚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能清伊何

詩語子曰濯而不緇老子曰孰能濁以靜之徐清淮南子曰濁而徐清沖而徐盈

無滓伊何

處淪罔憂

周易曰樂則行憂則違

跨世陵時

莊子曰孔子遇見老聃而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何規哉孔子曰吾

遙先生其道猶龍

不能喻予有何

染迹朝隱

和而不同

史記東方朔曰如朝所謂避俗於朝

聊以從容

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不可得而治也尚書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敬問墟墳

止佇原隰

詩曰允企伊予墟墓徒存精

靈永戢民思其軌

爾雅曰東西曰墟南曰墳

祠宇斯立

徘徊寺寢

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

荒蕪

爾雅曰東西曰墟南曰墳

棲禪傾落

草萊弗除

農氏春秋曰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

居弗形悠悠我情

見上友

昔在有德

罔不遺靈

天秩有禮神監孔明

尚書咎繇曰天秩有禮自我五

禮有庸哉

毛詩曰祀事孔明

彷彿風塵

用垂頌聲

彷彿風塵

用垂頌聲

彷彿風塵

用垂頌聲

彷彿風塵

彷彿風塵

用垂頌聲

彷彿風塵

用垂頌聲

彷彿風塵

三國名臣序贊

袁彥伯

檀道鸞晉陽秋云袁宏字彥伯陳郡人也為東郡守三國魏吳蜀也名臣謂有賢才立功業垂名於後代者也序贊者言并序也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

漢書成帝詔曰天生眾民不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

治則為臣以佐之

聖子曰古者周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為天子天子然則三五

迭隆歷世承基

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揖讓之與干戈文德

之與武功

孔叢子曾子謂子思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和詭乃時也尚書武王曰稱爾戈比爾干宋均樂動聲儀注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也

陶鈞而羣才緝熙

鄧析子曰聖人追造一世則宰匠萬物之形漢書鄒陽上書曰聖王制世節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圖轉為鈞毛詩曰維清

新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

尚書答蘇歌曰元首遭離不同跡有優劣

至於體分真固

言至於君臣之體分既固於

道契不墜

言至於君臣之體分既固於

所屬訓革千載其揆一也

言至於君臣之體分既固於

呂用而湯武寧

得伊尹武王得呂望而社稷安也

而重耳霸

三賢管仲鮑叔牙隰朋也五臣狐中

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

以至公理物爲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圖者不以信誠率眾執方

者必以權謀自顯呂氏春秋曰天道圖地道方聖人之所以立上下主執於是君臣

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遽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

論語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又接輿以之行歌魯連

以之赴海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史記曰魯連下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

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保名

合符劇秦美新曰地合靈契史記曰樂毅賢好兵爲魏昭王使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

一驥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者騏驥駕鹽車上吳坂遷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

傑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應劭曰顏頤頤也漢書上曰夫運籌於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

吾不如子房也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

不如韓信三漢之得材於斯爲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

忠肅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功孔謂晉侯曰君務靜亂無勲於行又劉子謂趙孟曰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

益遠績禹功而大庇民論語子曰抑亦可以爲次也

萬歲一期當引萬歲更相送  
間聖賢能度注之此則人生  
必有後也

異世一時已上作文之旨

思治則默不如語。詩序曰下泉思治也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遭  
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論語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莊子謂魏王曰士有道德而衣  
弊履穿此所謂非遭時者也文子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  
與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  
萬一此至化所以千載不一也所以垂泣。孟子曰齊人有言雖有智無君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  
待時漢書貢禹上疏曰臣竊惟事勢可為流涕者三夫萬歲一期有生  
之通塗。恒子新論曰大聖人乃千載一出然此文云萬歲一期蓋其言之以千載一遇賢  
避下文也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智之嘉會。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況彭寵俱遭際會順時承風列為藩輔忠孝之策千  
載一遇也傅奕論曰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遇  
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  
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  
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文子曰必有獨見之明然後能擅  
道而行左氏傳子產曰吾以救世論時則民方塗炭  
計能則莫出魏武。尚書曰有夏昏  
德民墜塗炭故委面霸朝豫讓世事舉才不以標  
鑒故久之而後顯。壽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亾身明順識  
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偪。老子曰天下神器不  
可為也為者敗之公達慨然志在致命。論語  
子張



曰士見危致命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為漢隸而跡入魏幕源流

趣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名

教有寄乎言文若殞身既明仁義之道且寄迹於名教之地也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

義已明而分次之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鳥鵲賦曰生之理足矣相與弘道豈不遠

哉張道已見上文崔生高朗折而不撓管子曰夫玉溫潤以澤仁也折而不撓勇也所以策名魏武執笏

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鍾會與吳主書曰執笏之心載在名策左氏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

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禮記曰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漢書曰羣臣謹

奉天子璽符代王遂即天子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

覆舟孫卿子孔子曰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則載舟亦能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

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仁義已見上文漢書公孫攬曰廣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

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侯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

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叔平潁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

曰為國以禮孝經援神契曰得刑罰不濫沒有餘泣帝於是廢立為庶人徙汝山郡聞

諸葛亮卒垂泣曰吾終為左社矣左氏傳聲子曰善為國者賞不濫而刑不濫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

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

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蜀志曰先主於

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繼之

遺武皇春秋元命包曰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主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

吳志曰孫策字伯符江表傳策令曰周公瑾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毛詩曰總角卯兮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人荆州權至

遣周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公軍披退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吳志曰瑜還江陵於子布佐策

致延譽之美國語曰使張老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吳志曰策薨以事授權權

廉此密哭時邪乃扶權上馬使山巡軍士左氏傳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子神情所涉豈徒蹇愕而已哉周易曰王

受讒吳志曰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至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權不聽昭忿言不用稱疾不

所以必須擇題也

本魏志以下別行

舉笏欲觀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漸伏也流汗然而登壇即位之時也夫一人之身所昭未異而用舍

之閒俄有不同論語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況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漢書高祖功臣

孟子曰志士不怨在溝壑漢書曰揚雄以為過不遇命也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家語孔子曰諸侯之吟

詠性情或以述德顯功其子夏毛詩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吟詠性情以風雖大

旨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為世作範

不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為之贊云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

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

字士元張昭字子布袁渙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

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

羣字長文顧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

陳泰字玄伯火德既微運纏大過火德謂漢也班固漢書高紀贊曰旗幟洪範

扇海一溟揚波揚波喻虬虎雖驚風雲未和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潛魚擇淵高鳥

侯柯

周書曰美為士者飛鳥歸之蔽於天魚鼈歸之沸於淵左氏傳曰仲尼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

赫赫三雄竝迴乾軸

潘岳為賈謐贈

陸機詩曰競收杞梓爭采松竹

國語聲子謂子木曰若杞梓皮革楚實遺之韋昭曰杞梓良木也孫子曰真人在冬則松竹也

鳳不

及栖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

皆喻賢也

英英文若靈鑒洞照

應變知微探蹟賞要

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又曰探蹟索隱鉤深致遠

日月在躬

隱之彌曜

於陳蔡之閒太公往弔之曰子其意者修身以明汗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

文明映心

鑽之愈少

論語顏淵曰

滄海橫流玉石同碎

孟子曰當堯之時鴻水橫流鑽之彌堅

達人兼善廢己

存愛

孟子曰古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謀解時紛功濟宇內

老子曰始救生人終明風

魏志曰太祖進或為漢侍中守尚書令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密以

春魏氏春秋曰太祖饋或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

公達潛朗思同著蔡

法言曰博學之智也便知運用

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跡邁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

魏志曰荀攸與議郎

何顯等謀殺卓垂就而覺收顯攸繫獄顯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此固漢書述

曰子明光發跡西疆蔡邕楊復碑曰景命不延邁此顛沛向曰言思慮運用而無極也勤攝羣

會謂統攝

惛惛幕裏算無不經

魏志荀攸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

壘壘

眾事也

惛惛幕裏算無不經

弟莫知其所言左氏傳右尹革曰所昭之惛惛

壘壘

壘壘



史記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惠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知能

魏志曰魏國初建攸爲信事令從征孫權薨太祖每稱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知可及愚不可及新序溫斯子曰古者

溫雅器識純素魏志曰魏國初建源爲郎中令莊子曰聖人貴純素之道唯神是守素也者謂其無所雜也純也者

貞而不諒通而能固論語子曰君恂恂德心汪汪軌度

志成弱冠道敷歲暮  
禮記曰人

仁者必勇。德亦有言。論語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二者必有勇。雖遇履虎

布擊袁術於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爲布所拘。翼布初與劉備相親。後離

笑而應之曰。淚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

將軍之意以辱在此不在彼且漢仇且之事謂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  
將軍可乎布慚而止周易子不脩飾名節無汙班固漢書贊曰雋

子。曰。至。人。若。神。氣。不。變。行。一。不。信。名。信。金。不。疑。遂。立。名。邊。終。

忠子机亦。戔形。風色。義形於色。思。步。萬。

忠不軌與爭升。屈色已見上文。思屈。五商。

人惡其上時不容恕盜憎主人民惡其上琅琅

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北魏高祖表曰忠果正直志懷霜雪運極道消碎此明

月魏志曰珍為中尉太祖為魏王楊訓發表褒述盛德珍取訓表草視之與訓書有曰珍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於是罰珍為徒隸使人視之辭色無撓太祖遂賜珍死周易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心玄遠而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周易曰形乃謂

之器王輔嗣曰成形曰器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和而不同通而不雜和而不同已見上文遇醉

忘辭在醒貽答魏志曰太祖時科禁斷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人謂者為賢人邈性循慎偶醉言其竟坐免刑文帝踐祚歷顯川典農中郎將軍駕幸許昌問邈曰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

恥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民未知德懼若在我嘉謀肆庭讜言

盈耳魏書曰羣前後數陳得失羣為司空錄尚書事薨尚書曰爾有嘉謀

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言德淵哉泰初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標

准無假全身由直迹滂必僞處死匪難理存則易魏志曰曹爽見誅徵夏

太常中書令李豐謀欲以玄輔政誅大將軍以玄代之大將軍微聞事下廷尉玄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班固漢書揚雄述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史記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

不

變

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苟悅漢紀

論曰以六合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所容豈不哀哉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授既同情禮兼到孝經曰

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漢魏春秋

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素請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

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世語曰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遂被

文王殺之魏志曰清河王經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卿公事誅裴松之曰經字彥緯今云承

宗蓋有二字也班固漢書述曰樂昌篤實不撓不諂論語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伯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陛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

臣如階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

難攀卑者易凌理勢然也端委虎門正言彌啟臨危致命盡其心禮禮記曰高

貴鄉公之制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垂涕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

對曰諫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言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久不言為侍

中轉左僕射魏左氏傳曰晏平仲端委立於虎

門之外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已見上文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堂堂已器同生

民獨稟先覺孟子曰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使先標榜風流遠明管樂孫綽子曰

標榜有大力矣初九龍盤雅志彌確周易曰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

管樂已見序也初九龍盤雅志彌確也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方言曰未升天之龍謂

之蠅百六道喪干戈迭用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苟非命世孰

龍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

掃雲霧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爾雅曰天氣下地氣不應曰雲孔安國尚書傳曰蒙陰氣也武公切今協韻音夢

宗子思

寧薄言解控

蜀志曰劉備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後也故曰宗子也解控謂彼有急而釋褐控告於己己能解之也全氏傳王子伯駟曰無所控告杜預曰控引也釋褐

中林鬱為時棟

亮為丞相故曰時棟袁宏後漢書郭林宗與陳雷盛仲明書曰足下諸人為時棟梁

士元弘長雅性內融

謝承後漢書曰嚴遵雅性高厲

崇善愛物

觀始知終

蓋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六韜曰聖人見其所始則知其終周易曰終以知始始以知終

喪亂備矣

勝塗未隆

先生標之

振起清風

綢繆哲后

無妄惟時

詩

綢繆東蘇毛萇曰綢繆猶纏綿也周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

夙夜匪懈

義在緝熙

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緝熙已見上文

三略

既陳霸業已基

蜀志曰劉璋既還成都先主營為璋北征漢中統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素無儲豫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

璋之名將各杖強兵據守關頭間數有賤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朱去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玆使裴東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璋還向成都所過輒慰為軍中郎將矣公

珍殖根不忌中正

豈曰模擬

實在雅性

亦既羈勒

負荷時命

推賢

恭己久而可敬

蜀志曰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卒司馬遷書曰推賢進士為務論語子曰君子其行己也恭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公衡冲

達秉心淵塞

毛詩曰秉心塞淵

媚茲一人

臨難不惑

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

疇昔不造假

達秉心塞淵

媚茲一人

臨難不惑

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

疇昔不造假

胡本  
建德  
清風



羽鄰國

蜀志先主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戰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當寇

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所將領降于魏拜鎮南將軍

進能微音退不失德

蜀志曰魏文帝謂權曰舍逆効順欲追蹤東韓

權對曰臣過受劉氏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獲免為幸何古人之可慕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權獨否後為車騎將軍卒

六合紛紜民心

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眄

鳥擇木已見上文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

定交一面

崔寔本論曰且觀世人之相論也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決

桓桓魏武外託霸迹志掩衡霍恃

戰忌敵

衡霍二山在吳之境

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

淮南子曰夫道統字宙而

章三光高誘曰三光日月星也

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

吳志曰張昭彭城人也漢末大亂徐

方士民多避難楊士昭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良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遊秦撫翼俱起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鄭成公

子駟曰請

王略威夷吳魏同寶

應瑒釋寶曰九有威夷始失其政

遂獻宏謨匡此霸道

曰吾說孝公以霸道其意欲之

桓公之夢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

吳志曰孫策臨入弟權託昭昭率

羣寮立而輔之東觀漢記張堪

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是由老臣

吳志曰張昭

謂權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

才為世出世亦須才

蘇武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

得而能

任貴在無猜昆子敬拔跡草萊荷檐吐奇乃構雲臺

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陸機謝平原表曰振子瑜都長

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朱皓德行純懿體貌閑而雅性長厚也謝承後漢書曰

無犯顏色諫也論語曰事父母幾諫也將命公庭退忌私位吳志曰建安二十年權遣使蜀通好劉備與

毛詩曰公庭萬舞豈無鵲鶴固慎名器毛詩曰鵲鶴在原兄弟急難左氏伯言塞塞以

道佐世見上文出能勤功入能獻替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

社稷解紛挫銳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正以招疑忠而獲戾吳志曰遂為丞相太子有不

盤石之固曾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元歎穆遠

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玷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立

上以恒匡上以漸吳志曰雍訪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清不增

濁不加染言得清濁之宜也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吳志曰謝性不好是

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吳志曰謝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權與張昭論及

此段發作贊之由

重輝秋月言絕味永  
仁義言

文選卷四十七終

也權責怒非一遂徙翻交州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韓子曰龍之為靈也隱柔可馴而騎

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寸之處若嬰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不幾矣論語柳下惠曰直

道而事人焉伯樂姓名也孔叢子子高對魏王曰驚驢同轡伯樂為

往而不三黜伯樂姓名也孔叢子子高對魏王曰驚驢同轡伯樂為

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為之歎息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乃毀誼天子

亦疎之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

放逐作離騷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符命

司馬長卿

史記曰長卿病甚武帝使所忠往求其書及至長卿已卒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

奏所忠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生民

張揖曰昊穹春夏天名郭璞爾雅注曰伊發語辭也歷選列辟以迄於

秦文穎曰選數也僻君也

率。逋者踵武。迹也。逋。音義曰率。循也。逋。近也。踵。蹈也。武。聽者風聲。迹也。逋。遠也。近者蹈其迹。逋者聽其風。

紛綸威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

諡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又顧曰詔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繼封禪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人也管子曰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二家

若淑而不昌應劭曰閔無也若順也淑善也疇道失而能存始而愛不昌者又無逆夫前能存之者因與同軒

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可

觀也。漢書音義曰五五帝也三三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前書益覆因斯以

此文皆未親隱精義堅深經手  
重虛堅致之不能更也  
劇本美新序但云作封神一編  
無文字本書注引多稱爲封神  
書曰文公雖龍亦但云相如封神  
封神亦記以氣誌之誘誘皆所  
謂張羅網澤不啻鴻雁雲飛  
南齊王侯唐崔日用宰相道  
並稱此天爲封神書  
初筆成語也但一始我以聲字  
屬下世非  
疑此之當本作李通有貽貳起  
皆應詳考七年也  
劉孝標辭命論注引歐陽修原從  
古語注注以云云風觀也亦通  
二神書言一職  
以爲據王義是漢書及  
以然語亦附也  
仙李懷祥命論注引懷作壇  
七十一首夷吾識君十二而首無懷  
故船夏不得爲麻而之舉  
五三言直世六經言其書載篇  
之傳即六經以外百家傳記  
維格也



或以此論之是欲顯其德也

一覽其美也

言歷千載而後漢也

此皆以抑為揚也

此皆以抑為揚也

由以觀之自周而宋未有無德

而後聖神聖聖明曰

而後聖神聖聖明曰

而後聖神聖聖明曰

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堯漢書音義曰唐堯之世播種百穀公劉發迹於西戎漢書音義曰公劉后稷曾孫文王改制爰周邇隆文穎曰大行越成至也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易服色漢書音義曰公劉后稷曾孫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亾聲鄭氏曰無聲無有惡聲也豈不善始善終哉漢書音義曰美周家終始相副若故軌迹夷易易道也夷易皆平也言周之軌教於後耳言周之先王創制垂業既易並盈慎其規模又謹其遺教也故軌迹夷易易道也夷易皆平也言周之軌垂統理順易繼也張揖曰垂懸也統緒也理通也文王重易六爻窮理盡性是以業隆於襁褓而崇冠於二后孟康曰襁褓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輔揆厥所元終都攸卒張揖曰都於也卒終也爾雅曰元始也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甫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顯號尊名謂封禪也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涌曼張揖曰逢過也喻其德盛若遇原泉之涌出也服虔曰旁魄四塞雲布霧散張揖曰旁音薄上暢九垓下泝八埏孟康曰暢達也垓重也泝流也埏若瓮埏地之八際懷生

橫也

澤讀為圓明也

閭澤與齊子豈弟之豈弟

同  
閭澤與齊子豈弟之豈弟  
說文訓澤為水即本此文類  
穀許居之於非也故氏竟說之  
尤誤惟小徐說近之

許字之說文漢書無又訓澤不  
釋可證

入周餘放據此注當作周餘  
餘者其而音之餘也作周餘  
則不解珍之餘之誤耳

鬼神至開館九字為一句言  
接鬼神至開館皆於開館中也  
云有似于古靈圖非

之類。霽濡浸潤。懷生氣之類。協氣橫流。武節焱逝。協氣和氣也橫流。邇陬遊

原。遐闊泳沫。孟康曰邇近也原本也遐遠也闊廣也泳浮。首惡鬱沒。晦昧昭晰。

孟康曰始為惡者皆潭滅晦昧喻夷。昆蟲閭澤。回首面內。文穎曰閭澤皆樂也章昭

後固騶虞之珍羣。傳曰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也。微麋鹿之怪獸。漢書音

遮也遮麋鹿得其奇。導一莖六穗於庖。鄭玄曰導導也一莖六穗謂。犧雙觥其抵

之獸。服虔曰犧牲也觥角也抵本也武。獲周餘珍放邇於岐。文穎曰周放畜餘於

岐山之旁邇能吐。招翠黃乘龍於沼。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

故納新千歲不死。鬼神接靈囿賓於閒館。文穎曰是時上求神仙之人得上都之

來下余吾還注水中出。奇物譎詭。傲儻窮變。漢書音義曰傲儻卓異也奇儻之

置於上林苑中號曰神君有似。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

療。應劭曰航舟也休美也尚書旋璣鈴曰武。微夫此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

惡乎。服虔曰介大丘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泰山。進讓之道何其爽歟。張揖曰進周

得兵鈴謀東觀白魚入舟俯取魚以燎也。進讓之道何其爽歟。張揖曰進周

封禪不以惡乎小雅曰心慙曰惡女六切。進讓之道何其爽歟。張揖曰進周

也漢書音義曰傲儻卓異也奇儻之。進讓之道何其爽歟。張揖曰進周

物譎詭非常卓然絕異窮極事變。進讓之道何其爽歟。張揖曰進周

也漢書音義曰傲儻卓異也奇儻之。進讓之道何其爽歟。張揖曰進周

漢書音義  
傲儻卓異  
奇儻之

舊音

開應應潮而果也  
始至相繼而至也

善也說也

別本久史漢有上帝垂恩  
杜將以應而十字據下年注

三神之文則當有之

慶史記作序

天為質三字乃成語白虎通引  
禮記三記實法天文選注引元命

包天質而地文說說實主天白

虎通文為質

此誠具信祥瑞也

齊書已此語乃一意應注非

張注非長卿未必封泰山也

觀于王青平葉之文則長卿誘他

之意至顯實謂封禪之意無誤

于說據時而後來或謂此為詠

病本之思也

字字已下全字相應

差也言周末可封禪為進  
漢可封禪而不為為讓  
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讓

故先進議讓順也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

符瑞眾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文穎曰不獨一物造見也創初創也意泰山梁甫設壇場

望幸蓋號以況榮漢書音義曰意者言泰山梁甫設壇場望幸帝封禪紀號陛下謙讓

而弗發文穎曰弗發往意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應劭曰挈絕也李奇曰缺闕也羣

臣惡焉或曰且天為質闡示珍符固不可辭應劭曰三神上帝太山梁父也若然辭

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漢書音義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甫壇場無所庶幾亦各竝時而

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皆但

作一時之榮畢世而絕者則說無從顯稱於後世也夫修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為進越也文穎曰越踰也

不為苟進故聖王不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漢書音義曰謁告也款誠也言不廢修禮地祇告誠天神之義也勒

功中嶽以章至尊張揖曰益先禮中嶽而幸泰山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已見

上皇皇哉此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皇皇美也卒終也貶損也卒或為不願

因難句言更難取儒術以就

猶尚也

偏印款也

詩字亦虛用將進酒曲詩

審博語同如此

此承文中薄字蓋六龍也

偏印之字又漢書作偏我史記索隱引胡廣曰言雨澤非偏于我

陛下全之張氏曰願以而後因雜摺紳先生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

光絕炎以展案錯事漢書音義曰案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耀日月末猶兼正

列其義被弗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康曰猶因也春秋者正天時別人事諸儒既得

將襲舊六為七據之匹窮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俾萬世得激清流

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字也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

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者也於是天子佺然

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張揖曰佺感動之意乃遷思迴慮總公卿之議

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下四章之頌

博也符瑞之富謂班班之獸以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漢書音義曰油油雲

下三章言符應廣大之富饒也甘露時雨厥壤可游遊遊也言祥瑞屢滋液滲漉何生不育說文曰滲

曰灑水下貌章嘉穀六穗我穡曷蕃李奇曰我之稼穡何等不蕃積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

唯徧之我汜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周書王子晉曰萬物熙熙非舜而誰名山顯位



此承文中廟也  
國子監為韻字不誤今又  
記詳耳  
嘉慶書作春則上而作圖

微與叶來猶微讀也

此承文中廟也

此承文中廟也

此亦依類託寓也

頌止此

前終三致意  
此亦依類託寓也

望君之來昭曰名山泰山也君乎君乎侯不邁哉奇曰侯何也言般般之

獸樂我君謂虎也春秋考異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毛詩傳曰騶駸駸

穆穆君子之態漢書音義曰收收和也穆穆敬也言容態和蓋聞其聲今親其

來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此乃天瑞之應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文穎曰

舞則騶虞濯濯之麟游彼靈時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獲白麟孟冬十月君

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獲白麟三代之前蓋

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楚辭曰駕八龍之宛宛采色炫耀煥炳輝煌

正陽顯見覺悟黎蒸陽明也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或曰書傳揆其比類

龍之應於成紀是也厥之有章不必諄諄漢書音義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

故言受命者所乘漢書音義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依類託寓喻以封

禪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

尚書曰兢兢業業毛詩曰小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太公陰謀機之書曰是

劉勰石勒進  
表引作上下  
之情允洽

此篇祇非敬天也與遠矣非  
也則神也注非  
所據注義及  
要義也

文心云此言應辭律此又之真  
左

此名下注非恭辭之語以是恭  
子雲因早成名德官自勵切  
自張氏通侯時有仕齊之嫌  
何止區區吏乎

按推論此投擲于倫比中也

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徐廣曰假大

至尊嚴之位而猶不失肅祇之道。舜所以在大典謂能顧省其遺失言漢亦當不  
失恭敬而自省也。祭天是不忘敬也不封禪是遺失也。毛詩曰湯降不遲上帝是祇。

劇秦美新一首。李充翰林論曰。揚子論秦之劇。稱新之美。此乃計其勝負  
比其優劣之義。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之號曰新。

揚子雲。王莽潛移龜鼎于雲進不能碎戟丹墀九殿。龜議退不能草玄虛室  
隨性全真而反露才以耽寵。詭情以懷祿。素餐所刺何以加焉。抱朴

方之仲尼  
斯為過矣

諸吏。漢書曰左右曹諸吏皆加官  
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

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竝。愧無

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登庸欽明  
已見上文作

民父母。為天下主。向書曰天子作民父  
母又曰為天下君執粹精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

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竝神明。難蜀父老曰勤思乎參天貳地  
神明已見顏延年曲水詩序配五帝冠三

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西征賦  
已見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

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嘗有顛胸病。賈逵國語注曰  
眩惑也胸與眩

劇秦而下劇漢文已明

權與當提行別本

謂謂即也  
四手漫即胡也

別本此注引史記乃釋不遺  
用非釋文甲因字

非非秦之基業而無之

古字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先犬馬已見曹所懷不章長恨黃泉左氏傳鄭

黃泉無相見也服虔曰天之伯曰不及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

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通詣建平王上書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權與

天地未祛雖睢盱言混沌之始天地未開萬物睢盱而不足也爾雅曰或玄而

萌或黃而芽言天地方開故玄黃黑而色而生萌玄黃剖判上下相嘔言天地既開

矢地上下相與嘔養萬物也易曰天玄而地黃禮記曰言初有生爰初生民帝王始存民之時帝

王之義始存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在乎混混茫茫之時豐聞罕漫

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混混茫茫天地未分豐聞罕漫不明之貌也言天地肇開

曰古之人在混沌之中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羲皇罔無也顯明也伏羲中莫盛於

唐虞左氏傳召公曰糾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司馬遷

尼氏而言春秋言神明所祐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言有所四德乃為神

獨秦屈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史記曰秦自非子為附庸之邑秦號曰秦嬴因襄文宣靈之僭

跡史記曰秦莊公卒襄公立卒公立卒德公立基孝公孝公惠文舊昭莊君襄王蒞  
 已見李斯上書史記曰至政破縱擅橫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史記曰莊襄卒  
 文王卒子莊襄王立下號稱始皇從橫已見上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韋斯皆秦相馳騫起翦恬賁之用兵  
 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鄢郢又曰王翦攻趙拔之剋滅古文剖語燒書史記李斯曰請非  
 翦子賁破定燕齊地又曰蒙恬攻齊大破之敢有藏書詩白家語弛禮崩樂塗民耳目士書六韜曰先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  
 虞滌殷蕩周謂除之也難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然字改制度軌量  
 咸稽之於秦紀稽考也紀本紀也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  
 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獼而不臻來儀鳳也肉角  
 犬暫隨人且餘切又曰獼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嘉醴醴泉也景曜景星有光  
 大不可親附也古猛切萬物也大第經實巨狄鬼信之妖發弟也步內切第步忽切史記始皇本紀曰彗星  
 潛藏也光見東方北方漢書音義曰經謂星出東人西出西入東也史記始皇本紀曰有彗星下東郡至  
 地爲石漢書曰秦始皇時有大人身長五丈夷狄服出於臨洮鬼信謂告祖龍施也已見西征賦  
 神歇靈繹海水羣飛繹猶緒也言神靈歇其舊緒不福祐二世而亡何其劇



此言者之書改漢制也其制之  
之說而已耳子云則直改計之矣

陸士衡詩注引王作白王

與一世胡亥也為趙高所弑劇甚也言促其也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尚書曰兢兢業業夫能貞而

明之者窮祥瑞貞正也言既正且明故祥瑞咸格回而昧之者極妖衍回邪也言既邪且闇故妖愆競集也昧或為蔑

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尚毀缺焉有行壞徹之道而全

立者乎故若古者稱堯舜尚書曰若稽古帝堯又云若稽古帝舜威侮者陷桀紂夏桀殷紂也尚況

盡汎掃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己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況況始皇也私私所為也而能

享祐言不能也毛詩曰洒掃庭內毛萇曰洒灑也洒與汎同所買切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漢高祖發跡在於豐沛滅秦道自宛葉

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武關已見陸機高祖功臣頌漢書沛公謝羽曰與將軍戮力攻秦不自意先入關創業蜀漢

發跡三秦漢書曰項羽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又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漢書

嬰追斬羽東城漢王即日韓信因陳三秦易并之計漢王聽信策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蠲除也漢書沛公召秦豪

皇帝位于汜水之陽與父老約法三章餘悉除秦法如儒林刑辟曆紀圖典之用稍增焉曆紀曆數秦餘制度

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其秦政制度及項羽爵號雖知違古而猶襲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襲猶因也是以帝典

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為襲秦項故闕者不補弛者未張也道極數殫聞忽不還言天道既極曆

而辰聲日景連下句

婉而承聲

二注

明不如索

數文彈故聞忽而逮至大新受命大新王莽也上帝還資后土顧懷言上帝迴還而資助后土

滅不能自還也顧眷而懷歸言玄符靈契黃瑞涌出玄符天符也靈契地契也黃瑞謂王莽承黃虞之

天地福祐之也以著黃虞之烈澤淳沕潏川流海濤雲動風偃霧集雨散言眾瑞之多也誕彌八

圻上陳天庭圻猶八埏言下震聲日景言威聲如雷光景若炎光飛響盈塞

天淵之間炎光日景也飛響震聲也塞乎天必有不可辭讓云爾言難於是乃

奉若天命窮寵極崇奉若天道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言天之符合地之

創億兆規萬世創業經乎億兆規奇偉倜儻譎詭天祭地事言眾瑞所以成

事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漢書曰莽造

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登假皇宮鋪衍下土假至也言眾瑞升至非新室其疇離之應

也卓哉煌煌與天子之表也表儀若夫白鳩丹鳥素魚斷蛇方斯蔑

矣吳錄曰孫策使張紘與袁紹書曰殷湯有白鳩之祥然古有此事未詳其本尚書帝驗曰太子

發渡河中流水流為鳥其色赤素魚白魚也已見封禪書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

高祖杖劍斬蛇受命甚易格來甚勤甚易令眾瑞咸至甚勤也昔帝纘皇王

當別本作損益而已損益而已  
正所以斥其之紛紜改作也亡  
字誤損益未即致上目与帝續  
皇王續帝意不合又已為前  
言異術而同止也

存寶諸湖碑文注引逸集作道遠

續帝隨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人論語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又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豈知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委亦積也旁作穆穆明旦不寐勤勤懇懇  
者非秦之為與言新室所以旁作穆穆勤勤懇懇者以秦之所為為非故欲勤修德政也尚書曰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司馬遷書曰勤勤懇懇夫不  
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言不勤勤則不能當先王之意不懇懇則覺德不和也尚書曰篤前人成列毛  
詩曰有覺德行左氏傳注曰愷和也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  
之場言以文雅為囿以禮樂為場肩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肩續也紹繼也懿律嘉量  
金科玉條律六律也嘉量斗斛也金科玉條謂法令也言金玉貴之也神卦靈兆古文畢發書曰卦龜曰兆神靈尊之也古文先  
王之典炳煥照耀靡不宣臻宣徧也臻至也式軫軒旂旗以示之式用也漢書曰莽立大夫卿車服載籍也炳煥照耀靡不宣臻宣徧也臻至也式軫軒旂旗以示之式用也漢書曰莽立大夫卿車服載  
冕各有差軫軒皆車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輪鄭玄曰如今憲車也周禮曰交龍為旂熊虎為旗和鸞趨中肆夏鄭玄周禮注曰和鸞皆金鈴也施黼黻衮冕以昭之言制服有差亦明  
漢書音義曰肆夏詩樂也步則歌之以中節漢書曰莽請考論五經定安禮親九族淑賢以穆之貴賤也尚書曰黼  
之服自衮冕而下漢書曰莽請考論五經定安禮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論五經定安禮親九族淑賢以穆之貴賤也尚書曰黼  
漢書莽詔曰姚嬀陳田王子之同族也尚書曰惇敘九族五姓世世復無有所與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漢書曰莽欽修百祀秦定南郊

王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成  
作

咸秩也

漢書曰於奏定羣神之禮尚書召誥曰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明堂雍臺壯觀也

漢書曰於奏起明堂辟雍

九廟長壽

極孝也

九廟已見西征賦漢書曰王莽廢孝元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父母尊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制成六經洪業也

樂經然經有五而又

北懷單于

廣德也

立樂故云六經也

北懷單于

廣德也

書纂從聖制以誼曜太后若復五爵度三

壤

漢書曰於奏立樂故云六經也

壤

等臣請受爵者爵五等

地四等尚書曰刻爵惟五分土惟三

經井田

漢書曰於奏立樂故云六經也

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

田與九族

周禮曰允夫爲井

免人役

漢書曰於奏立樂故云六經也

方甫刑

漢書曰於奏立樂故云六經也

王作呂刑

孔安

匡馬法

漢書曰於奏立樂故云六經也

恢崇祇庸

樂德懿和

國曰後爲

前刑

乘教戎備也

已見左太冲詠史詩

恢崇祇庸

樂德懿和

之風

周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

廣彼指紳

講習言諫箴誦之塗

指紳已見封禪書漢書賈

山上疏曰古者工誦箴諫

警誦詩士傳言諫過也

振鷺之聲

充庭鴻鸞之黨

漸階

振鷺鴻鸞喻賢也毛詩

客展止亦有斯容

易曰鴻漸于陸

俾前聖之緒

布濩流行而不韞

韞

與獨古字通音讀

郁乎

煥哉

論語曰郁乎文章

天人之事盛矣

鬼神之望允塞

允塞鬼神望

羣公

先正

罔不夷儀

尚書曰羣公既皆聽命又曰

姦宄寇賊罔不振威

尚書曰蠻夷

究

紹少典之苗

著黃虞之裔

史記曰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河圖著命曰握登見

大虹意生黃帝漢書曰子惟黃帝舜帝咸有聖德營求



麟則奉作傳

街即建也

此為鄭玄注王機注引物作  
說年二日曲水詩序注引  
而可作首

一為三篇主於作書之二字句來  
一為三篇主於作書之二字句來  
此也作書二則其可通

是即觀也

其後將祚厥祀於是封姚恂為初曉侯  
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

麟豈不懿哉麟麟光明也麟與麟古字同用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內匝洽侯衛

厲揭要荒濯沐言風化所被近者逾深遠者稍淺故京師沈潛而要荒濯沐也厲揭已見上文而術前典巡四民迄四

嶽言法術前典而巡四民至於四嶽也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正民也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嶽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嶽增

封泰山禪梁甫斯受命者之典業也血常也言封禪之事王者常業也管子曰昔封泰山禪梁甫者七十有二家漢書音

義項岱曰梁甫者泰山山下小山也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受命謂高祖也言高祖受命而不封

禪始皇不受命猶有事乎泰山言俱失也史記曰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雨況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渟海通

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言莽既受命故設壇瀆之神皆設壇場而望來祭也堂堂盛也晏子齊景公曰將去此堂堂國者

而死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言休公羊傳注惡也立天下延頸企踵矣論語

素王受命誠曰莫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猶於前也音鳥宜命賢哲作帝典

一篇舊王為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言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是舊王而三典也謂堯典舜典令萬

世常戴巍巍履栗栗巍巍高大也已見上文臭馨香含甘實言明德比於馨香什實故臭而含之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此作

并序

此文擬漢以制也

○篇中絕未言及封禪而文心三體固記碑誌于蔡伯喈也

下贊語中言所下贊語之中也  
由今觀之而贊之者乃李善先漢  
李善集

其對素問知此者其以手背問  
如其非之收對也

天子雖言臣等知此者其以手背問  
子長至得具事  
載性安書謂李善集注  
是作文在前故制在後  
則則建之傳稱○自是後  
武帝過則則建之傳稱○自是後

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易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則百工伊凝庶績咸喜尚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又曰庶績其凝喜與古熙字通荷天衢提地聲北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上荷天道而下提地理言則而效之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典引蔡邕曰典引者篇名也此者常也法也引者伸也長也尚書疏堯之常法謂之典曲漢紹其緒伸而長之也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亦云注典引

班孟堅蔡邕注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傳毅杜矩展隆郝萌等善曰後漢書曰賈逵字景伯為侍中七略曰尚書郎中北海展隆然七略之作雖在哀平之際展隆壽或至永平之中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易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善曰司馬遷書曰揚名於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

文心引靡作麗之即靡耳今人  
云精敏  
不典謂不主經義  
亡實謂莽不足以當

愚竊頓首乃稱惶恐頓首之比也

爲地浮而  
清者爲天  
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

沈浮交錯。庶類混成。  
肇命民主。五德初起。

地體沈而氣昇天道淳而氣降升降交錯則眾類同矣  
善曰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老子曰  
民主者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  
之德自伏羲已下帝王相代各據其一行始於木終於

此書曰緯當作緯之事也

此書曰緯當作緯之事也

水則復始也同于草昧易曰天造草昧玄混之中混濁踰繩越契寂寥而亾詔者系不

得而綴也以言結繩書契已往其道寂寥亾聲莫能厥有氏號所依為氏也號功之表也

陽帝曰軒轅少昊曰金天顓頊曰高陽帝曰高辛堯曰陶唐舜曰有虞紹天闡網宗紹天地開道人事莫不開元於太昊皇

初之尊上哉豈乎其書猶得而修也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幽光而

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善曰春秋合誠圖則不能承龍之法也龍法龍圖也而炳諸典謨

以冠德卓絕者莫崇乎陶唐善曰春秋合誠圖則不能承龍之法也龍法龍圖也而炳諸典謨

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廼歸功元首將授

漢劉夫有五行之序堯與四臣各據其一行而堯為之正四臣已徧故歸功元首之子孫而授

氏既其後劉累者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成王滅唐宣王殺杜伯杜伯

之子隰叔奔齊其後士會奔秦而復歸其子留秦者為劉氏以是明之漢為堯後善曰尚書曰既

帝之載元首股肱已見上文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暨善曰國語鄭僊曰夫三季王

季王桀紂幽王也易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懸象闡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善曰易曰懸象著明

帝乃震怒弗界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左氏傳曰季桓子命臧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善曰玄聖孔子



度宗用今文尚書顧命  
高允即位皆嘗避讓

此種功不可為式樣自子  
雲集  
至數謂太極牧誓並有茂勛  
之文茂勛皆勳也

曹子建王仲宣誄注引大漢作大漢

詰管不及五帝比漢於堯故曰詰  
推不及

顯助祖宗揚明其迪喆之德戰廟之稱也言作尼之作亦備哉粲爛眞神明之式也雖臯夔衡曰密勿之

輔比茲福矣也密勿已見傳季友求贈劉前軍表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

域言高祖光武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言曰易曰見龍在田或躍于淵拊翼而未舉則

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燭胡縊莽分尚不蒞其誅

誅大之所爲先陳也善曰史記曰始皇崩趙高立子胡亥爲太子襲位爲二世皇帝後陳勝等反趙高乃使閻樂誅二世三世自殺漢書曰王莽地黃四年十月漢兵從宣平城門入城中少年朱

第等恐見虜掠私燒其室門呼曰虜王莽何不出來降  
莽避火之慚臺眾兵上臺商人杜吳殺莽軍人裂莽尸  
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

位度宗度居也宗尊也言二王既除亂諸侯推而尊之然後敬順  
有于德不台淵穆

之讓德不嗣漢書音義韋昭曰古文台爲嗣靡號師矢敦奮撫之容大陳也敦勉也毛詩曰天於攷

野善曰言漢取天下無名號師出陳兵詰警勤也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善

尚書曰誕膺天命  
蓄炎上之烈精  
謂大漢之德也蓄聚也  
蘊孔左之弘陳云爾

善曰孔佐卽孔子也。羊羊乎。言其多也。言者之上義。謂其所不及也。○本事曰。語補

自表相祿宗故曰佐治、才符、宣、不、人、作、言、書、用、刀、已、舉、事、已、誓、金、

取實也言及予而後乃予也後漢  
書華作傳誦亦同

觀二代洪纖之度。纖細也其蹟可探也。竝開迹於一匱同受

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殷侯甸之服勤勞治人或為方伯或為統牧也

論語曰雖覆一簣桓子衿論曰湯武則久居諸侯之位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

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敬湯文王誅之毛詩曰韋顧既伐又曰既伐于崇作邑於

豐書曰西伯既戡豳善曰乘因也言至于參五華夏京遷鎬亭。也言殷周參五而分華

因其命賜以彤弓黃鉞乃始征伐也

夏之地然後乃始京遷於鎬也。論語曰參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解嘲曰四分五割竝為戰

國毛詩曰考卜惟王宅是鎬京毛萇曰武王作邑於鎬京尚書湯誥曰王歸自夏至于毫孔安國

傳曰湯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天邑天子邑也善曰北面臣位也虎螭如

遷於毫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有慙

字同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德不其然與。武周樂也漢廣樂也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舜

猶有慙德恥於征伐也豈不然乎左氏傳臧哀亦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皦。周道曰於

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維義士猶或非之

頌曰猗歟那猗孔子曰始作翕如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善曰周易曰先王作樂崇

也從之純如也猗如也繹如也

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對答也善曰毛詩曰對鳥奕乎千載。鳥奕光曜豈不

此機子雲而過之矣

主師實稱淵源又注引子作子  
沈休文齊故書陸王碑又注引子  
是也

與弘治領殿前當下屬注並  
不誤

克自神明哉

言曰言二代以臣伐君尚能作樂配天豈不能自誕略有常審言行

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

善曰言二代神明其道大略有常但審言

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

言測度漢本至唐乃任舜育禹化契

成稷皆爲之父母模範也甄陶已見上文

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

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孝明曰顯宗二祖重光

天下四宗盛美

相因而起也善曰尚書王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緝熙已見上文

神靈日照光被六

幽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

至于海表鬼區即鬼方也毛詩曰

匪夷匪蹙

也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

言明定天地人之道明登天之功非堯莫能興也尚書曰昭登于上善曰周易

曰易有天道焉有地

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

道焉兼三才而兩之

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

漢不能弘道毛詩曰明明在下毛萇詩傳

曰文王之德明明在天下謂天之下也

其期區轔轔盈縮之異也善曰言漢之道能經緯天

外運渾元內需豪芒

地出入三光也淮南子曰覆天載地絃宇宙而章三光也

行於渾元內則沾潤于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

毫芒言巨細咸彼也

物咸亨其已久矣

行於渾元內則沾潤于

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

聖德也

今是年後漢書作今  
通古歷色實與之事特信以  
目謂其作書耳 楊越散也  
與禮樂志同其意也此不  
宜一此其也

也聖也  
用字是今後漢書作明

宋儀禮由前七家皆制用此  
又不可為或然亦自封神圖賜  
於後數句此也

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其功又為百王之君也榮鏡宇宙西表曰宇往尊止  
與元乃始虔摯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  
機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至於遷正黜色賓監之事漢揚寓內漢承周後當就夏正以  
十月為年首高祖又以十月至朔上因而不改至武帝太初始改為賈誼公孫臣等議以漢土德  
服色尚黃至光武中乃黜黃而尚赤立殷後曰紹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而監二代矣於四者  
宣揚海內制作之事猶未章也禮記曰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  
聖人南面而治天下也改正朔易服色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  
之髮髯雖云優慎無乃蕙與慎而無禮則慮優謂優游也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於是三事岳牧  
之寮僉爾而進曰三事嶽牧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  
奉天經惇睦辨章之化洽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辨與平古字通也巡靖黎蒸  
懷保鰥寡之惠浹懷安也保養也巡靖巡狩而安之也毛詩曰燔瘞縣沈肅祇羣  
神之禮備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爾雅曰觀魏  
尚書曰鳳皇來儀家語子夏曰商周間肉角馴毛宗於外圍  
子夏曰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思睿信立則曰虎升黃輝采鱗於沼雅曰麒麟狼麋肉每家語  
六十而麟為之長思睿信立則曰虎擾縮文皓質於郊思睿信立則曰虎



則黃龍見焉記甘露霄零於豐草德至天則甘露降毛詩三足軒翥於茂樹鳥之  
鳥至孝之應也楚辭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者朝  
夕坰牧太字實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  
鳥玄秬黃蓼之事耳嘉穀惟秬惟秠爾雅曰秬黑黍也韓詩外傳曰貽我嘉蓼許君曰  
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毛詩曰昭事上帝聿懷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  
昆覆以懿鑠左氏傳遠救疆曰辱見寡君寵靈楚國毛詩豈其為身而有顧辭  
也若然受之亦宜勤恁旅力也恁如深切以充厥道啟恭館之金騰恭  
宗廟金騰御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也東序牆也尚書曰顧項河圖雜書在東序流演  
夫圖書亮章天哲也亮信也章明也言河圖洛書至信孔繇先命聖孚也也言  
孔子先定道誠至信也體行德體行正性習堯所逢吉丁辰景命也言逢此吉當  
之大順命以創制順乎天應乎人因定以和神和神答三靈之蕃祉展



唐哉

言誰能竟此道惟唐堯與漢漢與唐堯而已

文選卷四十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文選卷四十九

史論

班孟堅公孫弘傳贊一首

于令升晉武帝革命論一首

于令升晉紀總論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范蔚宗後漢二十八將論一首

范蔚宗宦者傳論一首

范蔚宗逸民傳論一首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沈休文恩幸傳論一首

史述贊

卷四十九



班孟堅漢書述高紀贊一首

班孟堅述成紀贊一首

班孟堅述韓彭英盧吳傳贊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史論

公孫弘傳贊

班孟堅

贊曰公孫弘上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李奇漢書注曰漸進也

翼之材也弘等言皆以大材初困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

漢書曰公孫弘少時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武帝初即位召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

六十徵賢良文學士弘對策拜博士遷丞相又曰上式以田畜為典式以人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

頭上拜為中郎遷御史大夫韋昭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

枚牛見主父而歎息

漢書曰武帝為太子問枚乘名及即位乘已年老適以安車蒲輪徵乘又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武帝時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上

書關下朝奏暮召入見謂曰公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羣士慕響異人竝出下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

賈

古豎豎陽賈豎子也

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漢書曰衛青其父鄭季與陽信長公主家僮衛

後悔昆邪王殺之將其眾降日磾以父不降沒入官輸黃門養馬肥好上拜為馬監斯亦曩

時版築飯牛之明已

同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孟子曰傅說

而疾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

漢書曰倪寬治尚

尚書一篇擢

篤行則石建石慶

漢書曰石奮長子建次子慶皆以剛行孝謹官至二千石

已見西征賦漢書曰上式言

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漢書曰韓安國所推舉皆廉士賢

郡國不便鹽鐵船有算可能

天下名士鄭當

定令則趙禹張湯漢書曰張湯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

文章則

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

楚辭曰突梯滑稽如脂如韋王逸曰轉免隨俗

以故得

應對則嚴助朱買臣

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與朱買臣並在左右

曆數則唐都洛下閎

漢書曰唐都洛下閎字長公巴郡閬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亭武帝時友人同縣譙降薦閎待詔太史更作太初曆拜侍中辭不受風俗通曰姓

有落下闳協律則李延年漢書曰李延年中山人坐法連籌則桑弘羊漢書曰桑弘羊以心

計為奉使則張騫蘇武張騫蘇武已見西征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衛青霍去病已見長楊賦受遺

則霍光金日磾漢書曰武帝病篤霍光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立少子君其餘不

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

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六藝六經也漢書武帝詔曰察吏民茂才異等而蕭望之梁

丘賀夏侯勝章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漢書曰蕭望之修齊詩事同縣后倉又曰梁丘賀字

長公從京房受易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為郎至少府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至長信少

府父曰韋賢修詩傳子玄成至丞相又曰嚴彭祖字次公與顏安樂俱事晁孟公羊春秋有顏嚴

之學為太子太傅又曰穀梁學有尹更始為諫議大夫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

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儒宣帝即位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又曰杜延年字幼公為太僕給事中宣帝任信之即奉駕入給事

中趙充國于定國已見西征賦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

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漢書曰黃霸字次公為楊州刺史宣帝以為潁川太守又曰王成龔字次公為楊州刺史宣帝以為潁川太守又曰王

以為渤海太守人皆富實獄訟止息又曰鄭弘字季卿為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又曰召信

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又曰韓延壽字長公為東郡太守吏民敬畏趨嚮

之國猶人滅為天下最又曰尹翁歸字子元拜東海太守東海人治又曰嚴延年字次卿為涿郡太守道不拾遺趙張已見西征賦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于令升

何法盛晉書曰于寶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卒撰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二年詳論切中咸稱之善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

高誘曰代更也謝次也

文質異時興建不同

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

苟有代謝非人事也

淮南子曰一

故

古之有天下者

積皇業陸以前為而不有

應而不求

執大象也

莊子

鴻黃世及以一民也

想承

順大名也

事曰順名以名而言安得不僭稱以為禪代

禪位表曰夫唐虞內禪無兵戈之事故曰文德漢晉外禪有窮伐之

堯舜內禪體文德也

漢魏外禪

光武也仲

應天人也

湯武革命

應天人也

周易曰湯武革命

高光爭伐定功業也

光武也仲

各因其運而

長子昌言曰高光

一祖之神武遇際會而不能得管子曰禹平治天下及桀而

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

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

各因其運而

高光爭伐定功業也

光武也仲



即晉祚安得久長之意

○過本一篇學乳無數此其一也

家藏過難過多未能錄錄是此之病特大體駿健耳

陳晉書作頌

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周易曰：隨元亨。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  
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尚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孔安國曰：將帥政故至文祖廟告也。魏志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禪位于晉嗣王左氏傳。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 晉紀總論

#### 于令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范曄後漢書曰：陶謙奏記於朱雋曰：將軍既文且武。  
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命高祖為文學掾，每與謀策。  
遂服輿軫，驅馳三世。寶晉紀曰：魏文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性深阻，有如城府。  
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數不任說，尚書禹。  
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何書穆王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明主勞神，忠臣畢力。爾乃取  
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魏志曰：鄧艾字士林，義陽人也。典農綱紀上計。  
故能西

禽孟達東舉公孫淵晉紀曰新城太守孟達反高祖親征之屠其城斬達魏志曰

王三年遣司馬宣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內夷曹爽外襲王陵晉紀曰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政爽橫

歸策有司奏黃門張當辭道爽反狀遂夷三族又曰高祖東襲太尉王陵于壽春初陵以魏主非

明帝親生且不明也謀更立楚王彪陵聞軍至而縛請降高祖解縛反服見之送之京都飲藥而

死神略獨斷征伐四克也法言曰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

己春秋孔穎達圖曰天子執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

漢書曰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晉紀曰世

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又曰太祖文皇帝母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

弟也世宗崩進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

大象始構矣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晉紀曰中書令李

大將軍世宗聞之乃遣王羨迎豐至世宗責之豐知禍及遂放惡言勇士築殺之玄夷三族又曰

揚州刺史文欽自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狀世宗世宗自帥中軍討之欽敗得入吳

又曰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貳于我太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

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書王曰公劉克篤前烈然後推嚴鍾鄧長驅

庸蜀晉紀曰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祖部分諸軍指授方略使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

曰闢以內寡人制之聞以外將軍制之戰國策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志賀邵曰劉氏

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尚書曰及庸蜀人山之固張瑩漢南記曰蜀有陽平江關白水北為三關千寶晉紀曰鄧艾進軍城北蜀主

劉禪面縛輿觀詣墨門范曄後漢書關忠說車騎將軍皇甫嵩曰旬月之間神兵電掃天符

人事於是信矣天時人事已可知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晉紀曰天子命太祖為晉公九錫之禮又

世祖遂享皇極世祖武帝也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末均曰建立也皇極大中也正位居體重言慎法周易曰

位居體也法言曰重言重行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

而不弛寬而能斷訓語曰君子和而不同韋昭國語注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

矣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周易曰說以先民民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

苦毛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從善為眾

千寶晉紀曰征南大將軍羊祜來朝上疏云以國家之盛強臨吳之危弊車不踰境冠

可必也上納之而未嘗左氏傳襄武子曰善利從眾夫善眾之主也從之不亦可乎故至於

咸寧之末遂非羣議而杖王杜之決千寶晉紀曰咸寧五年龍驤將軍王濬上

之賈充荀勗等畢諫以為不可張華固勸之杜預亦上疏曰吳王荒淫且觀時運宜征伐上將許

疏上先納羊祜之謀重以濟世之決乃發諸諸方大舉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左氏傳晉

饑秦輸之

粟命之曰汎舟之役劉淵林蜀都賦注曰三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民謂之峽左役不二

氏傳曰晉郗克與齊侯戰于鞍齊侯不侯介馬而馳之漢書曰有桂陽郡高帝置之

時江湘來同手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濟龍驤將軍王濟帥巴蜀之卒

毛詩曰淮夷夷來同也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

八荒漢書曰貢捐之曰堯舜之盛也地方不過數千里論語比太康之中天下書同

文車同軌禮記曰正朔所加莫不歸義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開東

漢記曰建武十七年商賈車賈車露宿牛馬放牧道無拾遺淮南子曰昔成之時置餘糧於

畝首蔡邕胡廣碑曰餘糧棲手賦畝毛詩曰召伯所茇毛萇曰發草舍也禮記曰外戶不閉謂之

大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禮記曰孔子曰昔者大道之行也故

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謔莊子曰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雖太平未洽

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代之一時矣東觀漢記詔曰吏安其職民

歸往人人樂生論語曰百世可知言德遠也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漢書崔禹曰將楊駿被誅母后廢

黜手寶晉紀曰永平元年詔太傅楊駿遷太后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

公楚王之變手寶晉紀曰太子太傅孟觀知中宮因諸二公欲行廢立之事楚王瑋殺

太平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囚楚必專權使重臣言於后遣謁



者李雲官詔免瑋付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闕伯實沈之卻歲構毛詩曰懷德惟

氏傳子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關伯季曰實沈居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

辱之禍曰有尹民具瞻毛詩曰赫赫師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謫

是聞左氏傳上僂曰民朝為伊周夕為桀跖莊子曰施不及三王天下大善惡陷

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千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

蟲之赴火范曄後漢書曰李實勸劉嘉且觀成敗光武聞告鄧禹曰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

德者天下之士歸之若蟬之赴明火也內外混淆庶官失才鄭玄毛詩箋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名實

反錯天綱解紐管子曰循名而案實案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

方人結草以元杜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揚千寶晉惠紀曰蜀賊李流攻益州獲武勇以西

都民丘沈為主石冰應之劉淵王彌境之於青冀實音紀曰劉淵遷離石遂謀亂

冰略揚州揚州刺史鮑叔明

同回躋而顛什

王又曰上賴以東漢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  
東漢一郡復攻青州所平實晉懷紀曰賊劉曜入京師百官莫不哭天子蒙塵於平陽  
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  
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漢書王嘉上疏  
曰上下相望莫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王氏傳曰渾罕  
有苟且之意涼其弊猶貪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誰  
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晉書武紀曰太康八蓋皆弓馬  
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  
寇烏合之眾非吳蜀之敵也晉書曰烏合之眾初脫耒爲兵裂裳爲旗非  
戰國之器也賈誼過秦論曰斬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  
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孔安國尚書傳曰擾亂也淮南子曰兵略者乘  
所以言兵者也漢書梅福上書曰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  
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千寶晉紀曰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吳王晏光  
祿大夫竟陵王其餘官僚僇尸塗地百不遺一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

新造靈龍始有應年斯言

孫盛晉陽秋曰劉曜入于京都六宮幽廢征西將  
將軍南陽王模出降以模妃劉氏賜胡張平為妻  
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  
失之漢名臣奏陳風對問曰民如六畜在牧養者耳  
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六畜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  
曰利害相感猶循環之無端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  
周禮曰以防止水鄭玄曰似蓄畜器大者不可以小  
流水之陂尚事曰若火之燎於原器大者不可以小  
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  
競操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  
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禮記曰聖王之制祭祀也其  
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  
謂浚己以生也左氏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毋盜使人謂  
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杜預曰浚取也是以感而應  
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毛詩曰鴉彼晨風鬱彼  
北林孫卿子曰川淵深  
而魚龍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國家者士人之居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  
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李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毛詩序曰君臣上  
下動無禮文左氏傳叔向詰子產書曰嚴斷刑  
其淫謹好惡以示之辨禍福以喻之李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謝承  
後漢書曰宋馬官國威靈將示禍福求明  
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眾知向方左氏傳叔向曰猶求聖哲之主明察之  
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禮記曰樂行而

和氣則舒胸懷當由不氣之實  
病氣之實之今以無勇也

故微子而引詩本多珠累  
氣而不健意在以周及形等

人向皆樂其生而哀其死。謂人所謂人悅其教而安其俗。孟子曰萬乘之國  
解倒懸也老子曰君子勤禮小人盡力。趙岐孟子章指曰治身勤禮君子所能家語曰廉  
安其居樂其俗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胷懷。廉恥已見上注禮記曰情故其民有見危以  
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謂諸子張曰士見危授命又子又況可奮臂大呼聚  
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陳勝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  
拔。父子曰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  
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王氏傳  
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主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  
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王氏傳曰夫公季子禮來  
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為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  
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毛詩序曰后稷生於姜嫄故其詩曰思文后稷  
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毛詩周頌文也鄭玄曰周公思先祖之有文



粒天下無不於汝得又曰實穎實栗節有節胎家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穎垂穎其中者言反其性

種黍稷堯改封於邵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邵之幽身服厥勞故其詩就其家室無變更也

曰乃裹糒糧于橐託于囊毛詩大雅文毛萇曰小曰橐大曰囊鄭玄曰為狄人所迫逐不忍關其民裹糧食囊之中棄其餘而去陟則

在囅復降在原以處其民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囅小山別於大山者也鄭玄曰由原而升囅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民居也以至

于太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莊子曰大王亶父居豳狄人攻之太

王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免居矣因杖策而去故其詩曰來朝走馬帥西水滸至于

岐下毛詩大雅文鄭玄曰來朝走馬言其避惡早且疾也循西水滸漆沮側也謂賣父避狄循漆沮之水而至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

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毛萇詩傳曰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養人者害人一三子何患無君去之

驗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幽人曰仁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新序曰大王亶父止於岐下百姓扶老攜幼隨而歸之一年成邑一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

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勸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慰安也人心

定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以至于王季能貽其德音毛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貽

其德音毛詩曰心能制義曰度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詩毛  
猶靜也鄭玄曰德政應和曰猶大雅文也左傳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至于文王備修舊德而惟新  
威曰君毛詩曰光大也鄭玄曰載始也始使之顯著也其命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鄭玄曰太王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毛詩大雅文也鄭玄曰小心翼翼恭順之貌也昭明由此觀之  
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  
其福祿者也毛詩行而其妃后躬行四教禮記曰古婦人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  
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毛詩葛覃序也詩  
曰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也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毛詩大雅  
曰刑法也鄭玄曰御治也文王以禮法以具妻至于宗族又能為正治於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絜白之志中林之士  
有純一之德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鄭玄曰女雖出游漢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  
言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  
樂毛詩六月序也鄭玄曰內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  
樂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

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謂至德已矣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會於

武王郊祀下者八百諸侯史記曰武王至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天命未至也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

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眾操曰崇侯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

不利於君尚書武王曰獨夫受洪惟作威孔安國尚書傳曰湯順天應人逆取順守左氏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猶著大武之容曰

未盡善也。盡美矣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

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毛詩七月序也故自后稷之始

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

安之。國語曰靈王二十年穀洛鬪王欲遷之太子晉諫曰后稷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韋昭曰基始也靜安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凡十

五王世脩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窾鞠陶公劉慶節皇僕光故其積

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元茂九錫文

肅家語注曰經緯猶織以成之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文質已及其

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

此數語所寄王國漢矣

此子文勢為大盡其論無

非尚生而著所恥非恥然所

檢書

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記孔子曰昔者魯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左氏傳司馬侯曰或乃多難。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毫。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左氏傳司馬侯曰或乃多難。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毫。子明辟。魏志曰高貴鄉公。字子修。齊王廢。即自出討。文王擊戰。及及子明辟。出雲龍門。與充白外人。帝師。弟濟以才進。帝崩于簡。尚書曰。惟子冲人弗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京幅賦曰。又加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尚書曰。昔者文武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下其尚無為貴。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儉。王隱晉書曰。史唯以莊老虛談。或謂劉琨曰。太康以來。天下其尚無為貴。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儉。王隱晉書曰。表曰。元康以來。以儒術清儉為羣俗。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應詹表曰。以容放為夷遠。王隱晉書曰。貴遊子弟。多祖述於阮籍。同禽獸為通。又傳玄上疏曰。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也。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鄭玄毛詩箋曰。祿仕者苟得祿。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應詹表曰。而已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



元康以來望白署空顯以台衡

以如民俗繼之可奇可也

元康以來望白署空顯以台衡。是以曰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  
 名。中實。實紀。言君上之。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  
 晉紀曰。劉頌在朝。忠正才經政事。武帝重之。訪以治道。悉心陳奏。多所施行。又曰。尚書郭啟出赴。  
 妹葬。疾病不辭。左丞傅咸糾之。尚書弗過。王隱。晉書。傳。玄曰。論經禮者。謂之俗生。說法理者。名爲。  
 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曰。昃不暇食。  
 仲山甫。夙夜匪懈者。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蓋其嗤點以。  
 爲灰塵。而相詬。候火病矣。無相詬病也。說文曰。詬。恥也。由是毀譽亂於善惡。  
 之實情。隱奔於貨慾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書呂。強上。  
 疏曰。苟寵所愛。私擢所幸。不復爲官擇人。反爲人擇官也。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毛詩曰。秉國之。  
 鐵論曰。車丞相當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恆八九。所總號令。故發。  
 軸處中。居震不言。密之事。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率多因資次而進之。悠。  
 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北安國。論語注曰。悠悠。周流之貌。風塵。以喻。列官千百。無。  
 賢之舉。孫卿子曰。天子千官。諸侯百官。史。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禮讓未興。賢者。

休其絲織而也婆娑今古  
同然乎斯可異矣

毋即櫻也

既分久當別論

壅少府劉真著崇祿議序盛  
晉陽秋曰劉真字子真平原人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上隱晉書曰劉真字子雅轉吏部尚書為九班之制裴頠有所  
駁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孫盛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傅咸劾直正厲其婦女莊櫛  
織絳金皆取成於婢僕臧否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未嘗知女工絲枲  
里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臧否曰女子十年不出執麻枲治絲繭織紉紃紃周易曰  
先時而昏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佚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  
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兩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禮記曰婦將有事大  
小必請於舅姑又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  
媵之以姓娣禮記曰婚禮者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尚書說命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  
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間四教於古修貞順於  
今以輔佐君子者哉西教已見上文列女傳宋鮑女宗曰貞順婦人之禮法刑政  
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繫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呂氏春秋曰  
失其壘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  
左氏傳齊仲孫謂齊侯曰臣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

曰阮籍宏逸曠達。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千寶晉紀曰賈充嘗取居喪不帥常檢

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後。考平吳之功。知將帥之不讓。

世俗言純乃祖。為伍伯。又曰。充之先。為市魁。故以戲荅。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

節度。濬上書。自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

之有覺。千寶晉紀御史大夫郭欽上書曰。戎狄彊獵。歷古為患。今西北郡皆與戎居。若百年之

郡置馮翊。平陽帝弗聽。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千寶晉紀傳玄上書曰。晉魏氏虛

復清議。而匹秦之病。復發於今。又上顧謂劉毅曰。朕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猶

冠己為治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實官錢入於官。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殆不若也。

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章。千寶晉紀司隸校尉傅咸上書曰。臣以

南陽人。作錢神論。左氏傳曰。取郕大鼎。于宋。臧哀伯諫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

主治之。賈誼過秦篇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語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何晏

者文王始受命制度也。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左氏傳曰。初平王之

見彼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凶矣。又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

曰。季札來聘。請觀樂。使工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

必為之痛哭。左氏傳曰。范燮反自鄢陵之役。使其祝宗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

愛我者。唯祝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可為痛哭者。

也。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漢帝已見西征賦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十寶晉紀曰賈后賜死初武帝為太子取后在宮不恭遜而甚妒忌懷帝承亂之後有孕者輒殺之或以手戟擲之子隨刀墜又曰韓壽妻賈午始助亂得位。羈於疆臣。東海王越總兵輔政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十寶晉紀曰洛京傾覆秦王業避難南遷許穎豫州刺史開闢天下無主有輔立之計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康五年八月嘉禾生于南昌九月懷帝生毛詩曰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毛詩曰惟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史記太史公曰遊與遊能者用事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賈后無子如書慈甚廢太子為庶人送太子于許昌宮之別坊矯詔使小黃門孫資害太子趙王倫既殺賈后帝詔諡通為愍懷皇太子又曰武帝男允字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孫秀既害石崇等以懼允允遂進圍府相國趙王倫閉門允兵四勝陷破無前倫息度偽云有詔助淮南王王下車受詔遂害允又曰顧字章度封成都王拜越屯騎校尉趙王倫篡位顧謀舉義兵迎天子倫死後廢太子尊立顧為皇太弟張方廢顧歸舊遣田微殺之於鄴又曰又字士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冏相攻冏敗縛而上前又叱左右斬之河間王顒欲廢太子立成都王欲先誅又出征連戰敗走遂誅之而



歸於海難之烈未喻  
文正於此  
降者冷然

此論在紀前下官者建氏傳  
論字多思傳論並同或謂  
當作序亦泥

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十寶晉惠紀曰詔豫章王熾為皇太弟皇帝崩太弟即位崩諡曰懷皇帝尚書曰天位艱哉劉向之讖云滅匹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案愍帝蓋秦王之子也得位于長安長安固秦地也。十寶晉懷紀曰關中建秦王業為皇太子本吳孝王之子出為秦獻王後皇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十寶晉紀愍帝詔琅邪王廙曰今以王為侍中左丞相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督陝右諸軍事故改鄴為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皇極已見上文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毛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涓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晉中興曰中宗元皇帝諱廢字景文嗣為琅邪王愍帝崩于平陽陝皇帝位國語史伯曰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涓耀敦大光照四方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韋昭曰涓大也耀也明也

###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蔚宗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  
殞官分務各有典司禮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鄭玄曰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不者次妃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立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三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三而九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九妃又三九二十七為八十一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禮之事女御書敘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也女史彤管記功書過罰  
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之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列傳曰齊孝宣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孝公遊於琅邪華姬從後車奔姬隨車辟孝公使駟馬載姬以歸姬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軒下堂必從傳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珮今立車無輜軒非敢受命也曹大家曰玉環珮珮玉有環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魏文帝典論曰欲納二女充備六宮佐宣陰教聿修古義又禮記有內則篇

閨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毛詩序曰王姬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又曰后妃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

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誓

列女傳曰曲沃貢謂其子如耳曰周之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

虞貞節曰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列女傳曰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之后也宣王

嘗夜臥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

使君王失禮而晏朝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

史記曰平王東徙微諸侯以強

并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

左氏傳曰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

姬生孝公葛贏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

平有寵於衛恭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也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桓

公卒易牙入與貂因寵以殺羣更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

晉獻升戎女爲元妃

左氏傳曰初晉侯欲以驪姬爲夫人上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立之生

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宣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

泣曰賊由太子太奔新城自縊而死

終於五子作亂家嗣遺屯

五子齊武孟等

爰逮戰國風憲

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

毛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鄭玄曰今衣黑而黃裳諭亂嫡妾之禮也

以至破國匹身

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

備七國爵列八品

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六國故內職皆備置而爵列八品焉漢

長使少使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

北安國尚書傳曰

高祖惟薄不脩

之號焉

孝文社席無辨

漢書曰高祖時戚姬愛幸常從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大戴禮曰古者大

帝母也上幸上林皇后與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桓子新論曰然而選納尚儉飾玩

文帝前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鄭玄周禮注曰社席單席

華少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

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因秦之稱

號至武帝制婕妤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

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

光武中興斷雕為朴

漢書班固曰漢興破

觚為圓斷雕為朴

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

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

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算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

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

風俗通曰采女按采者擇也以歲八月雒陽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相

王閭視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長壯妖素有法相者載入後宮

教顯脩登建嬪后必先令德

禮記曰外言不入於

內無出閭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

矯其弊矣

閭內言不出於閭

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

如淳漢書注

曰甲令者前



清和之豫慶也  
後漢書作瑞

帝第一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毛詩曰：貽厥孫謀。雖御已有度，而防

閑未篤。毛詩序曰：魯桓公不能防閑文姜。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毛詩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炆，顯宗第五子也。炆丁達切。

恩隆好合，遂忘滯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艱，委成家宰，簡求

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重器神也。唯秦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

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史記曰：秦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為昭襄王。襄王母楚人，姓芊氏，號宣太后。又曰：穰侯之富，富於王

家。魏人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擅權於諸侯。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

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范曄後漢書曰：孝安皇帝諱祐，父清河孝王慶，殤帝崩，鄧太后與兄顯立。濟北惠

王于北鄉侯懿，又曰：桓帝諱志，父蠡吾侯質，帝崩，梁太后與兄蠡立。又曰：靈帝諱宏，父長解，漢

亭侯桓帝崩，竇太后與父武立之。又曰：章德皇后立，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和帝崩，皇后立，殤帝太

后臨朝，安思皇后立，少帝太后臨朝，順烈皇后立，沖帝太后臨朝，桓思皇后立，靈帝太后

臨朝，曹節等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比景，又曰：靈思何皇后帝崩，皇子辨即位，太后臨朝，董

卓遷於永安宮。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

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纓縲紲於囹圄，

岸之下。范曄後漢書謝弼上封事曰：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湮滅

見天下論。諸子曰：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毛詩曰：宜狴宜獄。

親屬也下無所見者同

連踵傾軛繼路

連命論曰前鑒不遠覆車繼軌主隱書曰劉府商貨繼路

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

嵇康與山巨源

書曰禽鹿長而見羈則赴蹈湯火袁宏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見焦爛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

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史記作陵遲漢書哀帝曰尚書曰考終命言大運一終也詩書所歎略同一揆

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毛

有言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故考列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

居正號者竝列于篇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

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

云爾

私恩謂相順外立即位以私恩尊其母后似此者則隨他事附出不同此篇

文選卷四十九

終

金陵書局印  
汲古閣本

此題昭明所代為製也今在馬武傳後

文選卷五十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一首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中興謂漢有

光武復興為中興也。天有二十八宿。將以輔君治化者也。然威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

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李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

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謝承後漢書序曰。中興蠡茅。嘉然原

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

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

矣。左氏傳。寺人披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公。有鮑叔牙

陽朋以為輔佐。又曰。晉蒐于被廬。命趙衰為卿。讓於先軫。杜預曰。先軫等下軍之佐。原軫也。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室。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屠狗。輕

猾之徒。漢書曰。灌嬰。睢陽販繒者也。高祖為沛公。以中涓從後。剖符食糧。陰至。丞或崇以



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毛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萸曰阿衡伊尹也故

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

乎李陵書曰昔蕭樊因執韓彭蒯醢自茲以降訖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

紳道塞實能蔽壅奇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縉赤色紳大帶也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

關之怨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漢書曰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王仲翁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

者亦何可勝言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淮南子曰今至人故光武鑒

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蠹秦之敗雖寇鄧之高勳耿

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范曄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封雍奴侯邑

萬戶為執金吾鄧禹字仲華為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字伯昭封好時侯食二縣以列侯奉朝請賈復字君文封膠東侯食六縣以列侯加位特進蔡邕獨斷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

異齊賜位特進位任三公下孟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

齊之以刑者乎論語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

則虧喪恩舊境情則違廢禁典范曄後漢書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

則違憲私以親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

則其弊未遠言選德舉功參差難用則怨望必多故云難塞不得不校其勝否即

以事相權言尊功而不尊德此功權於德任德而不任功此德權於功漢書曰量資弊

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漢書曰翟方進為相峻建武之世

武年號建武光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

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范曄後漢書曰顯上疏昔留侯

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郭伋亦譏南陽多暴鄭興又戒功臣專

任漢書曰上望見諸將往往數人問語上曰此何語張良曰此謀反耳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

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伋因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

之文曰鄭興字少穎河南人徵為太中大夫上疏曰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

其然乎班固漢書引曰崇恩德以撫海內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明帝乃

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范曄後

王帝字頌，潁川人。封山桑侯，拜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帝又曰：李通字次光，南陽人，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封安豐侯，為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為密令。世祖即位，以茂為太傅。合三十二人，故依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次云爾。

宦者傳論宦者養也，養閹人使其看宮人，此是小臣後漢用之尊重，故集為傳論。

范蔚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

仲長子昌言曰：天文宦者四星在帝座傍，而周禮有

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

周禮曰：閹人掌守王宮中之門禁，鄭玄曰：中門於外，內為

中寺侍

人掌女宮之戒。

周禮曰：寺人掌王之戒，內人及女宮之戒令。

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

周禮曰：寺人王

之正內五人，鄭玄曰：正內，路寢也。

月令仲冬，閹尹審門閭，謹房室。

禮記文也，鄭玄曰：閹尹，主領閭，豎之官也。於周則為內宰，掌治

王之內政，宮令，誠出入及

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

毛詩小雅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

是詩也，毛萇曰：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

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

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

老子曰：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王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全長也。漢書曰：元帝以石顯久典事，中人無

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應劭漢官儀曰：掖庭後宮所處，中宮謂諸中人。

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

貂管蘇有功於楚晉

本氏傳曰呂刻畏備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見之以難

弗食故使處原杜預曰勃鞞拔也史記以勃提為履貂上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  
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順吾所欲行吾  
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史記曰商鞅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  
然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賢令人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宦  
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蘭相如可使及其弊也則賢刁亂齊伊戾禍宋恒公卒易牙  
賢令人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宦  
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曰寺人內寵官監刁也史記曰豎  
貂為賢刁並音凋左氏傳曰楚各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亭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為坎  
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平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問其罪乃烹伊戾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  
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問其罪乃烹伊戾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

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

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

侍或用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  
宦者假貂璫之節任常伯之職

受宣詔命

漢書高后紀曰太后臨朝稱制蔡邕曰天子命令之別二曰制書然制非皇后所  
行故曰稱也漢書劉澤傳曰生求事呂氏所幸大謁者張釋卿如這曰奄人也呂  
后紀云張釋劉澤傳又曰張卿然則張釋字子卿今漢書或為  
釋卿誤也仲長子昌言曰宦豎傳近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閒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

子頗見親侍

漢書曰孝武時宦者  
則趙談北宮伯子

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

漢書曰孝武時  
宦者李延年

帝數

漢書曰蕭望之以武帝  
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

宴後庭或潛游離館

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

故請奏機事

多以宦人主之



國舊制仲長子昌言曰至於武皇帝游燕後庭置中書之官領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  
受軍事漢官解故曰機事所總號令攸發胡廣曰機密之事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  
勤心納忠有所補益漢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黃門令史游作其後弘恭石顯以  
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  
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  
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用  
如清漢書注曰調選也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卽祚  
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  
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  
除大慙徒對反史記曰景帝居禁中如清漢書注曰省中本爲禁中禁豔遂享分土之  
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范曄後漢書曰鄭眾字季產南陽人初  
秋封卿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范曄後漢書曰安帝年號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數稍增  
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  
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和熹鄧后已見皇后紀論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

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閒不得不用刑人寄之國命范曄後漢書朱穆曰

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范曄後漢書朱穆曰今權官頃擅朝室

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所以崇尊顯之高業守和平之隆祚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闈房闈之任也范曄後漢書曰

丞又曰永巷官皆取其領事之號或曰永巷則曰永巷僕射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范曄後漢書曰

後漢書曰孫程字雅卿涿郡人安帝時為中黃門時江京等廢皇太子為齊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十月北鄉侯疾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與渠曰上以嫡統遂至廢黜若北鄉不起其

斬江京事乃可成渠然之北鄉薨程與十八人謀於西鍾下皆截衣為誓斬江京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封程浮陽侯又曰順帝諱保安帝之子又曰曹騰選中常侍桓帝立騰以定策封費亭侯大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

梁冀將軍兄弟專國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賊也當誅日久五人遂定其議帝嚙超臂出血為助於是詔收冀悉誅之超封新豐侯瑱武原侯瑗東武侯瑁上蔡侯衡汝陽侯五人同日封故俗謂之五侯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屏氣言恐懼也論語曰屏氣似不息

者范曄後漢書曰陽球既誅王甫權門聞之莫不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

興於當今伊尹霍光張良陳平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

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

綱紀大

長及別本

則種長句宜有官製過秦  
宜有以復

古今邪惡之所成實無非同  
免相濟耳

文選卷五十一

亂矣。陳琳曰所愛光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枚乘免國賦曰高冠扁鵲

長劍開焉。法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向書緯曰天子

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漢書儀曰郡國銅虎符三府署第館基列於都鄙子弟

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切。珍藏毛詩曰元龜

金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王使主人理其璞而得寶。嬀媛侍兒歌

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左氏傳子西曰今聞夫差有妃嬀嬀御焉杜預曰妃嬀嬀者

渾也。仲長子昌言曰為音樂則歌兒舞女子曹而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方朔曰

迭起左氏傳晏子謂齊侯曰高臺深池撞鐘舞女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

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薰子以自銜達。漢書

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

緣閒。摛亂區真雖忠貞懷憤時或奮發而

言出禍從旋見擊戮則擊戮汝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東觀漢記曰靈

密故長樂少府李膺各為鉤黨漢書曰下木州考治時上年十三帝時故太僕杜

問諸常侍曰何鉤黨諸常侍對曰鉤黨人即黨人也即可其奏凡稱善士莫不罹被

災毒桓子新論曰居家循理鄉里和順實武何進位崇威近乘九服之蹏怨

協羣英之勢力周書曰乃所九國之服謝承後漢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

斯亦運之極乎范曄後漢書曰實武字游平扶風人也女立為皇后武為大將軍謀誅中

大將軍靈帝崩袁紹說進合誅中官謀誅張讓趙忠等雖袁紹襲行其夷無餘漢書曰

因進人官其殺進應劭風俗通曰秦因愚弱之極運袁紹勒兵斬趙思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張讓投河而死向書曰今子恭行天之罰左氏傳

君子曰周任有言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蠹索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然以

暴易亂亦何云及史記伯夷歌曰登彼西山兮求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

曹騰梁冀已見上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魏武曹操也龜鼎國之守器以喻帝位也向書

文昏弱謂桓帝也日梁有昏德謂遷於商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左氏傳曰晉荀

商紂暴虐謂遷於周於邲楚子見左廣將從之乘屈於邲楚子見左廣將從之乘屈

蕩戶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逸民傳論何晏論語注曰逸



又曰不事王

高論語子曰唯天  
為大唯堯則之

誦語曰子謂武盡  
美矣未盡善也史

流彌繁奪賦曰體制風  
流莫不相襲

或隱居以求其志

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

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

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

莊子曰：雖然，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畝畝之中，而遊於堯舜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數澤處閒曠，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閒暇者之所好也，豈必

故蒙

蹈海之節千乘莫

移其情又曰魯連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簡之魯連逃隱於海上迺使竊易去就則

不能相為矣從避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曰天下有道不與易也漢書賈誼上書曰

胡越之人雖死不相為者教習然也彼雖經經有類沽名者謂語曰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

相為者教習然也彼雖經經有類沽名者謂語曰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

已知也已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我待價者也然而蟬蛻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於天

之外淮南子曰蟬蛻而後生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地與一世而後游及偽之生

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地與一世而後游及偽之生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荀卿

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荀卿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繡藉夜義憤甚矣

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繡藉夜義憤甚矣東觀漢記曰桓榮溫恭自繡籍明經義文類曰謂繡籍有餘也

東觀漢記曰桓榮溫恭自繡籍明經義文類曰謂繡籍有餘也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

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范曄後漢書曰胡剛清尚有志節值王莽居攝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匹帝父趾隱於屠肆

數范曄後漢書曰胡剛清尚有志節值王莽居攝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匹帝父趾隱於屠肆揚雄曰鴻飛冥冥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漢書曰鴻飛冥冥

揚雄曰鴻飛冥冥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漢書曰鴻飛冥冥去焉日纂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七人執猶微何所施乃

去焉日纂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七人執猶微何所施乃而取焉而取焉偷賢者深居亦不羅暴亂之害今纂或為纂誤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

而取焉而取焉偷賢者深居亦不羅暴亂之害今纂或為纂誤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及席而坐班固漢書公孫弘贊曰士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

及席而坐班固漢書公孫弘贊曰士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義

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義

相望於巖中矣。

言招士或旌以帛也漢書曰武帝以枚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

若薛方達

步萌聘

而不肯至。

漢書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彊致也

世祖即位徵方於道病卒范曄後漢書曰達字子康北海人也王莽殺其子宇萌將家屬人海客於遼東光武即位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曰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而所任安能濟時乎即

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

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

范曄後漢書曰嚴光一名遵會稽人與光武同遊學

及光武即位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政邪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相迫乎又曰周黨字伯況太原人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于澠池後復徵不得已乃

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巾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又曰王霸字仲儒太原人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

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病歸隱居守志羣方咸遂志士懷仁

注曰一方得而羣方失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所不為所謂舉逸人則天下歸心者

乎。

論語子曰舉逸人則天下歸心焉

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

范曄後漢書曰肅宗皇帝諱顯宗第五子又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以疾乞骸骨又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隱身漁釣終

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

東廣微補臣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俗

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

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錄其

人後漢書作之

詩曰易曰子佩之玉深  
明一物也宜取首覽

詩曰易曰子佩之玉深  
明一物也宜取首覽

絕塵不及同夫作者列之此篇莊子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奔逸絕塵而塵乎若後耳司馬彪曰

宋書謝靈運傳論沈休文修宋書百卷見靈運是文士遂

沈休文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漢書曰夫

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育生之最靈者也應劭曰百類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又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剛柔不同史記曰況懷五常含好惡鄭玄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以取法禮記曰何謂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

永歌之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毛詩序曰詩

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又曰是謂四始詩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幽厲之時多有諷刺在下祖習屈平

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孫卿子曰君子養源清則流清陸機大暑賦曰播芳塵之馥馥



此賦言石上如云廣相因

此賦言石上如云廣相因  
此賦言石上如云廣相因

此賦言石上如云廣相因

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仲長子自言曰英辭雨下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

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

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接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子雲長卿亮不可及

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年十三能通百家言善屬文

揚揚子雲班班孟堅異軌同奔遞相師祖祖述堯舜

音累氣固亦多矣賈逵國語注曰燕若夫平子豔發文以情變絕唱高

蹤久無嗣響衡字也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續晉陽

至建安而詩章大盛而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其命定命建安獻帝年號魏志曰明

帝青龍四年有司奏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明皇帝為魏烈祖也

緯文以文被質鄭玄周禮注曰由始也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

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意二班長於情理之說二班謂叔子建仲宣

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源

其風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向詩賦皆

繼則風騷詩總百家之言風流即風流已見上文廣雅

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詭說文曰降及元康潘陸持秀元康晉惠

帝年號也

○續晉陽秋曰逮乎西朝之末潘

陸之徒有文質而宗師不異

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縉旨星稠繁文綺合

論

○續晉陽秋曰逮乎西朝之末潘

陸之徒有文質而宗師不異  
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縉旨星稠繁文綺合  
論  
皮之高韻漢書曰梁孝王廣治睢陽城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遺風  
餘烈事極江右史記曰宣王法文武遺風春秋元命苞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  
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續晉陽秋曰正始中主州何晏好莊子玄勝之談駢  
駢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義熙晉安帝年號雖比  
響聯辭波屬雲委雲布孝經鉤命決曰雲委霧散殊錯沈浮莫不寄言上德託  
意玄珠孫綽子曰莊子多寄言渾沌得宗象因得珠老子道德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莊子由  
道麗之辭無聞焉耳孫綽集序曰緯文藻適麗公羊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  
源大變太元之氣仲文殷仲文也續晉陽秋曰許詢有才藻善屬文詢及太原孫綽轉相  
者悉化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之叔源混字也太元晉武帝年號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  
年之體裁明密裁制也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為河內太守明密法令也並方軌前秀

以明用文賦中語而云此秘未  
暗亦其經手

聲律新作又處無窮其所撰  
後揚光不可勝數也而此數言  
實已總括乎綱維嘗謂文士  
有二傳人則隱後一唯蘇綽  
解文律詩小詞曲字有句解  
律論者也陳氏李杜之詩  
柳李雅之文皆自後古論出  
昔以工拙之數不繫於此修  
多矣口在形貌明耳

此說蓋亦須有章了宜云  
其辭而不謂音律則雖美  
而不章也然但謂音律而意  
辭俱在章已則或高前或  
裁

亦須高妙而後貴音韻天  
成耳  
猶多理合何也音韻仍自然之  
物不待教而解韻也

亦書作知言之非謬

垂範後昆

尚書曰垂  
裕後昆

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

楚辭曰馳敷衽以陳辭  
樂府篇曰商榷為此歌

工拙

之數如有可言

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

文賦曰暨音聲之迭  
代若五色之相宣

由平玄黃律

呂各適物宜

周易曰象其物  
宜是故謂之象

欲使宮羽相變

低昂舛節

若前有淨聲則

後須切響

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

妙達此旨始

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

諷高歷賞

言諷詠之者咸以為高  
歷載辭人所共傳賞

子建函京之作

仲宣灞岸之篇

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曰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  
京王仲宣七哀詩曰南登灞岸迴首望長安

子荆零雨之章

正長朔風之句

孫子荆贈陽侯詩曰晨風飄歧路零雨被秋  
草王正長雜詩曰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

竝直舉胸情非傍詩

史正以音律調韻

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

靈均屈原字也尚  
書周公曰殷禮陟

歷年所雖文體稍精

而此祕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

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

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

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西征賦曰  
如其禮樂

以俟

來哲

伏之意思伴之聖由當時所  
級之制及之也題下注未歸  
且不類崇賢之辭  
此等彈奏王源議論不合  
假使胡廣黃憲可與王源  
為婚婦下耶

胡廣黃憲蔡邕等名字分載二  
引中雖有兩本不可為式

仁字

恩倖傳論約言當時通幸會者即得好官又以晉  
宋之閒皆取門戶不任才能故作此論

沈休文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莊子曰天下  
盡殉也彼其

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  
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傅

說去為殷相。尉繚子曰太公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傅  
謂秦主曰呂尚之通文王立為太師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乃審厥象俾以形勿

求於天下說築傅嚴  
之野惟肖安立作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語曰子路南遊  
於楚列鼎而食明敷幽仄。唯

才是與。何書曰明  
明敷幽仄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

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范曄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南陽人六世祖剛  
伯始居攝丘命交趾奔敗乃歸鄉里廣少孤

資法雄察廣孝廉試以章奏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凡一  
黃憲字叔度南陽人世貧賤又為牛醫同鄉陳蕃攝朝而歎曰叔度若在吾不致先佩印綬漢書

曰鄭子真名  
義生京師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左太冲詠史詩  
曰金張藉舊業

七葉珥貂  
漢昭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應劭漢書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晉令  
曰侍中出則  
佩璽抱劍東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漢書曰東方朔初為常侍郎后奏泰階  
之事拜為太中大夫給事中嘗醉小遺

佩璽抱劍



此等論論不違已及  
人不能不感潤之為

殿上詔免為庶人復為中郎百官表郎中令屬官中有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又黃門有給  
事黃門漢官儀云給事黃門侍郎位次侍郎給事中故曰給事黃門然侍郎黃門侍郎一官全別  
沈以為同候也各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非黃門侍郎明矣郡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  
陳更卑位負戈賤役世家世族咸亦為之言無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一塗謂士  
貴賤之異也子虛賦曰幸得宿衛十有餘年一塗謂士  
子不居賤職庶漢末喪亂魏武始基尚書曰后稷始基靖民  
族不睦清階漢末喪亂魏武始基尚書曰后稷始基靖民  
益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門徒皆世族也因此相沿遂為成  
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言魏晉二朝咸遵魏武之法州郡都正以才品人傳子曰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  
之制郡置中正平人才之高下各為輩目州置州都而總其義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  
陵駕人才不甚懸殊故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言法壞之漸也  
都正既皆俗士不能校其材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臧榮緒晉書曰  
劉毅為尚書左僕射上疏陳九品之弊曰上品無寒門下  
品無勢族言勢族之人不居下品寒門之子不居上品  
衣冠莫非二品言衣冠之族皆居二品之中自此以還遂成卑庶衣冠以外周漢之道  
以智役愚左氏傳曰人有十等與臣魏晉以來以貴

此後遇第九州旦古古  
無術以變者也自蘇稽後  
不食通其後亂多矣乎不  
以此說

役賤士庶之科較學古然有辨之夫人君南面九重與到絕

楚辭曰豈不鬱陶而思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增闔之任宜有司存論語曾子

事則有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

建泰始主威獨運年號泰始明帝年號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

雜理難遍通耳日所寄事歸近習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

所親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福湊

同奔車軌結乎千里之外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

曾不知鼠憑社鼠狐藉虎威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

王問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

無敵食我大帝命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命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說百獸

之畏我虎不知百獸之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外無逼主

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萌成左氏

傳曰襄十年王朝卿士王叔陳生與伯與爭鉞鉞瘡瘡搆於牀第側之曲西京賦曰

政大夫瑕禽曰今日王叔之相也收以貽成所惡成創

四言頌贊新官以班氏為宗士  
維序伯室子見出  
五字依別本移在後下二首同  
文心云要可著書此讚褒  
貶又紀傳後評亦同其旨  
而仲治誤為讚為述史之  
差蓋此則明承仲治之誤  
者也

病左氏傳趙孟曰牀第之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左氏傳魏太子謂渾良夫南金

北羣來悉方艚言不踰關杜預曰第簣也素練丹魄至皆兼兩亮北羣獬豸之屬艚船也丹魄虎魄

西京許吏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封

運慮經盛衰日聖人之法未嘗不關於盛衰權倖之徒惛憚達宗戚欲使幼

主孤立永竊國權於上臣弄權於下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

繼屠勦國曰勦也截絕謂滅之也民念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

此寶祚猶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宋其名列以為恩

倖篇云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

述高帝紀第一

述高帝紀第一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書曰劉項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寔天生德聰明

神武。項岱曰聽於無聞曰聰。臨四方曰明。以內知外曰神。克定禍亂曰武。斥秦人不綱

網漏于楚。項岱曰秦重斂殘人天下叛之故。貶言人耳綱以喻網。網無所成故漏也。爰

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

劍斬之。又曰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粵于蹈秦刻。嬰來稽首。霸上秦王子嬰素車

白馬降。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漢書曰高祖謂秦父

于軼道。革命創制。三章是紀。老曰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

曰抵至也。除秦應天順民。五星同晷。漢書曰東井秦之分野。五星同晷。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星同晷。

黜我巴漢。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章昭曰畔。畔也。扈也。扈也。西土宅心。戰士憤怨。

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左氏傳士會謂晉侯曰。會聞用師。觀釁

乘釁而運。席卷三秦。而動春秋。握誠圖曰諸侯不敵。諸侯各

據河山之固。民懷歸者。能保父之漢書曰田肯賀。股肱蕭曹。社稷是經。蕭何曹參也。禮

上曰秦帶河阻山。懸隔千里。尚書曰黎民懷之。股肱蕭曹。社稷是經。蕭何曹參也。禮

稱莊者非寡人。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韓信英布張良陳平也。毛詩曰子三

之臣社稷之臣。爪牙信布。腹心良平。之爪牙。又曰起武夫公侯腹心。燕行天罰。

燕行天罰。十一



己未年

大正十一年

1990

威儀之盛如圭如璋

好彫鏤者毛詩曰黼黻

五、

五

雙佳

閼庭門之內也門內迄起昭儀婢妹以元  
舅侍中封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領尚書也

炎  
炎  
療

光元

陽張晏曰天子之威盛若燎火之陽今委政王氏不亦熾乎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

布實黥徒

食時往不

信家貧從下鄉

南昌亭長壽亭長苦之乃晨炊薄食

刑而王及生法黥欣然笑  
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越

亦狗犬

內尹江湖

漢書曰彭越嘗漁鉅野澤中爲盜沛公  
攻昌邑越助之說苑曰管仲故城陰之

狗盜漢書曰吳芮秦時鄱陽令也甚  
江湖間心號曰鄱君音義曰尹正也

得子

起龍驤化

爲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

梁韓信初爲齊王後楚王黥布爲淮南王彭越爲梁王

縮  
自  
回

開闢鎮我北

北疆應劭曰開音并南楚汝沛各里德

薄位非惟硤

周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左氏傳用之僞曰無德而祿殃也

吳克忠信嗣乃長

爲長沙王忠

1

後漢書光武紀贊

後漢書光武紀贊

范蔚宗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曜中微謂平世也魯靈光殿賦序曰遭漢中微盜賊奔突九縣颺迴

三精霧塞三精日月星也孝經援神契曰天地至貴精不兩明宋均曰天精為日地精為月河圖曰依德布精上為眾星民厭淫詐神思反

德世祖誕命靈貺自甄甄之說交錯同瑞鄭玄尚書釋注曰甄表也沈機先物

深略緯文說文曰機主發之機也周書曰經緯天地曰文矣尋邑百萬貔虎為羣長轂雷野高旗

雲集漢書曰劉聖公為天子以光武為偏將軍徇昆陽光武令王常雷守光武出收兵王莽遣大司徒王邑王尋王邑將兵百萬旌旗輜車千里不絕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圍城數重光武遂進尋邑亦遣兵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千級光武乃與敢死士三千人衝中堅尋邑師亂遂殺王尋尋子曰虎旅百萬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東都主人英威既振新都自焚漢書曰莽封為新都侯又曰更始兵到城中少年子曰更始等

火輒虔劉庸代紛紜梁趙范曄後漢書曰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又曰公孫述稱王王邑隨之

三河未澄四關重擾三河洛陽也四關長安也范曄後漢書曰赤眉賊入函谷關也

司馬朱鮪等屯洛陽光武神旂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負白秦金

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

城千里沘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難石城湯池無粟  
者不能守也禮記子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  
鬼謀百姓與能王彌曰人謀謂眾  
義西都賦曰天啟之心人慧之謀  
赫赫有命系我皇漢  
毛詩曰有命自天蔡邕獨斷  
曰光武以再命復漢之祚  
靈慶既啟人謀咸贊  
靈慶謂天符也  
易繫辭曰人謀  
於  
廟謀廟算也楊雄連珠曰  
兼聽獨斷聖主之法也

文選卷五十

終

金陵書局  
影印

文選卷五十一

論上

賈誼過秦論一首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一首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一首

班叔皮王命論一首

魏文帝典論論文一首

曹元首六代論一首

韋弘嗣博奕論一首

論

過秦論

賈誼

漢書應劭曰賈誼書第一篇名也言秦之過



論事無窮  
論事後人所題是志關澤傳  
澤梓以爲易過秦論則新  
書而論說篇但云陸機解亡  
政過秦而不及蓋無事論過  
秦之詞則另和亦題之爲論  
也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韋昭曰嶠謂二殽函函谷關也史記張良曰關中左殽函右隴蜀君臣固

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海內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囊括四海之

意并吞八荒之心張晏曰括結囊也言能包含天下也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

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始將連衡高誘曰合關東從通之於秦

故曰連衡文穎曰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法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孝

公既沒惠文武昭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武王立卒立異母弟是曰昭襄王也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

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臯

之險割膏腴之壤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

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文穎曰關東爲從張晏曰締連結也徒帝切當此之時齊有孟

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又曰孟嘗君者名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

歇姓黃氏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弟也爲信陵君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

重士約從離橫言諸侯結納爲從從離秦橫也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

通其意  
誘曰齊明東周臣也戰國策曰齊令則最使鄭立韓慶而廢公叔周最患之高誘曰

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呂氏春秋曰齊攻虜丘趙使孔

人得戶三萬以為二京甯越謂孔青曰苦矣不如歸戶以內攻之彼得戶而府庫盡於壁此之謂

內攻之甯越趙人也徐尚未詳蘇秦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

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亭景蘇厲樂毅之徒

周高誘曰杜赫周人也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亭景蘇厲樂毅之徒

通其意戰國策東周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為己求地於東周也高

周最周君之子也仕於齊故齊使之也字林曰最才句切戰國策秦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

而之楚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韓子于象謂楚王曰前時王使召滑之越

五年而能成之史記范蠡對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滑而郡江東召滑微滑音依字戰國策曰秦王

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不欲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高誘曰

樓緩魏相也翟景未詳史記曰蘇秦之弟厲因燕王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因蘇厲燕子為

謝遂委質為齊臣又曰樂毅賢而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

燕昭王以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史記

為亞卿也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史記

起衛人也聞魏文侯賢事魏文侯以為將又曰孫臏生阿甄之閒臏亦孫武之後也田忌進孫子

於齊威王帶佗未詳佗徒何切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兒

五兮切廖力彫切戰國策曰韓魏之君朝田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高

誘曰田侯宣王也史記曰廉頗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又曰趙奢者趙

之田部吏也秦伐韓趙王令趙奢將而救之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孔安國論語注

王令趙奢將而救之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孔安國論語注

為仰言秦地高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元國謂齊楚韓

重刊碑文  
引據作補

此休文家安陸昭王碑文注  
引據作補

山也史記作  
邊巡通述

秦無匹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李巡爾雅注曰鏃於以金爲箭鏃也

是散從約解爭割地而略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

百萬流血漂櫓魯韋昭曰大櫓曰櫓左氏傳曰狄虺彌建大車之輪以爲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

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

事史記曰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卒子莊襄王立公羊傳曰桓公之享國也長何休曰享食也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張晏曰孝公惠

文王武王昭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以馬喻也說文曰振舉也史記曰始皇滅二周置三川郡

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木以鞭笞天下臣瓚以爲短曰敲長曰朴說文曰敲擊也苦交切威振四

海今鬱林象郡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漢書音義曰百越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史記曰始皇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韋昭曰桂林

守蕃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

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史記李斯曰請廢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

者誅守尉雜燒之又秦更名民曰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應劭曰隳城恐復阻以爲己害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

鋒

此中有漢高在所以漢明以  
史公取以入史為微文判談  
也

鋒鋌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也史記曰鉞是也鄧展曰鉞是打頭鐵

銷鋒鋌為鉞鑄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鉞音的鉞或為提鑞音巨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大之也晉灼曰踐登也

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

卒陳利兵而誰何。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曰何謂何言也賡雅曰何問也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

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堅也史記張良曰關中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子孫帝王萬世之

業。史記秦始皇曰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

甕牖繩樞之子。陳涉已見鄒陽上書禮記曰儒有蓬戶甕牖韋昭曰繩樞以繩局戶為樞也呾隸之人。如淳曰呾古而遷

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言曰庸賤稱也言不及中等庸人也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

猗頓之富。史記曰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之閒三致千金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

公富往而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乃適河東躡足行伍之閒僥起阡陌

之中。如淳曰躡音疊音義曰僥音免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

木為兵揭竿為旗。坤蒼曰揭立舉也巨列切莊子曰揭竿求諸海也天下雲會而響應蠭蠭而景



劉鍾石勸進表注引非作不

此又通武帝者也

此又通武帝者也

從子曰今使民曰其所有賢者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

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

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耬棘矜不銛息於鉤戟長鍛介也

於九國之師也通俗文曰罰罪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

士也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

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莊子曰大樹其絜百圍

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展

曰招猶舉也蘇林曰招音翹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

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春秋考異郵曰君殺妻誅而天下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 非有先生論

#### 東方曼倩

班固漢書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即位言得失又設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王之功。寄于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率然輕舉之貌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呂氏春秋曰。越王欲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鍾鼓。三年於茲。身勞力高。謗曰靡曼好色也。流議猶餘論也。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為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臣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於戲。數辭也。於音烏。戲音呼。可乎哉。言談說之道不可也。談何容易。言談說之道不可也。夫談者有悖。悖。忽於目而佛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韓子曰。聖人之救危國。以忠佛耳。字書曰。佛違也。佛扶勿切。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

上可以語上也

論語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

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

紂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

猶謂之必利也

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

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

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

漢書注曰誹非上所行也

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

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

春秋考異郵曰瓦解土崩

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

解而邪諂之人並進

春秋考異郵曰瓦解土崩

遂及飛廉惡來革等

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

三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

進其身

論語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

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

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

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

毛詩小雅文也

鄭玄曰極猶已也

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

卽志士仁人不忍爲也。愉愉熙熙和悅之貌也孝經鉤命決曰雖折懼懼喻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佛與彌同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

以樂而忘死矣。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

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于

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敬

貌也居具切捐薦去几。危坐而聽。捐薦去几自貶損也管子曰少者先生曰。接輿避

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論語曰楚狂接

尸子曰箕子骨餘漆體而爲厲被髮佯狂以此免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閒。寬和之色。發憤

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

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



於渭之陽以見文王

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六韜曰文王上

侯天遺女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

田史扁為十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

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

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

代說齊王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

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壹統類美風俗此帝

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

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

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

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

仰而泣下交頤

穆猶默靜思貌也孫子兵法曰令發之日士氣者涕交頤

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

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

說文曰綿聯微也爾雅曰殆危也

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

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

之用放鄭聲遠佞人

論語顏回問為邦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

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  
 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  
 咸得其宜。得宜時變而應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  
 積有餘。囿園空虛。文王曰法寬刑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禮記曰鳳凰麒麟皆在郊甘露  
 既降。朱草萌芽。禮記曰天降膏露鄭玄曰膏猶甘也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  
 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呂氏春秋曰治亂存亡不可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  
 周之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

四子講德論 并序

王子淵

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  
 化於眾庶。聞王襄有俊才。使襄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褒  
 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傳。如前。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國語所謂宣布哲人之令德也。名

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

道，貧且賤焉，恥也。論語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

矣。距躍，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涉始於足，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一躍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丈。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論語陽貨曰：懷寶而迷，邦可謂仁乎。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廣雅曰：遁，避也。於是欲顯名

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蛟蟲終日經營，不能

越階序。說文曰：蛟，蟲屬，人飛蟲也。莊子曰：蛟蟲階序，故入云切。螭莫衡切。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

則翔四海。文子曰：論與驥，致千里而不飛。僕雖頑嚚，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又

學曰：陳懿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春秋說題辭曰：秉懿誠之義，思至忠之功，高誘淮南子注。

曰本朝，國朝也。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禮記曰：介，紹而傳命。文學曰：何為其

然也？晉甯戚商歌以干齊桓。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曰：甯戚。

越石負芻而寤晏嬰。晏子春秋曰：晏子之晉，至平中，睹弊冠皮裘負芻息於途也。越石，負芻者也。晏子曰：何為也？

此曰：吾為入臣僕於中，車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為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餒之地，吾是以為僕也。晏子曰：可得而贖乎？對曰：遂解左轡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請。

絕安子使人應之。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曰。臣聞之士者。誰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昔三年  
爲人臣。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爲知我矣。今不辭而人。是與臣僕者同矣。安子出見之。曰  
卿也。見客之容。而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觀卒遇。而以爲親者也。故  
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慎子曰。毛嬙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以皮。則見  
嫫母。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孫卿子曰。閭嫫子。魯莫之。賤也。嫫則力父是之。喜也。倭傀。醜女。不計所見。倭於爲切。傀。古回切。  
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  
招賢而處友者。厭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  
懸曼嬙。蒲苴不能以射。齊類曰。但徒也。辭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鄭玄周禮注曰。結紼  
連曼嬙。故騰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說文曰。擊擊也。擊。與撇同也。正設切。衝蒙涉  
田。而能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  
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  
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輓雞。而聽之。輅。車也。白虎通  
曰。名車爲輅者。何言所以步之於路也。包  
咸論語注曰。輓者。輓端。橫木以縛輓也。

詠歎中雅轉運中律。曄曄緩舒。繹曲



折不失節。

禮記曰：嘽，音慢，易繁文，節之音作而民康樂。

問歌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

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

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贊冬用雉，夏用駒，左頭奉之。

禮文既集。

韓子曰：禮有文。

禮者義之文。

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甚聞。

紀力

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

劉德漢書注曰：俚，鄙也。

曩從

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

尚書大傳曰：天下諸侯莫不玉音金聲。

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

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

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

如淳漢書注曰：太上，天子也。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

德澤洪茂，黎庶

和睦，天人竝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之也。文學曰：君子

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

論語曰：南容三復白珪，孔子以其兄之子

妻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

韓詩外傳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

唐諫曰：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曰：諾。於是遂求北犬晨雁，齎行倉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再拜

獻之文侯曰：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雁也。即見使者，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

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鷦鷯晨風，鬱波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

何如何？忘我賈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

賢傳遂廢太子訢。

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

召中山君以為嗣。

子說者引為今之尚書注不勝  
引說者國說之七種凡亦有注  
豈孔氏又別有今之尚書注乎  
此說不可解也

深而風移俗易

禮記曰樂者聖人所作也其感人深又曰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

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

術明而臣道得也

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

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

子思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正則體修心肅則身敬也

好惡不形則是

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

武夫

凡人視之快

焉

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戰國策曰白骨疑象武夫類玉張楨漢書注曰武夫石之次王者廣倉曰快忽忘也快他沒切

良工砥之然後知其

和寶也精鍊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

精鍊金也金百鍊不耗故曰精鍊也說文曰鑛銅鐵璞也礦與鑛同爪並切

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民氓所不能命哉

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廣雅曰命名也

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深乎

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

言所覆者廣也紛紜眾多之貌也寂寥曠遠之貌也

明君之惠

顯忠臣之節究

爾雅曰究窮也郭璞曰謂窮盡也

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

知老之將至也

論語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

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

卜筮

尚書曰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乎孔安國曰迪道也孚信也

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攄盛德

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

瀾水波安瀾以喻太平也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

何必歌詠詩賦

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皆溢曰是何言與

論語子曰君召使擯

色勃如也孝經子曰是何言與

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吉甫歎宣王

穆如清風列于大雅

毛詩周頌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詩大雅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

夫世衰道微僞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

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

曉聖德莫不霑濡

江邈眉耆耆之老

有白黑雜色

咸愛惜朝夕願濟須

臾且觀大化之瀉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

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

中感發謂情感於中發言爲詩也

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

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

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樂動聲儀文也

此臣子於君父之

常義古今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

億度之言無限也韓子曰有尺寸而無億度又曰則識無緣而妄億度也馬融論語

注曰罔處把握而卻廖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

遠乎大人謂天子也周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

曰先生詳之戰國策曰荆軻見太子太行潦暴集江海不以爲多左氏傳曰

汙行潦之水杜預曰行潦流潦也莊子海若鱗鱗並逃九戩不以爲虛郭璞曰

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歸之而不盈今泥鰌也鰌似立切鰌且由切郭璞山海經注曰鰌魚似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

氏不以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

卑夷齊已見上文夫青蠅不能穢垂棘毛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爲蟲汙白使黑

以伐虢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

至德歌詠以董其文董正也受命如絲明之如縉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

弗鄭玄曰言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毛詩序曰甘棠美召伯二客雖室計沮與

議何傷言二客雖於計室塞於議沮敗何傷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

談道又不讓乎當仁論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



予獨自謂其語又聖主得  
實目獨可知其為悖誤能  
勝之作

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呂氏春秋曰開春杓鼓鏗苦鏗鏘七而介士

奮竦左氏傳曰卻克援枹而鼓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

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言議前敵之於是文釋復

集乃始講德馬融論語注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

也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九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鳥有甘棠之

臣故虎嘯而風寥唳龍起而致雲氣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蟋蟀俟秋吟蜉

蟉李出以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蟄蟄月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

聲相應仇偶相從周易曰同聲相應同氣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

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

眾也毛詩曰淑人君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亦大夏之材非一丘之木

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孤白之裘非一狐之蓋

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

公羊傳曰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  
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難離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何休曰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三代

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說苑郭曉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伯者之臣其

名臣也其齊桓有管鮑陽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左氏傳曰鮑叔牙奉公子小白

齊桓有管鮑陽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鮑叔牙

晉文公有晉文公有

咎犯趙衰楚取威定霸以尊天子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

秦穆有王由五穀攘却西戎始開帝緒侯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

秦穆有王由五穀攘却西戎始開帝緒韓詩外傳曰昔我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之得失之要對曰古之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

威震諸夏韓詩外傳曰沈令尹進孫叔敖於莊王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左氏傳

有種蠡滅庸趙滅彊吳雪會稽之恥漢書曰江都王問董仲舒曰越王句踐與大

魏文有段干仁寡人亦以為越有三仁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

千人棲於會稽又曰句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也

能與爲韻  
同韻二字相承無當刪

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

呂氏春秋曰孟嘗君問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政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

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史記魏文侯謂李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則殲潰翟璜也成魏文侯第名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敬之過其廬而軾秦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止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

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尙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

呂氏春秋注曰羽翼輔佐也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

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

毛萇詩傳曰攘除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

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

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竝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

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忘者欲罷不能

條猶理也漢書偃息備匄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咸絜身修思吐情素而披

音義曰暢通也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

此下亦觀諫也

此下並觀存官

多士文王所以益也已見上文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

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緩百姓祿勤增奉以厲貞

廉漢書宣紀曰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又曰吏不廉平則治道微今小吏皆勤事祿薄其益吏奉什五也減膳食卑宮觀宣紀曰令太官

郡國宮觀勿復修理省官田損諸苑宣紀曰池籩永御疎繇役振乏困宣紀曰流人還歸勿

振貸乏困恤民災害不遑遊宴宣紀曰今天下頗被閔耄老之逢辜憐縵經之

服事宣紀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亦無暴虐之心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人殺傷人他皆

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宣紀曰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死獄中朕

坐皆勿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戶子曰湯之

之時邪莊子曰至德之世禽獸羣草木遂長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毛詩大先生獨不聞秦

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削大理峻法廣雅曰峭急也謂嚴急也峻與峭同處位而任政

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懷殘秉賊孟子曰賊仁者謂之其所

賊賊義者謂之殘



臨蒞莫不肌慄懼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訟無所措其手

足韓子曰古之人君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垢而察難知方言嗷嗷愁怨遂匹秦

族是以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

其賊文子曰乳犬噬虎伏雞搏狸又曰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也夫養禽故大漢之為

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孝經曰民

下無忍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

靈周易曰雲行雨神光耀暉洪洞朗天宣紀曰薦鬯之夕神光交鳳凰來儀翼

翼邕邕羣鳥竝從舞德垂容宣紀曰鳳皇集魯羣鳥從之尚書曰鳳皇來儀爾雅曰

首文神雀仍集麒麟自至宣紀神雀儼集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宣紀曰甘露

曰嘉穀玄稷降於郡國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尚書曰

壤成賦中邦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春秋元命苞曰天武王獲白魚而

諸侯同辭尚書璇璣鈴曰武王得兵鈴謀東觀白魚人母而取以燎周公受秬鬯而

仇能改齋漫錄引作抗  
不亦必作

鬼方臣

周公受命於天  
詩箋曰鬼方遠國名

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

史記曰穆王征犬戎得四  
白狼以歸今云宣王未詳

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

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  
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

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合邊不恤寇

甲士寢而旌旗什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

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

毛詩曰用  
時百蠻

天性憍蹇習俗桀暴

左氏傳  
曰彼皆

偃蹇杜預曰  
偃蹇驕傲也

賤老貴壯氣力相高

史記曰匈奴貴  
壯健賤老弱也

業在攻伐事在獵射

匈奴因射獵為生業  
習戰攻以侵伐

兒能騎羊走箭飛鏃

史記曰匈奴兒能騎  
羊引弓射鳥鼠也

逐水隨畜都無常

處

史記曰匈奴逐水草  
遷徙無城郭常處

鳥集獸散往來馳騫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

則弓矢輦馬播種則并絃掌拊

禮記曰左佩決并鄭玄曰并拾也言所以拾  
弦也何旦切鄭玄禮記注曰拊弓把也音夫

收秋

則奔狐馳兔獲

胡郭劉則顛倒殪

伊什史記曰匈奴射  
狐兔用為食

追之則奔遁釋之則

為寇

史記曰匈奴利則進  
不利則退不遑遁走

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杞士屢犯

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

毛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騶  
駘載是常服儉從孔熾我是用急

今聖德隆盛威

案易明言其目似鳥今欲  
雅巴人傳皆如此

克別本

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史記曰日逐王先賢揮將人眾來降鄭氏曰揮音繼束之繼又

日單于稱臣使弟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謂編髮也漢書終軍曰解髮削左衽又曰匈奴有罪小者軋音義曰刀刻其面蓋沮顏也焦齒未

翦髮黥首文身裸方祖之國編結謂編髮也漢書終軍曰解髮削左衽又曰匈奴有罪小者軋音義曰刀刻其面蓋沮顏也焦齒未

詳又曰大宛深目多鬚蓋泉關也黥首徒靡不奔走貢獻忻來附婆娑嘔吟鼓

掖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孔安國尚書傳曰洪大也鴻與飛鳥翕翼泉

魚奮躍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玄曰明王之時人不驚駭也是以刺史感慙

莫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黥淺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尅殫焉

於是二客醉於仁義飽於盛德毛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文選卷五十一

余錢書局所  
汲古閣本

文則浩洋之風貫通上  
楊嗣復對唐文室以爲此文矯  
意以中賊亂符識非其所重  
信然  
此說其後漢之解其意其後  
故使可以其後漢之

表序白三國名臣序贊注代作

# 文選卷五十二

## 。王命論

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彪遭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據隴擁  
眾問彪曰往者則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縱橫之事復起于今乎

### 班叔皮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

論語文也  
尚書帝曰

來禹子想乃德嘉乃不續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

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

稷武王之祖也契成湯之祖也杜預左氏  
傳注曰暨至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

德孔安國尚書  
傳曰載行也

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揆一焉

漢書贊  
曰湯

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

漢書贊  
曰春秋

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  
氏爲晉士師魯文公世出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爲劉氏

唐據火德而漢紹之

帝系曰帝  
堯封于唐

爲火德漢書贊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  
符旗幟尚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

之符

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乃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曰吾  
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爲沛公旗幟皆赤由是知所殺蛇

白帝子殺者  
赤帝子故也

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

春秋河圖揆命篇曰倉  
戲農黃三陽翼天德聖



凡在華夏者無不奉此教而尊此神  
馬氏有言何德而能令天下仁者  
之世亦謂之長生不死之國也  
後漢書曰高祖曰吾以布衣取天下  
故語孔子曰舜起布衣而終以帝也

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饑  
人有十等與臣隸也饑或為殯  
荀悅曰道遠謂之饑也  
思有程禍之憂擔石之重  
昭

明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豐功厚利積累之業史記崇侯虎曰西伯積然後  
三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祚之善累德諸侯皆嚮之  
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孝經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尚故能為鬼  
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孟子萬章曰堯薦舜如何曰使之主祭百神享之使之主事事  
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也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倨起在此位者也更運相次  
之世也不紀不為人所記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應錄相次代堯曰岬特起也岬與偏同  
故漢書曰高祖曰吾以布衣取天下家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適猶遇也漢書高  
故語孔子曰舜起布衣而終以帝也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祖曰吾提三尺劍  
取天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漢書隗囂曰秦失其鹿劉季逐  
下輶曰取天下若逐野鹿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  
得鹿天下其分其肉之物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  
可為也為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然者豈  
者敗之也秋而亂臣賊子懼  
徒聞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饑饉流隸飢寒道路說文曰  
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饑饑或為殯荀悅曰道遠謂之饑也  
人有十等與臣隸也饑或為殯荀悅曰道遠謂之饑也  
思有程禍之憂擔石之重昭  
曰短謂之饑也毛布曰短謂之饑也  
衣也字林曰襲大裘也管仲曰無一擔與一斛之餘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

此等不緣之官不屬無能或自損其生或辱其身無善則歸之命母乃前預

此直指院王  
摩漢書作摩骨說之無摩字  
按當為麻之誤出字麻與同  
摩之字音微也摩摩摩摩摩  
同聲字

少受其利猶言易受其利

筆昭曰一斤為一金孟子謂滕文公曰為人父母者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為人父母也何則貧窮亦有命也

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禮記孔子曰舜其大

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

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梁記曰項籍其季父項梁陳勝等起

北至定陶再破秦軍又況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闔干天位者乎道之君任用

後秦大破之項梁死又況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闔干天位者乎道之君任用

么麼動則煩濁有道之君任用後秦大破之項梁死又況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闔干天位者乎道之君任用

文曰不長曰么細小曰麼莫可切爾雅曰于求也是故驚蹇之乘不騁千里之

塗廣雅曰驚蹇也今謂馬之下者為驚王逸楚辭注曰驚蹇之乘不騁千里之

陳涉曰鸞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韓詩外傳案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應劭曰爾雅曰

蓋賁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案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應劭曰爾雅曰

儒柱善曰說文曰桶析上梁周易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案音節稅之劣切

斗筭之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周易鼎卦之辭也說文曰

之末豪桀竝起其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

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

二書謂天道人事

唯後二差之以興微耳

此段向知人善任詳言之耳  
此則常事而由成亦非無故何必  
高言天命乎  
王仲宣謂調解史注引中已作用已

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文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匹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史記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白虎通曰庶人稱匹夫何言其夫妻為偶也鄭玄周禮注曰致猶會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張晏曰無書史記也晉灼曰至周名春秋考紀也善曰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此之謂大丈夫也呂氏春秋曰道德於此窮達一也左氏傳周內史叔與曰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漢書曰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二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漢書曰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三曰神武有徵應徵應謂下四曰寬明而仁恕漢書曰高祖寬仁愛人意豁如也五曰知人善任使高祖任張良以迎籌委蕭何以關內是也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從諫如順流趨時如響起左氏傳叔向曰齊桓公從善如流周易曰變通者趨時者

也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漢書酈食其欲立六國後漢王以問張良良曰拔足揮洗

揖酈生之說漢書酈其求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

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成卒畏敬說上曰陛下都洛陽

之名割肌膚之愛漢書曰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不知所為張良曰願

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縣布歸金欲易太子及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上乃驚曰吾求公

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匹命漢書曰蕭何薦韓信於漢王於是漢王齎戒設壇

說之使聘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魏子許由

乘監諸將雅曰略法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略也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

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漢書曰高祖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

文曰妊孕也如陰切及長而多靈有異於眾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觀形

而進女漢書曰高祖嘗從王媪武負酒時飲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怪光此兩家常

折券棄債貴食夜切又曰呂公見高祖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李相臣有息女

願為箕謂為箕也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漢書秦始皇帝曰東南有

蕭妾也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



此頁指陳王

若如此也

依漢書已彼無作母

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始受命則白蛇分西

入關則五星聚白蛇分已見上文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沛公至霸上也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

人力也漢書韓信謂高祖曰且陛下天授非人力也又曰張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始天授故遂從之歷古今之

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

位符瑞不同斯度善昭曰厭合也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

不知命左氏傳曰息侯伐鄭君子曰不量力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左氏傳曰趙孟過鄭印段賦蟋蟀趙孟曰保家之主也莊子遇折足之囚伏斧鉞之誅英

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

布之覬覦左氏傳師服曰下無覬覦杜預曰下不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

授負不可冀無為二母之所笑韋昭曰幾望也今本作冀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

永終矣尚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典論論文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

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伯仲喻兄弟之次也言勝與在兄弟之間

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

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寧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

也東觀漢記曰吳漢入蜀部縱兵大掠上詔讓漢曰城降孩兒老母口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家有弊帚寧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杜預左氏傳注曰亨通也亨或為亨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

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

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

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千里已見上文毛萇詩傳曰田獵齊足尚疾也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

能免於斯累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己然後任人楚辭曰羌內恕己以量人王逸曰量度也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

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漢書地理志曰故齊詩曰子之還矣遺我乎糗之間兮此亦其

言其善於得官也而子也非識其多

亨注作亨是言敬帝之直通于千金極言其視已物耳作亨一無義然于字古皆作百特當訓為通而不當就于字立訓耳

三國志注

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

壯即通密即麗  
不得持論即通而不麗  
多則更矣  
以字依志法及別本則按了令  
盡牛車言已賜周公可朝  
戲之者著  
銘諫尚實可以補之賦然被  
于碑下見此義

麗亦密也

沈休文曰子建仲宣以氣質  
為體此與子桓空磨日奇

使人致意讀排

舒緩之如榮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員扇橘賦雖張  
體也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  
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  
理不勝詞漢書東方朔枚舉不長持論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敵公辭勝於理至於雜以嘲戲  
及其所善楊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  
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  
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  
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篇曰檢  
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桓子新論曰惟人心  
之所獨曉父不能以禪子兄不能以教弟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  
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  
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

隱約而不廢者世有之矣原  
樂不荒者誠難能也

此文最善敘過秦殆非子  
建不辨何曹氏之多才乎  
據晉書曹氏之傳晉武且  
疑其子建之作由元曹目  
託於子建也  
魏氏春秋載此論前有上  
主

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司馬遷書曰西伯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時難得而易失孔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鄭玄禮記注曰逸樂也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古詩曰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 六代論論夏殷周秦漢魏也

曹元首魏氏春秋曰曹同字元首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問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為引農太守少帝齊王芳也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禮曰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何殷周有道而長秦無道而暴也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



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

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班固漢書贊曰孝宣帝稱曰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知獨守之不能固

也故與人共守之班固漢書贊曰昔周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其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

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

生賈誼過秦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二十郡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以法制削諸侯則逆節萌起及其衰也桓文帥禮齊桓公苞茅

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左氏傳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

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又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子翟泉將以城成周宋仲幾

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漢以陵遲漢書曰一霸之吳楚憑

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左氏傳屈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又曰楚子觀兵于周疆

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班固漢書述曰公族蕃滋枝葉碩茂自此

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爲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史記曰越王句踐自

會稽歸附其王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又曰魏武侯韓哀侯趙敬  
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又曰楚考烈王伐滅魯又曰韓哀滅鄭并其國暨平戰國諸姬微  
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彊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  
卹至於王赧簡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  
餘年班固漢書贊曰暨於王赧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于秦據勢勝之地騁譎  
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班固漢書贊曰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蠶食九國  
於始皇乃定天位尚書曰天位艱哉曠曰若彼用力若此班固漢書贊曰至始皇乃并  
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老子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  
德深根固本為易曰其匪其匪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周易曰否  
不可拔者也鄭玄曰苞桑也否世之人不知聖人有命威云其將亡矣其將  
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班固漢書贊曰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  
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士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蕃

以直見及司馬仲達之為笑

刻注及三國志注

衛

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謂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以骨肉本根之輔外以尺土蕃翼之衛莊子曰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錙之地

仁心不加於親戚

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

法言曰灝灝之海濟樓航之力也航人無楫櫂航何通俗文權謂楫也

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

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

賈誼過秦曰天下已定始皇之心以為關中之

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是時適子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

餘人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

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闕止為左右相田氏殺

闕止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於徐州遂殺之又曰晉昭公卒六卿強公室卑六卿謂范氏中行氏智氏及趙韓魏也論語紉滑識曰陳滅齊六卿分晉尚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始

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

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

史記曰始皇崩趙高乃與胡亥丞相李斯陰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

詐為丞相受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死

至令趙高之徒誅鋤宗室

史記曰二世尊用趙高申法令乃行誅大臣及

諸公子春秋合誠

胡亥少習尅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

史記曰趙高故常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史

圖曰誅鋤民害

記太史公曰高祖其天資刻薄人也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

自幽深宮委政讒賊

史記李斯上書二世曰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應劭漢書注曰申不害韓昭侯相衛公孫

鞅秦孝公相李奇曰法皆深刻無恩史記曰二世常居禁中與趙高決事事無大小輒決於高蒼頡篇曰委任之也

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

得哉

史記曰二世齋望夷宮欲祠涇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婿咸陽令閻樂謀易上樂前即謂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願得妻子為黔首閻樂麾其兵進二世

自殺也

遂乃郡國離心眾庶潰叛

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左氏傳曰人逃其上曰潰

勝廣唱之於前

劉項斃之於後

史記曰吳廣為假王擊秦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謂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吳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

向使始皇納

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

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

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

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眾

曾子曰三合之眾初雖相歎後必相吐也

五年之中而成帝業

漢書曰高祖五年斬羽東城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

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

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拔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



勢然也。

班固漢書贊曰漢無尺土之階絲一劍之任五年而成帝業書傳所未嘗有焉何則古代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斃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

其勢然也

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

漢書曰太后崩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專

兵秉政謀作亂賈逵國語注曰權秉即柄字也

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

諸侯彊大盤石膠固

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所謂盤石之宗也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鄭泰曰以膠固之眾當解合之勢

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

漢書宋昌曰諸呂擅權專制太尉卒以滅之內有朱虛東

牟之親外喪吳楚齊代之彊又曰齊悼惠王肥高祖六年立又曰齊悼惠王子章高后封為朱虛侯章弟興居為東牟侯

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

王逸楚辭

注曰踵繼也

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

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

七國之患

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封王子弟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制同京師

賈誼曰諸侯強盛

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

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

不從

漢書賈誼上疏之文

至於孝景狼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

震怒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

不漸故也

漢書曰晁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削及景帝即位錯曰高帝初定天下諸子弱故大封同姓今吳謀作亂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於是方議削吳吳王恐因

欲發謀舉事諸侯既新削震恐多怨錯及吳先起兵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張敖也

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

楚子問於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末大必折

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

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

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

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諸侯或連城數十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主以德

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上從其計又班固贊曰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得

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

班固漢書贊曰景帝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諸侯唯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

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

漢書曰列侯坐獻酎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有六人漢儀注王子爲侯侯歲以戶口耐黃金於

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助祭大祀曰飲酎飲酎受金小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即縣侯免國漢書曰趙哀王福薨無子國除

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

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

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

嗣也

漢書劉向

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

漢書成帝

即位向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嘉其言常嗟歎之

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

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

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

不哀哉

班固漢書贊曰至哀平之際王莽知中外殫微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鼓唯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田常篡齊已見上文漢書曰王莽廢漢諸王廣陵王嘉獻符命

封扶策侯又曰郡卿侯閔以莽篡位獻神書言莽符封列侯郡首吾

由斯言之非宗子獨

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

定爾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

杜篤論都賦曰于時聖帝兼不世之姿

禽王莽於已成紹漢

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

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奄豎執衡

范曄後漢書曰桓帝立曹騰以定策

功遷大長秋又曰靈帝時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曹節矯詔誅武等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

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

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

班固漢書序曰漢興繼承亡秦孤立之敗

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

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張超腹曰中外雲擾萬夫鼎沸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

秦藪杜預左氏傳注曰燼火餘木也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

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

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為兗州牧後太祖遷都於許許屬豫州東京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埽除

凶逆翦滅鯨鯢左氏傳曰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為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也迎帝西京定都

潁邑魏志曰天子東遷敗於曹陽太祖乃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還雒董昭勸太祖都許漢書潁川郡有許縣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

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

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晏子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子弟王

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

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

社稷為萬代之業也左氏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

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



子弟曾無一人閒廁其閒與相維持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慮

也班固漢書贊曰徙吏二千石於諸陵益亦強幹弱枝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

而宗室有文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

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輓之內衡輓車之衡輓也言王者之御羣臣猶人之御牛馬故以衡輓喻焉畢志其內未得騁其駿足也才

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

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

蟲至死不僵扶之者眾也魯連子曰百足之蟲至斷不蹶者持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太司馬相如

諫獵書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文子曰人主之有人猶城之有

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則上安也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

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

墳暖之以春日尚書曰厥土惟黑墳孔安國曰色黑而墳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

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之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

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奕論

系本曰烏曹作博奕論說文曰博局戲也六韜十二

韋弘嗣

吳志曰韋曜字弘嗣吳郡人爲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論之後爲中書僕射孫皓誅之裴松之曰曜

本名昭更爲晉諱改之也

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

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曰學

如不及猶恐失之

論語孔

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

之不建也勉精勵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

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

呂氏春秋

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耕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二三歲則可達

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成王師之漢書曰董

仲舒修春秋三年不

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

尚書周

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孟子曰周公思兼

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

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濶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

漢書曰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又曰黃霸字次公淮陽人遷丞相長史宣帝欲褒先帝夏侯勝曰武帝不宜為立廟樂勝坐非議詔書霸坐阿縱勝不舉劾皆下獄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贊其言遂授之繫更再冬講論不怠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

離公門豈有遊墮哉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東觀漢記曰吳漢字子顏南陽人鄧禹及諸將多薦舉者再三召見其後勤勤

不離公門上亦以其南陽人漸親之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恣寢與

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

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

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徒棊易行碑為賭也賭丁廉恥之意弛而忿

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古方罫之間投博謂

之枰皮兵切桓譚新論曰俗有圍棊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張置疏遠多得道而為勝中者務相絕遮要以爭便利下者守邊趨作置自生於小地猶辭公之言露布反也上計取吳楚

賭之大弊在甚心皆欲勝人以  
仲己獨人利己耳故曰廉恥  
之意弛

賈道者也中計塞城舉絕要爭利者也下計據長沙以臨越此守勝敵無封爵之賞獲

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

由其道廣雅曰階因也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劉向圖基賦曰略觀圖基法於用兵法者無功貪者先區漢書

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吳起二十八篇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

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奕棋進退取與攻劫殺舍在我者也而

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

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肝食

而何暇博奕之足耽左氏傳伍奢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班固漢書述曰媚茲一人日肝忘食夫然故孝友之行立

貞純之名章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易曰君子貞丈人吉無咎

子終日乾乾班固公孫弘贊曰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

之署熊虎猛捷故以譬武龍鳳五彩故以喻文尚書曰如虎如貌如龍如鳳如鸞百行兼苞文武並薦

孝經鉤命決曰引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

興摘暴學管百行



賞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科條也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當一出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

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廣雅曰惜愛也使名書史籍勳在

盟府左氏傳宮之奇曰號叔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

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邯鄲淳藝經曰棊局從橫各寸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曰黑棋

子各百五十枚衰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奕矣周禮曰三公自衰冕而下鄭玄曰衰

龍九章衣也東都賦曰修衰龍之法服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始有金石之樂廣雅曰貿易之也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

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

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猗頓已見賈誼過秦論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

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文選卷五十二 終

余讀書局所  
藏古本

文選卷五十三

論中

嵇叔夜養生論一首

李蕭遠運命論一首

陸士衡辨亡論上下二首

陸士衡五等諸侯論一首

劉孝標辨命論一首

論

養生論

嵇喜為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藥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

嵇叔夜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

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鄭玄禮記注曰致之猶言至也

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夭妄者

養生經黃帝問天老曰人生上壽一百二十年

壽有仙無生原有養文謂仙非學致不亦可過常期者為照理未精獨言養生之理是耳

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年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鄭玄禮記注曰粗麤也夫神而竟不然者皆天耳

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角而論之其有必矣廣雅曰較明也

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北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夫自然者不知其然而然老子曰道法自然

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老

養生經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十年為限節度護之可至千歲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

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漠然流離漢書曰上問左丞相周勃曰天下

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治黃槐不能對顏師古曰浹也周易曰渙汗其大號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

哀七日不食毛詩曰終朝采綠終朝謂從旦至食時囂然飢意也禮記夜分而坐則

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眠古眠字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夜分而

漢書鄭向曰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壯

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淮南子曰荆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高漸離宋如意

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

每當知有形失其養而神為之  
痺飢寒迫身而神不病未之  
有也

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  
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種曰稼言  
種穀於湯  
之世偏七年之旱終歸是死而彼一溉之苗則在後枯亦猶人處於後同皆  
有死能攝生者則後終也孫卿子曰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說文曰一溉灌之也而世常謂一  
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  
養生要彭祖曰憂患悲哀傷人  
喜樂過差傷人賈逵  
國語注曰悲恚也  
使能成嘉穀  
君之力也  
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  
一過之害生也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  
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  
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老子曰  
我獨泊  
然而未兆說文曰泊無為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  
也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為  
壽而已矣古詩曰服食求神仙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  
通稱也未知區種可百餘斛池勝之田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  
七十一畝三千七百區下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  
升粟畝得百斛也區音鄔侯切  
一曰謂區隴而種非漫田也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



服食有法古今無以易也

豈唯四句只承五葉辛為廣解

延壽為胎生用荷也皆蓋用以為種子注非

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

令人暝經方小品倉公對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博物志云食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又曰啖榆則暝不欲覺也合歡蠲忿萱草忘

憂愚智所共知也神農本草曰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曰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離了不相牽綴樹之堦庭使人不忘

也毛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毛長詩傳曰萱草令人忘憂名謂別錄曰萱草今之鹿葱也養生要曰大蒜勿食葷辛害目又神農曰猪肉虛人不可久食又曰猪肉損人與諸同說文曰葷葷菜也葷與葷同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也蝨乙處頭而黑

麝食柏而香抱朴子曰今頭強者身皆稍變而白身強處頭皆漸化而黑則是玄素果無定質移易存乎所漸本草名醫云麝香形似麝常食柏葉五月得香又夏月

食此多至寒香滿入春患急痛以腳剔去者頸處險而瘦并齒居晉而黃淮南子曰矢溺中覆之皆有常處人有遇得乃勝殺取

多瘦謂人居於山險樹木瘠臨其水上飲此水則患癭齒黃未訖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

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

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年長也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

性者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久服不傷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養生經曰上藥養命五石練形六芝延年中藥養性

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也誠知性命之理因補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

草忘憂也

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法言曰。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則滋味煎其

府藏。醴醪驚其腸胃。莊子曰。聲色滋味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漢書曰。五藏六腑周

也。香芳腐其骨髓。喜怒哀悖其正氣。禮曰。凡齊事。饗醴以待戒令。鄭玄曰。饗醴謂練化之饗。今之饗字

樂殃其平粹。粹。父子曰人之性欲平。又曰。真。人。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

塗。左氏傳。子產曰。蕞爾小國。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

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乏絕。素問黃帝曰。有

天於眾難。莊子曰。終天年。不中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方音曰。悼哀也。

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莊子曰。藏乎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穀

於未兆。老子曰。未是由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

善養生而又哀其促齡也。傳補息曰。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以下也。

一切權時也此篇言定耳

猶豫說之件尤豫乃雙字

皆曰白鹿

之曰為受病之也

韓子曰扁鵲謂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桓侯不信後疾

哲曰齊桓在簡子前且二百歲小白後無齊桓侯田和子有桓公午去簡子首末相距二百八年

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

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

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

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

路復廢或益之以畎古澮外而泄之以尾閭尚書曰濬畎澮距川孔安國曰一畎之閒廣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

二切曰澮畎澮深之亦入海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

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司馬彪曰尾閭水之從海水出者也一名沃焦在東大海之中尾

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也在扶桑之東有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燃盡故名沃焦欲坐望顯報者或抑

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

云希望也穀梁傳曰思曰夫人玩又恐兩失內懷猶豫

好在此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

夫子為猶顏師古以為人將大行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豫之

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云猶如磨善登木猶獸名聞人聲乃猶豫緣木如此上下故

欲而後禁食而後抑則為已  
苦故必先淨其心先儲其識  
先定其意

心戰於內。物誘其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  
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淮南子曰。豫章之生七年。可知。延叔堅曰。豫章與枕  
木相似。須七年乃可別耳。枕音尤。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希音去。逸楚辭注曰。無聲曰靜。意  
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語  
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  
清虛靜泰。少私寡欲。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  
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全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  
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國語單襄公曰。厚味實脂毒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  
著。慎子曰。夫德清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莊子曰。外物不可必。司馬彪曰。物事也。忠孝內也。而外事咸不信受也。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莊子曰。虛室生白。  
則純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莊子曰。聖人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也。故  
曰。聖人。不思慮。不頂謀也。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曰濟。同乎大順。老子曰。聖人抱一  
為天下式。河上公



但即庶也庶幾之庶也當作起

自來言命之篇皆守其不遇之感并斥其論命之有亡於作者之前必為兩笑  
王仲任但言偶會而不言天命也  
不卓爾特立哉惜悟之于此而未明之于彼也  
詩書之言命無定孔孟之言命有定三命之說所以強辯此之定違不可不知蕭述斯文則皆言定命也

曰也守也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王弼曰一少之極也式猶則也文子曰古之為道者  
養以和持以適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  
養而和理出其性老子曰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大順河  
上公曰大順者天理也鍾會曰反俗以入道然乃至於大順也  
醴泉白虎通曰醴泉者美  
醴泉泉也狀如醴酒也  
晞以朝陽綏以五絃  
主長詩傳  
無為自得體妙心  
玄  
物皆化之也孰能得無為哉老子曰玄之又玄妙之門  
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  
後身存  
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曰至樂無樂郭象曰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  
身存莊子曰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者也  
若此以  
往怨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  
晉類曰怨人心度物也史記  
求羨門韋昭曰羨門古仙人也列仙傳曰王子喬  
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運命論一首  
運謂五德更運帝王所稟以生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各象  
其類興亡之名應錄以次相代宋均曰運錄運也春秋元命苞曰  
命者天下  
之命也  
李蕭遠  
集林曰李唐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嘗遊山  
九吟魏明帝與其文家起家為尋陽長政有美績病卒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  
莊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王命論  
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莊子北海若曰貴賤有  
時未可以為常也  
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  
春秋河圖發命篇曰蒼戲  
君農黃三陽翼天德聖明  
聖明之君必

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

自親。介。介紹也。禮記曰。介紹而傳命。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老子

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為玄同論。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

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

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易乾鑿度曰。聖人

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

百姓歸天。辟凶。宋均曰。里社之君。鳴則教令行。教令明。惟聖人能之也。鳴之怒者。聖人怒則天

此祥也。明與鳴。古字通。羣龍見而聖人用。易曰。見羣龍无首吉。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故伊尹有莘氏

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湯立以為三公。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毛萇傳曰。阿衡。伊尹也。太

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干周。西伯六韜曰。文王上

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汝師。王乃齋戒。三日。田于渭之陽。卒見呂尚。百里奚在虞而虞

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呂氏春秋曰。凡亂也者。必始乎近

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處乎虞。知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

非遇也。其處于秦。非加益也。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

其可格之謂也言不量之以何時  
習何時也

略之說。黃石公記序曰黃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略。略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曰讀此為劉帝師。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

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

漢書曰張良以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為它人言皆不肖。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

張良乃說項梁立韓成為韓王而漢書張良無說陳涉今此言之未詳其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

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各載於錄圖事應乎天人其

可格之賢思也。春秋考異曰稽之錄圖參於泰古易坤靈圖曰湯臣伊尹振鳥陵春秋命曆序曰文王受丹書呂望佐昌發春秋保乾圖曰漢之一師為張良生

之說漢書春秋感精記曰西秦東國謀襲鄭伯晉戎同心遮之殺谷反呼老人百里子哭語之不知泣血何益蒼頡篇曰格量度之也。孔子曰清明在躬

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禮記文也鄭玄曰清明在躬氣志如

神謂聖人也嗜欲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

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詩大雅文也箋云申甫伯也甫侯也毛萇

仲山甫及申伯。豈惟與主亂已者亦如之焉。呂氏春秋曰世幽王之惑褒女

也。妖始於夏庭。史記曰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

策告之龍匹而發在夏氏乃櫛而去之比三代莫之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釐流于庭不可

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釐化為玄龍以入王後宮後宮童妾既亂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一

女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謠繫孤箕服實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

而戮之於道而鄉者後宮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奔于褒褒人有罪

請人棄子以贖罪棄子出於褒是為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于驪山下

徵發於社宮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於社宮而謀曰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曰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

禍成於庚宗左氏傳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過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魯人召之所為政田於蒲丘遂遇疾焉醫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吉凶成敗各以數至春秋考異

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洛謂河圖洛書也文謂文德即文王也武謂武功即武王也言以文德

受命者或七世九世而漸衰微以武功而起者或六世八世而謀也及成王定鼎於郊

廓上世三十一年七百天所命也左氏傳王孫滿之辭也其世之多少年之短長

郊廓今河南也武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言自成王至于厲王凡有八世即應七

王遷之成王定之

而衰也毛詩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

而衰也毛詩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



此是一篇所為發

此本從注  
謂之希聖言如顏冉而近仲尼也或  
云希二乃具體而微之意即後文之  
希聖備體蓋是

此當以管蔡之事解之

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一霸齊桓晉文也自厲王至于二霸之卒凡有九世文薄

之弊漸於靈景自二霸之卒至于景王凡有六世即應六而謀也尚書大傳曰周人之教

無惻誠也靈景以文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鄭玄曰文謂尊卑之差制也習文法

酷烈之極積於匹秦言詐偽既成故加之以酷烈也文章之貴棄於漢祖言

聖顏冉大賢行著名孔子稱其賢又曰冉求字子有以政事著名性多謙退揖讓於

規矩之內閭閻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謂語曰孔子朝與上大夫言閭閻

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周易子曰君子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

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

容中道陰陽度行也言小人失在薄故孔孟所不能

卒至於溺而不可援援也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

理則昧造形而悟顏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一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

法言曰晞驥之馬亦驥之乘晞顏之人亦顏之徒也顏嘗晞夫子矣李軌曰希聖也言顏回嘗

孔子也禮合文嘉曰從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言小人失在薄故孔孟所不能

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

容中道陰陽度行也言小人失在薄故孔孟所不能

卒至於溺而不可援援也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

此當以終結之事解之

此當以崇慶之事解之

此當以傲象之事解之

此當以夏臺美里之事解之

此當以居夷之事解之

定哀史記曰魯定公以孔子為司寇季桓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遂行適衛衛靈公置粟六萬居頃之或謂孔子於靈公孔子恐獲罪去衛也以仲尼之謙

也而見忌於子西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知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知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知宰子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為子男五十里今孔子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國安得世世十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卒王天下今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史記曰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弟子曰可以速行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平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賢聖其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藁糞不充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也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自絕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行足以

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周易曰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應聘七十國而不

一獲其主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也

於公卿之門卿謂季氏也列子楊朱曰孔子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也其不遇也如

於公卿之門卿謂季氏也列子楊朱曰孔子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也其不遇也如

於公卿之門卿謂季氏也列子楊朱曰孔子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也其不遇也如

於公卿之門卿謂季氏也列子楊朱曰孔子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也其不遇也如

於公卿之門卿謂季氏也列子楊朱曰孔子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也其不遇也如

於公卿之門卿謂季氏也列子楊朱曰孔子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也其不遇也如

於公卿之門卿謂季氏也列子楊朱曰孔子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也其不遇也如

於公卿之門卿謂季氏也列子楊朱曰孔子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也其不遇也如

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

回則其體而微劉熙曰體者四支股腳也其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

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猶有不得

實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

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閒其言

子夏孔子卒後執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咨問國政焉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陳羣論語注曰不得有非閒之言

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世君子區區於一主

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

忍而沈流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於是天子亦疎之以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遂投江而死誼

追傷之因以自喻揚雄反騷曰欽弔楚之湘靈音義曰屈原赴湘故曰湘靈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

命矣。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

屈漢書孫寶曰道不可詘身詘何傷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爲川焉

塞之斯為淵焉

管子曰水有大小出之清流於大水及海者命之曰川出於地而不流命曰淵水

升之於雲則雨施沈

之於地則土潤

淮南子曰夫水有太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無公無私水之德也周易文言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云

土潤謂塗溼也

體清以洗物

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

不傷於清

晏子春秋景公問晏

子曰廉正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其濁無不案塗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管子曰夫水淖溺以清好灑人之惡仁也案式甚切

是以聖人

處窮達如一也

呂氏春秋曰古人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

夫忠直之迂於主獨

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

小雅曰迂犯也鄭玄禮記注曰負背也

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

出於岸流必湍之

廣雅曰秀出也論衡曰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

行高於人眾必非之

曰商君說秦孝公曰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于世

前鑒不遠覆車繼軌

毛詩曰殷鑒不遠吳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

然而志士

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

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班固漢書贊曰雖其陷于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者也

求遂其志而冒風波于險塗

家語曰不觀巨海何

以知風波之患也

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

司馬遷書曰下流多謗議

彼所以處之也

算矣

蒼頡篇曰算計也

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論語子夏曰商聞之

故道之



將行也。命之將貴也。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

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微而自遇矣。論衡曰命吉不求自得富貴之命西京賦曰不微自遇道

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論語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為乎。蓋

亦知為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遽陳戚施之人。莊子曰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憲不忍為也司馬遷報任安書曰苟合取容毛詩云燕婉之求籛蔭不鮮又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

之間。杜預左氏傳注曰俛仰伏也鄭玄毛詩箋曰籛蔭觀人顏色而為辭故不能俯又曰戚施下人以色故不能仰史記曰蘇秦嫂逶迤而仰曰見季子高位金多也意無是

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毛詩曰巧言如流史記淳于髡曰鄒忌其應我若響之應聲也以閱看為

精神。以向背為變通。易曰變通者趨時者也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

之如脫。遺。孟子曰太王居豳狄人侵之乃踰梁山邑于岐山下從者如歸市焉其言曰

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得與失孰失二者孰賢鄭玄儀禮注曰賢猶勝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賂。淫其聲色。杜預

左氏傳注曰冒貪也脉脉然自以為得矣。爾雅曰脉脉謂相視貌也郭璞蓋見龍逢比干之

曰脉脉謂相視貌也

匹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

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輩蓋知伍子胥之屬

去鼻決曰崇侯虎顧利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死牧之野音鏤力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左傳曰吳將伐齊越子帥其屬

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杜預曰改姓為王孫欲以辟吳禍鏤劍名也左傳曰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去

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子而弗圖將馬川之子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

常曰是瓦之罪也乃殺費無極駟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其國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漢書曰汲黯為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又

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蓋笑蕭望之跋扈於前而不懼石顯

之絞縊於後也。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白以為宜罷中書宦官應古

其尾漢書曰成帝立丞相奏顯舊惡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

免官徙歸故郡憂懣不食在道而死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

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左氏傳王饗管仲管仲曰陪臣敢必須勢乎則王

辭杜預注曰諸侯之臣曰陪臣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闔其門也。漢書曰拜王莽為大司馬

馬揚雄自序曰雄家代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又曰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文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

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論語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又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融曰克己約身也

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家語曰原憲宋人字子思約守貧而樂道

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和公新論曰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

其為名乎則善惡書于史策毀譽流于千載淮南子曰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

賞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廣雅曰將以娛耳

目樂心意乎南都賦曰遊觀之好耳目之娛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

矣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司也蹇裳而涉汶問陽之丘

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毛詩曰子惠思我蹇裳涉漆公羊傳曰莊公會諸侯盟于柯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如雲言多也椎直紉而

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漢書曰尉佗懸結服虔曰懸音椎今兵士椎頭結張揖上林賦注曰紉紉後垂

也紉即髻字也子正文引此而為髻字漢書曰桑市道屬河以取菽食粟又枚乘上書曰夫漢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毛長詩傳曰京仁也鄭玄曰使露積穀也

拔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與余璠之珍可觀矣爾雅曰拔衽曰擗廣

子攷美

夢何為夢

雅曰拔插也並初治切淮南子曰鍾山之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許慎淮南子注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貨將以與而斂杜預曰與璠美玉也

如是也為物甚眾為己甚寡不愛其身而齊其神呂氏春秋曰凡事之本必理身齊其大寶高誘

曰齋愛也齊身也風驚塵起散而不止風驚塵起喻惡積而難生六疾待其前五刑

隨其後左氏傳曰昭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利曰是謂近女室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天生六氣以化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

為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言奔競之倫禍敗若此而乃尚自以為審見身名親疎之理故分榮辱客主之義哉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

人曰義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故古之王者益以一

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淮南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為天下掩眾寡故立天子以齊一之也古

之仕者益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冒貪也古之

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

核胡乎邪正之分呂氏春秋曰邪正之所積其禍無不逮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

辱不及眾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



機依鄭注并鄭注改  
機字當誤

先友謂孔子蕭遠自謂老聃  
之後也

辱之算其昭然矣

爾雅曰權輿始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呂氏春秋曰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管子曰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孫卿曰先義後利者榮先利後義者辱

故君子舍彼取此

言舍欲利而取仁義也老子曰故去彼取此

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

周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猶居其所

言君子之性語默出處雖從其時而中心常不改其操似天動星迴而北辰常居其所而不改也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鄭玄曰北極

謂之璣旋輪轉

而衡軸猶執其中

旋鄭玄曰轉運者為機持正者為衡莊子曰軸不運而輪致千里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者毛詩大雅文也毛長傳曰燕安也翼敬也箋云貽猶傳也孫順也言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

於斯矣

論語曰子以能問於不能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辯亡論上下二首

孫盛曰陸機嘗辯亡論言吳之所以亡也

辯亡論上

下二首 明本有以三字

陸士衡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

姦臣謂董卓也答寶賦曰王塗無機周禍基京畿毒失其御法言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

禍基京畿毒

古為主領諸王下為揚其光切而皆從時各歸命之意

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

各賓戲曰廓帝絃恢皇綱劇秦美新曰皇綱弛而未張尚書傳曰紊亂也新序曰及定王王遂卑矣

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

廣雅曰駭起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又魏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吳武烈皇帝

慷慨下國電發荆南

吳志曰漢以孫堅為長沙太守董卓專權諸州郡並與義兵欲討卓堅亦舉兵荆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比至南陽

眾數萬人楚辭曰雷動電發

權略紛紜忠勇伯世

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而後有善者也

威稜則夷羿震盪

達朗兵交則醜虜授馘

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書曰威稜懾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寒浞伯明氏之讎子弟也夷羿收之以

為己相杜預曰夷氏也羿善射左氏傳曰兵交使在其間毛詩曰仍執醜虜爰云馘所格者之左目也

遂掃清宗祊

補蒸禋皇祖詩

曰祝祭于祊毛萇傳曰祊廟門內之祭也爾雅曰冬祭曰烝尚書孔氏傳曰精意以饗謂之祊皇祖謂漢祖也吳書曰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

于時雲興之將

帶州颺起之師跨邑哮

交呼闕之羣風驅熊羆之眾霧集

毛詩曰進厥武臣闕如虓虎向

書武王曰勛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

左氏傳曰諸侯同盟於亳語曰戮力一心賈逵曰戮力并力也

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

左氏傳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夫國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又眾仲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

杜預曰阻恃也又君子曰史佚所謂無怙亂也

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

言出師之法必以律齊之今則不然各恃兵怙亂而出師無律也稔寇言其

威權令資熟於寇也周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左氏傳襄公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杜預曰稔熟也

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

王伯厚說武帝出左歲十六年傳  
彼其地以塞長庚疏謂平道也  
案疏說亦不知所本疑用字詩  
長庚之義此注所引皆是耳以  
為藏車之所甚非

也漢書武帝詔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吳志曰權稱尊號追諡策曰長

沙王言桓王挺英逸之才命世而出也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眾後漢書陳忠曰旬

月之閒神兵電掃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

旨定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飾法脩師則威德翕

赫周易曰先王明勅勅法實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吳志曰策以彭城張昭為謀主

名豪又述曰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吳志曰策徙居舒與周瑜相友彼二君子

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

江東蓋多士矣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左氏傳

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春秋台誠圖曰誅鉏民害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

紫閣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繁欽辨惑曰吳人者以船藏為輿

所產驅達言曰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戰國策張儀謂秦惠王曰

也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左氏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

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用集我大皇帝吳志曰權薨諡曰大皇帝以

奇蹤襲於逸軌敵心因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國語

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史記曰宣王即位脩政法文武成康遺風諸侯復宗周室也而加以篤固申之以

交乎塗巷周易曰賁丁上國東帛菱菱孟子曰夫招士以旅故豪彥尋聲而響臻

志士希光而景驚異人輻湊猛士如林班固公孫弘贊曰異人並出文子曰羣

於是張昭為師傳吳志曰王待張昭以師傅之禮周瑜陸公魯肅呂蒙

之儔人為腹心出作股肱吳志曰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為武威將軍南郡太守餘

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吳志曰甘寧字興

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吳志曰甘寧字興

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吳志曰韓當字義公遼西人也遷昭武將軍又加都督之號又曰潘

周泰之屬宣其力吳志曰韓當字義公遼西人也遷昭武將軍又加都督之號又曰潘

周泰之屬宣其力吳志曰韓當字義公遼西人也遷昭武將軍又加都督之號又曰潘



人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軍又曰蔣欽字公奕九江人也拜右護軍又曰風雅則諸葛

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諸葛瑾已見三國名臣類吳志曰張昭長子承字仲嗣少

人也孫權為討虜將軍召騭為主記權稱尊號代陸遜為丞相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

呂岱以器任幹職任心無適莫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權稱

尊號拜為少府遷太常又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權拜裨將軍亮即位遷揚州牧又遷大司馬

又曰呂岱字定公廣陵人也權拜上將軍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許慎淮南子

注曰幹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虞翻已見三國名臣類吳

頭諫爭又曰陸績字公紀吳郡人也孫權統事辟為奏曹掾又曰張溫字惠恕吳郡人也權拜議

郎徒太子太傅甚見信重吳錄曰張惇字叔力吳郡人也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以

為車騎將軍出補海昏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

令毛詩曰出入諷議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几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

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

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又曰沈珩字仲山吳郡人也權以珩有

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也曰何以知曰信時書盟言歸于

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備豫文帝善之以奉使有稱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祿祥

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祿祥

協德韋昭漢書注曰曆數占術也吳志曰吳範字文德會稽人也以修曆數知風氣聞於郡中

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呂忱字林曰禰祿祥也居衣切天文志曰臣主共憂患其察董

襲陳武殺身以衛主吳志曰董襲字元世會稽人也為偏將軍曹公出濡須口襲從權

乞使襲出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

改服臨殯又曰陳武字子烈廬江人也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

權哀之自臨其喪駱統劉基強諫以補過吳志曰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權召為功曹志在

與權為吳王基為大司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左氏傳士季謂晉侯曰詩云哀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謀無遺

謂舉不失策廣雅曰謂智也思與切東觀漢記魯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

而與天下爭衡矣王衡謂角其輕重也漢書公孫獲曰吳楚之爭衡謂角其輕重也漢書公孫獲曰吳楚之魏氏嘗藉戰勝

之威率百萬之師漢書晁錯曰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浮鄧塞去之舟下漢陰之眾孔安國

曰順流曰浮鄧元水經注曰鄧塞者即鄧城東北小山也先後因羽檄萬計龍躍順流

之以為鄧塞漢陰漢水之南也莊子曰子貢南遊於楚過漢陰室武將連衡包咸論語注曰衡輓也戎車喟然有吞江沔之志一宇宙之

氣毛萇詩傳曰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瑜與

戰公軍 破退 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左氏傳曹劌曰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鄭玄禮記注曰遁逃也漢王亦

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

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

蜀志曰孫權襲殺關羽取荊州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遂乃伐吳吳將陸遜大破先主軍遂棄船還魚復改縣曰永安先生祖于永安宮吳志曰備升馬鞍山陸遜從諸軍四面壁之土崩瓦解馬

鞍山在西陵之西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吳曆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蓬

籠之戰子輪不返魏志曰張遼之討陳蘭別遣臧霸至皖討吳吳將韓當遣兵逆霸與戰于蓬籠

馬敗秦于穀匹馬隻輪無反者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衄六財匱而吳莞然坐乘

其弊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何晏曰莞爾小笑貌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左氏傳曰隱公攝位而乞盟

遂躋天號鼎峙而立方言曰躋登也漢書蒯通說韓信曰今為足下請服西屠庸

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渙王逸楚辭注曰渙裂也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

賈誼過秦曰南取百越之地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八代三皇五帝也杜預

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告類上帝拱揖羣后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

與搜古字通三王夏殷周也王夏殷周也

欽若上下恭指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毛詩曰蒹葭虎臣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漢書伍微曰經綏臨江而守長棘勁

鍛望颺而奮爾雅曰棘戟也說文曰鍛鍛有鋒也亦曰長刃矛刀之類也山列切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

下尚書曰庶尹允諧孔安國傳曰尹正也眾官之長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又曰內史過曰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供其上化協殊裔風衍

遐圻左氏傳曰天子之地一圻杜預曰一圻方千里圻界也言風教及遠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左氏傳曰晉人使子貢對鄭使

告于寡君杜預曰一介獨使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鄭玄曰每廐爲一閑明珠

瑋寶耀於內府周禮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珍貴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漢書息夫

重積而輶由軒騁於南荒衝軻息於朔野楊雄答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輶軒之使班固漢書述曰戎車七征衝軻閑閑字

略作輶樓也音義曰輶兵車名也蒲筋切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漢書

難蜀父老曰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如淳曰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爾雅曰虞度也

志曰孫亮字子明權少子姦回肆虐景皇聿興尚書曰崇信姦回南都賦曰豺狼肆虐也立爲太子權薨卽尊號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南都賦曰

孫綝使宗正孫楷迎休卽位薨諡曰景帝毛萇詩傳曰聿遂也公羊傳曰繼文王之禮守文王之法度也降及歸命之初吳志曰孫皓降晉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尚



此謂之為大命既非關焉

此謂之為大命既非關焉

此謂之為大命既非關焉

曰有典刑毛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謬謬盡規吳志

孫皓即位拜陸抗大司馬荆州牧又曰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遷為左丞相凱上表疏皆

指事不飾忠懇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周易曰王臣謬謬匪躬之故史記趙簡子曰諸大夫在

朝徒聞唯唯予不問周舍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吳志曰施績字公緒遷將軍督領

之謬謬盡規已見上文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盜賊事持法不傾拜左大司馬吳

錄曰范慎字孝敬廣陵人也竭忠知己之君丁奉離斐以武毅稱吳志曰丁奉字承淵廬

繆繆三益之友時人榮之孫皓以為太尉將亮即位為冠軍將軍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黎斐解

圍奉為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軍黎與離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孟宗丁固之徒

為公卿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為司徒司空吳錄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

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焉楚國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吳志曰樓玄字承光沛郡

先賢傳曰累遷光祿勳遂至三公事禁中侯主殿中事又曰賀邵字興伯會稽人也

皓時為中書令漢官解故曰機事所總號令攸發元首雖病股肱猶存尚書大傳

也股肱愛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

憂黔首已見過秦論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是之時安土樂俗之

上不知此之曆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曆命曆數天命也王師謂晉師也言躡

謂土崩也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向揚州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

川無溝阜之勢過秦論曰楚師深入非有王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

墨子曰公輸班為雲梯必取宋史記曰晉智伯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不沒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

之隊左氏傳曰楚子圍宋將去之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王從之宋人乃懼遂及楚平史記曰燕昭王使樂毅為上將軍伐齊破之濟西

社稷夷矣左氏傳曰晉紀曰太康元年四月王濟鼓入于石頭吳王孫皓而縛輿觀降于潘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襄陽記曰張悌字臣先襄陽人晉伐吳悌逆之

自牽之梯垂涕曰今日是我死日也觀遂放之為晉軍所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

殺韓子有孤憤篇司馬遷書曰世又不與能死節者也向時之師無曩日之眾向時謂太康之役也曩戰守之道抑有前符符猶

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質理古今詭趣何哉廣雅曰質易也詭文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辯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交廣東

賦曰自中夏以布德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左氏傳曰吳周之

毛萇詩傳曰奄覆也

晉書作劉劭此如程碑稱  
其曰王也

比于諸夏毛詩序曰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淮南子曰偽之生而智以警愚

國之音哀以思其民怨范曄後漢書吳祐曰遠在海濱其俗誠陋也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獻達懿

度弘遠矣周易曰古之聰明獻智神武而不殺者夫其求賢如不及郵民如稚

子論語曰子曰見善如不及謝承後漢書曰延篤遷京兆尹郵民如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

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吳志曰呂蒙年十五六隨鄧當擊賊策見而奇之引置左右張昭薦蒙拜別部司馬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江表傳曰權刺荆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潘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床就家輿致之潘伏面

著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

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

不然本肯降意將以孤無古人之量邪便親以巾拭其面潘起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荆州諸軍

事一以咨之毛萇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偏

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吳志陸機為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

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江表傳曰曹公

入荆州周瑜夜請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斷其事實今以實較之

不過十五六萬軍已久疲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權曰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

人船載糧具促辦卿與子敬便在前發孤當增發人眾多載資糧為軍後援也卑宮菲食

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算論語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馬融曰菲

見產翻傳

子敬 據改吳志作魯子敬 據改吳志作魯子敬 據改吳志作魯子敬

薄也漢書李尋傳曰王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變蒙險而致命吳志曰魯肅字敬臨淮人也

周瑜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召肅與語甚說之眾賓罷退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又曰士變字威彥蒼梧人也漢時變為綏南中郎將軍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變率兄弟奉承節度權加變為左將軍變遣子獻入質高張公之德而省遊田之娛賢諸葛之

言而割情欲之歡吳志曰張昭為軍師權每出獵常乘馬射虎奮突前攀持馬鞍昭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則有一日之患為天下笑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平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慙君然猶不能已諸葛瑾事未詳

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吳志曰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實賦息調為之爾於是令有司盡為科條使即中緒達濟以就遂意所不安令損益之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廣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于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三爵後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屏氣跼局躡以伺子

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論語曰屏氣似不怠者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論語曰屏氣似不怠者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

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療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者賜千金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咄夜不能寐病小瘳為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自親臨視視統卒權為之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乃列封統一登壇慷慨歸

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吳志曰權既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時或言諸葛瑾別



祖  
列  
本  
作  
祖

官  
不  
無  
與  
言  
更  
也  
吳  
志  
注  
作

遺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  
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不負子瑜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謨  
謀也又曰肆陳也  
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  
左氏傳曰初楚靈王卜曰余尚  
得天下不吉投龜詎天而呼曰是區區  
者而不余界方言曰厭安也於豔切  
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  
論語曰子謂衛公子荆  
苟完矣  
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  
宮室與服蓋慊  
苦如也  
漢書文帝曰豫建太子謂天下何賈逵國語注曰謂  
告也言何以告天下也劉兆穀梁傳注曰慊不足也  
爰及  
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相脩  
注曰粗略也才古切  
雖醲化懿綱  
未齒乎上代  
杜預左氏傳  
注曰齒列也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  
周禮曰  
國體國  
地方幾萬里  
杜預左氏傳注  
曰幾音基近也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  
韋昭國語  
經野  
也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  
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  
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  
之有術  
陳琳為曹洪與文帝書曰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  
敦率遣典勤民謹政  
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亾之患也  
左氏傳北宮文子  
曰有其國家合間

長世尙書曰降或曰吳蜀唇齒之國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蜀滅則吳亡理則

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漢書項梁曰田假與國之王也如趙曰相與友善焉

與國黨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

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啟行不過千夫詩曰元戎十乘以先

啟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胡滅切漢書曰自尋陽浮江舳艫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柁處也艫船前頭刺櫂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

衝千里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蛇關以首尾故銳昔蜀之

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戰國策曰公輸班爲

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

其氣固無可遏之理國語太子晉曰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道其氣韋昭曰聚聚物也高山陵也下數澤也疏通也而機

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卽荆揚而爭舟楫之用

是天贊我也漢書晁錯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左氏傳子魚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

禽耳逮步聞之亂憑寶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羣蠻國語單穆公曰量資幣戰國策

彼彼皆也

分毫也

大邦亦晉也

強寇又晉也

俘晉人也

此句仍訓不久

曰荆軻至秦持千金之幣厚遺中庶子蒙嘉此雲翔與戰國微異不以文害意也于時大邦之眾雲翔電發雲翔言眾也戰國策頓子說秦王曰今楚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拔然

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東坑在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踴遠於跡待戮而

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

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吳志曰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陸抗聞之因部分諸軍吳彥等徑赴西陵勅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

以圍關外以禦寇圍備始合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湯肇至西陵抗令張咸

固守其城公安督雷應距胤身率二軍憑圍對肇肇攻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

敗楚師于城濮還師歸國獻俘授職杜預曰獻楚俘于廟俘即囚也信哉賢人之謀豈

欺我哉孟子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言少有虞度之事也陸公歿

而警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蒼頡篇曰駭警也夫太康之役眾未盛乎曩日

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吳志曰孫皓天紀三年郭馬反攻殺廣州都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

將軍義曰向時皆謂曹劉之世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

然與

詩大雅文也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

周易革卦之辭也

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

太玄經曰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彰

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趙岐曰天時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

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

險也

周易坎卦之辭也

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

史記魏武侯曰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

也孫卿子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合所以參而顛覆所參則惑矣

及其匹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

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眾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

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遽者

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

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父之謀慈和以結士

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眄之義授圖于黎元也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其患安與眾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其患則



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  
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蘩蘩曰此  
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朝周俯泣  
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  
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為黍離之詩

文選卷五十三 終

金鑑  
汲古

風雨  
本

文選卷五十四

五等論

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至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此論

陸士衡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

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漢書王嘉曰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

創制垂基思

隆後葉

典引曰順命以創制論語比考識曰以俟後聖垂基也

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

左氏傳楚茅尹無字曰天子有經略

古之制也又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聞長世

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

漢書曰周爵五等蓋

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後唐虞侯伯猶存至秦遂并四海分天下為郡縣前聖苗裔靡有子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以撫海內班固漢書述曰自昔黃唐經略萬國損益三代降及秦漢革創五等

制立得失

成敗備在典謨

王命論曰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書序曰典謨訓誥

是以其詳可得而言

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

揚雄長楊賦曰恢恢帝業孫卿子曰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廣雅曰曠遠也

曠不

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

即

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

分職所以輕其任也

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竝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

尚書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

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裁與財古字通

使萬國相維

以成磐石之固

周禮曰凡邦國小大相維漢書宋昌曰漢所謂磐石之宗也

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

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而獨斯畏也

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

大方法也呂氏春秋曰凡耕之大方力者

欲柔

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

周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莊子曰愛人利物之謂仁左氏傳樂武子曰季孫圖其

身不怠其君

安上在於悅下爲己在乎利人

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

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

周易兌卦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

而後利之之利也

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而後利之之利也

如愛而弗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愛而不用者取天下者也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者也

是以分天下以

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

孟子謂齊宣王曰樂以天

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趙岐曰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其之如是未有不王者也鄭玄儀禮注曰饗勸強之也

利博則恩

篤樂遠則憂深

呂氏春秋曰眾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博利博義也利博義博則無敵也毛詩序曰憂深思遠

故諸侯享食土之

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

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爲禮鄭玄曰大人諸侯之謂也

夫然則南面之

君各務其治

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言任諸侯治之也

九服之民知有定主

周書曰乃嶠九服之國也

篇邪惡者則國不安則不  
此古今一軌其如彼也思者何  
哉

上之子愛於是乎生周書文王曰周視民如子愛也禮記曰下之體信於是乎

結禮記曰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鄭玄注曰體猶親也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故強毅之

國不能擅一時之勢孟子曰彼一時也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漢書宣帝曰

王道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毛詩序曰下譬猶眾

目營方則天網自昶目綱目也以喻諸侯天綱以喻王室也營布居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呂氏春秋曰一引其綱萬目皆張廣雅曰昶通也

四體辭難而心營獲又四體亦喻諸侯心營亦喻王室也論語丈三代所以直

道四王所以垂業也論語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包氏曰三代夏商周也禮記

曰屬統垂業廢興何如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漢書韓安國曰夫

必算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愿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言法不

故期在於必薄道不可常明故有時而或闇以諭盛衰興廢抑唯常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愿慈也娛萬切左氏傳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杜預曰涼薄也故世及

之制弊於彊禦言諸侯世及而盛彊其弊在於彊厚下之典漏於未折言封建

為害其漏在於未大而本折也周易曰剝上以厚下安宅左氏傳楚子問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  
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杜預曰折



折其**侵弱之釁**邁自**三季**

言諸侯秉權而王室侵弱斯乃邁自三季也班固異姓諸侯本也

五等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國語郭偃曰三季王桀紂幽王也

**陵夷之禍終于七雄**

言七雄力政王之道因之

陵夷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士崩東京賦曰七雄並爭

**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曰涉商人**

**之戒**

夏后之鑒即殷鑒也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尙書曰爾唯舊人爾不克遠省爾知監王若勤哉孔安國傳曰目所親見法之又明之也

**文質相濟損**

**益有物**

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論語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物禮物也

**故五等之禮**

**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

呂氏春秋曰等步畝封畛所

**豈玩二王之**

**禍而闇經世之算乎**

王謂夏殷也經世已見李蕭遠運命論

**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

**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

家語孔子曰文武之祀無乃殄乎漢書徐樂上

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

**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

始靈臺吳越春秋曰大夫種善圖始范蠡善慮終貫達國語注曰權秉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

**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

**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

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王居于亂諸

**猶保名位**

侯釋位以開王政又叔向語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子加之以恭

**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

新序曰及定

**猶保名位**

不與日作也

祚垂後嗣

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班固漢書序曰後嗣承序以廣親親

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

非置勢使之然與

東京賦曰怨皇統之見替鄭玄論語注曰輟止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降及亾秦棄道任

術

史記曰商鞅見秦孝公謂景監曰吾說君以帝王術之道君曰吾不能待吾以疆國之術說君君大悅

徵周之失自矜其得

力滅周也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

弱下之術前王所棄秦以為是故謂之昧焉左氏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

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陰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也賈逵國語注曰尋用也

國慶獨饗其利主

憂莫與其害

國語曰晉國有慶未嘗不憂臣辱

雖速亾趨亂不必一道

毛萇詩傳曰速召也

之釁實由孤立

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毛萇曰顛什也沛拔也揭見根貌也漢書曰漢興懲戒亾秦孤立之敗也

是蓋思五等之

之小怨恐萬國之大德

毛詩曰怨我大德思我小怨

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為痛

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

左氏傳鄭石彛謂子囊曰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又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

國乏令主十

有餘世

左氏傳治區天曰為乏令主揚雄連珠曰古之令主所以統天者不遠焉爾雅曰令善也

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

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獄左氏傳狐偃言於

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也

一朝振矜遠國先叛

公羊傳葵丘之會齊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矜然矜之者

何猶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

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

左氏傳晉侯謂王王

點  
引  
楚  
漢  
各  
改

享禮命之有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維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杜預曰示欲逼周取天下也豈劉

項之能關關勝廣之敢號澤哉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關使當陽

澤鄉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其弊覆滅之禍豈

在曩日曩日謂土崩之禍也漢矯秦枉大啟侯王班固漢書表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其正矣毛詩曰大啟爾宇為周室輔

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東京賦曰規纂踰溢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漢書

賈誼曰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又晁錯曰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不如此宗廟不安也是以諸侯阻其國

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阻恃也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

綱七子衝其漏網漢書賈誼曰大抵彊者先反及淮陰王楚最彊則先反韓信倚胡則又

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然諸言八而機言六者賈誼高非五等盧縮入匈奴故不數之漢書曰景帝即位晁錯說上令削吳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

趙亦皆反也皇祖夷於黔徒西京病於東帝皇祖高祖也南都賦曰皇祖止焉史記曰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擊之布走高祖

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史記曰荆王劉賈者不知何屬高祖立賈為荆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為布軍所殺漢書曰賈稱從兄而機以為皇祖蓋別有所見杜預左氏傳注

曰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譽淮南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黔徒羣盜所邪而反何也然晁錯當為黔漢書曰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反以袁盎為太常使

吳王聞盜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盜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為枉過其正已見上文周

易曰利用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漢書曰呂氏自

建侯行師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知背高皇帝約因作

亂宋虛侯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曰呂氏崩大臣迎立代王即中令張武曰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羣臣議非也內有宋虛東牟之

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強故迎大王大王勿疑也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

曠然復襲匹秦之軌矣漢書曰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睚眦橫逆以害身喪國

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尚

家因于而國漢書曰封王莽為新都侯襲猶取也漢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

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言光武猶遵師前漢之失也晏子春秋諺曰前

世姦軌充斥尚書曰寇賊姦軌與充古字通左氏傳士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

風靡彊臣謂梁冀之屬也楚辭曰世一夫縱衡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一夫謂

漢書曰縱恣意衡古橫字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左氏傳曰初王

子種子頽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圖以為圖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

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為國邊伯不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率



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伐周冬立子頹杜預曰石速士也不在

五大夫之數又曰初甘昭公有寵于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隗

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能使狄遂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汜杜預

曰甘昭公王子太叔帶也又曰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景王崩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

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子猛也班固漢書

述曰孝景莅政諸侯方命韋昭曰方放命下承天子之制七臣薦國邊伯詹父子禽視跪及頹叔

桃子賓起也王命論曰閻于天位爾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

雅曰干求也三子子頹叔帶子朝

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尚書

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止畿甸害不覃及

下晏如也淮南子曰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

靜以合躁治以待亂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二相乃共立宣王又曰惠王即位衛師燕

師伐周立子頹鄭伯見號叔曰益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衛門入號

叔自北門入殺子頹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次豈若

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杜預曰叔帶襄王同母弟也

一漢階閭蹇擾而四海已沸

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私呼卓入朝

以脅太后卓至遂廢少帝為弘農王

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

億兆悼心愚智同痛

與二三臣悼心失圖

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

左氏傳遺啟曰孤

億兆悼心愚智同痛

與二三臣悼心失圖

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

余多可也亦可斯  
此例也

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與

聖主得賢臣頌曰齊侯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論語子曰管仲桓公一

匡天下又曰桓公九合諸侯

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

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阮

瑀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

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

漢書曰燕齊之開方士順目而扼腕

中人變節

以助虐國之桀

漢書張博書曰公卿變節史記王歇謂燕將曰今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

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

王室

漢書曰王莽居攝程義心惡之遂與劉璜結謀舉義兵范曄後漢書曰董卓以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付中劉岱為兗州刺史馥等到官各舉義兵討卓

然上非

奧主下皆市人

漢書曰翟義立劉信為天子左氏傳曰蔡公召子于子哲將納之子于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于其濟乎對曰難恭王有寵子國有奧主呂氏春

秋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教卒也

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

無救劫弑之禍

范曄後漢書曰卓聞劉瓛等兵起乃鳩殺引農王太子曰用兵有五誅暴救弱謂之義漢書班彪曰假號雲台

民望未改而

已見大漢之滅矣

漢書曰莽聞翟義兵起乃拜王邑為虎牙將軍以擊義破之於是莽自謂大得天人之助遂即真矣漢書陳涉詐稱公子扶蘇從民望也

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

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君為一體也全或為今非

昏主暴君有時比迹

故五等所以多亂

唐子曰暴主闇君不可生殺范曄後漢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比迹則列

今之牧守皆以官方

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

案當行  
及字下屬朱辨說  
存釋而為  
集以故注又非

用

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長率連屬咸述其職

禮記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

年

一謂之述職述職者述其所職也

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

左氏傳宋子魚曰何又用諸淫昏之鬼

則其

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

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

尚書曰不役百目百度惟貞

鬻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

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己思治

民安己受其利故曰爲己

郡縣

之長爲利圖物

物能利己乃始圖之故云爲利

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

企及進取

奔競以招譽禮記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史記蘇秦

說燕王曰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

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

修己安民積德

以厚下論語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尚書咎

繇曰在安民孔安國論語注曰希少也

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

鄭玄禮記注曰

情實也銳

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

安民譽遲不若侵之以利己鄭玄論語注曰憚難也

損實

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

進取名速故損實事以求之列子曰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

君無卒歲之

利

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己士眾皆我民民安已受其

利國傷家嬰其病

說文曰嬰繞也

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

尚書曰若考作室子乃弗

此書而思並兩皆謂封建即  
降也注註

先師劉君亦信定命之說著  
又數篇似謂歸之於命尚有  
愈指若明其然然斯無可  
答今則身經推絕惠基其  
源縱有滯疑誰為剖析乎

肯堂別  
肯構

為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

漢書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望莫有

苟且之意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假其德者也

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言八

范曄後漢書鄭泰曰以膠固之眾當解合之勢

建五等而廢興殊迹者譬

並賢居治而功有優劣也

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

八代謂五帝三王也然此八代異於辯亡各觀文立義也

吾道一貫之秦漢之興殆可以一言蔽矣

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安國何書傳曰蔽斷也

辯命論

并序 劉璠梁典曰峻字孝標

劉孝標

孝標植根滯右流寓魏庭冒履難危僅至江左負材於能自謂坐致雲

足杜浮競也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

主上謂梁武帝也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舉秀

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

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

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

漢書梅福上書曰願涉赤墀之塗

士之窮通無非命也

莊子孔子謂子路曰聖人知窮之有命知

故謹述天旨因



言其致云爾

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天旨謂天子意也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

郭璞曰孫子荆

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明亮拔不羣抱朴子曰故侍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禮記曰珪璋特達抱朴子曰陸士龍士衡曠世特秀超古邈今

實海內之名傑豈

曰者卜祝之流乎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過日者日者曰帝今日殺黑龍於北方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史記有日者列傳然則占候時日謂之日者司

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

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

史記曰司馬遷曰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

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饗養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

公明而已哉

左氏傳楚叔伯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又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比三凶謂之饗養

之道窮通之數天閼

葛烏紛綸莫知其辯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

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莊子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司馬彪曰天折闕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通者也

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

范曄後漢書曰封禪書曰紛綸成誕鄭玄儀禮注曰辨別也

玄論語注曰蔽塞也論衡曰凡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患禍失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蒼頡篇曰闡開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而餓死

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蚤天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此其大彰較著也余甚

惑焉至於鵬鷃氣腐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

仰任子長言無定命者也此非王馬之言乃云命之說耳

子效

蕭遠亦言定命同于王馬致  
命由己則詩書之舊說所謂  
隨命也

考標言命歸之自然此又為  
定命之說也一極常即古言  
富貴在天也終不知非以自  
然而謂之偶然也

子者蓋楚人也常居深山以褐冠故曰鵝冠禮記孔子曰儒者蓬戶  
因在平時吳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賈捐之曰石顯方鼎貴又于公曰少高大門令容駟馬高蓋  
車也左傳閔子騫曰說說謹昨異端斯起蜀志曰孟光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  
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說說謹昨異端斯起來敏爭此二義常說說謹昨裴松之曰說音  
奴交切謹音謝袁切昨音祖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  
格切論語子曰攻乎異端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  
其本玄作致命由己之論言吉凶由己故曰語其流賞試言之曰莊子曰請嘗試言之  
為以之靈杜預左氏傳曰嘗試之也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老子曰大道  
氏傳曰嘗試之也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老子曰大道  
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王弼曰萬物皆得道  
而生管子曰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者物見其  
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莊子曰孔子觀於呂梁見丈夫謂孔子  
以然命也張湛曰固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故謂之命也莊子曰鼓動陶鑄而不為  
子曰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也鼓動陶鑄而不為  
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周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韓康伯曰爻辭也爻以鼓動効  
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為事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老子曰亭之  
典引曰沈浮交錯庶幾混成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老子曰亭之  
之王弼曰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實左氏傳墜之淵泉非其怒昇之霄漢非其悅  
呂相曰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言殺也墜之淵泉非其怒昇之霄漢非其悅  
墜之淵泉非其怒昇之霄漢非其悅於陽故魚游於水鳥飛於雲夫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蕩

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

莊子曰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萬物

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庚桑楚曰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又楚狂接輿謂肩吾曰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確乎不移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又曰吾一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

者自天之命也

呂氏春秋曰若命之不可易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也所受於帝行正不過得壽命也

定於冥兆終然不

變祖台之論命曰存亡壽夭咸定冥初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天地所不能變

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西征賦曰生有修短之命

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

淮南子曰昔其北之力莫之要聖哲弗能預

南傾與高辛爭為帝許慎曰昔其工古諸侯之強者也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陸機弔魏武文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

短則不可緩之於

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

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漢書曰漏刻以百二十為度韋昭曰舊漏書夜其百刻哀帝有短祚

之期故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

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賢聖所不能

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

尚書曰放勛欽明又帝曰湯湯洪水方割湯懷山

襄陵浩浩滔天史記天乙立是為成湯曰春秋曰成湯之早煎沙爛石楚辭曰計日並出流金鑠石

文公寔其尾宣尼絕其糧

周文王

子公曰有聖德論曰文毛詩曰狼跋美周公也狼跋其胡載寔其尾毛萇曰寔踰也寔音致漢書平紀曰追諡孔子曰宣尼公論語曰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顏回敗其

此皆偶然耳

才行在內偶然在外焉可責其必合哉

叢蘭冉耕歌其芣苢

家語曰顏回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二而早死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蔽之叢蘭欲茂秋風敗之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韓詩曰采芣傷夫有惡疾也詩曰采芣芣言采之薛君曰芣苢澤瀉也芣苢臭惡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芣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也

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與困臧倉之訴  
夷叔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楊修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傳子曰昔仲尼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與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然子與孟子之字也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曰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孟子與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且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聖賢且

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  
大戴禮孔子曰所謂庸庸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此可謂庸人也馮衍顯志賦曰獨慷慨以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

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  
史記曰子胥自剄死王乃取子胥屍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於江中楚辭漁父見屈原曰子非三閭大夫與漢書曰賈誼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揚雄反離騷曰欽弔楚之湘纍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纍屈原赴湘死故曰纍也賈大夫沮志於

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  
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傳誼以謫去意不自得又曰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輦過謂曰父老何自為郎

君山鴻漸鍛殺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

而行有遺哉

東觀漢記曰桓譚字君山少好學徧治五經光武即位拜議郎詔會議雲臺上問譚曰吾以識決之何如譚不應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讖問其故譚頗有所非



是上怒曰桓譚非法將去斬之譚叩頭流血乃貰由是失旨遂不復轉遷出補六安太守丞之官  
意不樂道病卒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許慎淮南子注曰鵠羽殘羽也應璩與從弟書  
曰弋下高雲之鳥東觀漢記曰馮敞通少有儼之志明帝以為行材過其實抑而不用遂堙壞  
失志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凰之翔至德也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許慎曰風穴風所從出韓詩  
外傳曰子路謂孔子曰夫子  
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也  
近世有沛國劉璠璠弟璉並一時秀士也  
蕭子顯齊書曰劉璠字子珪沛國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篤學博通五經為安成王撫軍行參軍  
公事免自此不復仕永明初遇疾卒璠弟璉字子璠方軌正直文惠太子召璉入侍東宮每上事  
輒削草尋嘗謝爵校尉卒官呂氏春璠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  
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璠音境璠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  
儒行范曄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論語  
記有儒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禮  
行篇與秋霜崑玉比質可也西京賦曰狀亭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范曄後漢書孔融論  
亭以崑崙郭璞遊仙詩曰高蹈鳳塵外皆毓德於衡門竝馳聲於天地周易曰君子  
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  
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尚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  
書曰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  
髦秀達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司馬彪莊  
棄也馬融論語毛萇曰相質也又曰髦俊也候草木以其彫與麋鹿而同死楚辭曰願微幸而有待兮宿莽與楚  
注曰韞藏也草同死王逸曰將與百草俱殂落也

何正莊年之琴能垂涕泗舒  
吟之淚能赴結歌手耳其悲  
矣

下如已謂之無

馬通

論曰身與草木俱朽楚辭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

故文曰肝膽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封此則宰衡之與阜隸容彭之與殤子

尚書曰冢宰掌邦治毛詩曰賁維阿衡左右商王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臣卑卑與臣隸列

僊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壽補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與老子同亦

云老子師又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莊子南郭子綦猗頓之與黔婁陽

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之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之夭猗頓之與黔婁陽

文之與敦洽參來弔曰何以為論表曰以康為論曾子曰先生有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

則手足不斂傷無酒肉何樂以此而論為康哉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慎曰楚之好

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洽鬻麋鹿推額廣顏色如漆赭垂眼臨鼻長肘而盤股陳侯見

而甚悅之而誇曰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抱朴子曰聖人體天皆得之於自然

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然命體周流

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周易

人先號咷而後笑老子曰不召而自來傳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設非

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子虛賦

糾紛鷁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思玄賦曰北叟頗識其倚伏抱朴子曰驚說不可

以一途驗爭琴不可以膠柱調也鬼谷子曰即欲聞之貴密密之貴微西征賦曰寥廓忽阮文子

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

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言性命之道雖係于天然其來也必憑人而御物譬如天王冕旒而執契必因百官

而或者觀湯武之龍躍謂龍亂在神功聞孔

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成湯武也周易曰見龍在田又曰或躍在淵墨子曰夏

豹變謂驚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彭越韓彭信周易

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故言而非命

有六蔽焉爾論語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請陳其梗槩夫靡顏膩

理哆囁許慎曰為顙子類鳥形之異也南子曰哆囁連蔭戚施醜也說文曰哆張口也音侈通

俗文曰囁口不正也史記唐

舉見蔡澤曰先生雖顏感朝秀晨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淮南子曰朝秀不知

此皆偶然

相人符命尤屬皆言

若謂四言言帝業之成不關  
功極其明并梁武帝而亦  
指尺矣

死蠱也生水上似蠶蛾養生要曰聞言如響智昏救麥神之辯也史記曰淳于髡說

龜鶴壽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鄭思邈出曰是人

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左氏傳曰程滑殺厲公仲容士魴適周

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惠不能辯救麥故不可立杜預曰救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

以之為癡固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

於十其蔽一也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莊子曰定

說越曰晉楚鬪越兵不知十也龍犀曰角帝王之表朱建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

起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龍犀曰角帝王之表髮左角曰右角月王天下也

公侯之相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長引其語劉文公曰孔子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

貌狀有奇表鼎角隆犀是黃帝之形貌也王肅家語注曰河目上下匡平而長也范曄後漢書曰李固

足履龜文後為太尉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蜀志曰蜀郡張裕曉相術

嘗不撲之於地左氏傳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龍子五人無適立焉乃有大事於楚室而期曰請

神擇五人主社稷乃偏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

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也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與

王之瑞春秋元命苞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意感生朱宣宋均曰華渚者名也朱丘少

夜哭國語曰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周易曰渙汗其

與王賞諫臣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大號渙散也若謂驅龍虎奮尺

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尚書



考字作初說之謂之項  
此有喻也

曰如虎如龍如熊如羆于商郊孔安國曰魏擊夷虎屬也史記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辭綜西京賦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曰紫微宮淮南子曰源道者測窺冥之深呂氏春秋曰窺冥乎冥莫知其情王命論曰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呂氏春秋曰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令婦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依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曰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曰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淮南子曰歷陽淮南縣名今屬九江郡歷陽中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書生告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嫗視東城門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自此嫗數往視門門吏問之嫗對如其言東門吏殺雞以血塗其門**楚師屠漢卒睢惟河鯁其流秦人坑**明日嫗早往視門有血便走上山國沒為湖

**趙士沸聲若雷震**漢書曰項羽晨擊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北坑馬服屠四十餘萬眾流血成川沸聲如雷使秦業帝白起之勢也論衡曰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眾一歷陽之郡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常弱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厭死故相積

**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於長平也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又曰孔璧琬琰在西序傳

**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史記曰言僂吳人字子游夏子夏也伊尹也顏頤回也孟子曰庶幾於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淮南子曰夏后知幾者也

**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淮南子曰夏后知幾者也

**誘曰考不平也類瑕也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字亭伯書憲為車騎將軍

辟驅為探察淵高第出為長岑長卿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至官才非不傑也主非不

明也而碎結緣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

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湔合死霜露其為詬呼

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

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漢書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也學長短從橫術家貧假貸無所

大夫偃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又曰公孫弘淄川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太常上對

諸儒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後至丞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士莊子曰

賓放於鄉里逐於州部又曰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

此態也漢詔曰公孫弘不幸罹霜露之疾說文曰詬恥也范曄後漢書吳漢請藏宮曰將軍嚮者

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九州春秋閻忠說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

謬生妍蚩其蔽四也應璩與曹元長書曰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夫虎嘯風

馳龍興雲屬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

而飛廉進史記曰虞舜名曰重華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豫數檮

戩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

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史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尚書曰祖伊奔告於受孔安國曰受紂也音相亂史記曰仲喬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眾明君寡莊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眾明君寡莊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法言曰聖君少庸君多杜篤弔比干文曰闇主之在上豈忠諫之是謀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家顏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薰蕕不共國而化以其類異也孫盛晉陽秋王夷甫論曰夫芝蘭之不同與薰蕕俱植鸞鳳之不與梟鸞同棲天理固然易在曉晤西都實曰接翼側足是使

渾敦本橋桃元鍾種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

左氏傳太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驕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人謂之檇杌楚辭曰忽奔走以先後及前王之踵武東觀漢記曰詔賈逵入講南橫去謂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仲容庭堅八愷之一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誦其節耕於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也彼我狄者人而獸心宴安鴟毒我狄謂魏也班固漢書贊曰夷狄之人被髮左衽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漢書曰匈奴其俗寬則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爾雅曰上淫曰蒸下淫曰報雖大風立於青丘黃龍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淮南子曰堯

堯大風封豕豷蛇皆為害堯乃使羿誅豷齒於時華之澤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野上射十日而下殺竇窳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豕於桑林高誘曰疇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為

假使孝隱生千卻特受新  
之世惟有歸東海而死耳

此皆偶然亦有人為非天命也

人言者北狄之地自內水人風驚鳥青正東方對家自金行不競天地板蕩左帶沸

大就乘林湯轉早地戰國策張儀曰趙王狼戾無親

屑乘閒電發金行謂晉也平實搜神記程琦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左氏傳師曠曰吾驅

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左帶左衽也尚書曰四夷左衽罔弗威頓王元長勸給房書啟曰息沸

屬於桑墟然齊梁之閒通以虜為涕屑也種志詔曰劉備孫權乘隙作禍端匹論曰電發荆南

獲灑洛傾五都東京賦曰汧洛尚河左伊右瀍千寶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

中縣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必敬止漢書高與三皇競其岷黎五帝角其區宇

漢書注曰萌民也孔安國尚書傳種落繁熾充仞神州范曄後漢書曰梁商上表曰何

曰黎眾也西京賦曰區宇又盛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范曄後漢書曰梁商上表曰何

曰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河圖曰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骨之以人其蔽六也

以否老子曰高下相傾淮南子曰孟春始歲孟秋始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死生有命已見上文論衡曰凡人有

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呂氏春秋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

曰禍福之所自來眾人以爲命焉知其由之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絳

桓範世要論曰遇不中庸在於所習帝也淮

遇命也善不善人也



此詩書之非直取傳  
記而論說之固亦非直取傳  
之可也

卷之五

一

南子曰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堯舜文王也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者丹朱商均也夫  
上不及堯舜下不若商均此教訓之所喻也廣雅曰結止也胡卦切賈誼過秦論曰陳涉材能不  
及中肅論衡曰中人之性在

所習習善為善習惡為惡

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

言在所習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閱其化也大戴禮曰與  
君子游必乎加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必乎加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

與之化矣是故君子  
慎其所去就者也

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

尸子曰子路東鄰之野人孔子  
教之皆為賢士王隱晉書曰應

瞻為太守人歌之曰  
威若風霜恩如父母

楚穆謀於潘崇成殺逆之禍

左氏傳曰楚子欲立王子職而黜  
太子商臣商臣聞之告其師潘崇

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以  
宮甲圍成王王繻穆王潘崇太子師

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

不能息其結纓

楚之後業皆商臣之子孫周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尚書曰在今後嗣王  
左氏傳曰衛渾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欲劫孔慄而納太子季

子曰太子無勇若燭臺半必舍孔叔太子問之懼下召石乞孟黥敵子路  
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杜預曰季子子路是也斯則邪正由於

人吉凶在乎命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

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尚  
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

宋公一言法星三徙

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有疾司馬子韋曰熒惑守心宋之分野也  
君當移於相公曰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置於股肱可乎曰可

移於民公曰民所以為國無民何以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民歲不登何以畜  
民是時熒惑乃退三舍延君命二十一年視之信廣雅曰熒惑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殷帝

自翦千里來雲

呂氏春秋曰湯克夏四年天大旱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磨其  
手自以為犧用祈禱於上帝雨乃大至淮南子曰湯之時旱七年以身禱

幸標向來孔孟詩書言命之異餘皆強儒沿舊說之取文耳故釋文補遺之以見帝之說

於桑林之際而四海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因此而言則害盈輔德其由影響若之雲湊千里之雨至

傳曰洽合也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漢書曰子定國父于公其閭門

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理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封侯

傳世又曰嚴延年遷河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因母大驚畢正臘已

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老見壯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言

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果敗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

惡有徵故君子庶幾自彊而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斯徑廷

周易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也若必為仁而無報何故修善而立名乎是不由命明矣或為茲說者斯乃徑廷之

定之辭也言耳莊子肩吾問于連叔曰大有徑廷不近人情司馬彪曰徑廷激退之辭也夫

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此釋聖人之言顯晦

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建德之國君子曰

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又肩吾問于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言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

漢而無極焉馬彪曰極崖也或立教以進庸意或言命以窮性靈此釋不同積善

也言廣若河漢無有崖也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徐幹中論曰北海孫

餘慶立教也鳳凰不至言命也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徐幹中論曰北海孫

至河不出圖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

吾已矣夫哉毛萇詩傳曰蜉蝣渠略也朝生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

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  
則又何必更言天命是有子無  
以惑亂世人哉

斯馨左氏傳曰有雲如眾赤鳥夾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樂之可  
又焉移之遂弗樂毛詩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毛詩曰圭璧既卒寧莫我聽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未  
甚東陵之酷勛華已見上文說文曰曠不可附也古猛切莊子曰伯夷叔齊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為善一為惡均而  
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詩云風  
雨如晦雞鳴不已此釋君子所以自強也毛詩鄭風也鄭玄箋曰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也故善人為善焉有  
息哉尚書曰古人為善惟日不足家語孔子曰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夫食稻梁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  
窈眇之奇儻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論語子曰食夫  
稻韓詩外傳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啄君稻梁國語曰芻豢幾何論語子曰狐貉之厚以居漢書  
曰齊地織作冰紈長楊賦曰憎聞鄭衛窈眇之聲阮籍詠懷詩曰北里多奇儻周禮曰孤竹之管  
雲和之琴瑟  
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  
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  
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舁獨弔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也郭象曰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也郭象曰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由智力莊子曰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德者能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

其悲過于馬黃連矣

不喜死而不憾

莊子曰子惡乎知悅生之或非邪子惡乎知惡死之或是邪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

神

尸子曰人之言君天下者瑤臺夏屋不能悅其

神冬有大夏王逸曰夏大屋也毛詩曰於我乎夏屋渠渠

編蓬已見非

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

禮記孔子曰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

謂曾子曰先生不憾感於貧賤不遑遑

於富貴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司馬遷為太史公故曰史公遷

集有悲不遇賦法言曰災異董相李軌曰董相江都相董仲舒也仲舒集有士不遇賦



文選卷五十四 終

金陵書局印  
汲古閣本

文選卷五十五

論五

。劉孝標廣絕交論一首

連珠

陸士衡演連珠五十首

箴

張茂先女史箴一首

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一首

并序

。崔子玉座右銘一首

張孟陽劒閣銘一首

陸佐公石闕銘一首

并序



新刻漏銘一首 并序

誄上

曹子建王仲宣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揚荊州誄一首 并序

楊仲武誄一首 并序

論下

廣絕交論

劉播梁典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巾敝練裙路逢峻峻泣然若之乃廣朱公叔

絕交論劉濤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劉孝標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 此假言也為是非疑而問之也

為侍御史感俗澆薄莫尚敦篤著絕交論以矯之稍遷至尚書卒贈益州刺史 主人曰客奚此之問 客何也何故有此問也

未詳其意故審覆之也 客曰天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 欲明交遊不可絕故陳四事以喻之毛詩曰嘒嘒草蟲趯趯阜螽鄭

尋茂潘餘是在身而絕塵致譽若非大乃豈免寒人然彭豎之求拒之若生爾練裙之矜何有於身後哉劉濤李徐州或以已必物已既安車牀而無家入無著葛巾而無自以此見其忘肯之極是絕交之論誠有別解非余所知矣

玄曰草蟲鳴則阜螽跳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離虎已見思玄賦淮南故網羅相感

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許慎曰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也故網羅相感

雲蒸嘤鳴相召星流電激言感應之速也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淮南子曰山

雲蒸而柱礎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云其鳴之志似於友是以王陽登則賈

道然曹植辨問曰游說之士星流電耀答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賈

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此明良朋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賈禹喜王陽之登朝子產

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罕生子皮國子子產也左氏傳曰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

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為為善唯夫子知我也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

道叶膠漆志婉變於墳簞順心琴瑟則言香蘭道合膠漆則志順墳簞言和

宣諫曰好合琴瑟鬱郁香也上林賦曰芳香溫鬱酷烈淑郁楚辭曰蘭茝幽而獨芳周易曰同心

之言其臭如蘭范曄後漢書曰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預重少與義友鄉里為之言曰膠漆自謂

堅不如雷與陳班固漢書贊曰婉變讀公墳簞已見鸚鵡賦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

鼎聖賢以良朋之道設著簡策而傳之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若乃匠人輟

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此言良朋之難遇也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

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垺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

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實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伯牙

及雅引已見上文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范曄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少與



夢見元伯呼曰曰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念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墳將窆而極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冢次修墳種樹然後乃去司馬遷書曰試欲効其款款之愚王仲宣七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不食書即至冥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爲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易爲陶陶哉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曆所不知心計莫能測駱驛縱橫不絕也煙霏雨散多也魯靈光殿霧之霏霏劇秦美新曰霧集雨散莊子曰巧曆不能得而況凡乎漢書曰桑弘羊維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而朱益州汨舜敘粵謨訓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鷂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言朋友之義備在典謨公叔亂常道而絕之故以爲疑也尙書曰彝倫攸敘又曰聖有謨訓家語孔子曰祁奚對平公云羊舌大夫信而好直其切也王肅曰言其切直也爾雅曰丁丁嚶嚶圖相切直也列子曰公孫穆屏親昵絕交游司馬遷書曰交游莫救視鷹鷂豺虎貪殘而無親也黔首已見過秦論左氏傳太史克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爾雅曰嚶嚶也尙書曰惟人萬物之靈由夷嚶求子曰不仁之人心懷豺虎長楊賦曰蒙切惑焉論語子張曰故問崇德辨惑主人听謹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溼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雁雲飛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言交絕今以絕交爲惑是未達隨時之義猶撫絃者未知變響張羅者不覩雲飛謬之甚也上林賦曰因是公听然而笑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按之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也韓詩外傳曰趙遣使於楚臨去趙王謂之曰必加吾言離時趙王方鼓琴使者因跪曰大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後將法焉王曰不可天時有燥溼絃有緩急徽柱推移不可記也使

試作諷考異

毛本有者字改與云衍文

仙傳過臨非釋云明未可

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何者楚之去趙二千餘里變改萬端亦猶不可記也惟劉父老蓋曰鷦鷯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數罟悲夫沮澤已見蜀都賦又都賦曰雲飛水宿蓋

聖人握金鏡聞風烈龍驤虯從道汗降

言聖人懷明道而聞風化如龍驤之虯從道之汗降也春秋

錄法曰有人即金刀握天鏡雜書曰秦失金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春秋考異曰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述曰雲起龍驤化為侯王蟠屈已見

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

赤水謨神睿而為言

日月聯璧謂太平也雲飛電薄謂亂也王者設教從道汗降太

之義理非一塗也若五音之變化乃濟九成之妙曲今朱公叔絕交是得時之義此猶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謂窮妙理之極也易坤靈圖曰至德之萌日月若聯璧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王弼曰蓍象微妙之意也鄭玄周禮注曰致至也漢書高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淮南子曰陰陽相薄為雷激而為電論語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曰逸詩也棠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反而後至於大順也長笛賦曰五音代轉尚書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莊子曰黃帝遊於赤水之北遺其玄珠乃使象罔求而得之司馬彪曰赤水而假名玄珠喻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睿聖也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雖其愉樂恤其陵夷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其戚處樂同驩仲長統昌言曰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成其情禮記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白虎通曰朋友之交樂則思之患則死之陵夷已見五等論

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

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若一故寄通

於心府之下遺迹相忘於江湖之上也莊子曰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為神靈之臺也  
李陵書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郭象曰各自足故相忘也  
今引江湖唯取相忘之義也不較其意已見韓命論莊子曰天寒既至逮叔世民詭狙詐  
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素雅素也萬古一遇難逢之甚也

應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上明良朋此明損友也左氏傳叔向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毛詩曰民之訛言鄭玄曰訛偽也

孔子曰凡人之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董仲舒士不調賦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矣丁三季之末  
俗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屢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達或謂韓集曰龔以毛羽之身戴丘山之施  
左氏傳叔向曰雖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毛詩曰岷之蚩蚩

刀之末將盡爭之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毛詩曰岷之蚩蚩

有五術焉廣雅曰較明也韓詩曰報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寶西京賦權猶勢

也范曄後漢書曰梁冀字伯卓為大將軍專雕刻百丁鑪捶萬物吐漱興雲雨

呼喻下霜露九域簪其風塵四海疊其燠雕刻鑪捶萬物吐漱興雲雨

工惟時莊子曰黃帝之忌其習皆在鑪捶之間鑪火所居也李邕莊子音義曰鑪非口鑪  
以灼火也范曄後漢書曰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九域已見潘元茂九錫文爾雅曰

侯湛方朔畫贊曰彷彿風塵用垂頌贊毛萇詩傳曰豐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

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蔡伯喈郭林宗碑曰于時紳佩之

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周禮曰雞人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鄭玄曰家雞也

劉楨魯都賦曰蓋如飛鶴馬似游魚高門已見辨命論范曄後漢書明德皇后曰前過濯龍

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皆願摩頂至踵嚙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

卿湛流七族是日勢交其流一也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鄒陽上

鄒陽上書曰荆軻湛七族要離焚妻子是為大王道哉富埒陶白書曰見情素嚙肝膽李願詩曰焦肺枯肝抽腸裂腸

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鍾陶朱公已見過秦論程鄭已見蜀都賦漢書曰白圭周人

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蜀嚴道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揚雄蜀都賦曰西有鑄

泉鐵冶橋林銅陵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帝郭皇后弟況為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況家為金

穴連騎鳴鍾已見西京賦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數潤

屋之微澤魚貫鳬躍應劭漢書注曰里門曰閭殿脊鱗萃分雁鶩之稻梁書露玉墀之餘瀝

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過秦論曰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戰國策曰甘茂去秦且之齊出

關過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

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之故常先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處女以為然

之今臣棄逐於秦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賈逵國語注曰邀求也禮記曰當潤



青松白水之襟原於微澤末光  
今人唱嘆

此中所作多矣

屋德潤身貫魚已見鮑昭出自鮑北門行潘岳哀辭曰望歸瞥見鳬藻踴躍張衡羽獵賦曰輕車  
展西京賦曰鳥集鱗萃魯連子曰君雁鷺有餘粟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止君園池  
啄君稻梁說文曰罇玉爵也史記淳于  
髡曰親有嚴客持酒於前時賜餘瀝  
而旌信是日賄交其流二也接也秦嘉婦詩曰何用敘我心惟思致款誠禮記曰其  
在人也如松柏之有心周松執友論曰推誠歲寒功標  
松竹左氏傳晉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緒紳羨其登僊漢書曰高祖拜陸賈為大中大夫陳平  
公卿間名聲籍甚音義曰狼籍甚盛也西征賦曰陸賈之優游宴喜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  
博通墳籍善談論游洛陽後歸鄉諸儒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為神仙舉有道不應林  
宗雖善論人不為危言數論東國洛陽也加以頌頤頤頤頤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  
之雄辯解嘲曰蔡澤頤頤頤折頤涕唾流沫西指強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莊子曰惠施其言黃  
曰牛形之三也曰黃曰驪色之三也曰黃馬曰驪牛形與色之三也蜀都賦曰劇談戲論扼腕抵  
掌馮衍與劉禹書曰所以為寫神輸意則聊城之說碧雞之辯不足難也王褒碧雞頤曰持節使  
者敬移金精神馬劉劉碧雞歸來歸來何事南荒也  
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二言七言詩傳曰燠煖也佩與燠  
秋胡詩王逸楚辭注曰嚴壯也風霜壯謂之嚴說文曰苦猶急也張升反論語曰噓枯則冬榮噫  
生則夏落荀爽與李膺書曰任其飛沈實時抑揚董子以手據頤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周易曰

載酒亭亭知先生之好學也  
經見戶見吾祖之能師過此已  
往穿為西家題天不知鄭氏  
南方時人頗難惠施耳而世  
之擇師亦復趨勢有喧枯之  
力雖聖賢可以抗乎仲尼無  
進士之能雖江公不能陵夫  
王武則則心表而施來情而  
受可無慎乎

窮父果能始首亦豈可非所愛  
於終始參差耳故舉伍伯張  
陳以為利

楓機之發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紉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  
閣擊其鱗翼而其餘論附駟子驥之旌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  
其流三也弱冠已見辨區論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又曰班伯與王許子弟  
為羣在於綺繡執袴之閒論衡曰天能該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應  
曰願聞先生之餘論說文曰駟壯馬也張敞集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旌乃騰千里之路  
何休公羊傳注曰轍過也淮南子曰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驩離品物恒性  
馬遲大西之御也過歸鴻於碣石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驩離品物恒性  
西京賦曰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莊子曰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避故魚以泉涸而  
是恒物之大情也相煦以沫憂合也相忘江湖驩離也周易曰品物咸亨故魚以泉涸而  
照沫鳥因將死而鳴哀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沫相同病相憐綴  
河上之悲曲恐懼真懷昭谷風之盛典吳越春秋曰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  
為大夫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  
見而信伯嚭乎子胥曰吾之怨與嚭同子問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  
隨而集瀕下之水回復俱賴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鄉者乎詩谷風曰將恐將懼實于干懷斯  
則斷金由於湫隘勿頸起於苦菴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左氏傳曰景公欲  
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湫隘蕭條漢書曰張耳  
陳餘相與為刎頸之交左氏傳范宣  
子數戒子駒支曰乃祖吾離被苦菴  
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補張王撫翼於陳  
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言宰嚭由伍員濯漑而榮顯既貴而譖員陳餘因張耳撫翼  
而奮飛餘既尊而棄其故曰窮交也毛詩曰可以濯漑說文曰

余謂此等皆不足憤憤而孝  
也 韓楊深責之亦未免 禍心之刺

濯洗也毛萇詩曰濯濯也在於貧賤類乎泥滓磨之好爵同於濯洗史記曰伍子胥者楚人名員  
楚王誅員父奢子胥往吳闔廬既立得志以子胥為行人楚又誅大臣伯州犁州犁之孫匹奔吳  
亦以詔為大夫吳越春秋曰帛否來奔於吳王闔廬問伍子胥帛否何耶人也伍子胥對帛否者  
楚州犁孫楚平王誅州犁否因懼出奔聞臣在吳而來吳王因子胥請帛否以為大夫與之謀於  
國事史記曰闔廬死夫差既立以伯詔為太宰吳敗越於會稽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請和將許  
之子胥諫不聽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讒子胥王乃使賜子胥屬鏹之劍乃自剄左氏傳曰哀公  
會吳蒙吳子使太宰嚭請盟然本或作伯嚭或作帛否或作太宰嚭字馳驚之俗澆薄  
雖不同其人一也班固漢書述曰張陳之交好如父子攜手遇秦撫翼俱起馳驚之俗澆薄  
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縢衡所以揣其輕重縢所以屬其鼻息若  
衡不能舉縢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阮子政論曰交遊之黨為馳驚  
之所廢淮南子曰澆天下之流許慎曰澆薄也漢書曰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釣物平輕  
重也鄭眾考工注曰稱錘曰權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尚書曰厥篚纖縢說文曰揣量也儀禮  
曰屬縢以候氣運命論曰顏冉大賢魏志崔瑗曰邴原張範所謂龍翰鳳雛習鑿齒襄陽記曰舊  
日諸葛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曾參史父也莊子曰削曾史之行謝楊墨之口魏都賦  
曰信陵之名蘭芬也為龔薦也舒向金玉淵海卿雲補蔽河漢言舒向之辭同於  
彥文曰雪白水拆皴然曜世也世之金玉又曰劉子駿漢朝之智囊筆墨之淵海言卿雲之文類於河漢也論衡曰繡之未刺錦  
之未織恒絲庸庸何以異哉加五采之巧施針鏤之飾文章炫耀繡華蟲學士有文章猶絲帛  
之有五色之巧也又曰漢諸儒作書者以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  
司馬長卿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淫渭也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  
有落其一毛游塵土極喻輕賤也左太冲詠史詩曰視之若埃塵儒合司馬諫曰命危朝露  
身輕游塵莊子魏文侯曰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司馬彪曰梗土之榛梗也漢書

項羽曰歲饑人貧卒食半菽而曰若衡重鎔銖續微影揚子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雖其工之蒐

慝。雖兒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鎔銖已見任彥升彈曹景宗文侯

氏傳季孫行父曰少吳氏有子靖諸庸回伏讒。雖兒之跋扈。東陵之巨猾。鎔銖已見任彥升彈曹景宗文侯

之歌。韓子莊周子謂楚莊王曰莊駒爲盜於境內。吏不能禁。而京賦曰巨猾開。雖兒之跋扈。東陵之巨猾。鎔銖已見任彥升彈曹景宗文侯

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亦導其誠。說文曰透迤邪行去也

前踞而後恭。嫂遂進蒲服。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孟子曰爲長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不

爲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莊子謂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

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療其痔邪。金膏已見江賦。漢書曰繇王閼侯亦遣江都王

建屏甲翠羽。毛詩序曰又實幣帛篚篚以將其厚意。鄭玄曰將助也。楚辭曰如脂如膏。王逸曰柔

弱曲也。論語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損矣。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

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應記曰苞苴簞筥問人者鄭

也。答賓戲曰銳思毫芒之內。凡斯五交。義同賈。古語故桓譚譬之於闔閭。林

回喻之於甘醴。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買也。鄭周禮注曰賈賣也。譚集及新論並無以市

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

往。亡故去。願君勿怨然此以市喻交。疑拾誤爲極。遂居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



人之交甘如飴詩曰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

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周易曰寒往則

來盛衰已見琴賦說文曰襲因也說苑雍門周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

今貧笙賦曰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陸機

樂府詩曰休咎相乘禍福覆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

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書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張陳

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漢書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為友而翟公

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育為九卿博先至丞相博有隙也而翟公

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莊子曰規規然自失也漢書曰下邳翟

設爵羅後復為廷尉實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翟公傳曰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

因此五交是生三變曰變取隙也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變也何書曰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史

人民莫知辨也難固易攜讐訟所聚二變也杜預左氏傳名陷饕餮貞介所

羞三變也勢利之交古人羞之古人知三變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毛萇

日梗病也又故王丹威子以橫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詩傳

賦

瀟風已喪俗多馳競人尚浮華故敘叔世之交情刺當時之輕薄朱生示絕良會其宜重言之  
歎美之至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曰丹欲奔慰丹怒而捷之  
令寄縑以祠焉禮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鄭玄曰夏格也楚刑也夏與縑皆上字近世有  
也昌言已見王元長策秀才文孫綽子曰莊多客言神池得象圖得珠旨哉言乎  
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結銀黃夙昭民譽漢書上以書敕責楊僕曰懷銀黃  
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同鄭莊之好賢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麗方嚴已見西京賦曹王子建仲宣也魏志曰崔  
論曰武將連衡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史  
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致諸侯賓客食客數千人漢書曰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每朝  
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  
班固述曰莊之推賢於茲有德  
黃出其屑吻朱紫由其月旦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  
愀然揚眉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孫盛晉陽秋曰王衍字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輒  
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東觀漢記曰汝南太守宗資等任用善士朱紫區別范曄後漢書曰許子  
將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談論鄉黨人  
物月旦輒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輶擊轡  
坐客恒滿蹈其閭闕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西都  
冠蓋如雲漢書曰郡國輻湊浮食者多解嘲曰天下之士雷動雲合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  
歸輜輶比穀填接街陌說文曰輶車前衣車後為輜史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轂相擊說文曰輶

此真并到流

風知遺天羽晚移人倫定維當  
手奉承遺到親班表市亦甘負薪  
雖成事亦不使龍門而何人則殊  
於東里此之遺死之深家門榮  
降之形則又何能無愧乎

車軸端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座上客恒滿鄭玄禮記注曰闕闕皆門限也闕里孔子所居也升堂  
入限已見孔融薦禰衡表范曄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獨持風裁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至於顧勝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

者疊跡戰國策蘇代說淳于髡曰客有謂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而立於市人莫與  
言顧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旋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

十倍又汗明說春申君曰夫驥服鹽車上太行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  
驥於是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今僕居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渝拔僕也前拔剪拂音

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辨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  
苗之塗人肩相摩漢典職儀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

莫不締恩狎結趙之塗人肩相摩漢典職儀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

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微烈趙之塗人肩相摩漢典職儀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

與子結綢繆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為語也楚辭曰日聞赤松之清塵烈士傳  
曰羊角哀左伯桃為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計不俱全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應

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與子結綢繆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為語也楚辭曰日聞赤松之清塵烈士傳

未宿草野絕動輪之寶東粵謂新安助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瞑目

牀總帳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前後州郡選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  
預炙雞一隻一兩綿漬酒日中曝乾以裹雞從到所赴家隧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升米飯白茅

藉以雞置前醢酒畢問謝曰去不見喪主禮記曰朋親爾諸孤胡不謀父流離大海  
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動輪謂范式也已見上文貌爾諸孤胡不謀父流離大海

之南寄命降疢之地藉以雞置前醢酒畢問謝曰去不見喪主禮記曰朋親爾諸孤胡不謀父流離大海

嗟其家業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貌諸孤又趙孟曰胡不謀父何

可畏也。李陵與蘇武書曰：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范曄後漢書朱勃上書曰：士人飢困，寄命漏刻。蘇子萬機論曰：許文休東渡江，乃在障氣之南。梁典不言防子遠之交，桂今言大海之南者，蓋言流離之甚也。

**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蓋慕邴成父之甚也。

**宅之德。**此謂劉洽兄弟也。劉孝標與諸弟書曰：任既假以吹噓，各登清貫。任云：任未幾于涇，漂記曰：宋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散，安也。堪至把臂，曾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南陽餓暉聞堪妻于貧，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匹，以爲常。羊舌氏叔向也。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候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郤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璧，託我也。由此觀之，篇其亂矣。行三十里而問衛亂，作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焉。嗚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是迎其妻，還其室，隔室而居之。

**云岫絕。**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路非我欲。楚辭曰：何周道之平易兮，然無穢而險巇。王云：岫絕，遙曰險巇，猶顛危也。孟門，太行二山名也。史記曰：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也。

**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皜皜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耿介之士，自謂也。韓子之人多墨子，公輸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不至，郭植應詔詩曰：弭節長驚。郭象莊子注曰：亢然獨立高山之頂。楚辭曰：高山崔嵬兮，水湯湯。死日將至，公與麋鹿同坑，論語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居山林，是同羣也。范曄後漢書曰：皜皜者，易注楚詞曰：吸精氣而吐雰濁兮，說文曰：雰亦氛字。



隋志當有何承天注孝標之  
注亦組織成文

連珠

傳玄微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氣

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

星迴於漢穹蒼所以紀陰陽之節在山則實在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也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衆也川氣之迴也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通其氣也字書曰冲虛也鄭玄考工記注曰播散也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夫五行四時佐天地造物者也然水火相踐金木相代而其成陶鈞之致春秋吳候寒暑繼節而俱濟一歲之功也善曰莊子曰四時殊氣天不私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也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元諧之會  
三才理通趣舍不異天地既然人理得不効之哉所以臣敬治其職膺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中納鐸鏘之合韻善曰左氏傳閔子騫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微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違此所以無不受也賈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

後世連珠目明居取  
士貴取羅之所是思  
薄是名應格之所格排  
是以蕭公之德而衡  
章顯也

此謂梁高也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

殆形過鏡則照窮

夫鑑錄之術懸千斤之重經尺之鏡照尋丈之形用過其力竭其本

亦勝也吳錄子胥曰越

故明主程才以効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主則程其才而授官臣則辭其豐而致力此唐虞所以緝熙稷契所以垂美也善曰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効驗也王肅尚書注曰底致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之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

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

此章言賢人雖希而無世不有故以殷

非天地特為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為貴爾善曰毛萇詩傳曰髦俊也周易曰六五賓于丘園束帛

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受命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數希

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

言末代問主崇神棄賢故俊乂無翹車

傳曰適之也陳敬仲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

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竝軌三桓專魯而哀公見逐

五侯用權而漢氏以凶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放也微矣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

臣聞靈輝朝靚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言以至道均被萬物取而咸足清化普洽百姓用而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

晒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許山也隱人結巢以居故曰巢父或言即

能詳孰是又傳說築於傅巖而精通武丁言巢許其心長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頓網探淵也說文曰振舉也陸云洗渭而劉之意云洗耳據劉之意則以洗渭為洗耳乎呂氏春秋曰昔者堯朝許

由於清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山遠之箕山下不洗耳後世有何微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己不計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益部書舊傳秦密對王商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功也洗其兩耳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山以告巢父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揚若名令聞若汝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問許由之為堯所讓也以爲汚乃

臨池水而洗耳。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恥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洗耳參差不同。陸且復水各不一，或亦洗於潁乎。

臣聞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眴視周天。

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

非悅鍾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鏡質薄而能照，目形小而能視，以其精明也。故聖人以至精感人，至神應物。為樂不假鍾鼓之音，為禮不待玉帛之惠。此所感之至也。善曰：廣雅曰：鑑，謂之鏡。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又曰：壺子曰：吾示之以天壤，司馬彪曰：壤地也。論語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治容，不

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美女之影，不惑荒淫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茲也。善曰：治容已見陸機樂府詩：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嬙，可說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而可御於前也。周易曰：乘馬班如，王肅曰：班如，繫桓不進也。呂氏春秋曰：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高誘曰：陰，晷影也。

也。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

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繁絃所思此章言賢明有才不遇知者所以自古為難芳之氣罕有而幽蘭豐其氣才明之術所希而

賢人懷其術然則繁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不世之姿寡明時以取窮善曰劉云繁曲之絃謂絃被繁曲而不申者也言繁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以喻藏器之士候明時以効績鄭玄論語注曰

方常也何休公羊傳曰充滿也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尸子曰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是弗聽也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凌鸞之羽不

求反風耀夜之目不思倒日鸞能飛不假風力鳴鸞夜見豈籍還曜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善曰莊子曰鵲巢於

高榆之顛巢折淩風而起淮南子曰鵲巢夜撮蚤察毫末晝出暝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高誘曰鵲鵲謂之老苑鵲音休蚤音爪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殯非

食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夫黜尸以明諫觸車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善曰韓詩外傳曰

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蘧子瑕不肯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是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乃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

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可謂生以身諫死以尸諫然經籍唯有史魚黜殯非是柳莊豈為書典散亡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微

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於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

使者以首觸楹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愈息鴈百里奚繆公出當門什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旨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晉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而縣以賞晉臣也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哲之君時

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言議人在朝君臣否隔明君時有蔽壅喻明玉蒙垢而掩輝善曰論衡曰日月猶人有目任子云日月天下眼目而人不知德抱朴子云日月之蝕乃至於盡天何為常故壞其眼目以行譴人乎尸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

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晉以燔質而發芳絃以特絕而流響喻貞女沒身而誓立烈士也楚辭曰五音紛其繁會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修身則足是以三晉之強屈

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晏嬰立威於樽俎子罕慟哭於介夫終使晉人輟謀齊宋不撓良宰貞臣有効

於斯者也善曰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

命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舞顧太師曰為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臣不

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師

孔子聞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禮記曰晉人之謁宋者反報於晉侯

此孝標寄意也

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規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趙敬侯共滅晉三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謂平公之日已有三晉之名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適事精

麗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命此言取其正事而已豈復係門闕乎婁敬一言漢書建都醜文暫說齊以為后亦猶鼓缶而會時搖頭而續曲

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微自遠是以德教俟

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此言物有因而易彰也善曰乘猶因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孫卿曰吾嘗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

善假於物也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迹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器者非

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此言為事非虛立功須實故三章設而漢隆玄言流而晉滅此其驗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湯谷之晷揮扇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

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繩繫獻書而除肉刑此其例也善曰論語宰子曰鑽燧改火楚辭曰後飛廉使奔

王逸曰飛廉風伯也

以聖言也  
聖言最難是明本作者乃大經  
耳  
文章亦由此矣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故威以齊

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春秋不以善惡殊其形樂人君不以貴賤革其賞罰故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詩曰辟君譚詩章句曰煦暖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込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

乏奚仲之妙瞽叟清耳而無伶倫之察此言巧在外則易致也內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

妙在其神故樂人不傳其術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器極也世本曰奚仲作車尸子曰造車者奚仲也伶倫已見上文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準月稟水不

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至其極也殊塗共歸雖方諸稟水於月而不加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日不加於

火之輝也善曰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其祭祀之明盥明燭共明水鄭玄曰夫遂陽燧也鑒鏡屬也取水者世謂之方諸鄭司農曰夫發聲也明盥謂以明燭

索盛黍稷  
炬音燭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荆有

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商鞅言帝王之術而孝公以之睡此其義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建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

有遠行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既而陽春白雪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呂氏春秋曰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



此注釋其指意

稼野人謂其馬子貢說而謂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鄙人馬聞乃復往  
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苗野人大悅解馬還之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世者可

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之化已滅周孔以禮樂訓世故其迹可尋

倪惠以堅白為辭故其辨難繼是以唐虞遠而清風流存蘇張近而解環易絕也善  
曰字書曰薰火煙上出也曹植魏德論曰玄晏之化豐洽之政尚書益曰至誠感神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

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武日月發輝照尋虛而捕影欲藏形而託暗豈得施其巧密乎以喻聖人正見既探心而明惑欲隱情而倚智豈

足自匿其事乎善曰鄧析子曰藏形匿影鬼谷子曰藏形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重光日也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日備其情重光以見吉祥說文曰捕取也

仲長子昌言曰探心測意世加甚焉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

劭二臣誅而楚寧因邪亂正亦由浮雲蔽天疾風激水故雖流四因而朝穆穆是戮費驪而王道洽也善曰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

危殆繇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爾雅曰劭美也  
二臣費無極與驩將帥也已見李蕭遠述命論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眾聽所傾非假北里之

操萬夫婉變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

官物之企競山乎不足政之不治才不合時故也心苟自足不假美女之麗用會其朝不勞優契之賢矣善曰揚雄答客難曰工聲調於比耳張衡舞賦曰既娛心以悅目孟子曰西子蒙不潔

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趙岐曰西子好女西施也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助是以利盡萬

物不能奪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之辱

是以放勳化被四表不革丹朱之心仲尼德冠生人不救棲遑之辱漢書曰西子蒙不潔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景揆日盈

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

檢謂定檢不濶漫也此言暑景有節尺圭可以知其數

臣聞傾耳求音詆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

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竝質不能其其休

耳之與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救良

由造化隔其通七竅理其用也善曰莊子曰棄生以徇物又曰譬如耳日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官眾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

貴顯所云先之民無得  
安其性命

學術與廢亦各有時惟  
君子能不失其耳

臣聞遜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  
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名則傳之不朽窮則身居萬全  
而取此也善曰周易曰遜世無悶王逸楚辭注曰遜隱也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  
食禮記曰幽居而不淫漢書蒯通曰婦人有幽居守寡者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廣雅曰矜  
急也願

高也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陰無假垂天之雲是以蒲  
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念桓撥之君此故不願天帝之音故子路之

惠政卓茂之仁恩豐沛之祇復三者自足其樂矣豈復思時雍桓撥之治哉善曰身蔭既足故無  
假垂天之雲垂天言雲之大也莊子曰北溟有魚名之曰鯢化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家語  
曰子路為蒲宰夫子入其境而歎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山而三稱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  
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政其人盡力也入其邑虛屋甚嚴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政其民  
不偷也至其庭甚闢此明察以斷其民不擾也密令卓茂已見孔德璋北山遺文尚書堯典曰黎  
民於變時雍豐沛謂漢也桓撥謂殷也毛詩曰玄王桓撥毛萇曰玄王契也或者以密為適子賤  
但子賤為政雖則有聞  
以邑對姓恐文非體也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眊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玳瑁匿  
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召連若時來則賢明易興數逢澆季則愚  
聖一揆故堯在朝而舜登庸袁公居位

而仲尼逐也善曰飛鸞懸景皆謂日也日有御故云鸞也頓猶舍也西頓謂已夕也東秀謂旦明也廣雅曰秀出也頓子曰離朱之明韓詩曰矇瞍奏功詳君曰無珠子曰矇珠子具而無見曰矇大戴禮云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戰國策曰白骨疑象或珠類玉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俟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

以夏至立丈二表於陽城表觀其晷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謂託驗於顯者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墾必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為按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按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不及氣所動者其灰聚鄭玄禮記注曰條猶向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惠也陰陽之所和也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已應

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則應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斯照聖人玄同感至皆應是以滯有之與懷豁道難得而校也善曰文子曰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淮南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豫設人形貌清

明以待人形形見則見之鵬鳥賦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曰隔而不通分為萬殊

臣聞祝故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疎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



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

夫道上環中理貴持會希發而節樂者繫一祝之功也一契而御眾者聖人之能也善曰廣雅曰疎遲也

臣聞曰無常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己存

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言為政之道恕己及物也耳目在身施之異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己是以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杜預左氏傳注曰嘗試也

論語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安國尚書傳曰誅猶痛責之甚也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登俎不

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

此欲令各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抑亦在鵬鵠之義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

肆放也左氏傳闕沒汝寬曰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心屬厭而已劉玄周禮注曰充猶足也周禮曰春獻王鮪劉劭趙都賦曰巨鱣冠山陵魚吞舟吸潦吐波氣成雲霧楚詞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曰以蘭香練膏也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

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也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

楚詞曰風起兮橫波王逸曰衝隧也言及遇隧風大波涌起楚詞曰使江水兮安流淮

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

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

法言曰吾不見震風能動靜也洞疾貌也楚詞曰夏屋

廣大沙堂秀莊子云風謂蛇曰折大木飛大屋唯我也

何則牽乎動則靜疑

言月牽乎水波靜而舟定故曰靜疑也善曰屋雖靜而為動之所牽則靜止而

為動也鄭玄儀禮注曰疑止也自定之貌也

係乎靜則動貞

言屋係乎地風動而屋傾是動貞也善曰舟雖動而為靜之所係則動正而為靜也周易曰貞正中也

猶之月幸動者也此波則正  
聲停靜等也有異則動後  
又盛此合月自女合物  
靜疑之不得為動  
正上得為正一義動也又不  
為靜

動其動其也此足字成韻  
其其實上句只言詩下句只言  
物其本動而無波則止屋本靜  
而有風則動其解立易其義  
而說其為止甚非

然此文勢與上句相殊  
是以淫風太行貞女蒙治容之悔  
消化殷流盜跖

挾曾史之情此謂物無常性惟化所珍故水木驚蕩風靜則安屋本貞堅風來則傾亦由

義善曰言舟本搖蕩流靜則安流為水  
及風誤也悔當為謂曾史史魚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

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匹簪言人處窮則志篤處達則恩輕是以楚君施轡激三年

與吳人戰軍敗走昭王匹其騎屨已行三十步後還取之左右曰大王何惜於此昭王曰楚國雖

貧豈無此一騎屨哉吾悲與之借出而不與之借返於是楚俗無相棄者韓詩外傳曰孔子出遊

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向日刈菰薪而匹五簪

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菰薪而匹簪簪有何悲也婦人曰非傷匹簪吾所以悲者不念故也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

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暗於治者唱繁而和寡

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商風漂蕩本無興雲之候暗君政亂不能懷百姓之心至谷

習谷風維風及雨毛萸詩傳曰乘升也洪範五行傳  
曰雲起於山而彌於天鄭玄周禮注曰彌徧及之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

此皆以取微周道與為文章

字非也。自利害理全利生者勢  
惜記者直說義者權

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殷墟謂紂也周京  
幽王也棄性逐欲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棲雲而繳

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密而合響閉笛疎而吐音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  
俗汚隆用行其止取其

齊物而已猶求鳥必高其繳須魚必沈其網也善曰爾雅曰大鼓謂  
之鼗賁與鼗古字同鄭玄禮記注曰密之言閉也說文曰疎通也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

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投迹之哀性命之道含靈所惜以  
利方生則生重利不以

利喪生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閉也以身方義則義貴身而以義棄身是勢之所奪權所必開也是

以據圖無揮劍之痛以利輕於身臨川有投迹之哀以身輕於義文子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  
手刎其喉愚者不為身貴乎天下也死若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天下大利  
也比身則小身所重也比義則輕臨川自投謂北人無擇也已見桓溫薦譙元彥表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

蹟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事得其要雖寡而用博易之六爻該統萬象  
琴之五絃備括眾聲善曰廣雅曰玄達也小

雅曰賁深也周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乘五絃琴也蔡邕琴操曰伏羲氏作琴絃有五象五行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是以問

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此言令人尋本而棄末也善曰法言曰或問經難易曰其人有則易以則難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疎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夫步晷而

修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天布列象物所以知其度此即遠猶疎淵之積水人所不能測此即藏於器也善曰儀猶法象

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步推也說文曰晷日景也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白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視也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吞

縱之強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言勢有極也虐能易火冰之性吞縱漂鹵之威不能移貞介之節淮南子曰夫寒之與煖相反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衰其勢暴也見下文吞縱謂秦也六國為縱而秦滅之故曰吞縱過秦論曰秦有并吞八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為帝魯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過秦論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說文曰漂浮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伯夷叔齊恥之隱

辭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

遠近二字  
疑應互易



卷之五十五 正本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

金為火所流海為寒所凝此是理開而常達也然則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理閉而所窮

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數術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貴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

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夫冒霜雪而松柏不凋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損無害也雖

善曰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累不能淫也善曰莊子曰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淫猶侵也法言曰晨風陵雨然後知夏屋軒轅李軌曰陵雨暴雨也軒莫經切蒙莫公切

又選卷五十五 終

金匱要略  
卷之五十五

文選卷五十六

箴

女史箴

曹嘉之晉紀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

張茂先

此言陰陽之道無情則為天地有情則為男女故天地間萬物則為壯也

而別本

離通及別本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

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散氣流形既陶

既甄

家語孔子曰地載神氣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漢書董仲舒在帝庖義肇經天人

周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也爰始夫婦以及君臣

周易曰有天地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君臣有夫婦然後有君臣

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家道以正王猷有倫周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毛詩婦德

尚柔含章貞吉

周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妻道也又曰含章貞吉以時發也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漢書曰孝

為人婉嫕有節操服虔曰嫕音翳柔之翳曹大家列女傳注

施衿結褵虔恭中饋儀禮

嫁母施衿結褵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父母之誠毛詩曰親結其褵九十

其儀毛長曰褵婦人之幃也褵與離古字通也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肅慎爾儀式瞻

清懿又曰各敬爾儀

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

義高而二主易心

列女傳曰楚王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又曰齊侯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

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曹大家曰衛國作淫佚之音衛姬疾桓公之好是故不聽以厲桓公也玄熊攀檻馬媛趨進夫

豈無畏知死不怵

漢書曰孝元馬昭儀上幸虎圈觀獸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走馬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婕妤

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身當之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

班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

曰成帝遊於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妾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乎道固隆而不殺物無

盛而不衰

長楊賦曰事罔隆而不虧日中則昃月滿則微毛詩曰彼月而微鄭玄曰謂

不明也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

蔡邕女誡曰夫心猶首而

一日不修飾則塵垢穢之人心不修善則邪惡入之入盛飾其面而莫修其心惑矣家語孔子曰容不可不飾也

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

藻之克念作聖

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象者尚書曰惟狂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

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

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

失其心同衾為遠

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

周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勿謂幽昧靈監

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易曰鬼神無恃爾

隆隆者墜

揚雄解嘲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絕

鑒于小星戒彼攸遂

詩序曰小星惠及下也詩曰

攸遂王彌曰盡婦人

比心螽斯則繁爾類

毛詩曰螽斯羽說說

不可以驩寵

不可以專

國語司空季子謂文公曰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驩則生怨怨亂毓災毓滅性

皆無子也

專實生慢

愛極則遷致盈必損

理有固然

盈則損日月是也魯連子

譚子曰物之必

美者自美

翩以取尤

列子曰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

至理固然也

美者自美吾不知其

治容求好

君子所讎

周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

結恩而絕

職此之申

漢書曰王立與諸劉結恩左氏傳范

故曰翼翼矜矜

福所以興

師尚父謂武王曰舜之居人上矜矜乎如

靖恭自思

榮顯所期

毛詩曰靖恭爾

女史司

箴敢告庶姬

毛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

銘

封燕然山銘

并序 范曄後漢書曰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賈憲遣客

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為副大破單于

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班孟堅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母梁貴人爲竇皇后

所譜憂卒竇后養帝以爲己子即位改年曰永元又曰竇憲字伯度女弟立爲皇后竇憲稍遷侍中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寅亮聖皇登翼王室尚書曰三

孤寅亮天地彌予一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乃與執金

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范曄後漢書曰耿秉字伯初爲執金吾與竇憲北擊匈奴大破之左氏傳臧僖伯曰三年而治兵杜預曰三年而大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毛詩曰惟師尙父時惟鷹揚史記曰

習出曰訓兵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徐廣曰此音訓並與上同也毛詩曰整我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氏羌侯王君長

之羣驍騎十萬范曄後漢書曰南單于休蘭尸逐侯鞬單于屯屠河立時北虜大元戎

輕長轂四分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孫吳兵法

也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漢書曰遺將軍衛青出雲中至高闕臣贊曰山名也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漢書曰遺將軍衛青出雲中至高闕臣贊曰山名也

陣者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北陣四曰牡陣漢書曰遺將軍衛青出雲中至高闕臣贊曰山名也玄甲耀日朱旗絳天漢書曰遺將軍衛青出雲中至高闕臣贊曰山名也

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雁行陣漢書曰遺將軍衛青出雲中至高闕臣贊曰山名也雷鼓動天

朱旗翳日遂凌高闕下雞鹿漢書曰遺將軍衛青出雲中至高闕臣贊曰山名也經積

鹵絕大漠

說文曰鹵西方鹹地也漢書曰衛青復將六將軍絕漠巨磧曰沙土曰漠直度曰絕也

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

染鏑

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提王首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其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左傳習祭曰下以釁鼓也然

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

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

范曄後漢書曰度遼將軍鄧鴻

與後諸軍皆會涿邪山又曰南單于上言北單于創刈南兵逃遠去依安侯河西

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

漢書曰頭曼單于有太子曰冒頓冒頓以鳴鏑射殺頭曼遂自立為單于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

將上以

單于又曰匈奴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龍音龍

據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

祖高祖也宗太宗文帝也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又文紀曰匈奴

攻朝那塞殺北都尉徐廣曰姓孫也

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

甘泉賦曰天聲起兮勇士厲

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

漢書揚雄上疏曰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

乃遂封

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刊石削石即謂立銘也

鑠王師兮征荒裔

毛詩曰於錄王師遵養時晦

凶虐兮截海外

毛詩曰相土烈海外有截

奠其邈兮巨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嵎

說文曰嵎

立石也嵎與碣同

熙帝載兮振萬世

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座右銘

崔子玉

范曄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舉茂才為汲令遷濟北相疾卒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戰國策唐睢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我

不可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

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

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周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呂氏春秋曰內反於心不慙然後動也

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

書范子曰名過實者滅聖人不使名過實家語孔

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

論語子曰不曰

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晏子春秋仲尼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

曰人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也又曰柔弱勝剛強河上公曰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先以也

悠悠故難量

論語曰閔子侍側闔閭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子

慎言節飲食知足勝

不祥

周易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老子曰知足不辱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郭璞三蒼曰苟誠也

劍閣銘

張孟陽

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收為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劍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鑄石記焉

類延平二月一日曲水詩序注  
引王作王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

揚雄益州箴曰巖巖岷山古曰梁州毛萇詩傳曰巖巖積石貌也

遠屬荆衡近綴岷嶓

尚書曰荆及衡陽惟荊州孔安國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也尚書曰岷嶓既藝孔安國曰岷山嶓冢皆山名也

南通邛笮北達褒斜

服虔曰邛蜀都西部也笮夷名也梁州記曰萬石城并漢上七里有褒谷口南口曰褒北口曰斜

狹過彭碣高踰嵩華

劉淵林蜀都賦注曰岷山都安

縣有兩山相對立如闕號曰彭門

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劔閣壁立千仞

孔安國尚書注曰劔石海畔山也

窮地之險極路之峻

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西都賦曰臨峻路而啟扉

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

閉由劉備故曰往漢開自鍾會故

政出晉王故

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

漢書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持戟

百萬齊得十二此所謂東西秦也

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趲趲

陳琳為曹洪答文

萬人不得進廣雅曰趲難行也

形勝之地匪親勿居

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齊有琅邪之饒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也

昔在武

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與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

二國不祀

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笑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

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



人盡為敵國武侯曰善自古迄今天命匪易尚書曰爾亦弗知天命不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左氏傳曰凡師大崩曰敗績杜預曰喪其功績也公孫既滅劉氏街壁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為導江卒正假稱蜀漢盡滅公孫氏蜀志曰後主諱禪先主子也魏使鄧艾伐之覆車之軌無或重迹晏子後主與觀自縛詣壘門左氏傳曰楚子圍許僖公而縛街壁勒銘山阿敢告梁益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范曄後漢書陳忠上疏曰覆車之軌其迹不遠

### 石闕銘

并序

陸佐公

劉藩梁典曰陸倕字佐公吳郡人少篤學善屬文起家議曹從事遷太子中舍人後仕至太常卿詔使為漏刻石闕二銘冠絕當世賜以束帛

朝野榮之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

尚書帝曰舜汝陟帝位正月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墨子曰紂之亂武王理之當此之時

雖革命殊乎因襲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墨子曰紂之亂武王理之當此之時

讓異於干戈而履緯冥合天人啟基史克明俊德大庇生民其揆一

也舜禹損讓也湯武干戈也言損讓干戈之道雖殊而用賢愛仁之義為一也周易曰湯武革命

有因緣力易為也孔叢子曾子謂孔子曰舜禹損讓湯武用師非相詭此乃時也三國名臣序贊曰損讓之與干戈說文曰晷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柔西

之心人基之謀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左傳鄭子在齊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

行怠棄三正吳均齊春秋曰東昏侯蕭寶卷高宗子高宗崩太子即位左傳刑酷然炭

暴踰膏柱民怨神怒眾叛親離踏地無歸瞻烏靡託六韜曰紂患刑輕乃

加於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消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鄭玄五行前書

傳注曰民怨神怒左氏傳眾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眾叛親離難以濟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

不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又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於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視是

萬福我皇梁武帝也斗極天下之所取法鉤陳兵衛之象故王者把操焉長楊賦曰高祖順斗

禮記曰禮行於郊百神受職焉漢書曰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禔福毛詩曰樂只君子萬福攸同

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

風驅天行地止謂舉義旗以伐齊也何之元梁典曰齊明帝崩遺詔授高祖雍州刺史永

月義旗發自襄陽已酉徵京師東都賦曰龍飛白水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曰雷震虎步並集虜

庭尚書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沈約宋書曰元嘉中割荊州之襄陽為雍州西京賦曰千乘雷動萬

騎龍趨楊修許昌宮賦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龜筮協從

人祇響附命旅響眾也登壇祭天也杜篤論都賦曰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尚

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尚書曰詢謀僉同鬼穿胸露頂之豪箕坐椎髻之長莫

神其依龜筮叶從吳質魏都賦曰英雄響附

穿胸露頂之豪箕坐椎髻之長莫

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

博物志曰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於會稽之野防風氏後至殺之夏德盛二龍降之使范成克御之以行域外既周南經防風之

神見禹使怒而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

草皆生是為穿胸人去會稽萬五千里范曄後漢書西域傳論曰自兵威之所肅服賄賂之所懷

誘莫不露腹肘行東向而朝漢書曰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雖結實據見賈

豪士賦序曰援旗誓眾奮於阡陌之上趙充國頌請奮其旅于罕之羌漢書陳餘說陳涉曰將軍

被堅執銳以誅暴秦楚夏首憑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楚辭曰過

辭曰矢之墜兮士爭先浮王逸曰夏首水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庸國名也岷山名也

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脫離心德于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

鼓未通凶渠泥首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左氏傳子重曰秣馬利兵又趙宣子曰訓

鼓未通凶渠泥首

卒利兵軍戰令曰嚴鼓一通步騎士悉嚴然鼓一曲為一通尚書曰殲

厥渠魁張溫表曰臨去

武昌庶得泥首闕下巨艦接艦鐵馬鐵甲之馬范曄後漢書公孫瓚與子書曰屬五千鐵

騎於北隰之中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曰胡馬之千羣朱旗已見上文折簡而禽廬九傳

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而樊鄧威懷巴黔底定魏略曰王陵

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陵自縛歸罪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不當至邪太傅曰以卿非

肯遂折簡者也廬廬江九九江二郡名也伏滔正淮曰廬九之開流溺兵死者十而七八焉漢書

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湘羅二水名也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其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

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過秦論曰秦無匹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尚書曰大邦畏

其力小邦懷其德漢書曰震澤底定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同枯朽六韜曰

漢書曰震澤底定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同枯朽六韜曰

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為禮過秦論曰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班固漢書贊曰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

**營商牧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

**盈塗**鄭玄周禮注曰兵車革輅也左氏傳曰凡師過信為次尚書曰王至于南郊牧野左氏傳曰孔子曰夷不亂華尚書曰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漢書曰天子遣使冠蓋相望於道

覆案梁事又淮南王上書曰越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西都賦曰雲集霧散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也

**之附成湯殷士之覲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弔民農不遷業市無易**

賈尚書中候曰天乙在薄夏桀迷惑諸鄰國極負歸湯帝王世紀曰商谷及殷人觀周軍之入見武王至殷人曰是吾新君也谷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利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

之論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人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

**八方入計四**

**隕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機**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漢書曰張蒼

領主郡國上計者又曰嚴助願奉三年計如清曰助自欲入奉之也尚書曰四隕既宅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平河北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漢書息夫躬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狎

至尚書曰競競業而尊嚴之度不啻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

**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班固漢書贊曰

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李康運命論曰張良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訴馬援免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



鄧禹與朕謀謀帷幄決勝千里仲長子昌言曰運籌於几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左氏傳  
君子曰葛其陋不終其城郭浹辰之閒而楚克其三都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梁典曰永元三  
年十二月丙寅張齊殺東昏於含德殿其夜以黃紬裹首縋而下尚書曰乃焚其綺席棄  
獨夫受洪惟作威鍾士季檄蜀文曰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

**彼寶衣歸璇臺之珠反諸侯之玉**  
紀曰王命歸璇臺之珠王說苑曰武王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指麾而四海隆平下車  
誰之玉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于諸侯天下聞之曰王廉於財

**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  
新序劉向曰先  
而四海賓服者誠德之至也孝經鉤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流禮記曰下車而封夏后之後於  
杞封殷之後於宋尚書曰一戎衣天下大定又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孟子曰當堯之時洪水橫  
流汎濫於天下漢書曰

**於是仰叶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之玉納龍敘之**  
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靈之脫交錯同瑞劉琨勸進表曰億兆攸歸曾無與二  
圖尚書大傳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春秋元命苞曰堯游河洛赤龍負圖以出圖赤  
如綈狀龍沒圖在揚雄靈賦曰

**類帝禋宗光有神器昇中以祀羣望攝袂**  
大易之始河出龍馬雒貢龜書  
有事于羣望漢書徐樂上書曰南面負屨攝袂而揖王公

**而朝諸夏**  
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禮記曰升中于天而鳳凰降左氏傳曰乃大  
陛下之所服也論語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  
周易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袁淑謝中丞章曰縣法象闕班  
政何術東觀漢記段穎上疏曰先零東羌討之難破降為上策戰為下計

**上策刑從中興**

政何術東觀漢記段穎上疏曰先零東羌討之難破降為上策戰為下計

周禮曰大司寇掌三典以佐王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也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劍騎穹廬之國同川共穴

之人杜篤論都賦曰連緩耳瑱雕題呂氏春秋曰善為習者蠻夷反舌皆服德厚也高誘曰夷狄語言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說南方有反舌國舌木在前末倒刺喉故曰反舌也漢書曰匈奴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鉞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為室今旃為牆杜篤論都賦曰同穴我楊之域共川鼻飲之國莫不屈膝交臂

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攘地千都幕南罷鄯河西無警險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孟

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厥地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漢書曰通西北國張騫鑿空蘇林曰鑿空開通也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公孫鞅為秦攘地千百里漢書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匈奴遠逃而漠南無王庭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聞警詣障小

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念茲鹿駭息此狼顧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尚書曰柔遠能邇

鹽鐵論曰以賢人為兵聖人為守則中國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周禮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也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周禮氏掌諫王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樂鄭玄曰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護大武尚書曰修五禮孔安國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漢書曰高祖令張敖定章程又曰蕭何女律令韓信申軍法

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之學如市漢書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范曄後漢書曰張興稍遷至博士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司馬彪漢書曰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劇秦美新曰遷集乎文雅之囿翺翔乎禮樂之場史記曰由余款關請見三輔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興建庠序啟設郊丘一介之才

望諸生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槐市

必記無文之典咸秩

漢書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禮記曰立春之日天子迎春於東郊周禮曰冬至於地上之園丘樂六變天神皆降尚書虞

公曰如有一介臣又曰

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

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漢書贊曰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嚮風矣禮記曰儒有砥礪廉隅論語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

宇又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

漢書曰呼韓邪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漢書曰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諸

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范曄後漢書曰樊準上疏曰明帝即位自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令通孝經匈奴遣伊秩訾王來入就學東京賦曰區宇又廣思和求中方面四方面也仲長子昌言曰五位以正方面孫楚客主言曰晉王聖明方面制地長楊賦曰休力役賈逵國語注曰阜厚也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歷代規摹前王典故莫

不芟夷翦截允執厥中

史記曰高祖雖曰不暇給規摹弘遠矣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疏曰事過典故孔安國尚書序曰芟夷煩亂翦截浮辭尚書帝

曰允執厥中

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

左氏傳曰司鐸火季桓子命藏書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曰禮經謂周禮也周禮曰太宰以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玄曰吉朔日

也象魏闕也周禮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

禮記戴聖所傳故號戴記曰昔者仲

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周書曰文王至自商太

北荒明月西極流

以夢見商之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之於闕闢化為松柏精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闕銀盤圓五十丈二闕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其角一正東有墉城有流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

海岳黃金河庭紫貝

史記曰三神山傳在海中黃金白銀為宮闕楚辭曰魚鱗

龍玄武之製銅爵鐵鳳之正

三輔舊事曰未央宮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魏文帝歌曰長安城西有雙圓闕上有一雙銅爵一鳴五穀生

再鳴五穀熟薛綜西京賦注曰圓闕上作鐵鳳凰令張兩翼舉頭敷尾

或以聽窮省冤或以布治懸法

李尤闕銘曰悉心聽省無乃窮

冤布治懸法已見上文

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卑

尚書王曰表正萬邦周易曰王居無咎正位也桓子新論曰昔周公光崇周道

澤被四表蜀都賦曰峭函有帝皇之宅河洛為王者之里也

晉氏浸弱宋曆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

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闕於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

補憲章

漢書曰浸弱微滅也韓詩曰周道威夷左氏傳曰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東都主人曰唯子頗識舊典司馬相如美人賦曰上宮閑館寂寥至虛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不可

勝數山謙之丹陽記曰大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義興許或墓二闕高壯可從施之王茂弘弗欲後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峰即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帝從之今出宣陽望此山良似闕沈

約宋書曰孝武大明七年博望梁山立雙闕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乃命審曲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

魚瞻星揆地興復表門草創華闕

周禮曰或審曲面勢明中謂四時皆明各有中星也尚書考靈耀曰冬至日月在牽牛一度求

晉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蠡順除之鄭玄曰盡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蠡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卻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也又曰

匠人建國求地中置槓以懸視其影鄭玄曰槓古文臬假借字也周禮曰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東觀漢記博士等議曰陛下除殘去賊興復祖宗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表饒



梁書曰天監七年春正月壬戌  
作神龍仁虎闕于瑞門上司馬  
門外

闕於闔閭論語曰神謀草創之西都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族天紀星紀也左日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

賓曰樹中天之華闕封冠山之朱堂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星也星紀斗牛之

次也漢書曰太族位在於寅正月也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構茲盛則興此

崇麗方且趨以表敬觀而知法劉璠梁典曰天監七年正月戊戌詔曰昔晉氏青蓋南移日不暇給而兩觀莫築縣法無所今禮盛

化光役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章於是選匠量功鐫石為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

莫不畢備漢書曰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趨列女傳衛靈公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

以廣物觀雙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周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之相望徐幹七喻曰豐屋廣

敬也物觀雙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夏崇闕作範垂訓赫矣壯乎

下臣式銘盤石其辭曰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漢啟岐梁

此言建國立都不恒一所故洛漢岐梁咸為帝宅也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周成王也尚

書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洛誥蔡也祝禋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漢漢高祖也西

京賦曰岐梁汧雍京賦曰岐梁汧雍居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帝王所居因功

之德由政化而益光也周易曰青蓋南泊黃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弗紀帝言

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以化光神南遷王綱弛素懸法藏書咸皆廢紀青蓋晉也虞預晉書王導上言曰迴青蓋以反上京司馬

彪續漢書曰皇子皆朱班輪青蓋黃旗謂吳也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氣恒見東南終

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臧榮緒晉書曰孫氏無闕大晉南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

都亦不暇立門闕遂廢矣藏書則決日斂而藏之見下句

常興茲雙起

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者也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雙起猶雙立也

疊上連翠微

王逸楚辭注曰偃蹇高貌也何晏論語注曰魏巍者高大之稱也重疊也

方顯浹日初輝

懸書有附委篋知歸

懸書有附委篋

知歸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浹日而懸之懸書則

也重用之故變文耳

鬱岸重軒穹隆反宇形聳飛棟勢超浮柱

獨出西都賓曰重軒

三階穹隆見下句西京賦曰反宇業業何頑許都賦曰景

模下矩周望原隰

俛臨煙雨

四會卻背九房

北通二轍南湊五方

注曰卻返也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則明堂之制也鄭玄禮記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也然路寢在門北故云卻背也

暑來寒往地久天長

神哉華觀永配無疆

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老子曰天長地久毛詩曰申錫無疆集云盤石鬱屈重軒穹隆色法上圖製模十四字是至尊所改也

新刻漏銘

并序

陸佐公

劉璠梁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漏非外乃敕員外郎祖暅治之漏刻成太子中舍人陸倕為文司馬彪續漢書曰孔壹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

刻以考中星  
昏明星焉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曆明時盈縮之度無準

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

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五經要義曰昏闇也旦明也日入後漏三刻為昏日出前漏三刻為明周易曰君子以治曆明時淮南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

壺命氏遠哉義用

周禮曰挈壺氏下士六人鄭玄曰挈壺水器也挈壺水以為漏也

揆景測辰微

宮戒井守

以水火分茲日夜

揆景測辰謂晝夜漏也微宮謂微巡其宮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宮中衛宮城門擊斗周禮曰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凡喪事懸壺以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曰挈壺以令軍井謂為軍穿井井成挈壺懸其上令軍中眾皆望見知此下有井也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也鄭玄曰以水守壺者為

沃漏也以火守壺者晝夜漏也

而司曆亡官疇人廢業孟陬殄滅攝提無紀

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漢書曰三代既沒五霸之末史官忘紀疇人子弟分散如晡曰家業世世相傳為曉漢書孟陬殄滅攝提失方音義曰正月為孟陬曆紀廢絕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

融敘分至之差詳而不密

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宮中宮城門傳五伯官直符行衛上言漏刻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天相

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密也

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置

玉陸機孫綽皆有漏刻銘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新序固珠曰珠產江漢土產崑山

弘度遺

**旨**王隱晉書曰李充字弘度集有漏刻銘沈約宋書曰宋太祖頗好曆數太子率更布在方

**冊無彰器用**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左璧汲春華同夫海東春

言其文麗海東譬其無實谷賓戲曰攝藻如春華晏子春秋曰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亦

水赤蒸棗故華不實公曰吾伴問子對曰嬰聞伴問者伴對也**寧可以軌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左氏傳曰隱公

僖伯諫曰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請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作範垂訓已見上文**且今之**

**官漏出自會稽**蕭子雲東宮雜記曰天監六年上造新漏以臺舊漏給官漏銘云咸和七年會稽山陰令魏不造即會稽內史王舒所獻漏也**積水違**

**方導流乖則**陸機刻漏賦曰積水不過一鍾導流不過一筐也**六日無辨五夜不分**淮南子曰冬至子午

日則夏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高誘曰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歲遷閏

至衛宏漢舊儀曰晝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歲躔閏**

**茂月次姑洗**爾雅曰太歲在戊曰闌茂禮記曰季春之月律中姑洗**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

**禮變商俗**孟子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業類補天功均柱地**列子曰昔女媧氏

其闕割鰲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也**河海夷晏風雲律呂**禮斗威儀曰君乘

則河海夷晏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獻靈膠四兩吉光毛裘受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風

入律十旬不休青雲于呂連月不散意者閭浮有好道之君我王故搜奇繡而貢神香步天材而



講猛獸乘毛車以濟弱水于今十三年矣坐朝宴罷每日晨興呂氏春秋曰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諭其意蚤

晨興闕四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周禮曰雞人掌大祭祀夜呼旦以叫百官集云雞人二字是沈約所改作也以為

星火謬中金水違用左氏傳張趯曰火中寒暑乃退鄭玄毛詩箋曰火星中寒暑退陸機漏刻賦曰寤蟾蜍之棲月識金水之相緣時乖啟

閉箭異鎗左氏傳曰天子有禮記注曰八兩為鎗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也爰命日官草創新

器左氏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周易曰仰則觀於天文俯則察於地理史記曰黃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日

月星辰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又曰則于地四參以天一言壺用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金而漏

用水也漢書曰天以得一生水地以得四生金也建武遺蠹咸和餘舛司馬彪續漢書霍融曰四分施於建武咸和漏刻即上魏不所造也金筒

方員之制飛流吐納之規金則壺也而形方筒則引水者而形員孫綽漏刻銘曰乃制妙器挈壺氏詮累筒三階積水成川陸機漏刻銘曰口

納胸吐水變律改經一皆懲革禁豔律曆志曰凡律所革以變律呂相生至六十也天監六年太歲丁亥

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陸機集志議曰

考正三辰審其所司是談天紀綱也測表候陰謂土圭也

不謬主撮無乖黍累漢書曰夫推曆生律制器量多少者不失主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應劭

日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撮十黍一累十累一銖又可以校運算之睽合辨分天之邪正漢書曰造漢太初曆

治曆者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閭與焉都分天部而闕運算轉曆也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曆之疎密爾雅曰春為發生夏為長贏秋為收

成冬為安寧四氣和為通正漢書曰史記有黃帝顓頊夏商周及魯曆漢興張蒼用顓頊曆此於六曆疏濶中最高為微近又曰清于陵渠覆太初曆時明法望皆最密也永世貽

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得而稱也昔嘉量微物盤盂小器猶且

昭德記功載在銘典周禮栗氏為量其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惟則為誠法或於鼎名曰銘蔡邕況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造化銘論曰德非此族不在銘典

上達與天合符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周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勳倍楹席事百巾

机蔡邕銘論曰武王踐祚咨于太師而作席机楹杖又曰黃帝有巾机之法孔甲有盤盂之戒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昆吾

郭象莊子注曰不可多謝堯舜而推之為兄也蔡邕銘論曰昔召公作誥先王賜朕鼎出於武當曾水尚作周太師而封於齊其功銘於昆吾之野西都實序曰有陋洛邑之議金字

不傳銀書未勒者哉崔玄山瀨鄉記曰老子母碑老子把持仙錄王簡金字編以日銀紀善惡劉人本觀書賦曰玉牒石記銀書金字煥矣不窮邈乎

昭乃詔小臣為其銘曰一暑一寒有明有晦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莊子曰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也

神道無跡天工罕代莊子老聃謂孔子曰夫神生於道其來無迹其去無方尚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乃置挈壺是惟

熙載氣均衡石晷正權概呂氏春秋曰仲春日夜分鈞衡石角斗桶正權概高誘曰角平斗桶權概皆令均等也世道交喪

熙載氣均衡石晷正權概呂氏春秋曰仲春日夜分鈞衡石角斗桶正權概高誘曰角平斗桶權概皆令均等也世道交喪

原曰銘二字至司  
再校勅書可  
云錄一胡士

禮衛銷匹

莊子曰世喪道矣世喪道交遽遷水火爭倒衣裳水火已見

曰東方未明

擊刁舛次聚木乖方

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曰以銅

謂擊櫜鼓以序聚櫜鄭玄曰

爰究爰度時惟我皇

毛詩曰惟彼四方壺外次圓流

內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

陸機漏刻賦曰擬洪殺於漏鍾順卑高而為級

漏刻銘曰靈虬

儵往忽來鬼出神入

呂氏春秋曰儵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淮南子曰並應無窮鬼出神入微若抽繭

逝如激電

陸機漏刻賦曰形微獨

耳不輟音眼無畱盼銅史司刻金徒抱

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蓋上又鑄金銅僊人居左壺為

履薄非競臨深固戰授

受靡譽登降弗爽

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衛宏漢書儀曰夜

一可法可象

尚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孝經曰作事可法

分似符契至猶影響

周易曰月往則日來往則月來左氏傳注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

合昏暮卷莫英晨生

周處風土記曰合昏暮也葉晨舒而昏合也

測地情

詩汜曆篇曰靈臺參天意周易曰聖人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況我神造通幽洞靈

陸機漏刻賦曰

之配皇等極為世作程呂氏春秋曰後世以為法程高誘曰程度也曹植列女傳頌曰尚卑貴禮來世作程

詠上

王仲宣詠并序

曹子建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

呼哀哉皇穹神察詰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誰謂

不痛早世即冥范曄後漢書桓帝詔曰遭家不造先帝早世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史記華陽夫人姊

存華時分流天遂同期莊子曰雖有壽夭相去幾何又曰聖也者遂於命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論語

何用誄德表之素旗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儀禮曰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雜帛為

何以贈終哀以送之孝經曰哀以送之遂作

誄曰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史記曰魏之先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

也於畢爵同齊魯邦祀絕匹流裔畢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



天開之祚未嘗稱王

史記曰公高祖裔曰畢萬事晉獻公滅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

儀縣之都也魏滅晉獻公以魏封大夫畢萬後世文侯初盛至厥姓斯氏條分葉散

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蒙

漢書曰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

之會者也曲曰炎上之烈精察察曰謂大漢之

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世祖謂光武

盛德也中曠謂遭王莽之亂也說文曰曠不明也

三台樹位履道是鍾春秋漢合琴曰三公象五岳在天寵爵

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一祖為光為龍

張璠漢紀曰王龔字伯宗有高名于天下順

司空魏志曰蔡邕祖父龔祖父暢皆為漢三公

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

掌司空百揆惟敘五典克從

尚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天靜人和皇教遐

通伊君顯考奕葉佐時

魏志曰蔡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入管機密朝政以治

出臨朔岱庶績咸熙

蔡父無備其官未詳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

德材技廣宣強記洽聞幽讚微言

孔叢子傳曰仲尼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周易

其與仲尼

文若春華思若涌泉

春華已見上文東觀漢記朱勃發言可詠下筆

依張昇改

成篇

魏志桑維翰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

何道不洽何藝不聞暮局逞巧博奕惟賢

魏志曰桑觀人圍暮局壞案為復之甚者不信以靶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論語子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皇家不造京

室隕顛

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

宰臣專制帝用西遷

華臣董卓也帝獻帝也魏志曰董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監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

君乃羈旅

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荆蠻

魏志曰桑以荆州依劉表左氏春秋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注曰羈寄也旅客也

身窮志達

居鄙行鮮振冠南嶽

崔瑗七蠲曰翻然鳳舉軒爾騰毛詩曰蠢爾蠻荆

濯纓清川

盛弘之荆州記曰襄陽西南有徐元直宅其西北八里方山山北際河水山下有王仲宣宅故東阿王誄云振冠南嶽濯纓清川集本清或謂清誤也

蓬室不干勢權

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也

我公奮鉞耀威南楚

我公魏太祖也荆人或違

陳戎講武

禮記曰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

君乃義發算我師旅

魏志曰劉表卒桑勸表子琮令降太祖

高尚霸功

投身帝宇

桓譚陳便宜曰所謂霸功者法度明正百官修治威令流行者也傳幹後漢王命敘曰世祖攘亂復帝宇

斯言既發謀夫是與

斯言謂琮降也毛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售

是與伊何響我明德投戈編郡

若稽賴漢北有編郡縣

我公實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勳則

魏志曰太祖辟桑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漢舊儀曰列侯黃金龜鈕

又曰金

勳則伊何勞謙靡已

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憂世忘家殊略卓犖

史記穰苴曰將受命之日

則忘其家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

乃署祭酒與軍行止

魏志曰後還軍謀祭酒周算無遺策畫

無失理

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東觀漢記

我王建國百司雋父

周禮曰維王建國

君以顯舉秉機省闔戴蟬珥貂朱衣皓帶

魏志曰魏國建拜祭侍中蔡邕

入侍帷幄出擁華蓋

劉歆遂初賦曰

榮曜當世芳風掩藹

漢書曰章玄

世焉彌衡顏子碑曰秀不實振芳風也

嗟彼東夷

東夷謂吳

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

戎路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王塗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

塗也思榮懷附望彼來威

言仲宣思念寵榮志在懷附異類望彼吳國畏威而來也漢書曰王尊懷來微外蠻夷歸附其威信也

如何

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

魏志曰建安二十二年春道病卒

曰病曰臻

翩翩孤嗣號慟崩摧

蔡邕袁成碑曰孤

發軔北魏遠迄南淮經

歷山河泣涕如頽

楚辭曰登山長望中心

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

歸鳥忘栖嗚呼哀哉吾與夫子義貫丹青

丹青二色名

好和琴瑟分過

友生

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又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風零

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戲天子金石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毛詩

命靡常春秋保乾圖曰利害同門吉凶異域此驩之人孰先隕越左氏傳齊侯曰小何寤夫子果乃先

逝文論死生存亡數度春秋考異補曰古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

靈游魂泰素列子泰素者我將假翼飄飄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孝經

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西京賦曰美往昔之喬松要羨門乎天路喪柩既臻將反魏京靈輜迴軌白驥悲鳴

說文曰輜喪車也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五步一彷徨虛廓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梁商誄

忠侯不聞其音延首歎息雨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

名莊子曰小人徇財君子徇名天下皆然不獨一人也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楊荊州誄并序

潘安仁

維咸寧元年王隱晉書咸寧武帝年號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東武

戴侯榮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楊肇已見懷舊賦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左氏傳節



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是以人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也選賢與能政是以和禮記曰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周賴何

父殷憑太阿太阿阿衡謂伊尹也毛詩曰惟師尚父矯矯楊侯晉之爪牙矯矯武

臣又曰子忠節克明茂績惟嘉尚書曰子懋乃德嘉乃丕績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

不永玄首末華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范曄後漢書樊銜恨沒世命也奈何

嗚呼哀哉范曄後漢書東海王彌上疏曰銜恨黃泉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自古在昔有生必死法言曰有生者必有

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身沒名垂先哲所躋東征賦曰唯令德為不朽身既沒而名猶存也行以號彰德以述

美周禮曰論者行之述號者功之表也蔡邕敢託旒旗爰作斯詠旒旗已見上文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喬氏出楊侯漢書

雄其先出自有周伯喬者以支庶食榮於晉之楊因氏焉不知伯奕世丕顯允迪大猷

喬與周何別也楊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奕世丕顯允迪大猷

尚書曰公稱不顯德毛詩天厭漢德龍戰未分左氏傳曰大而既戰周德矣周伊君

祖考方事之殷左氏傳曰鄢陵之戰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曰鳥則擇木臣

亦簡君左氏傳仲尼曰鳥則擇木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投心魏朝策名委身左氏傳孤突曰策名委質貳乃

辟也奮躍淵塗跨騰風雲答賓戲曰振拔或統驍騎或據領軍潘岳楊肇碑

之嫡孫領軍肅侯之嗣子賈弼之山公表注曰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洪緒克

構堂基毛詩曰纂戎祖考尚書曰若弱冠味道無競惟時揚雄書曰子雲勤味道

映毛詩曰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尚書曰克諧以孝蒸蒸又多才豐藝疆記洽聞

尚書周公曰不若旦多才目睇毫末心算無垠慎子曰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草隸兼

善尺牘必珍漢書曰陳遵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也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

落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論語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左氏傳子散

璞發輝臨軹止作令肇碑曰嘉平初除軹令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

官肅我朝命肇碑曰肇遷惟此大理國之憲章肇碑曰肇兼統大理之任漢書

年更名君莅其任視民如傷左氏傳逢滑曰國庶獄明慎刑辟端詳尚書周

大理聽參皋呂稱侔于張尚書帝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姦沍汝作士惟明克允又序

慎改授農政于彼野王肇碑曰

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錄此天下稱之

典農中郎將魏略曰典農中郎將太祖倉盈庾億國富兵彊毛詩曰我倉既盈我庾惟億新序曰孫叔敖相楚國

富兵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弼肇碑曰文后曆數在躬為泰

用為儀漢書華陰守永嘉用錫土宇膺茲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紱肇碑曰

建封東武子毛詩曰錫爾土宇歸章青社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魏

氏順天聖皇受終魏志曰陳雷王奉皇帝璽綬策禪位於晉嗣王周易烈烈楊侯

實統禁戎肇碑曰皇祖之司管閭闔清我帝宮晉宮閣銘曰洛陽城闔閭門漢書

子行幸所至先案行肇碑曰苛慝不作穆如和風國語內史過曰神亦往焉觀謂督勳勞

班命彌崇肇碑曰以清宮勳勞進封范范海岱玄化未周毛詩曰淇水范范尚書

兼武時惟楊侯既守東莞肇碑曰領東莞相荆州刺史折衝萬

里對揚王休肇碑曰加折衝將軍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聞善若驚疾

惡如讐國語楚藍尹文薈謂子西曰夫圖虛聞一善言若驚得示威示德以伐以柔

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素中正疾惡若讐

帥何煒說改姓余景雲  
帥謂為多爾是也

寒字誤當作寒補德也  
寒謂無後遊師長衛說  
作冠義是而字非

左氏傳蒼壽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又曰伐叛州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

極班固高紀述秉豐繼塞糧盡神謀不貳楊肇伐吳而敗已見辨以兩下君子之過引曲推直

如彼日月有時則食左氏傳曰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諫曰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負執其咎功

讓其力毛詩曰誰敢執其咎亦既旋旆為法受黜左氏傳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退守丘瑩杜

門不出漢書曰王陵杜門不朝請游目興墳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入室毛詩曰采芣祁祁搢紳

日維縉紳先生之略術論語子靡事不咨無疑不質毛詩曰我位孔昭毛長傳曰貶墜弗慮弗圖乃寢乃

位毛詩曰我位孔昭毛長傳曰貶墜位毛詩曰我位孔昭毛長傳曰貶墜位毛詩曰我位孔昭毛長傳曰貶墜

疾毛詩曰吳天疾威弗慮弗疾毛詩曰吳天疾威弗慮弗疾毛詩曰吳天疾威弗慮弗

命有子囊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左氏傳曰楚子囊還自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

子囊忠君幾不念增其名將死不念衛社稷可不謂忠乎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蘧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

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子瑕退之徒殯於正堂也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

朝達厥辭夕隕其命聖主嗟悼寵贈衾襚誅德策勳考終定論碑



日肇堯天子恩焉遺謁者祠以少牢諡曰戴侯漢書曰羣辟慟懷邦族揮淚孤嗣在  
列侯薨大行奏諡諡策應劭曰賜與諡及哀策諡文也  
疾寮屬含悴毛詩曰亮赴者同哀路人增欷嗚呼哀哉余以頑蔽覆露  
重陰國語張老謂趙文子曰先王仰追先考執友之心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  
俯感知己識達之深晏子春秋越石父曰承諱忉怛涕淚霑襟楚辭曰泣獻  
豈忍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省於匹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  
呼哀哉

楊仲武誄

并序

潘安仁

經列本

楊經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刺史戴侯

之孫

肅侯楊暨也戴侯楊

東武康侯之子也

康侯楊

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光

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

賈勳之山公表注曰鄭義為司空密陵元侯生勳為光祿勳密

音義服虔

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父夫家而免諸艱難

尚書周公曰巫

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曹子建自試表曰終軍以妙年使越

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

巷體服菲薄余甚奇之論語子曰回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又曰禹菲飲食馬融曰菲薄也若乃清才雋茂盛德

日新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論語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既藉三葉世親

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左氏傳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匹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往歲卒

於德宮里陸機洛陽記曰德宮里名也喪服周次綢繆累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款誠

之至也不幸短命論語孔子對哀公曰有顏回者不幸短命死矣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

己亥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伊子之先奕葉熙隆惟祖惟曾載揚

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左氏傳子產曰公孫段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名器雖光勳業未融

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岐克嶷知章知微毛詩曰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鉤深

探賾味道研幾周易曰探賾索隱鈎深致遠又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匪直也人邦家之輝毛詩曰匪直也

人秉心塞淵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子之邁閔曾未齒髻鄭玄周禮注曰齒髻齒也埤蒼曰髻髻也如彼危根當此

衝臆德之休明靡幽不喬言德之休明無有處幽而不遷喬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弱冠流

芳雋聲清劭韶爾舅惟榮爾宗惟粹幼秉殊操違豐安匱撰錄先訓

俾無隕墜舊文新藝固不必肄潘楊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

終如始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爾休爾戚如實在己新序曰晉襄公之孫周為晉國休戚不倍本也視予猶父

不得猶子論語曰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敬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其同也視予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

年實同厥心曰景西望子朝陰如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

尚書曰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曰短折六十折未三十也寢疾彌留守茲孝友彌留已見上文毛詩傳曰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臨命忘

身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左氏傳呂相絕秦曰諸侯痛心疾首繼就寡人嗷嗷

叫壯子曰我嗷同生悽悽諸舅壯子曰我嗷春蘭擢莖方茂其華荆實挺璞將剖于

和含芳委耀毀壁摧柯言德業之美類於蘭玉始芳含而積耀遠毀壁而摧柯言早夭也太玄經曰破壁毀珪逢不幸也嗚呼仲

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我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

曾未盈稔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哀哉披帙散書屢覩遺文有

造有寫或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沾于巾

張衡四愁詩曰

側身西望涕沾巾

龜筮既襲塋隧既開

尚書曰乃卜三龜一習吉又曰卜不襲吉孔安國曰襲因也聲類曰塋墓隧也

痛矣楊子

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頽頽行雲徘徊

毛詩曰燕燕于飛頽之頽之

穴永訣撫櫬盡哀

毛詩曰臨其穴惻惻其慄杜預左氏傳注曰櫬棺也

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

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

往矣已見上文禮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鄭玄曰泰山眾山所仰梁木眾木所放

也



文選卷五十六終

金陵書局印  
汲古閣本

文選卷五十七

諫下

潘安仁夏侯常侍諫一首

馬汧督諫一首

顏延年陽給事諫一首

陶徵士諫一首

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諫一首

哀上

潘安仁哀永逝文一首

哀下

顏延年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謝玄暉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碑文上

蔡伯喈郭林宗碑文一首 并序

陳仲弓碑文一首 并序

王仲寶褚淵碑文一首 并序

誄下

夏侯常侍誄 并序

潘安仁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 臧榮緒晉書曰湛早有名譽為太尉掾 賢良

方正徵以為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 臧榮緒晉書曰湛舉賢良對策拜郎中進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宰野王令

中書郎南陽相 臧榮緒晉書曰湛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又曰秦主東武帝第三子也初封南陽王後徙封秦王 家艱

乞還 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于夢 頃之選為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 世祖武帝也 春秋四

尊也其崩何以在人上故曰崩天子以為散騎常侍從班列也 天子惠 春秋四

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

作諡曰禹錫玄珪實曰文命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克明克聖光

啟夏政尙書曰居上克明又曰克齊聖廣淵其在于漢邁勳惟嬰漢書曰夏侯嬰爲太僕常奉車從擊

思弘儒業小大雙名班固漢書述曰世宗時思弘祖業漢書曰夏侯勝字長公少好

大小夏侯之學顯祖曜德牧充及荆王隱晉書曰夏侯威字季權歷荆兗二州父守淮

岱治亦有聲王隱晉書曰威次子莊淮英英夫子灼灼其雋飛辯擣藻華

繁玉振孔融薦禰衡表曰飛辯擣藻班固贊曰擣藻如春華孟子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如彼隨和發彩流潤淮南子

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如彼錦繡列素點綯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

禮記孔子曰夫玉溫潤而澤仁也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尙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其表未見其裏

忠信徒謂吾生文勝則史論語子曰文心照神交唯我與子莊子子綦曰其

子謂顏回曰唯且歷少長逮觀終始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子之承親孝齊閔

參漢書成帝詔曰孝子順孫厥自竭以承其親論語子曰孝哉閔子騫禮記公明儀問曾子曰

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諒父母於道參直養者安能爲孝乎



新文殿景仁學此語作世所又雅是信乃避諸改也

子之友悌和如瑟琴

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事君直道與朋信心

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又子夏

日與朋友交言而有信

雖實唱高猶賞爾音

宋玉對問曰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曹植求自試表曰或有賞音而識道

弱冠厲翼

羽儀初昇

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呂氏春秋曰征鳥厲疾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

公弓既招皇輿乃徵

左氏傳陳敬仲

日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范曄後漢書曰侯瑾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也

內贊兩宮外宰黎蒸

典引曰巡靖黎蒸

忠節允著

清風載興

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

彼樂都寵子惟王

左氏傳延陵季子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南都賦曰於顯樂都

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

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孔安國曰納言喉舌之官毛詩曰出納王命王之喉

惠訓不倦視民如傷

左氏傳邢公曰惠訓不倦叔向有焉又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之如傷

乃眷北顧辭祿延喜

孟子注德厚受祿德薄辭祿也

余亦偃息無事明時

呂氏春秋贊曰偃息之義則未之識

疇昔之遊二紀于茲

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

班白攜手何歡如之

禮記曰班白者不提挈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吾語汝厥實勝寡

論語子曰由居吾語汝慎子曰眾之勝寡必也

人惡雋異俗疵文雅

孔安國尚書傳曰疵病也大戴

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

執戟疲楊長沙投賈

曹子建楊德祖書曰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

得無謂爾高恥居物下子乃泯然變色易容

史記曰觀范雎之見王者羣臣莫不泯然變色易容者

慨

然歎曰道固不同

論語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為仁由己匪我求蒙

論語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周易曰誰毀誰譽何去何從

已而由人乎哉周易曰誰毀誰譽何去何從

匪緇莫磨匪磷

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子獨正色居屈志卑

不爾以猶致其身

論語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

獻替盡規媚茲

論語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莫淫

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諫

不獻替而進賢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

讜言忠謀世祖是嘉

漢書成帝曰久不

讜言聲類曰

將僕儲皇奉轡承華

漢書曰太子家有僕上林賦曰

先朝末命聖列

讜善言也

顯加 尚書曰道

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降之吉

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左

氏傳季梁曰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

宜享遐紀長保天秩

尚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

如何斯人而有斯疾

論語伯牛有疾子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曾未知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

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

唯爾之存匪爵而貴

命惟終身

甘食美服重珍兼味

臧榮緒晉書曰

顯豪侈甘食美服窮滋極珍

臨終遺誓永錫爾類

毛詩曰孝子不斂以時裝殯不簡器

斂以時裝殯不簡器

沒遺命小棺清斂不修封樹禮記曰延陵季子

誰能拔俗生靈其養孰是養生而

適齊長子死其斂以時服漢書曰衣綈複為菜

適齊長子死其斂以時服漢書曰衣綈複為菜

適齊長子死其斂以時服漢書曰衣綈複為菜

誰能拔俗生靈其養孰是養生而

適齊長子死其斂以時服漢書曰衣綈複為菜

適齊長子死其斂以時服漢書曰衣綈複為菜

薄其塋

漢書曰楊王孫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區所不致及病且終曰吾欲贏塋淮南子曰節財薄塋簡服生焉

淵哉若人縱心條暢

揚雄述曰淵哉

傑操明達困而彌亮

周禮小喪供柩輅柩

若人實好斯文

存亡永訣逝者不追

鄭玄毛詩箋云往矣

車也周禮曰喪祝掌大喪祖節棺乃載鄭玄

遺衣幅抑失聲迸涕交揮

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

川上曰逝

望子舊車覽爾遺衣幅抑失聲迸涕交揮

家語公父文伯卒敬姜

曰二三婦無揮涕蔡邕陳仲

非子為慟五慟為誰嗚呼哀哉

論語曰顏淵死子哭

弓碑曰嚴數知名失聲揮涕

日往月來暑退寒襲

周易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子曰非夫人之

零露沾凝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

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

尚書傳曰

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

前思未弭後感仍集

不敢

適子素館撫孤相泣

毛詩曰適子之館兮撫孤

羊

賈逵國語注

馬汧督誄

并序 賊榮緒督馬汧督馬義立功

孤城為州司所枉死於囹圄岳誄之

日殞念也

潘安仁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

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氏又肆逆焉傳暢晉諸公讚曰惠帝元康五

年武庫火北地虛水胡蘭羌因此為亂推齊萬年為主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漢書呂后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詩

曰王旅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左氏傳賦文伯曰若無謂俾百姓流亡頻於

塗炭毛詩曰民卒流亡尚書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建威喪元於好時州伯宵遁乎大谿王隱晉書曰解系為

雍州刺史又曰朝廷以周處忠烈欲遣討氏乃拜為建威將軍又曰周處解系與賊戰于六陌軍敗周處死之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左氏傳曰秦師夜遁若夫偏師裨

將之隕首覆軍者蓋以十數左氏傳韓子曰武以偏師陷子罪大矣漢書曰大將軍

門以報恩施史記齊使人說越曰韓之攻楚覆其車殺其將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

望於境東觀漢記章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古樂府日出東南隅曰三

符專城則青墨是也墨或為紫非秦隴之僭羣更為魁羣姓也更名也漢書曰羌煎羣降東觀漢記曰

既已襲汧而館其縣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

率寡弱之眾據十雉之城十雉言小也羣氏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

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漢書賈誼曰高帝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東觀漢記曰上入昆陽二公環昆陽城積弩射城矢如雨下城中負戶而汲



蜀書李左車曰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晉灼曰樵取  
而後爨也今通作鈞吊

木石將盡樵蘇之竭芻蕘罄絕漢書李左車曰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毛詩曰詢于芻蕘毛萇曰芻蕘薪

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焉的以鐵鎖機關既縱礮而又昇焉以

焦之麥柿廢栢角之松說文曰柿削柿也栢樹也栢櫟也用能新芻不匱人畜取給

青煙傍起歷馬長鳴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凶醜駭而疑懼乃闕掘

地而攻子命穴浚塹實壺鑄瓶甌武以偵耻之墨子曰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于城內掘井以薄城幕罷

內井使聽耳者伏聽而聽審知穴處鑿內迎之東觀漢記將穿響作因焚穰穰火薰之

潛氏殲焉崔寔四月令曰四月可桑穰注曰大麥之無皮毛者曰穰潛氏謂潛攻之氏也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

之厄王隱晉書曰齊萬年帥羌胡圍涇陽遣安西將軍侯駿西討氏羌莊子曰仁幾不免虎口哉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

於幕府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聖朝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

制輦蓋將軍刺使之儀也兵書曰軍主長服赤幢東觀漢記曰段熲為并州刺史曲蓋朱旗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十

斛考訊吏兵以檟楚之辭連之禮記曰夏楚一物以收其威鄭玄曰夏伯也楚用也夏與檟古今字通大將軍屢

斛考訊吏兵以檟楚之辭連之禮記曰夏楚一物以收其威鄭玄曰夏伯也楚用也夏與檟古今字通大將軍屢

抗其疏

千寶晉紀曰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

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

管子曰民無耻不可以固守

以少禦

眾載離寒暑

莊子曰晉之善戰者牛丑以寡擊眾

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

勲効極推小疵

周易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効假授

解禁効而假授之以官也說文曰効法有罪也

詔書遽許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

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

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

軍印綬祠以少牢

王隱晉書贈馬敦詔曰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

魂而有靈嘉茲寵榮

范曄後漢書曰和帝

追諡梁竦詔曰魂而有靈嘉斯寵榮

然絜士之間穢其庸致思乎

言絜士之間已穢其庸致思以求生乎家語曰孔子登於豐山而歎

曰於斯致思無不至矣

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妬之徒也

楚辭曰噤閉而不言然則口不言心害之為噤害也廣

雅曰妬害也

嗟乎妬之欺善抑亦賢首之讐也

言嫉妬之徒欺此善士抑亦同彼賢首之讐也戰國策甘茂謂楚王曰魏氏聽

甘茂與樗里疾

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

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而

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為善言曰不為善言為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猶此為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也高誘曰器猶性也

昔乘丘之戰縣

玄

賁

奔

父甫御

魯莊公馬驚敗績賈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

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誅之禮記曰魯莊公及宋

御馬驚敗績公墜縣賈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漢明帝時有

司馬叔持者白曰於都市手劒父讐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

為之誄公羊傳曰仇牧聞宋萬殺君手劒而叱之何休曰手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

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班固漢書贊曰自孔天子既已策

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知人未易人

未易知史記曰侯嬴曰人固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書

曰犂夷猾夏孔保此汧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

裁其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焚焚羆羆豺虎競逐左氏傳富辰諫王曰狄

曰杜陵說上黨相詐驗為焚力南切漢書張耳陳餘述曰華更恣睢潛時官寺呂氏春

據國爭權還為豺虎又曰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齊萬虓呼閼呼震驚

上無道倨傲荒恣睢自用也楚辭曰意恣睢以指摘史記李斯曰

獨行恣睢之心漢書任橫攻官寺東觀漢記曰望林蠻夷攻燔官寺

交

台司

毛詩曰進厥虎臣闔如虺虎又曰震驚聲勢沸騰種落煽扇熾謝承後漢書曰

聲勢猛烈毛詩曰百川沸騰風俗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彤珠星流飛矢雨集

通曰諸羌種落熾盛大為邊害形珠星流謂治鐵以灌敵司馬兵法曰火攻有五斯惴惴士女號天以泣爾雅曰惴惴懼

為一焉漢書曰鑪中鐵銷散如流星矢如雨見上文惴惴士女號天以泣也尚書曰號泣

於昊爨麥而炊負戶以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

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作之孫息以基子道下加九雞子其上公馬生爰發在險彌亮

曰危哉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人悅之猶解倒懸馬生爰發在險彌亮

毛詩曰賦政于精貫白日猛烈秋霜白虹貫日中鑒曰人主怒如秋霜稜威可厲

外四方爰發精貫白日猛烈秋霜白虹貫日中鑒曰人主怒如秋霜稜威可厲

懦夫克壯伯夷之風者懦夫有立志毛詩曰克壯其猷霑恩撫循寒士挾纊左氏

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蠶蠶犬羊阻眾陵寡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

三軍撫而勉之三軍之上皆如挾纊蠶蠶犬羊阻眾陵寡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

羣韓詩外傳曰強潛隱密攻九地之下司馬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

不陵弱眾不暴寡潛隱密攻九地之下司馬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

氣若無假王逸楚辭曰惴惴小息畏懼患禍者也昔命懸天今也惟馬論衡曰夫

吉凶存惟此馬生才博智瞻解嘲曰雖其人之瞻偵命以瓶壺劇結以長壟

徐爰射雉賦注曰剗割也鋪未見鋒火以起焰薰戶滿窟培穴以斂廣雅曰

說文曰壟坑也七豔切鋪未見鋒火以起焰薰戶滿窟培穴以斂廣雅曰



引何時改

勿注及別本

蒲溝

木石匱竭其稗空虛瞞然馬生傲若有餘

左氏傳晉邊吏讓鄭曰今執事惻然授兵登埤杜預曰惻

然勁忿貌也惻與瞞同下板切

芻

梁為礪柿

松為芻守

不之械歷有鳴駒

孔融薦禰衡表曰臨敵有餘

哀哀建威身伏斧質

鄭玄周禮注曰質木槌也

悠悠烈將覆軍喪器我釋我徒顯誅

我帥以生易死疇克不二

漢書公孫瓚說梁王曰昔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

聖朝

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汧庾化為寇糧實賴夫子思謦

模

彌長

加以思謀深長達於從政

孔安國尚書傳曰謦謀也

咸使有勇致命知方

論語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太國之間加以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

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

我雖末學聞之前典

莊子曰末學古之人有之

十世有

能表墓旌善

左氏傳曰宣子因叔向祁奚聞之而見宣子曰夫謀而鮮過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尚書曰封

比干之墓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

思人愛樹甘棠勿剪

左氏傳君子曰詩云蔽芾甘棠勿剪矧乃吾

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蓋鮮

尚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孔安國曰兩謂囚證也造至也兩至具備眾聽其入五刑之辭

孰是勲庸而不獲免猗哉部司其心反側斷善害醜正惡直

鄭

毛詩箋曰牧人逶迤自公退食

國語里革曰且夫君也者將牧人而正其邪毛詩曰聞惡直醜正牧人逶迤自公退食毛萇詩傳曰逶迤行可蹤跡也

穢鷹揚曾不戢翼言間穢必殞若鷹之揚舉不戢翼而少留也毛詩忘爾大勞猜

爾小利方言曰猜恨也苟莫開懷于何不至言人不開懷以相客慨慨馬生硯硯高

致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也廣雅曰硯硯堅也發憤固圉沒而猶眠嗚呼哀哉左氏傳曰荀偃伐齊卒

終所不嗣事于齊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史記曰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燕破齊田單東

生為絳繒衣書以五采龍文束其角而灌脂束其尾燒其端壘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

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

千人因銜枚擊之燕軍大敗駭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太史公曰兵善者出奇無窮張孟運籌危趙獲

安戰國策曰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決晉水以灌之襄子謂張孟曰士大夫病吾不能

守矣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則君次之二君曰我知其然即與

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遣人入晉陽趙氏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

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氏軍而擒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三漢書高祖曰運籌

策於帷幄之中韓詩外傳曰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頒況曰家僕周禮有蠻隸夷隸

與班古字通剔子雙龜貫以三木為督守及關中侯故雙龜也司馬遷答功存汧

城身死汧狗凡爾同圍心焉摧剝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

戰國策曰辭人扶老攜幼迎孟嘗君劉縉聖  
賢本紀曰子產卒國人哭於巷婦人泣於機  
明明天子旌以殊恩毛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  
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頒爵亦兆後昆周禮曰凡有功者祭於大蒸司勳詔之尙書曰垂裕後昆  
死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

陽給事誅

并序 沈約宋書曰永初三年索虜嗣自率眾至方城虜悉力攻滑臺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司馬陽瓚堅守不動眾潰抗節不降爲虜所殺少帝追贈給事中尙書令侍亮議瓚家在彭城宜卽以入臺絹一百匹粟三百斛賜給文士顏延年爲之誄焉

顏延年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

卒嗚呼哀哉

沈約宋書曰高祖卽位改元曰永初郡國記有東郡濮陽郡

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

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東郡圖經曰滑臺城

卽鄭之廩延

值國禍荐臻王略中否

潘岳陽筆誄曰將宏王略

獯虜間鸞

剝司充

沈約宋書

曰司州漢之司隸校尉也武帝北平關洛置司州居虎牢又曰兗州後漢居山陽武帝平河南居滑臺

幽并騎弩屯逼鞏洛

物理論曰幽州之騎冀州

之司勁列營緣戍相望屠潰

關中詩曰列營基時屠謂誅殺其人也漢書曰潰潰其

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眾緝會聚也左氏傳孔子曰緝不謀夏夷不亂

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勅寇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情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公子魚曰勅敵之人臨而

不成列杜預曰勅強也士師奔擾棄軍爭免而瓚誓命沈城桃達身飛鏃毛詩曰桃

貌也兵盡器竭斃于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

義以死徇節者哉非有先生論曰引義以正身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有詔曰故

盜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

撓左氏傳曰師徒撓敗杜預曰撓敗也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恤遺孤以慰

存亡鄭玄禮記注曰振收也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逮元嘉廓

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概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

明東觀漢記曰章帝壯而仁明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為之誄其辭曰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處父勤君怨在登賢左氏傳曰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

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于趙氏且謂趙盾能便能國之利也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杜預曰日本中軍帥易以為左也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殺案



陽州不姓陽以文詩也何  
知但云地名亦非

傳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中軍將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盾賢夜姑仁其不可襄公曰諾公謂夜姑曰使汝佐盾矣處父主境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

苦夷致果題子行間左氏傳曰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杜預曰苦越苦夷也說文曰題名也漢書衛

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勳雖廢邑氏遂傳左氏傳曰襄公未忘君之舊勳又

狐續既降晉族弗昌言狐射姑續鞠居誅處父之後在晉之族不復

之子之生立續宋皇毛詩曰之子于征拳猛沈毅溫敏肅良管子曰子之鄉

如彼孫子曰貴人在冬則如彼毛詩曰如彼

駟配服驂衡服馬也衡車衡也言與贊宋朝即彼駟之為駟乃配服而參邊兵喪律

王略未恢周易曰師出以律失律函陝堙阻灋洛蒿萊朔馬東驚胡風南

埃丹丘儉在幽州詩曰埃路無歸轡野有委骸漢書王恢曰轡車相望又高祖合曰

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寔命陽子佐師危

景懷彼危臺在滑之垌周衛是交鄭翟是爭交黨與也毛詩曰懷彼淮夷史記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

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繡請滑鄭文公不聽襄王請而囚伯繡王怒與翟伐鄭不討

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巘結關負河

紫城金柝夜擊和門晝局金謂刁斗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城門擊刁斗

料敵厭難時惟陽生揚子雲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唐書

冬氣勁塞外草衰李陵答蘇武書云涼秋九月塞外草衰邊矣獯虜乘障犯威尙書王曰邊矣西

鳴驥橫厲霜銷高聳漢書曰息夫躬絕命辭曰鷹隼橫厲又曰冒頓乃

軼我河縣俘我洛畿左氏傳呂相曰迭我殽地人我攢鋒成林投鞍爲

卒無半菽馬實拊巨秣漢書項羽曰歲饑民貧卒食半菽公

守未焚衝攻已濡褐左氏傳曰

勉慰痍傷拊巡飢渴左氏

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禮記曰儒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義

立邊疆身終鋒括鳴呼哀哉劉熙釋名曰賁父隕節魯人是志汧督効

貞晉策攸記已見上文皇上嘉悼思存寵異于以贈之言登給事毛詩

以贈之路  
車乘黃  
喜嗚呼哀哉

陶徵士誄并序

顏延年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為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之為誄極其思致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山海經曰升山黃酸之水出焉桂椒信芳而非

園林之實春秋運斗樞曰椒桂連名士起宋均曰椒桂芬香美豈期深而好遠哉

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言物以希為貴也藉資藉也韓詩外傳曰晉平公遊于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

之樂此也船人蓋荷跪而對曰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言物以希為貴也藉資藉也韓詩外傳曰晉平公遊于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

之薄也言人以眾為賤也薄賤薄也戰國策齊宣王曰若乃巢高之抗行夷昭之

峻節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奔為諸侯而耕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于首陽山三輔三代

舊事曰四皓秦時為博士辟於上洛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范曄後漢書曰鄧暉謂鄭敬曰子從我為

注非也此及下文同意言物用藉而至人隨踵而立皆不足貴也  
無足而至即承璿玉不主園池隍林不入園林而及言之  
此四句承上閣下  
下三物尚孤生則無足而至者亦不足貴也  
此即以前果為夷昭堯暉明可謂推崇備至

此不能終隱即當次字亦不免斯議

未景餘波亦承樂高更結言

淵明為名高字究難因此定之  
南岳蒲葦也何云廬山終

田字有誤或當作親耳

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竟爾乎禮記孔子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

諸侯雖分國如錙銖有如此者鄭玄曰雖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而縣世浸遠光

靈不屬東觀漢記曰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驚過山陵浸遠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至使菁華隱沒芳流

歎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論語子曰而道路同塵輟塗

殊軌者多矣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陸機俠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陸機詩曰

素愷樂于茲同堂宴棲末景游豫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

禮記曰儒有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左氏傳卻芮對秦伯曰東吾弱不好弄長亦不

非稱師文取指達在眾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

僕妾范曄後漢書曰黃井曰弗任藜藿不給列女傳曰周南大夫之妻謂其母老

子幼就養勤匱禮記曰事親左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

懷韓詩外傳曰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之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宣王

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者亦為親也宣王愕然無以應之范曄後漢書曰

江毛義字少卿家貧以孝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到以義守令義捧檄而人

喜動顏色奉者志尚之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初辭

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者之喜為親屈也初辭



俗家散事

自祭文云月中無射就歌詩云  
嚴霜九月中送我至遠郊然  
則謂明以九月沒也

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孫盛晉陽秋曰稽康性不遂

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左氏傳季文子曰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稽康幽憤定迹

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為供魚菽之祭公羊傳齊大夫陳乞曰常之母有

魚菽織絢劬緯蕭以充糧粒之費穀梁傳曰甯喜出奔晉織絢邯鄲終身不言衛鄭

家貧待緯蕭而食者司馬彪曰蕭蒿也織蕭為薄心好異書性樂酒德劉劭集有簡棄煩促就成省曠

張茂先答何劭詩曰恬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莊子曰夫孝悌仁義忠

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夫貴在其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貧其達也使王公

忘爵祿而化卑郭象曰淡然無欲家人不識貧可苦有詔徵為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

年月日卒於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

淑貞張衡靈憲圖注曰淑貞冥默不可為象夫實以誅華名由謚高荀允德義貴賤何算焉

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

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謚法曰寬樂令終曰靖好廉自克曰節其辭曰物尚孤生人固介立

貴

至自非教難解或當言出  
於自然非由教也耳

言世則尚同詭時則尚異  
二者皆有可議不可盡置也  
注非

世謂孝式

言既得則忘言

漢書音義曰豈伊時邁易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

名級葛洪述初賦曰承參龍之洪族既高陽之睦親之行至自非敦周禮二曰六行

親於九族然諾之信重於布言漢書曰季布楚人也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廉深簡絜貞夷粹

溫而能峻博而不繁論語子曰和而不同家語子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

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言為人之道依俗而行必譏之以尚同

被譏論非為默置豈若夫子因心而能違於世事乎言不同不異也莊子曰列士壞植散羣則尚

同也郭象曰所謂和其光同其塵班固漢書贊曰東方朔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

食安步以住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違毛詩曰因心則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論語子曰世霸虛禮州壤推

風世謂謂當世而稱者也蔡伯喈郭有道神孝惟義養道必懷邦范曄後漢書曰論言

日於東鄰之特論語比人之秉彝不隘不恭毛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殺德孟子曰伯夷隘

考識曰文德以懷邦日隘謂疾惡太甚無所容不恭謂禽獸爵同下士祿等上農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

量難鈞進退可限孝經容止可長卿棄官稚寶自免漢書曰司馬長卿病免客

日清居之士太原則解相字稚寶舉州郡茂材數病去官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詩歸來高蹈獨善歸來歸

去來也

據此是散士以久瘡七故能為自  
祭文又作建歌也

清別本

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舉使我高蹈孟子亦既超曠無適非心呂氏春秋曰夫樂有適心亦適莊子曰知念是

非心之汲流舊巘葺宇家林廣雅曰晨烟暮藹春煦秋陰陳書綴卷置

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尚書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史記原憲曰若遺貧也非病也人否其憂子然

其命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墨子曰貧富固有天命不可損益隱約就閑遷延辭聘周書

曰隱約者觀其不憚懼登徒子好色賦曰因遷延而離避非直也明是惟道性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高誘淮南子注曰道性無欲糾纏

幹流冥漠報施文曰悼總惟之冥漠史記司馬遷曰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孰云與

仁實疑明智言誰云天道常與仁人而我聞之實疑于明智此說明智謂謂天蓋高胡

謗斯義言天高聽卑而報施無爽何故爽於斯義而不與仁乎履信曷憑思順何冀

周易曰履信思乎順毛詩傳曰寘置也年在中身疾維疴傷疾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左氏傳

如歸臨凶若吉呂氏春秋曰遺生行義視死如歸藥劑弗嘗禱祀非恤魏都賦曰藥劑有司論

係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係何也禮記曰幽則有鬼神孫卿子曰死人之終也敬述靖節式尊

遺占漢書曰陳遵口占作書占謂口隱度其事令人書也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計卻博輕哀薄斂

禮記曰凡計於其君云某臣死鄭玄曰計或作赴至也臣死使人至遭壤以穿旋葬而窆

君所告之也周禮曰喪則令贈補之鄭玄曰謂贈喪家補助不足

嗚呼哀哉河圖考錄曰有壤者可穿禮記孔子曰斂首足形還深心追往遠情逐

化莊子曰既化而自爾介居及我多暇漢書陳餘說武臣曰將軍獨介居河北孫伊

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書憩非舟非駕毛詩傳念昔宴私舉觴相

誨毛詩曰諸父兄獨正者危至方則闕孫卿子曰方哲人卷舒布在前載西

賦曰遠與國而卷舒西取鑒不遠吾規子佩毛詩曰殷爾實愀然中言而發

禮記曰孔子愀然作色而對違眾速尤迂風先歷班固漢書述曰疑殆匪闕違眾迂世淺為尤悔深

暴雨墜則身才非實榮聲有歇言身及才不足為實榮聲名有時而滅恐欲言永

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爾雅曰永遠也左氏傳仁焉而終智焉而斃應劭風

傳云五帝聖焉死三王黔婁既沒展禽亦逝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死曾參與門

仁焉死五伯智焉死黔婁既沒展禽亦逝人來弔曾參曰先生終何以為論妻曰以

康為論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膚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傷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

樂何樂於此而論為康哉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國相辭而不為是所以有餘貴也君嘗賜之

粟三十鍾先生辭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

不遑遑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諡為康不亦宜乎展禽柳下惠也論語柳下惠為士



殷淑儀乃劉休龍堂妹其  
事十犯人倫謀縱能佳亦  
不宣取也

怪景猶撰日

師鄭玄曰柳下惠魯大夫也展禽食采柳下諡曰惠  
其在先生同塵往世同塵已旌此靖節加彼康惠  
嗚呼哀哉康黔婁惠柳下惠也

### 宋孝武宣貴妃誄

并序

謝希逸

沈約宋書曰孝武殷淑儀薨追進為貴妃班亞皇后諡曰宣謝莊為誄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煖龍鄉輟曉律谷秦谷也吹律以煖之

故曰律谷劉向別錄曰鄉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鄉衍吹律而溫之至照車去魏聯城

生秦陳雷風俗傳曰允吾縣者宋陳楚地故梁國監陵種龍鄉也出鳴雞史記曰齊威王與魏惠王會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辭趙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又曰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王聞之使遺趙王書曰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曰不損連城之價

悼泉途之已宮存時所居綠生事因以為名也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

而望椒風嗚呼哀哉上林賦曰步檐周流長途中宿西都則有蘭林蕙草楚辭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桓子新論曰董賢女弟

號曰椒風天寵方隆王姬下姻沈約宋書曰淑儀生第一皇女周易曰在師中肅雍

揆景陟屺爰臻言王姬將降至而貴妃還實毛詩曰曷不國軫喪淑之傷家疑肅雍王姬之車又曰陟彼屺兮瞻望母兮

賈氏之怨屬公主言

起即不莊可見方丈仙人出測也

毓德素里棲景宸

莊後漢以贊執竟門之語稱

賈氏之怨

賈氏之怨天子傳曰天子為盛姬諡曰哀淑人潘岳秦氏從姊諫曰敢與德於旂旒

庶圖芳於鐘萬

庶圖芳於鐘萬取揚厚德表之旌旌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規顯以

丘烟

丘烟因燭瑤臺降芳列女傳曰吳母簡狄者有娥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娵浴於

高唐

高唐漢雨巫山鬱雲高唐賦曰昔先王遊於高唐夢見一婦

誕發

誕發蘭儀光啟玉度楊修荀爽述讀曰其德克明誕發初齡左九嬪武帝

方娥

方娥瞻星比婺北宮有婺女星占曰婺女為既嫁之女也毓德素里棲景宸

軒梁

軒梁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劉處麗締綌出懋績繁毛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是

修詩

修詩賁道稱圖照言廣雅曰賁美也世本曰史皇作圖宋翼訓

如幄

如幄贊軌堯門列女傳曰塗山氏之女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啟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

生上

生上曰昔開堯十四月而生今劉綢繆史館容與經園史三史陳風緝藻臨豕

弋亦

弋亦然乃命所生門曰堯母門綢繆史館容與經園史三史陳風緝藻臨豕

分微

分微風國風游藝彈數撫律窮機律六律躊躇冬愛悃悃秋暉楚辭曰蹇

趙盾左氏傳曰鄆舒問於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展如之華寔邦之

媛毛詩曰展如之媛也敬勤顯陽肅恭崇憲沈約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武皇帝即位

奉榮維約承慈以遜逮下延和臨朋違怨祚靈集祉慶藹迎祥毛詩

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鄭玄禮記注曰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娥女簡狄吞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潘尼上己日曾天淵池詩曰外迎休祥內和天人皇肩瑤式

帝女金相式法也言皇之肩嗣如王之有法也沈約宋書曰淑儀生始平王子鸞晉陵王子

相毛萇曰聯附齊穎接夢均芳毛詩曰棠棣之華夢不離鄭玄以蕃以牧燭代

輝梁漢書曰文帝立武視朔書氛觀臺告禮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

陽氣相侵漸八頌局和六祈輟滲周禮曰周人掌三龜以八筮以八頌以視吉凶鄭玄曰以

以成災也衡總滅容暉翟毀包咸論語注

周禮曰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

禮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錫而朱總厭翟而續總安車彤車而翟總皆有容蓋鄭司農曰總皆馬也

直兩耳與兩鑣容謂轡車也周禮曰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總服魚狄闕衣展衣褕衣鄭玄曰秋

當爲翟翟雉名也褕衣畫也掩綵瑤光收華紫禁嗚呼哀哉宋孝武傷貴妃麗媛

之密陸宮虛梁之餘陰又袁伯文美人賦曰居瑤光之巖奧御象席之瓊珍帷軒夕改

並以瑤光爲殿名蓋貴妃之所處也王者之宮以象紫微廣德宮中爲紫禁

詩詞變調不可為式

此言子而為也

輅晨遷

劉熙釋名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容也列女傳齊孝孟姬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輅軒蒼頡篇曰軒衣車也離宮天邃

別殿雲懸

兩都賦曰御靈衣虛襲組帳空煙注曰襲重衣也長門賦曰張羅綺之

幔帷垂楚組之連綱

巾見餘軸匣有遺絃嗚呼哀哉中箱也移氣朔兮變羅紈白

露凝兮歲將闌

晚也庭樹驚兮中帷響金缸暖兮玉座寒夏侯湛有金缸燈賦暖不問也

易是類謀曰假威出座王牀

純孝擗其俱毀其氣摧其同樂純孝其氣謂皇子也左氏傳君子

泣哀以送之鄭玄孝經注曰毀瘠羸瘦孝子有之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仰昊天之日莫報

怨凱風之徒攀

毛詩曰微報之德昊天罔極毛詩曰凱風美孝子也茫昧與善寂寥餘慶淮南子曰茫昧從天之遺

與善已見上文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喪過乎哀毀實滅性喪過見上文孝經曰毀不滅性世覆中華國虛淵

令嗚呼哀哉

牽秀四言詩曰坤德尚沖毛詩曰秉心塞淵題湊既肅龜筮既辰呂氏春秋曰題湊之室棺槨數襲漢書音義韋

昭曰題頭也頭湊以頭內向所以為固

階撤兩奠庭引雙輶儀禮曰屬引撤奠乃祖鄭玄曰屬著也引所

也維慕維愛曰子曰身

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六年淑儀薨又曰大明六年子雲薨潘岳妹哀辭曰庭前兩楹路引雙輶爾身爾子永與世辭慟

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

司馬彪漢書曰根車旋載容衣崇徽章而出哀旬照殊策



而去城闐嗚呼哀哉

鄭玄禮記注曰徽旌旗也又曰旌乘車所建也毛萇詩傳曰章旒也蔡邕獨斷曰以策書誅其行而賜之也穀梁傳曰哀內諸侯

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尚書曰五百里甸服孔安國經建春而右轉循閭闔而逕

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說文曰闔城闔重門也

渡

河南郡境界簿曰洛陽縣東城第一建春門楚辭曰歷大略以右轉晉書閭闔曰洛陽城闔闔門楚辭曰凌天池而徑渡

遲於步步

毛詩曰周道遠遲

涉姑繇而環迴望樂池而顧慕嗚呼哀哉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玄池之上乃奏樂三日而終是

曰樂池盛姬匹天子乃殯於穀丘之廟葬於樂池

之南天子乃周姑繇之水以環喪車郭璞曰繇音姚

糾金瓜也漢書曰載霍光尸以輜輶車如淳曰輜輶車形廣大有羽飾甘泉賦曰乃登夫鳳凰然

羽飾則鳳凰也社延年奏曰載霍光尸以輜輶車如淳曰輜輶車形廣大有羽飾甘泉賦曰乃登夫鳳凰然

輶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輜輶車也然輶車吉儀讚說是也桓譚新論曰乘輶風蓋飾以金玉祭禮闕曰凡乘輿皆羽蓋金華爪離玄詩箋曰俄傾也

隧路抽陰

黃圖曰陵墓為山鄭玄周禮注曰隧墓道也

重局闕兮燈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

哀永

戶闕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

銷神躬于壤末散靈魄於天

言惠問乘四氣而靡窮其芳譽馭六風而彌遠

哀上

風德有遠兮聲無窮

哀永逝文

潘安仁

啟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

啟夕將啟殯之前夕也儀禮曰既夕哭請改期告子殯

俄龍轎兮門側嗟俟時兮將升

儀禮曰遷尸祖用輜鄭玄曰輜輶也天子書之以龍說文曰輜輶車也

悼惶慈姑兮垂矜

爾雅曰婦稱夫之母曰姑

聞鳴雞兮戒朝咸驚號兮撫膺

陳琳武軍賦曰啟明

戒旦長庚告昏列子曰撫膺而恨

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眾兮歡樂渺彼遙思兮離居

歎河廣兮宋遠

毛詩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能去故作此詩也詩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今奈何兮一

舉邈終天兮不反

天地之道理無終極云終天不反長逝之辭

盡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

靈輶

祖及輶車並已見上文儀禮曰宵設燎于門內之右鄭玄曰為哭者為明

徹房帷兮席庭筵舉酌觴兮告永遷

禮記曰上殯帷之儀禮曰商視御柩乃祖布席乃奠禮記曰祖於庭說文曰酌餞祭也字林曰以酒沃地曰酌

悽切兮增歆俯仰兮揮淚想

孤魂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髮鬚徒髮鬚兮在慮靡耳目兮一

停駕兮淹畱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輦兮初

邁馬回首今旋旆風冷冷今入帷雲霏霏今承蓋班婕妤自傷賦曰廣室

風冷冷楚辭曰雲霏霏今承宇鳥俛翼兮念林魚仰沫兮失瀨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

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迹兮未夷毛萇詩傳曰夷滅也昔同塗兮今異世憶

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

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

情換嗟潛隧兮既敞將送形兮長往陸已見上文委蘭房兮繁華襲窮泉

兮朽壤賈逵國語注曰醜還也中墓叫兮擗標之子降兮宅兆擗標已見上文撫靈

輓兮訣幽房棺冥冥兮埏竊竊杜預左氏傳注曰輓親身之棺竊類曰埏墓隧也戶闔兮燈滅夜

何時兮復曉司馬彪續漢書張奐遺令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

左氏傳曰不反哭于寢故不曰殯杜預注曰自墓反哭于止寢所謂反哭于寢也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曰殯儀禮曰遂適殯宮是乎非乎何皇趣一

遇兮目中漢書曰孝武李夫人卒悲感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惻惻其來遲既遇

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既願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周易曰夫夫婦婦而

家道  
重曰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渠懷之其幾何庶無愧於莊子。  
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  
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  
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



文選卷五十七終

全錢肅  
版古

文選卷五十八

哀下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

沈約宋書曰文帝元皇后諱齊嬀陳郡人左光祿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適太祖生太子劭止

待后禮甚篤及崩于顯陽殿詔前永嘉太守顏延年為哀策文

顏延年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大行皇后崩于顯陽殿

受大名細行受細名風俗通曰皇帝新崩未 粵九月二十六日將遷座於長安陵

有定諡故總其名曰大行皇帝行下孟反 禮也龍輅

輅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關軸與天子畫之以龍也程餘征切韓詩曰輅如轉麟刻兩頭為輅 綽容翟結驂

曰遷徙於祖廟也容翟吉儀也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 曰引棺在輅車曰綽甫勿切劉熙釋名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容曹

植宣后誄表曰容車飾駕以合北辰周禮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錫而朱總厭翟動而緝總皆有容 蓋鄭司農云容謂輅車也鄭玄曰蓋如小車蓋也王逸楚辭注曰結連也連驂言將行也鄭玄

詩箋曰皇塗照烈神路幽嚴 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

其序載而后飾曰虎通曰始載於庭輅車辭祖廟也 飾遺儀於組旒淪祖音乎珩

宋書作想

此文實不悟其佳處意  
害詞投總由無情耳

有過猶之樂  
此四言不過官同體天地耳  
倫義一意賄升一意意言帝  
后配忘耳

行珮毛詩曰素絲組之鄭玄曰以素絲為纓縫之旌旗以為文飾旌旗以銘功也揚雄元后誄曰  
著德太常注諸旒旌向書大傳曰太師奏雞鳴后夫人鳴珮玉於房中告去毛詩雜佩以昭  
之毛詩傳曰珮有珩悲黼黻之移御痛翬衿招之重晦  
珩珩珩音居珩音禹周禮曰大朝覲王設次  
后之六服衽衣衿狄鄭玄曰衽衣畫帶  
者也衿畫衿者也衿與衿並以招切  
載鄭玄曰舉柩卻下而載之禮記曰殯於客位祖於庭儀禮曰屬引徹奠  
乃祖鄭玄曰屬著也引柩車也禮記曰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  
述懷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其辭曰倫昭儷升有物有憑  
升儷之道皆有物象有所依憑毛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鄭玄曰有物象也左氏傳  
曰石言於晉魏榆師曠曰石不能言或憑焉劇秦美新曰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  
初爍方祗始疑言天地始分也呂氏春秋曰天道圓地道方何以說天道之圓也精氣一  
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故曰地道方郭璞方注云爍言  
光明也淮南子曰清陽薄靡而為天重濁凝滯而為地  
毛詩曰長發其祥慶膺猶膺慶  
也幽通賦曰王者膺慶於所感祕儀景胃圖光玉繩祕其合儀而生景胃圖其容光而  
日宋有昌暉在陰柔明將進尚書曰邦乃其昌孔安國曰昌盛也周易曰地陰物  
玉繩昌暉在陰柔明將進  
暉和稱詩納順南都賦曰率禮無違論語曰禮之用和為貴史記曰陸賈時稱詩書毛詩  
行向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為戒禮記曰婦  
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也  
爰自待年金聲夙振左氏傳曰叔姬歸于

文帝為宣帝三子幼拜  
宣帝王能文如此

待年於父母國也孟子曰孔子亦既有行素章增緝毛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謂之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

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馬融曰絢文貌也象服是加言觀維則詩曰象服是宜又曰言觀維則

風始基嬪德毛詩曰覆俾我悖尚書曰惠問川流芳猷淵塞蔡邕袁公夫人碑

之流毛詩曰仲氏方江泳漢動謠南國毛詩序曰文王之遺敝於南國江漢之域無思

任只其心塞淵伊昔不造鴻化中微謂少帝之時陸機詩曰伊昔有皇毛詩曰閔予小子遭

可方思毛義曰方附也帝位也尚書考靈曜曰塔璣玉衡以齊七政尚書爲此璣曹植秋

用集寶命仰陟天璣胡行曰歌以永言大魏釋位公宮登曜紫闈左氏傳子朝曰諸侯釋位以閒王室禮記

胡行曰歌以永言大魏承天璣然璣與機同也欽若皇姑允迪前徽尚書曰欽若昊天爾雅曰婦稱

宮魏明帝苦寒行曰修德乎紫闈八月自懷柔欽若皇姑允迪前徽夫之母曰姑尚書曰允迪厥德

親敬行宗祀毛詩曰歸寧父母毛義曰父母在則有時歸進思才淑傍綜圖史毛詩

序曰開雅樂得淑女思進賢才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發音在詠動容成紀國語涪州

也班婕妤自傷賦曰陳女圖以鏡鑒顧女史而問詩發音在詠動容成紀鳩曰詠之

以中音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壺政穆宣房樂韶理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壺禮記曰古

者盛德之至也成紀見下注壺政穆宣房樂韶理者天子后立於宮以聽天下之內

治方言曰穆信也儀禮曰有房中之樂鄭玄曰絃管周南召南之詩房中者后夫

人諷誦以事君子禮記曰韶繼也如淳漢書注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爲理樂也坤則順成



星軒潤飾

韓詩曰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周易曰坤德之所履惟深必測

尚書曰惟德動

天無遠弗届下蘭太子頌表曰

下節震騰上清眺側

言后道得宜即地安靜而月合度

道無深而不測術無細而不敷

后之象春秋感精符曰月者陰之精地之理也國語曰幽王二年三川皆震毛詩曰百川沸山

豕卒崩尚書五行傳曰晦日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望

條達行疾貌側匿猶縮縮行遲貌

有來斯雍無思不極

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無思不極

謂道輔仁

司化莫晰

之逝切牽秀四言詩曰乾道輔仁坤道尚冲思玄賦

象物方臻既視

告診

靈細切周禮曰凡樂六變而致象物鄭玄曰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也非德之和則

太和既融收華委世

太和謂太平也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李軌曰

世也蘭殿長陰椒塗弛衛嗚呼哀哉

漢武故事曰帝以七月七日旦生於綺蘭殿

也戒涼在碑二杪秋即窆

國語單襄公曰火見而清風戒寒賈逵曰戒人為寒備也

杪秋之遙夜禮記曰家宰制國川必於歲之杪左氏傳楚子曰唯是春

霜夜流唱曉月升

魄流唱挽歌也升魄祖載也禮記子曰

八神警引五輅還跡

日泉賦曰八神奔而警蹕

中車掌王噉噉儲嗣哀哀列辟

噉噉已見上文毛詩曰

灑零玉墀雨洒丹掖

此八字固纏綿悽愴而一  
上文不接蓋斯言惟之帝  
自是可知耳不可徒於儲  
嗣外解也

劉駒駢玄根賦曰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沈約宋書曰哀策既奏上白益  
致垂棘以為璵此八字以致其意焉潘岳祭庾  
新婦文曰伏膺後從吏三千石之家於諸陵非獨為奉山園  
淚感今惟昔僕

人按節服馬顧轅楚辭曰僕人慌惶散若流兮子虛賦曰按節未舒鄭玄毛詩  
紫蓋眇泣素軒傳之乘輿馬賦曰紫蓋蓋也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五步一彷徨  
紫蓋眇泣素軒以連翩素軒酒素車也  
滅綵清都夷體壽原楚辭曰造旬始

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漢書音義曰天子未死呼壽原  
邑野淪藹戎夏悲謹京邑朝野淪其明盛戎狄華夏  
語史蘇曰戎夏交梓也  
來芳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哉悲以號譙廣雅曰藹藹盛也國

齊敬皇后哀策文蕭子顯齊書明帝敬皇后諱惠端彭城人也光祿大夫  
乘縣張山高宗即位追尊為敬皇后高宗崩改葬附于興安陵高宗即明帝也

謝玄暉

惟永泰元年蕭子顯齊書明帝改年為永泰其年七月帝崩東昏即位  
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啟自先

塋將耐于某陵風俗通曰梓宮者禮天子斂以梓器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亡因以為名  
凡呼棺亦為宮也說文曰塋墓地禮記孔子曰魯人之耐也合之鄭玄

其日至尊親奉奠某皇帝至尊東昏侯實卷鄭玄周禮注曰  
乃使兼太

合葬也

日耐謂

合葬也

尉某設祖于行宮禮也

司馬彪續漢書太尉公一人凡大喪則告諡南郊祖已見上文翠帝舒阜玄堂啟扉

張協賦曰翠幕蜺連張衡曰司徒諫曰去此靈寓歸于幽堂玄室冥冥修夜彌長

俎徹三獻筵卷六衣

杜預左氏傳注曰徹去也禮祭必三獻周禮曰

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祿衣

哀子嗣皇帝懷蜃衛而延首想鸞輅而撫心

曰遂人大喪使帥其屬以屋車之役衛鄭玄曰屋車極路極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蜃因取名焉阮瑀正欲賦曰竹延首以極視周禮曰安車雕面鷺總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

痛極

塗之先廓哀長信之莫臨

椒塗已見上文應劭漢官儀曰帝祖母為太皇太后其所居曰長信宮也

身隔兩赴時

無二展

爾雅曰赴至也禮記顏淵謂子路曰反旋詔左

光敷聖善

鄭玄禮記注曰旋便也漢書左

史記言右史記事于寶晉紀魏帝詔曰三后其辭曰帝唐遠胄御龍遙緒

班固漢書贊曰范氏為晉士師魯

子曰祖自虞已上為陶唐氏在

夏為御龍氏晉主夏盟為范氏

在秦作劉在漢開楚

班固漢書贊曰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

劉氏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為

肇惟淑聖克柔克令

克柔已見上文毛詩曰令妻壽母

漢表靈曾沙膺慶

韓詩曰漢有遊女薛君曰遊女謂漢神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曰表靈物莫賞漢書元后傳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古之曰後六百

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平今王翁鄭籍從正其地日月常之元

爰定厥祥徽音

允穆

毛詩曰文定厥祥又曰

光華沼沚榮曜中谷

毛詩序曰采芣夫人不失職也詩曰以采芣于沼于沚又詩序曰

葛覃后妃之德也詩曰敬始紘紃教先種稯列女傳敬姜曰皇后親蠶玄統公侯夫人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之人出種種之審問川流神襟蘭郁川流已見上文揚雄書先德韜光君道方

被先德謂明帝也審問川流神襟蘭郁先德謂明帝也審問川流神襟蘭郁先德謂明帝也

于佐求賢所謁無訛賢審官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諛私謁之心顧史弘式陳

詩展義班婕妤好自傷賦曰厚下曰仁藏往伊智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習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十亂斯俟四教罔忒論語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

人焉九人而已馬融曰其一人謂交母也禮記曰古者婦人教以婦思媚諸姑貽我嬪則

毛詩曰思媚周姜又曰問我諸姑又曰貽我來牟孔化自公宮遠被南國已見上文

安國傳曰嬪婦也毛詩序曰后妃化天下以婦道也化自公宮遠被南國已見上文

曜懷光素舒佇德光德皆謂后也言軒曜思大明以增曜素舒佇聖德而分彩也淮南子

先驅王逸曰閔子不祐慈訓早違毛詩曰閔子小子周易曰天命不祐晉中興書曰肅

雅曰達背也方年冲藐懷袖靡依尚書曰肆子冲人弗及知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

臻寶業身嗣昌暉周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元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



哉楚辭曰楚將憺子壽宮王逸曰壽宮供神之處也毛詩曰清廟祀文王也帝遷明命民神胥悅謂明帝即位也毛詩曰帝

公謀父曰至於文武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又王孫圉曰又能上下悅于鬼神乾景外臨陰儀內缺禮記曰乾為君為父空悲

故劔徒嗟金穴漢書曰宣帝許皇后元帝母也字平君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婕妤是時公卿議更立皇后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劔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為

皇后范曄後漢書曰光武郭皇后弟況為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況家為金穴璋瓚奚獻禕禕罔設嗚呼哀哉禮記曰

於外夫人致齊於內若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禕禕罔設嗚呼哀哉禮記曰

夫人所執又周禮注曰裸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是璋瓚酌亞禕禕罔設嗚呼哀哉禮記曰

馮相告禮震居長往謂明帝崩也周禮曰馮相氏中士鄭玄曰馮乘也相視也東京貽賦曰馮相觀禮典引曰震居其域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也貽

厥遠圖末命是獎謂明帝命也毛詩曰貽厥孫謀左氏傳榮成伯曰遠圖首也尚書曰道揚末命方音曰秦晉之問相勸曰獎懷豐沛

之綢繆兮背神京之弘敞豐沛喻帝鄉也漢書曰高祖沛豐邑毛詩曰綢繆束薪毛長曰綢繆猶繆繆也風俗通曰秦政并吞六國邑字甫之

微陋蒼梧之不從兮之謂鮒禺之山帝顓頊與九嬭妻焉遵鮒隅以同壤嗚呼哀哉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二妃不從山海經曰夫荒之野蓋二妃

各自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菜邑獨斷曰金錢者馬冠也如王華形在馬尾前望承明而不入兮度清洛而南遊陸機

記曰承明門後宮出入之門籍田賦曰清洛滿渠繼池紆於通軌兮接龍帷於造舟禮記曰諸船若三

此等語殊失體雖哀而不恭

籍別本

以言史為後人後遺宗廟

中郎碑額之文所選本少

荒之爪端若今承霸然又禮記曰飾棺若龍雖振容離荒鄭玄曰荒蒙也在傍曰惟在上曰荒皆所以依柳毛詩曰造舟為梁迴塘寂其已莫今東川

澹而不流嗚呼哀哉南都賦曰分背迴塘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說文曰澹水搖也藉闕宮之遠烈今聞續

女之遐慶毛詩闕宮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是生后稷始協德於蘋蘩兮終配祀

而表命晉中興書策明穆皇后曰正位閨房以著協德之義協德於蘋蘩兮終配祀

於賜衣兮哀日隆於撫鏡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嚮衛南宮皇太后因過按行闕視舊時衣物今以光烈皇后假結帛巾各一枚衣一

篋造王可瞻視以慰凱風寒泉之思西京雜記曰宣帝被收繫郡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綵婉轉絲繩係身毒寶鏡一枚舊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者為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

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思寒泉之罔極兮託彤管於遺詠嗚呼哀哉毛詩曰宣帝崩後不知所在

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又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毛詩曰靜女其變貽我彤管毛詩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

### 郭有道碑文

蔡伯喈

范曄後漢書曰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也辟為太尉掾遷至郎中後董卓辟為議郎及卓被誅王允收邕付廷尉遂死獄中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漢書太原郡有界休縣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

穆有號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亡虞必從之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

號叔主季之穆為文王卿士將號是誠何愛於虞毛詩曰我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

其後也左氏傳師服曰天子建國又眾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士而命之氏公羊

古文號先生誕應天衷聰叡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

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與乎不可測已黃石公記序曰張良

節礪行直道正辭孔叢子曰魯人有儀公潛者低節礪行樂道貞固足以幹事

隱括足以矯時周易曰貞固足以幹事韓詩外傳曰設于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遂伯玉

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論語

時纓綏之徒紳佩之士禮記曰子事父母冠纓纓鄭玄曰纓纓飾也孔安望形表而

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揚雄數靈賦曰支附葉從表立景附並子猶百川之歸巨

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東海曾子曰龍爾乃潛隱衡門收

朋勤誨毛詩傳曰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周易曰匪我求

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漢書李尋傳曰王根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

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西京賦曰

指麾神僊傳曰衛叔卿與數人期其子度曰向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洪涯先生皇甫謐逸士傳

身也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李陵書曰策稟命不融享年四十

有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范曄後漢書曰建凡我四方同好之人

永懷哀悼靡所寘念毛詩曰其永懷也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

之事左氏傳穆叔曰太上僉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

述也毛詩曰先民有作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

俾芳烈奮于百世令聞顯於無窮典引曰扇遺風播芳烈孟子曰

其辭曰於休先生明德通玄言其明德而通於純

懿淑靈受之自天毛詩曰有崇壯幽浚如山如淵家語齊大夫子與適魯見孔

之為大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左氏傳曰晉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匪惟撫華



乃尋厥根

法言或曰亦有疾乎曰

宮牆重仍允得其門

論語子貢謂叔孫武叔曰夫

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

懿乎其純確乎其操

周易曰龍德而隱者也

洋洋搢紳言

觀其高

音告封禪書曰因難

棲遲泌丘善誘能教

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

循循然

赫赫三事幾行其招

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招猶召也

委辭召貢保此清妙

言有召

棄而辭之范曄後漢書曰司徒黃瓊辟泰

降年不永民斯悲悼

尚書祖乙曰降爰勒

茲銘揭其光耀

范曄後漢書注

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尚書曰予恐來世班固刑法

陳太丘碑文

并序

蔡伯喈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

范曄後漢書曰寔潁川許人漢書潁川郡有許縣

之時惟有許縣

舍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

易通卦驗曰太皇之先興曜舍元精論衡

或曰許曰非也

兼資九德總修百行

尚書皋陶曰都亦行有

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

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

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節而廉剛

而塞強而義孔臧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

誘善導仁而愛人

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又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善誘已見上文論語曰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使夫少長

咸安懷之

論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

其爲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

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經曰進退可度

不微訐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

論語子貢曰惡微以爲智者惡訐以爲直者又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

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

四爲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

半歲太丘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

論語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孝經子曰其教不肅而成

政以

禮成化行有謚

左氏傳晉卻至謂子反曰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爾雅曰謚靜也

會遭黨事禁固二十年樂天

知命澹然自逸

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莊子曰澹然無極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毛詩曰我不敢侮我友自逸

交不諂上愛

不瀆下

周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見機而作不俟終日

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及文書赦宥

時年已七十遂還三山懸車告老

漢書曰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懸其車傳子係左氏傳曰晉韓獻子告老杜預曰告

老致仕者也

四門備禮閑心靜居

南齊書曰齊武帝四門備禮

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

范曄後美書大

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掌是欲特授以不次之位

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

伯超補三事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周官號曰常伯選於諸伯言其道德可常尊也還濟要略曰侍中古官或曰風后爲黃帝侍中周時號曰常伯秦始復故三事已見上文

紆佩金紫光國重勳漢書曰大司徒大司馬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

而已皆遂不至列子林類曰吾老無妻子死期將至弘農楊公東海陳公范曄後漢書曰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

郡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方音曰躋登也慙於文仲竊位之負論語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

而不與立也故時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

時服素棺槨財周櫬喪事唯約用過乎儉周易曰用羣公百僚莫不

咨嗟嚴敷知名失聲揮涕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家語曰公父文伯卒敬大將軍

弔祠錫以嘉諡范曄後漢書曰徵士陳君稟岳瀆之精苞靈曜之純

王左氏傳孔丘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梁崩哲萎于時靡憲禮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杖

搢紳儒林論德謀述諡曰文範先生漢書有儒林傳傳曰郁郁乎文哉

壞乎

史何輝

總麻設位當連府卷已下  
為句

論語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尚書箕子謂武王曰天乃文為德表範為士

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遣合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

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廣雅曰命名也李陵書曰信命世之才舍光醇

德為士作程。孔安國尚書傳曰醇粹也毛萇詩傳曰程法也資始既正。守終又命。周易曰萬物資始史記祭公謀父曰大戎率舊

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范曄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獻帝拜為司空又曰韓融字元長獻帝

初官至太僕。總麻設位哀以送之。喪服傳曰總麻十五升布鄭玄曰謂之總者縷細如絲也音思孝經曰哀以送之遠近會葬

千人已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謝承後漢書曰劉翽潁川人河南尹种拂嘗來臨郡

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為遠近鮮能及之。重直部大掾以成時銘

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也。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不朽已見上文乃作銘曰

義崇嶽吐符降神。上林賦曰南山義嶽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

既喪斯文。論語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微言圯絕來者曷聞。微言已見上文幽通



淵倫同考字情同作齊臣  
誌國慶興曾無報作焉  
已著論其文詞德大手筆也

賦曰將圯絕而固階論語  
曰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有極毛詩曰如可贖  
今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爰集于棘毛詩國風文喻  
仕於亂時也  
命不可贖哀何

### 褚淵碑文 并序

王仲寶

蕭子顯齊書曰王儉字仲寶琅邪人  
幼專心篤學手不釋卷為中書監薨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左氏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  
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

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  
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  
所以子產云亾宣尼泣其遺愛左

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  
古之遺愛也毛詩曰人之云亾  
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公見之

矣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  
曰我則隨武子乎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蔡邕郭林宗

碑曰先生既沒魏志太祖  
曰孤到北州嘉其餘風也  
公諱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至仁開

基宋段以功高命氏史記曰微子開者殷帝乙之庶兄武王崩成王幼武庚  
作亂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開代殷國於宋微子以故而仁賢

及代武庚故殷餘民甚欣戴之而愛焉左氏傳曰魯季武子如宋  
褚師段逆之杜預曰段其公子子石也褚師官也命氏已見上文  
爰逮兩漢儒雅繼及

漢書曰褚大通五經為博士謝承後漢書曰褚  
禧字叔齊陳留尉氏人博聞廣見聰明智達也  
魏晉以降奕世重暉乃祖太傅元

穆公

魏代南氏未聞晉中興書曰褚康字德合當時行比州壤

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

王命論曰淵然深識毛詩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論語曰

情動於中

亮采玉室每懷沖虛之道

尚書曰亮采惠疇老子曰大

章志而晦者矣

軒冕相襲

尚書曰建官惟賢管子曰先王制軒冕足以著

璋而挺曜

川嶽之靈已見上文禮記曰和順內凝英華外發

初學業隆弱冠

見上文是以仁經義緯敦穆於閨庭

金聲玉振寥亮於區宇

金聲玉振已見上文鄭玄禮記注

涓深率由斯至

毛詩序曰成孝敬袁宏竹林名士傳

盡歡朝夕人無閒言

禮記

日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

論語子曰

逍遙乎文雅之囿翺翔乎禮樂之場

音韻字弘深喜慍莫見其際

風儀與秋月齊明

音微與春雲等潤

音韻字弘深喜慍莫見其際

心明通亮用

音韻字弘深喜慍莫見其際

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山濤莫見其際

心明通亮用

音韻字弘深喜慍莫見其際

音韻字弘深喜慍莫見其際

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山濤莫見其際

心明通亮用

音韻字弘深喜慍莫見其際

音韻字弘深喜慍莫見其際

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山濤莫見其際

心明通亮用

音韻字弘深喜慍莫見其際

音韻字弘深喜慍莫見其際

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山濤莫見其際

心明通亮用

音韻字弘深喜慍莫見其際

音韻字弘深喜慍莫見其際

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山濤莫見其際

心明通亮用

音韻字弘深喜慍莫見其際

五言無八字有言字  
本支作由已

人言必猶於己王命論曰見善如汪汪焉洋洋焉可謂澄之不清撓之

不濁范曄後漢書曰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宏不宿而退往從黃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林

量也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萬頃之陂澄之不青曉之不濁不可

袁陽源才氣高奇綜覈精裁沈約宋書曰袁淑字陽源少有風氣遷尚書吏部

名實風俗澄一范曄後漢書左朱宋文帝端明臨朝鑒賞無昧鵲冠子曰命

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為本袁既延譽於遐邇文亦定婚於皇家國語曰

延君譽于四方蔡邕述還尚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蕭子顯齊書曰淵少漢結叔

行賦曰皇家赫而天居三輔決錄曰平陵賣叔高以經術稱學廣曰叔高名玄以

高晉姻武子方斯蔑如也明經為郎上計吏朝會數百人叔高儀狀絕眾天子異其

貌以公主妻之山朝同輩嘲笑焉叔高時以自有妻不敢以聞方欲迎妻與決未發而詔叔

高就第成婚王隱晉書曰王武子少知名有俊才尚武帝姊常山公主主其詩得曰蔑無也釋褐

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朝冠冕當世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

家寵冠冕當世升降兩宮實惟時寶陸機謝內史表曰官成具瞻之範既著台衡之

望斯集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瞻瞻春秋漢舍寧曰三公在出參太宰軍事入為

太子洗馬俄遷祕書丞贊道槐庭司文天閣周禮曰甸三槐三公位焉晉令

事曰天祿閣在大殿北以藏秘書光昭諸侯風流籍甚韓詩外傳曰為人君者則願以為臣名昭諸侯

心事外言風流者稱王樂馬漢書曰陸賈遊漢庭公卿聞名皆籍其**以父憂去職**蕭子顯齊書曰淵**喪過平哀幾將毀**

滅周易曰喪過乎哀**有識畱感行路傷情**恒譚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有識之士莫

論之家語曰子游見行**服闋除中書侍郎**鄭玄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禮記

言如絲其**恪居官久智效惟穆**左氏傳曰閔子騫曰敬恭朝夕**于時新安王寵**

**冠列蕃越敷邦教毗佐之選妙盡國華**沈約宋書曰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羽

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為上所盼遇者莫不入子鸞府國子鸞兼司徒進號撫軍將軍尚

書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國語季文子曰吾以德榮為國華韋昭曰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之光

**出為司徒右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執銓以平**類曰銓所以稱物晉起居

注曰太康四年詔**御煩以簡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復存於茲裴楷字叔則河

東人也為尚書郎吏部郎缺太祖問其人於鍾會會**泰始之初入為侍中**裴子野宋略

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是以楷為吏部郎**曾不移朔遷吏部尚書是時天步初夷王途**

**尚阻**天步初夷謂弒少帝也裴子野宋略曰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勳作亂肅子顯齊書曰建安

王休仁南討賊屯鵲尾洲遣淵詣軍選將帥以下勳階毛詩曰天步艱難蔡邕劉寬碑曰



統艾三軍以清王塗於賓元戎啟行衣冠未緝元戎啟行謂建安出征也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衣冠謂朝士也范曄後

戲曰王途蕪穢周失其馭漢書崔諝奏記曰宋光衣冠子孫爾雅曰緝和也緝與輯同內贊謀謨外康流品東觀漢記世祖策曰前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李重集曰為選部尚書

其箴曰銓管人制勝既遠涇渭斯明孫子兵法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實不

流品藻清濁失勞舉無失德左氏傳隨武子曰楚君績簡帝心聲敷物聽崔駰武賦曰假皇

大傳曰文王施政而物皆聽事寧領太子右衛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幄

之功膺庸祇之秩帷幄已見上文尚書王曰惟乃文考庸庸祇祇威威顯民孔安國曰用可用敬可敬封零都縣開國伯

食邑五百戶漢書有豫章郡零都縣既秉辭梁之分又懷寢丘之志國語曰惠王以梁

梁險而在遠懼子孫之有貳者縱臣而得全其首領以歿懼子孫之以梁之臣之祀也乃與魯陽

賈逵曰惠王楚昭王子梁楚北境魯陽文子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公列子曰孫叔敖

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

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之越人禮之可長有者惟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辭而不

受請寢丘與所受田邑不盈百井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久之重為侍中

之至今不失領右衛將軍盡規獻替均山市之庸國語曰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又史

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毛詩索賦有闕維仲山甫補之緝熙王旅兼方叔之望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又曰

詩索賦有闕維仲山甫補之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又曰方叔涖

止其車三千丹陽京輔遠近攸則漢書曰右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

毛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鄭玄曰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効乃四方之中正也吳興矜帶實惟股肱李尤兩谷關銘曰矜帶

東守上召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頻作二守竝加蟬冕蕭子顯齊書曰尋遷散騎常侍丹陽尹出

中常侍加貂附蟬政以禮成民是以息左氏傳郤至之明皇不豫儲后幼冲沈約宋書

皇帝諱彧又曰後廢帝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泰始七年立為皇太子太宗崩太子即位尚書曰武王有疾弗豫謝承後漢書曰孝靈帝崩皇太子即位主上幼冲貽厥之寄

允屬時望毛詩曰貽厥孫徵為吏部尚書領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尚書

右僕射端流平衡外寬內直賈子曰觀有則朝廷之視端流平衡弘二八之

高謨宣由庚而垂詠二八八元八愷也毛詩序太宗即世遺命以公為散

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事居忠貞允亮太宗明帝也左氏傳荀息

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隅俱無猜貞也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詩小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

而備左氏傳曰隨武子曰焉敖為太宰公之登太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為美

談孔融張儉碑曰惜乎不登太階以尹天下致亦猶孟軻致欣於樂正羊職悅

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

上

賞於士伯者也

孟軻曰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喜而不寐公孫丑曰奚喜曰其為人也好善劉熙曰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剋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

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

羊舌職悅之以為當也

張楚畢起為中軍將軍本

官如故毛詩曰因心則友

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有魯伯禽有為

為之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

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也

愛降詔書敦還攝任固請移歲表奏相望事

不我與屈已弘化

沈約宋書曰褚淵以母憂去職詔攝本任爾雅曰敦勉也嵇康幽憤詩

化屬值三季在辰戚蕃內侮

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亡也宜哉章昭曰三桂陽失

圖窺窬神器

沈約宋書曰桂陽王休範文帝子也封為桂陽王後為江州刺史及太宗晏駕

將軍褚淵入御殿省休範自於新林步上越騎校尉張荷兒直前斬休範首持還休範自新林

遣同黨杜墨等直入宋桂門休範雖死不相知聞墨等劉琨勸進表曰秋夜窺窬左氏

軍東西奮擊諸賊一時奔散斬墨等劉琨勸進表曰秋夜窺窬左氏

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無覬覦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徐與觀同

建旗則日月蔽虧

湛方生詩曰鼓棹行遊颺吳都賦曰振蕩注流曹子建

風翔入京師而雷動

典引曰仁風高於海表曹植任城王諫曰

鳴控弦於宗稷

矯矯元戎雷聲雷祖楚辭曰雷動電發

流鋒鏃於象魏

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鄰宗社也蔡邕獨斷曰天子立宗社曰象魏稷宗社之樓周禮曰太宰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五等論曰鋒鏃

銷流乎

雖英卒臨戎元渠時殄

英卒謂齊王也元渠謂休範也晉中興書穆帝詔曰實賴英卒淵謀尚書曰鐵厥渠魁而餘

寔繁宮廟憂逼

餘黨謂杜

公乃總熊羆之士率不貳心之臣

尚書曰先

亦有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

戮力盡規克盭禍亂

國語曰戮力一心賈逵曰戮力并力也盡規已見上文

康國祚於綴旒

拯王維於已墜

公羊傳曰君若贊旒然贊猶綴也何休曰旒旗旒也

誠由太祖之威風抑亦仁公之

翼佐

太祖齊王也

可謂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

左氏傳曰楚子救鄭軍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

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杜預曰器猶用也

以靜難之功進爵爲侯兼授尚書令中軍將軍給班

劍二十人功成弗有固秉撝挹

老子曰功成而弗居周易曰无不利撝謙韓詩外傳曰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晉起居注安帝

詔曰灑落成勳固秉謙挹

改授侍中中書監護軍如故又以居母艱去官

蕭子顯齊書曰

公主薨毀瘠如初

雖事緣義感而情均天屬

莊子曰桑雩謂孔子曰子獨不聞假人之匹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趣何與林回曰彼

以利合此以天屬者也司馬彪曰假國名也屬連也

顏丁之合禮二連之善喪亦曷以踰

禮記曰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

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鄭玄曰顏丁魯人也居喪合禮禮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

天厭宋德水運告謝



左氏傳鄭伯曰天而既厭周德矣水運宋也

嗣主荒怠於天位沈約宋書曰後廢帝明帝

射雉賦曰青陽告謝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

曰商王受荒怠弗敬又伊尹曰天位艱哉彊臣憑陵於荆楚左氏傳鄭王伯駢曰今楚憑陵我城郭

繼統之功龜亂盛民之德廢皆謂廢帝為蒼梧王也繼統謂立順帝也蕭子顯齊書

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筆授太祖太祖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檄太常曰繼統揚

業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鯀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子必使汝大戡之崔寔正論

曰及其出也足公實仰贊宏規參聞神算潘岳賈充誄曰使雖無受脤出車

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左氏傳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牘戎有受脤

甘寢秉羽而對人投兵慎子注曰甘寢安寢也乃作司空山川攸序禮記曰司空執度地居子民山川沮澤也兼授衛軍戎政

輯睦帝諱准字仲謨明帝第三子廢帝殞奉迎入居朝堂即位後既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沈約宋

之業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彌諧允正徽猷弘遠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樹之風聲著之話言左氏傳君子曰古之王者並亦猶稷契之臣虞夏荀裴

之奉魏晉魏志曰太祖封荀攸亭侯轉為中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令威榮緒晉書曰裴秀

夫自非坦懷至公永監崇替國語藍尹釐謂子西曰吾聞君子惟獨居思念前就

能光輔五君黃亮二代者哉左氏傳曰楚屈建語康王晉范會之德康王曰神人無

齊高武然此武猶未立蓋終言之大啟南康爰登中鉉時膺土宇固辭邦

黃亮已見班孟堅封燕然山銘蕭子顯齊書曰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邑三千戶淵固讓司徒毛

詩曰大啟爾宇毛萇曰宇居也東京賦曰廣啟土宇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

之官職也鄭玄尚書今之尚書令古之冢宰蕭子顯齊書曰淵尋加尚書令本官如故

注曰鼎三公象也爾雅曰冢大雖秩輕於衮司而任隆於百辟周禮曰乃立天官冢宰而掌邦治鄭玄曰

也冢宰大宰授朝端晉起居注曰帝詔曰若不少順冲旨降損盛制邇無異言遠無異望劉琨勸

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帝嘉茂庸重申前冊執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蕭子顯

三年重申前冊為司徒周禮曰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鄭玄曰禮謂典禮五吉凶軍賓嘉也孔安

國尚書傳曰簡略也周禮大司徒職曰以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義之刑三曰不嫺

之刑四曰不悌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故能騁績康衢延慈哲后登樓賦曰

騁力劉耽劉祀賦義在資敬情同布衣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晉中出陪

日伊皇母以延慈鑾入奉帷殿仰南風之高詠餐東野之祕寶家語曰舜彈五弦之琴造

南風之詩王隱晉書庾

命也  
作改異改

卷之五十五

曰知足如疎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東野未詳又曰維書天淮聽曰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序天

球寶器也河圖本紀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典引曰御東序之秘寶然野富為杆古序字也以是

圖緯故曰雅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禮記曰君日出視朝退適路

餐餐美也雅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聽政王廙思逸民賦曰左披

以遺話講六藝之宏敷毛參以酒德閒以琴心晉書劉劭有酒德頌列仙

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參以酒德閒以琴心傳曰涓子作琴心三篇

遙然畱想暖溫貌莊子曰暖然似春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戒言君垂

冬日而臣戒懼常若秋霜祁祈子曰為君者若肅肅焉穆穆焉肅肅敬也

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荀悅申鑒曰主怒如秋肅肅焉穆穆焉肅肅敬也於是見君

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一國語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樂其子曰苟無死吾以見之令

之君食之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太祖升遐綢繆遺寄蕭子顯齊書曰太祖崩遺詔以

族也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矣喪曰天王登遐西征以侍中司徒錄尚書事稟玉几之願奉綴衣之禮尚

賦曰武皇忽其升遐顧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雍熙左氏傳隨武子曰

又曰出綴衣於庭越翼日王崩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雍熙左氏傳隨武子曰

國之令典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內平外成實昭舊職左氏傳太史克曰舜舉八元布五教于四方內

增給班劍三十人晉公卿禮秩曰諸公給虎賁三十人持劍焉物有其容徽章斯允左氏傳膳夫屠

物有其容禮記曰殊徽號鄭玄曰徽旌旗之名位尊而禮卑居高而思降自夏徂

也又曰以為旗章以別貴賤鄭玄曰章幟也

秋以疾陳退朝廷重違謙光之旨用申超世之倚

周易曰謙尊而卑而不可踰晉起居注安帝

詔曰今權順所請以申超世之美

改授司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

蕭子顯齊書曰淵腹疾上

相星連有變淵憂之表遜位乃改授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

景命不永大漸彌留

祭邑楊公誄曰功成化洽景命有傾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

又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

建元四年八月二十日薨于私第春秋四十有八昔

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輟禮

禮記曰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也公再拜稽首請于尸曰臣有柳莊也非寡人之臣

社稷之臣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

晏嬰既往齊君趨車而行哭

晏子曰齊景公遊於菑晏子死公擊驅而馳自以為遲下車而

趨知不如車之駛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曰百姓誰復告我惡邪韓詩外傳曰趨車馳馬也

公之云匹聖朝震悼於上

羣后恒慟於下

鄭玄禮記注曰恒恐也

豈惟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

言萬國同戚豈

如柳莊晏嬰事止國一主而已哉李蕭遠運命論曰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

追贈太宰侍中錄尚書如故給節羽葆

鼓吹班劍為六十人諡曰文簡禮也夫乘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

貞

莊子曰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

虛己以遊當世不能擾其度

莊子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觸心之人不能怒人虛己以遊於世其孰能害之也

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



形容儀形體也鄭玄  
春秋緯注曰遞去也  
久而愈新用而不竭  
惓惓餘徽鏘洋遺烈  
楚辭曰心惓  
久而彌新用而不竭

文選卷五十八終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秋以疾陳退朝廷重違謙光之旨用申超世之尚

周易曰謙尊而卑而不可踰晉起居注安帝

詔曰今權順所請以申超世之美

改授司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

蕭子顯齊書曰淵腹疾上

相星連有變淵憂之表遜位乃改授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

景命不永大漸彌留

蔡邕楊公誄曰功成化洽景命有傾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

又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

建元四年八月二十日薨于私第春秋四十有八昔

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輟禮

禮記曰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也公再拜稽首請于尸曰臣有柳莊也非寡人之臣

社稷之臣間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

晏嬰既往齊君趨車而行哭

晏子曰齊景公遊於菑晏子死公擊颺而馳自以為遲下車而

趨知不如車之駛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曰百姓誰復告我惡邪韓詩外傳曰趨車馳馬也

公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

羣后恒慟於下

鄭玄禮記注曰恒恐也

豈惟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

言萬國同戚豈

如柳莊晏嬰事止一國一主而已哉李蕭遠運命論曰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

追贈太宰侍中錄尚書如故給節羽葆

鼓吹班劍為六十人諡曰文簡禮也夫乘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

貞

莊子曰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

虛己以遊當世不能擾其度

莊子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能怒人虛己以遊於世其孰能害之也

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

形容儀形體也鄭玄  
春秋緯注曰遞去也  
怊悵餘徽鏘洋遺烈  
楚辭曰心怊悵以永思  
久而彌新用而不竭  
典引曰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

文選卷五十八終

金陵書局  
藏書

文選卷五十九

碑文下

王簡栖頭陀寺碑文一首

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墓誌

任彥升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

行狀

任彥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弔文

。賈誼弔屈原文一首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一首

祭文



凡用釋典字及理意皆以  
記之非敢施辨勸也

中一作中見統文彙傳恐不  
足據

依原文刪

謝惠連祭古塚文一首

顏延之祭屈原文一首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一首

碑文下

頭陀寺碑文天竺言頭陀此言斗藪  
斗藪煩惱故曰頭陀

王簡栖姓氏英賢錄曰王巾字簡栖琅邪臨沂人也有學業為頭陀寺碑文詞  
巧麗為世所重徙家郢州從事征南記室天監四年卒碑在郢州題云

齊國錄事參軍  
琅邪王巾製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  
使弟子挹之水毛萇詩傳曰挹灑也漢書

枚乘上書吳王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挹朝夕之池桓子新論子貢謂齊景公曰臣之  
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就江海飲飲滿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乎挹於入切刺勾愚切仰蒼蒼

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邪韓  
詩外傳子貢謂景公曰臣終身戴天不能知其高況視聽

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僧肇涅槃論曰視聽之所不暨四  
空之所昏昧管子曰聖人之道若

存若亡援而用之沒代不怠坐道生曰心行心所  
行之行也維摩經曰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也是以掩室摩竭用啟息言之津

所謂不有平無

華嚴經曰佛在摩竭提國寂滅道場始成正覺法華經曰寂滅無杜口毗耶以通得言也僧肇論曰釋迦掩室於摩竭鄭玄論語注曰津濟渡水之處杜口毗耶以通得之路至理幽微非言說之所及掩室摩竭示寂滅以息言杜口毗耶現默然而得意維摩經曰佛在毘耶離維摩羅樹園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苦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眞入不二法門僧肇論曰淨名杜口於毘耶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也然語

藝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眞諦無言俗諦借言以明理故此明言之用也是故三才既辨識

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此顯言之功也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爻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

者也孝經鉤命決曰地以舒形萬象載載言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言所以識物悟太極者皆藉言

類曰悟心曰解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言所以識物悟太極者皆藉言

明之不可止者其在此乎左氏傳叔向謂嚴幾然爻繫所筌窮於此域爻六爻也繫繫辭也因爻以立

辭亦因辭以明理也故爻繫之所明窮生死於此域也莊子曰筌所以得魚則稱聲謂所絕得魚而忘筌筌捕魚之筌莊子以之喻言大智度論曰二乘以生死爲此岸則稱聲謂所絕

形乎彼岸矣至如涅槃妙旨非言說之所能明故稱謂所絕現於涅槃之彼岸矣僧肇論曰玄極無名稱謂絕焉鄭玄禮記注曰稱猶言也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涅槃經曰心無退轉即便前進既前進已得到彼岸登大高山離諸恐怖多受安樂彼岸山者彼

喻於如來受安樂者喻於常住大高山者喻大涅槃也大智度論曰亦以涅槃爲彼岸也彼

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引六度彼岸絕乎稱謂者若引之而入有則

去四流而現無若推之而入無則引六度以明有僧釋肇維摩經注曰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無者其唯大乘乎何則欲言其有無相無名欲言其無方德斯行故雖無而有無相無名故雖有而無然則言有不乖無言無不乖有也魏都賦曰高謝萬邦大智度論曰欲流有流無明流有見流三國名臣頌曰俯引時務瑞應經曰行六度無極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諸經以一心為禪

**也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  
法離有無豈名言之所得法無形象豈

字言語斷故法無形象如虛空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相如是豈可說乎竺道生  
**不可以學**  
曰法性者法之本分也法相者事之貌也老子曰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首

**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  
妙法蓮華經曰昔住學地佛常教化言我

生身無漏業生依無明住學地謂三果意生謂菩薩言能變化生死隨意往來法華經曰諸佛弟

了眾皆如舍利佛盡思其度量不能測佛智不退諸菩薩亦復如是不能知周易曰乾坤其易之

蘊邪韓康伯注  
**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鍾虛受無來不應**  
周易曰入于幽

曰蘊淵與也  
**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鍾虛受無來不應**  
大傳孔子曰夫山生材用而無私為焉四方皆伐無私與焉論衡曰呼於坑谷之中響立應禮記

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劉熙釋名曰鍾空也內空受氣多

故聲大也文子曰虛無不受靜無不持牽秀  
**況法身圓對規矩冥立**  
圓對謂有惑斯對

相風賦曰故無來而不應兮何適莫之足嬰  
**況法身圓對規矩冥立**  
而無不周也勝髮

經曰涅槃界者即是如來法身僧肇論曰法身無像應物以形千難殊對而不干其一音稱物

慮禮記曰古之君子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僧肇維摩經序曰冥權無謀而動與事會  
**一音稱物**

**宮商潛運**  
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眾各隨類各得解脫  
**是以如來利見迦維**

**託生王室**  
如來佛號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諸法性空理無乖異謂之為如會如解故名

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世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父王名曰靜夫人曰妙憑五衍之賦

拯溺逝川

僧肇論曰馳六通之神馳乘五衍之安車五衍五乘天竺言衍此言乘五乘一人

氏傳曰楚子玉使鬬勃謂晉侯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

而觀之說文曰出溺為拯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

雖行八正道而樂行無量佛道是菩薩行僧肇論曰啟八正之平路坦眾聖之夷塗大品經說入

正曰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兩雅曰此廢也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

世與道交於是玄關幽鍵感而遂通玄關幽鍵喻法藏也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

相喪也於是玄關幽鍵感而遂通玄關幽鍵喻法藏也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

離健玄風暖以雲頽字林曰鍵門此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遙源濬波酌而不竭

曰取焉而不滿酌焉而行不捨之檀而施去聲洽羣有夫心愛眾生而行捨捨則增愛

不竭莫知其所由也行不捨之檀而施去聲洽羣有夫心愛眾生而行捨捨則增愛

之捨者及於眾生斯為不捨以慈而施故羣有俱洽大品經曰不施不慳是名檀波羅蜜僧肇論

曰賢劫稱無捨之檀成其美不為之為也天竺言檀此言布施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羣有謂有

色無色有想無想以其不一故曰羣有僧肇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夫行慈者以眾

緣則慈無所寄故大士之慈離於眾相離相行慈名為無緣無緣生慈是為真實以斯而唱則物

無不周渥盤經曰得諸菩薩無緣之慈僧肇論曰神典唱無緣之慈思益演不知之知泥洹經曰

無緣者不住法相及眾生相釋道安曰解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夫以明照物明

從緣散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夫以明照物明



如是靈導機之權而功濟塵劫機謂機心也權方便也夫以機心導物物所以機

為多不導功濟塵劫何止功濟塵劫乎僧肇論曰至人灰心滅智內無機照之勤辨論曰魏氏功濟諸華法時義

華經曰如人以力磨三千大千土復盡末為塵一塵為一劫此諸微塵數其劫復過是然後拂衣雙樹脫

遠矣能事畢矣周易曰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又曰四營然後拂衣雙樹脫

屣金沙左氏傳曰叔向拂衣從之涅盤經曰佛在拘尸那國力士生地阿利羅拔提河邊婆

耳拔河一名惟悅惟惚不噉不味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老子曰道之為

金沙河也惟悅惟惚不噉不味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物惟悅惟惚王

而曰悅惚無形不繫之貌也又曰一者其上不噉其下不味繩繩不可言復歸於無物鍾會曰光

而不耀濁而不昧繩繩今其無繫汜汜乎其無薄也微妙難名終歸於無維摩經曰法無去來常

不住故僧肇曰法若住則從未到現在從現在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為之寂

未過去遑三世則有去來也以法不常住故也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為之寂

不撓焚燎堅林不盡之靈無歇大矣哉答寶戲曰聖哲治之棲遑大千者謂一

世界千三界為小千世界十小世界為中千世界至千中千世界為大千世界維摩經曰夫出家

者為無為法瑞應經曰吾虛心樂靜無為無欲僧肇維摩經注曰寂謂寂滅常靜之道廣雅曰撓

亂也涅盤經曰佛以千疊纏裹其身積眾香木以火焚之僧祇律曰如大涅盤經說世尊向照連

禪河力士生地堅固林雙樹開般涅盤於天冠塔邊闍維僧肇維摩經注曰無實相無法常住故

盡法華經曰方便見涅盤而正法既沒象教陵夷象無羅識曰釋迦佛正法住世五百

實不滅度常住此說法也正法既沒象教陵夷年像法二千年末法一萬年論語曰

文王既沒陵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為得一孔安國論語注曰安作穿鑿以成文章不

美已見上文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為得一知所以裁製論語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

已謝宣遠贈靈運詩曰違方往有於杜預左氏順非辯偽者比微言於目論禮記曰

齊使曰幸也越之不匹也吾不貴其用知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也今王知晉失計而不

名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已有一比丘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蠲然正法炬周易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王弼曰幽深贊明也

維絕紐陸機大將軍宴會詩曰頽綱既振謝莊為沈慶之答劉義陰法雲於真際則

火宅晨涼華嚴經曰不壞法雲徧覆一切劉蚪法華經注曰雲應身則殊形並現順機不

法華經曰三界無安猶如火曜慧曰於康衢則重昏夜曉是法劉蚪曰菩薩圖淨照均明

有樽俎之師言義徒精銳有樽俎之深謀維摩經曰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為宴

七品二乘通大品經說三十七道品曰四念處四正勤四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邪黨

無藩籬以自固羅什維摩經注曰摩訶秦言無大亦言既而方廣東被教肆南移華

勝大能勝九十六種論議論曰城池無藩籬之固

經題云大方廣佛華嚴經孔安國尚書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

今華鶴山下臨江一小寺據曰  
古碑記寺非其地也元和志  
記寺在鄂州江夏縣東南二  
里

摩訶庵作焉

# 勒丹青之飾

顧微吳縣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焉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左

立十三年莊王崩左氏傳莊公三年葬桓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為同時瑞應經曰到四月八日

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步牟子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朝臣

傳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後得其形像何法盛晉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佛手書

形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在宜成作頌蔡謨云今發王命稱先帝好佛於義有疑張綱集曰盡功

金石圖然後遺文閒出列刹相望遺文謂經也史記曰天下遺文靡不畢集太史公

形丹青也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高僧傳曰天竺佛圖澄曰三山言

相望也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本姓帛少出家西域人得道以

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以麻油雜肉支塗掌千里外事皆澈見掌中如對面焉後澄死之月

人見在流沙又曰鳩摩羅什天竺人七歲出家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川符堅遣呂光西伐破龜

茲乃將什至涼州姚萇已殺符堅光遂至長子興破涼州始將什至長安後卒長安漢書文

帝詔曰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班固漢書貢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高僧傳曰支遁

字道林本姓關陳留人初至京師王濛甚重之年二十五出家師釋道安苻不後還吳入剡王羲

之遂與披襟解帶帶連不能已又曰釋惠遠本姓賈氏廬山門人遊許洛出家師釋道安苻不後還

吳入襄陽南遊荊州欲往羅浮屈尋陽見廬峰遂居焉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晉義熙十

二年終禮記曰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晉中興書元帝詔曰朕應天符創基江

左春秋命歷序曰東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瑞應經曰太子出北城

方為左西方為右子曰何謂沙門對曰沙門之為道舍妻子捐棄愛欲也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

釋僧肇維摩經注曰沙門秦言義訓勤行也涅槃也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

蕩周易曰利涉大川海賦曰滌滂北則層峯削成日月之所迴薄山海經曰泰華

浩汗又曰滌滂浩汗滌滂浩汗北則層峯削成日月之所迴薄之山削成而四

方蜀都賦曰陽迴翼於高標  
西眺城邑百雉紆餘左氏傳景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鍾會懷土賦曰望東城之紆餘

西眺城邑。

百雉紆餘

左氏傳景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鍾會懷土賦曰望東城之紆餘

東望平皋千里超忽

反平原忽兮路超遠

信楚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

繫珪璧擁錫來遊

東修其心錫錫杖也大

則聖東觀漢記溫衍說鍾叔元仁衍聖其行  
智論曰菩薩常用錫杖酒傳佛像莊子曰神農

以爲宅生者緣業空則緣

言身從緣生緣亦期廢也維摩經曰如影從身業  
緣生見僧肇曰身眾緣所成緣合則起緣散則離

金光明經曰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惱滅歟釋伽摩維摩經注曰諸法之生本乎三業既無三業誰

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人

惑煩惱也言萬法雖廣解惑則起相受生解者身心寂滅涅槃經曰要因煩惱而得有身竺道生雜摩訶注曰戀生

者愛身情也苟曰無常豈可愛戀若能  
悟不惑而惑自亡矣惑者無復存身也  
遂欲捨百齡於中身殉肌膚於猛鷲

曰古者謂年爲齡齒爲齡也范曄後漢田巴報馮衍書曰百齡之期未有能至尙書曰文王受命唯中身列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漢書臣瓚法曰匹身從物曰殉李尤七難

龍巖水處  
曰猛鷲陸  
班荆蔭松者久之  
左氏傳曰伍舉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楚辭曰山中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  
宋大

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

沈約宋書孝武皇帝卽位改元曰大明淮南子曰聖人處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高誘曰堵長

其小也說文曰芡蓋也爾雅曰芡蔕也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君諱覲

沈約宋書曰孔覲字思遠會稽人也初舉揚州秀才補主簿後除冠軍長史江夏內史隨府轉後軍長史覲首冀

爲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



室周禮曰維氏下士二人鄭玄曰維氏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

君諱興宗沈約宋書曰蔡興宗濟陽人也為使持節復為崇基表利立禪誦之

堂焉維摩經曰佛言諸佛滅後以全身舍利起七寶塔表刹莊嚴而供養也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為稱

首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彌勒成佛經曰彌勒佛讚言大迦葉比丘是釋迦牟尼佛大弟子釋迦牟尼佛於大眾中常所讚歎頭陀第一通達禪定解脫三昧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

保鴻名而常為稱後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首者用此者也

躬今苦心論語子曰求仁而得仁莊子曰養志者忘形也纂修堂宇未就而沒國語祭公謀父曰時高軌難追

藏舟易遠魏太祖祭橋玄文曰懿德高軌汎愛博容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郭象曰方言死生變化之不可逃僧

徒閱其無人懷橡毀而莫構周易曰闕其戶闕其無人高誘可為長太息矣

漢書賈誼曰可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太祖諱道成字長太息者此也

曰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保鴻名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禮記曰周人祖文王而

武昭升于上孝經曰格天光表之功弘啟興復尚書曰成湯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嚴父莫大於配天

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恩爾字為周室輔東觀漢記博士議曰除殘去賊興復祖宗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毛詩曰周雖舊

氏傳伍員曰不失舊物尚書曰康濟小民禮記晉步中雅頌縣合韶護禮記曰步中武  
太子申生使人辭於孤突曰君老矣國家多難以養耳鄭玄曰韶炎區九譯沙場一候王十洲記曰炎洲南海中萬二千里韓詩外傳曰成  
舜樂設湯樂也西被于流沙解嘲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於周公尚書曰  
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蕭子顯齊書曰明皇乃詔西中郎將郢州  
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尚書曰以爾友邦家君觀政于商又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方城謂  
謂魯左氏傳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為城又隨武子曰為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毛詩曰奄  
有龜蒙遂荒大東國語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賦事行刑而咨於故實也政肅  
刑清於是乎在孝經曰其教不肅而成周易曰聖人以順動則寧遠將軍長史江  
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誼蕭子顯齊書劉誼字士穆為江夏王郢州行事者智  
刃所遊日新月故莊子曰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曰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千牛而刀刃  
遊刃必有余地矣論語子夏曰道勝之韻虛往實歸瑞應經曰迦葉二弟問迦葉曰今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也道勝乎迦葉答曰言佛道最勝莊子曰常季問於仲尼曰王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  
駘兀者也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論語曰譬如為山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孟子曰有因  
於幾立慨深覆實悲同棄井論語曰譬如為山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孟子曰有因

百姓之有餘閒天下之無事

孫卿子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斯伐長養不失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西都賦序曰

海內清平朝廷無事

庀

耳徒揆日各有司存

左氏傳朱災使華國討右官官庀其司杜預注曰庀具也毛詩曰揆之以日作為楚室論

語曾子曰適豆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

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

周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莊子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王隱晉書荀勗議曰君子心

力爭

巨

陵

因高就遠層軒延袤上出雲霓

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王逸曰軒樓板也聖主得

賢臣頌曰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說文曰南北曰飛閣逶迤下臨無地飛閣楚辭曰修除

雲旗兮透移王逸曰透移而長移與通音義

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雘九衢之草

同楚辭曰下嶂嶸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

千計四照之花萬品

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名曰帝休葉茂狀如楊其枝五衢黃花黑實服者不怒郭璞曰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衡路也故離騷云靡華九

衢仰長子昌言曰百大之豪州以千計山海經曰南山之首山曰鵠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其華四照其名迷穀佩之不迷郭璞曰言有光炎若木華亦其光照下地亦此類也仰長子昌言曰以一人之好惡裁萬品之不同

崖谷其清風泉相渙

崖谷其清風泉相渙

周易曰風行水上渙

金姿寶相永籍閑安

金光明經曰如來之身金色微妙其明照耀如

金山王又曰光明熾盛無量無邊猶如無數珍寶大聚楚辭曰像設居室靜閑安

息心了義終焉遊集

大灌頂經曰息心達本源是故名沙門勝鬘經

曰是故世尊依於了義一向說記班固終南山賦曰固仙靈之所遊集

法師釋曇珍業行清修理懷淵遠今屈知

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鍾鼎

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鍾鼎

周禮曰民功曰庸事功曰勞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國語

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收晉功魏賴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山杜則其刻銘於景鍾章昭言

曰景公鍾禮記曰夫鼎有銘銘者論議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

時稱伐亦樹碑於宗廟左氏傳曰季武子以所得濟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賦武仲

邕銘論曰碑在宗廟兩階之間近代以來咸銘于碑也

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劭法言曰君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

美也敢寓言於彫篆庶髮髯乎眾妙法言曰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

曰賢判玄黃氣分清濁周易曰玄黃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萬族周易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謂品物也南都賦曰自品千名春秋元命苞曰蛟行

上派澆風下黷莊子曰德又下衰及唐虞濫觴散朴淮南子以溟為澆

塵為岳瑞應經曰感傷世間沒於愛欲之海百法論曰情塵之意合故知生也言人皆沈於愛

皇矣能仁撫期命世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天竺三言釋迦牟尼此言能仁不退轉

尼劉蚪曰能仁哀此忍土俯來拯拔故曰能仁瑞應經曰期運之至當

下作佛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

乃睠中土聿來迦

衛毛詩曰乃睠西顧又曰聿

奄有大千遂荒三界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法華經

為一佛土又曰如來以智慧

殷鑒四門幽求六歲毛詩曰殷鑒不遠瑞應經曰太子至



作病人即迴車悲念人生俱有此患太子出城南門天帝化作老人迴車而還愍念人生丁壯不久太子出城西門天帝化作死人迴車而還愍念天下有此三苦太子出城北門天帝化作沙門太子曰善哉惟是惟快即迴車還念道清淨不宜在家又曰佛既歷深山到幽閑處菩薩即拾藥草以布地正箕坐月食一麻一麥端坐六年亦既成德妙慧無

為勝鬘經曰唯有如來化就一切功德無為已見上文帝獻方石天開淥池瑞應經曰佛還樹下道見棄衣取欲浣之天帝知佛意即頗那山上取四祥河輟

方成理澤好石來置池邊白佛言可用浣衣又曰明日食時佛持鉢到迦葉家受飯而還於屏處食已欲澡漱天帝知佛意即下以手指地水出成池令佛得用名為指地池

水寶樹低枝瑞應經曰時尼連河水流甚疾佛以自然神通斷水涌起高出人頭令底場塵佛在其中法華經曰諸雜寶樹華葉光茂瑞應經曰佛後日入指地池澡浴畢

欲出無所攀池上素有樹名迦和絕大爾雅曰六達謂之莊漢書曰修好其樹自然曲枝下就佛佛牽而出通莊九折安步三危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

焚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漢書東方朔誠子曰飽食安步以仕易農尚書曰竄三苗於三危頭陀經曰川靜波澄龍翔雲起令身調善

震大法鼓摧伏異學外道邪師入佛性海煩惱風息法華經曰佛青山廣運給園多士住王舍城書

波浪不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金粟來儀文

閻嶺山中與大比丘眾萬二千人俱尚書曰帝德廣運金剛般若經曰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毛詩曰濟濟多士

殊戾止發迹經曰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尚書曰應乾動寂順民終始命苞曰

乾動川靜周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順乎法本不然今則無滅維摩經曰法本不然今

人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則無是寂滅之義僧肇

曰小乘以三界熾然故滅之以求無為大象正雖闢希夷未缺象法正法已見上文

乘觀法本自不然今何以滅乃真寂滅記曰酒闌漢書曰義文

據此是在山半又城在其西而寺  
南面始見其川經寺在今會祠  
近寺也  
西晉自新豐國之始亦改為學校

穎曰闢言希也老子曰視之不見名之曰夷聽之不聞於昭有齊式揚洪烈毛詩曰文名之曰希王弼曰無象無聲無響無所不通無所不往

昭于天班固漢書經曰爰著目錄略釋綱更維玄津重柅僧叡師十二法門序曰奏希序洪烈揚雄解嘲曰不足以揚洪烈釋綱更維玄津重柅

書音義韋昭曰柅轂也音音音泄切叶韻惟此名區禪慧攸託禪慧禪定智慧也倚據崇巖臨睨通

經楚辭曰忽臨睨夫舊溝池湘漢堆阜衡霍言崇巖之高通經之大故以湘漢為溝池

城江漢縣武亭泉幽幽林薄毛詩曰周原膺膺華茶如飴上林賦曰亭皋千里靡不以爲池

曰林高誘淮南子媚茲邦后法流是挹毛詩曰媚氣茂三明情超六入

注曰深草曰薄媚茲邦后法流是挹毛詩曰媚氣茂三明情超六入

佛身即法身也從六通生從三明生僧肇曰天眼宿命眷言靈宇載懷興茸

漏盡爲三明維摩經曰六入無積眼耳鼻舌身心已過眷言靈宇載懷興茸

辭曰茸之兮荷蓋王丹刻鞏飛輪與離立左氏傳曰丹桓宮楹又曰刻桓宮桷杜預曰

還注曰茸蓋屋也丹刻鞏飛輪與離立左氏傳曰丹桓宮楹又曰刻桓宮桷杜預曰

鞏者鳥之奇異者也禮記曰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潘象設

岳關中記曰未央殿東有鳳凰殿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爲鳳劉琨魏文帝詠曰鳳凰立翥象設

既闢睟容已安楚辭曰象設居室靜閑安孟子曰君子仁義禮智桂深冬煥松疎

夏寒楚辭曰何所冬煥何所夏寒爾雅曰煥煖也神足游息靈心往還瑞應經曰佛已神勝幡西振

貞石南刊維摩經曰降服四種魔勝幡建道場

依漢書曰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沈休文

公諱緬字景業南蘭陵人也

蕭子顯齊書曰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又曰蕭氏之先蕭何居沛至孫時中彪居東海蘭陵縣東都鄉中都里晉

分東海為東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慈過江居晉 稷邦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

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錄

王命論曰置子稷契成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國語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

未嘗不章毛詩商頌曰武王載旆毛萇曰武王湯也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同徵符合膺錄次相代尚書璇璣鈴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

蕭曹扶翼漢祖滅

秦項以盪亂魏氏乘時於前皇齊握符於後

國語太子晉曰自后稷以來靈命時乘六龍以御天孝經鉤

日時乘六龍以御天孝經鉤

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

尚書曰導河積石至于龍

門毛詩曰崧高惟岳峻極于天

祖宣皇帝雄材盛烈名蓋當時

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皇帝考諱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為冠

軍將軍太祖即位追尊曰宣皇帝班固漢書贊曰武帝雄材大略晉中興書曰諸葛誕名蓋海內又曰鄧遐氣蓋當時

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

前代

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即位追封兄道生為始安貞王明帝即位追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帝

公

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

周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五嶽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 氣蘊

注及別本校語

風雲身負日月

論衡曰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然則賢者有風雲之智故吐文萬牒壯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往弔之曰子其意者修身以明

汗昭昭若揭日月而行司馬彪曰揭擔也

立行可模置言戒範

仲長子昌言曰規矩可模者師傳之德也曹植學官頌曰言為世範行為時矩

外發清明內昭

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又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

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

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毛詩曰因心則友

簡久遠大之方率由斯至

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毛詩曰率由舊章

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

毛詩曰泳之游之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

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

紀于地

傳子曰二漢之臣爛如三辰之附長天又曰道教者昭昭然猶日月麗乎天春秋漢舍琴曰九卿法河海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六幽允洽一

德無爽

典引曰神靈日照光被六幽尚書曰德惟動罔不若

萬物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

曰仰之彌高周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

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

蒞事之年

漢書曰王陽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蒞事惟能

軍麾命服之序監

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略也

周禮曰建大麾以田然麾旌旗之名州將之所執也命服爵命

之服也方部四方州部也漢書武帝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凡十三部置刺史數謂等差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略也

水德方衰天命未改

水德謂宋



也左氏傳王孫滿曰今**太祖龍躍侯時作鎮淮泗**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淮南孤

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易曰見龍在田時舍也或躍在淵自試也孫卿子曰君子博學深**

**迴**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

**懷抱**廣雅曰**深圖密慮眾莫能窺**智不可不深圖也**公陪奉朝夕從容左**

**右蓋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疆內侍之年**周書晉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

**中旨**晉中興書王敦上疏曰**始以文學遊梁俄而入掌綸誥**蕭子顯齊書曰

**蘭桂有芬清暉自遠**魏都賦曰

**帝出于震日衣青光**言齊

**方軌茅社俾侯安陸**蕭子顯齊書曰齊受禪緬封安陸侯漢書

**受瑞析珪遂荒雲野**周禮曰典瑞掌

**侯各取方士**其以白茅以為社毛詩曰俾侯于魯

**方軌茅社俾侯安陸**蕭子顯齊書曰齊受禪緬封安陸侯漢書

**受瑞析珪遂荒雲野**周禮曰典瑞掌

**侯各取方士**其以白茅以為社毛詩曰俾侯于魯

**方軌茅社俾侯安陸**蕭子顯齊書曰齊受禪緬封安陸侯漢書

**受瑞析珪遂荒雲野**周禮曰典瑞掌

執曰瑞瑞猶符信也楊子雲解嘲曰析人之式掌儲命帝難其人漢書陳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何書禹曰惟帝其難

之孔安國曰言堯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蕭子顯齊書曰蕭子中庶子協隆

三善仰敷四德晉中興書烈宗詔曰桓沖協隆治道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

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博望之

苑載暉龍樓之門以峻漢書曰武帝戾太子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與端進者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

獻替帷展實掌喉唇國語史點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帷展帝座也禮記曰天子負斧展孔融張儉碑曰聖皇克

亮命作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旨東觀漢記曰樊豐字文高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如絲已見上文前暉後光

非止恒授周書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自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職

蕭子顯齊書曰繡選侍中越絕書曰吳王嘗出納惟允劍璽增華尚書帝曰龍命女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殿上稱制出則陪乘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戴納言

是司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

才子八人仲熊叔豹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贊權衡蕭子顯齊書曰

才子八人仲熊叔豹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贊權衡蕭子顯齊書曰

五兵尚書淮南子曰準繩連體權衡合德百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班固漢書引詩

姑蘇與壤任切關河與壤猶與區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淮海維揚皇基所託此

都會殷負提封百萬史記曰夫吳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西京賦曰百物殷阜薛綜注曰殷

全趙之袷服盛厚大也今為此負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并臣瓚案舊說云提最凡言大舉頃畝也李奇曰提舉也舉四方為內也韋昭曰積土為封限

叢臺方此為劣鄒陽上書曰全趙之時武力鼎士絃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也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

稱戰國策蘇秦說齊王曰臨淄之塗人肩相摩舉袂成幕揮汗成雨高誘曰揮振也乃鴻鵠舊吳作守東楚蕭子顯齊書曰

振平惠以字小人論語識曰伯夷叔齊讓龍舉干寶晉紀曰丁固父覽以義讓稱尚書弘義讓以勸君子

無或敢伐小撫同上德綏用中典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鍾會曰體神妙疑獄

得情而弗喜宿訟兩讓而同歸漢書曰張湯以倪寬為獄讞據以古法義決疑獄

雖春申之大啟封疆鄧攸之

緝熙岷庶不能尚也史記曰楚考烈王立以黃歇為相號春申君請封於江東王許之

因城吳故墟以自為都也語史伯謂鄭桓公曰加之以德可以

矜而勿喜東觀漢記曰魯公為中牟令宿訟許伯等爭

雖春申之大啟封疆鄧攸之

緝熙岷庶不能尚也

因城吳故墟以自為都也

矜而勿喜東觀漢記曰魯公為中牟令宿訟許伯等爭

雖春申之大啟封疆鄧攸之

大啟王隱晉書曰鄧攸字伯道為吳郡太守吳人誅死攸創表庶貨臺不時夏首薄要任

重推轂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土遂注曰夏首水口也漢書馮唐曰臣聞上衿帶中流地

殷江漢李尤函谷關銘曰函谷險要衿帶咽喉尚書曰九江孔殷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衡巫三江名吳鄧

通西通鄧鄧水陸之塗三七左氏傳曰鄧南鄧人杜預曰鄧今鄧鄉縣南江水之北也鄧今潁州鄧陵縣西南有鄧城蜀都賦曰水陸所湊

是惟形勝閩外莫先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閩外已見上文鄭玄禮記注曰閩門限也建麾作牧明德攸在

蕭子顯齊書曰緬轉鄧州刺史周禮曰建大麾以封藩國又曰八命作牧尚書王曰文王克明德慎罰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孟子曰

濯之秋陽以暴之暴母寤曰周之秋於夏為盛陽也左氏傳曰鄭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之日趙盾夏之日杜預曰夏日可畏澤無不漸螻蟻

之亢靡遺西征賦曰澤靡不漸恩無不逮尸子曰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千仞之漢亦滿之螻蟻之亢亦滿之明無不察容光之微

必照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趙岐曰容光小隙也言大明照幽微由近而被遠自己而及物史記皋陶曰邇

可以及遠惠與八風俱翔德與五材並運聖主得賢臣頌曰恩從祥風翔淮南子曰天有八風典引曰二風翔于海

表左氏傳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遠無不懷邇無不肅阮嗣宗勸晉王騰曰邑居不聞夜

吠之犬牧人不覩晨飲之羊司馬彪續漢書曰劉寵字宗祖遷會稽太守徵人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民去郡數十里有若耶山中有五六老



公年皆七八十間寵還相率其送寵人齋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鄙  
老生未嘗到郡縣佗時更徵發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  
夜吠吏希至民間年老遺值聖化聞當棄去故戮力來送寵謝之為選受一大錢故寵在會稽號  
為一錢其清如是家語曰孔子為大司寇初魯之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及孔子  
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也

**譽表六條功最萬里**  
漢書音義曰舊刺史所察有六條察民疾苦  
冤失職者察墨綬長吏以上居官政狀察盜  
賊為民之害及大姦猾者察犯田律四時禁者察民有孝悌廉潔行修正茂才異等者察吏不簿  
入錢穀放散者所察不得過此漢書曰倪寬為郡內史課殿當免民恐失之輸租繼屬不絕課更  
以最楊雄為益州刺史作節度曰刺

**還居近侍兼饗戎秩**  
蕭子顯齊書曰緬還  
為侍中領驍騎將軍

**寄隆儲端任顯**  
魏略曰中領軍延康置故漢北軍中候  
魏略曰中領軍延康置故漢北軍中候

**東西兩晉茲選特難羊**  
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

**琇願言而匪獲謝珍功高而後至**  
晉諸公讚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才術與  
護軍太子詹事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中護軍特進何法盛晉中興書陳郡

**績斯侯**  
蕭子顯齊書曰緬還  
中領軍太子詹事

**禁旅尊嚴主器彌固**  
蔡邕袁逢碑曰乃撫京邑總齊  
禁旅周易曰主器者莫若長子

**宄神皋地埒分陝**  
漢書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宄西京賦曰寔惟地之  
輿區神皋袁煥與袁植書曰召公與周公受分陝之任也

**以來常遞斯任東渚鉅海南望秦稽**  
稽記曰秦望山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  
登之不望南海越絕書曰禹救水到大

**淵藪胥萃龍蒲攸在**  
尚書曰今商王受為天下  
越上茅山大會計吏更名茅山曰會稽

子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貨殖之民千金比屋漢書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郭壘之內

雲屋萬家徐幹陳情詩曰幽蘭雲屋下嘯歌倚華楹屋或為費刑政繁舛舊難詳一南山羣盜未足云

多漢書曰王遵為高陵令會南山羣盜備宗數百人為吏民害於是王鳳薦遵徵諫議大夫守京兆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肅清蘇林曰備音朋渤海亂繼

方斯易理漢書曰上以興遂為渤海太守問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卿欲何以息其盜賊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理臣願一切以便宜從事上

馬許公下車數化風動神行蕭子顯齊書曰蕭子顯出為會稽太守漢書曰班伯為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悚息謝承後漢書曰陰修數化二郡威教

克平太玄經曰風動雷興謝承誠恕既乎鉤距靡用杜預左氏傳注曰乎大信也漢書後漢書曰威令神行征艾朔士誠恕既乎鉤距靡用

距以得事情鉤距者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推則知馬之賤貴不失實矣晉灼曰鉤致也距閉也設欲知馬價先問狗又問羊然後及馬使對者無疑以知馬價示若不問而自

不待赭汗之權而姦渠必翦漢書曰張敞守京兆尹召見諸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賊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假置酒小

偷悉來賀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吏坐里閭闕出者有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盡行法罰尚書曰熾厥渠魁

孔安國曰渠大也無假里端之籍而惡子咸誅懷慈仁文武備具課民不貪移惡子

姓偏著被以哀矜乎以信順哀矜已見上文南陽韋校未足比其仁范曄後漢書曰

里端農人也遷南陽太守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然終不加苦韓詩外傳孔子曰水之精為土老蒲為草願無怪之曹植對酒歌曰蒲鞭韋杖示有刑穎川時雨無

以豐其澤

趙岐三輔決錄曰茂陵郭伋為潁川太守時雨澤愆曰伋字細侯光武拜潁川太守

公攬轡升車牧州典郡後漢

書曰范滂為詔使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蔡邕橋玄碑曰牧一州興五郡也

感達民祇非待期月

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

成老安少懷塗歌里詠

論語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

莫不歡若親戚芬若椒蘭孫卿子

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其所與至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漢書刑法志曰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

麾旆每反行悲道泣

攀車臥轍之戀爭塗忘遠

東觀漢記曰秦彭字國平為開陽城門候後拜潁川太守老

始元年遺謁者侯盛齎書徵霸百姓號呼

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

漢書曰何武為

哭泣遮使者感道臥曰願復霸霸期年兆尹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東觀漢記曰寇恂為河內太守徵入為金吾潁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許恂

城漢池南顧莫重

左氏傳屈完曰方城

北指峭潼平塗不過七百

峭二峭也

曰潼水華陰縣界伏滔正淮論曰

西接曉武關路曾不盈千

漢書音義應劭曰曉山

壽春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百

蠻陬夷微重山萬里

魏都賦曰蠻陬夷微塞也以木柵水為

北文穎曰武關在析西王隱晉書夷

小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剽邑

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漢書晁錯上兵事曰胡虜小入則小

夷狄界也魏都賦曰由重山之東阨利大入則大利攻城屠邑驅略畜產史記曰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攻城剽邑小羣盜以百數掠南鄉里方言曰略強取也晉宋迄今有切民患烽

鼓相望歲時不息

鼓相望歲時不息椎埋穿掘之黨阡陌成羣史記曰收剽椎埋掘冢皆為財用耳徐廣曰椎殺人之理之或

謂發家也傲法侮吏之人曾莫禁禦累藩咸受其弊歷政所不能禁謂法也

加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朱鳳書曰前後徙河北諸郡縣居山間謂之戎也

未起馬首便以南向魏志臧洪答陳琳書曰秋風揚塵伯連馬首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

李陵與蘇武書曰涼秋九月塞外草衰抱朴子鮑生曰人君恐寇讐之不虞故嚴城以備之戰國策子楚謂秦王曰臣恐邊境早閉晚開也永明八載疆場大

駭吳均齊春秋曰永明八年匈奴寇荆山左氏傳沈尹戌曰吳新有疆馬場之駭國語曰晉師大駭楊雄集上書曰候騎至甘泉京師大駭

朝不怡司馬遷書曰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揚旆漢南非八莫可蕭子顯齊書曰緬為雍州刺史籍田賦曰九旗揚旆呂氏春秋

曰漢南之國聞湯之德歸之於是驅馬原隰卷甲適征毛詩曰驅馬悠悠又曰子彼原隰孫子兵法

威令首塗仁風載路李尤武功歌曰思昔治威令行首塗猶首路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淑戎車首路續晉陽秋曰謝安賞宏為機對謝速宏為東郡

安取一扇授之聊以贈行宏應聲曰輒當軌躡清晏車徒不擾漢書言義曰躡也牛酒日至

壺漿塞陌漢書廣武君謂韓信曰不如案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孟子失

義犬羊其來久矣漢書名臣奏曰太尉掾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漢北犬羊為羣徵賦嚴切唯利是求左氏



呂相告秦曰秦雖與晉出入秦雖與晉出入首鼠疆界災蠹彌廣漢書田蚡謂韓安國與長壽共一禿翁何為首鼠

以喻公扇以廉風孚以誠德盡任棠置水之情弘郭伋待期之信東觀漢記

仲達拜漢陽太守郡民任棠者有奇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籬一本水一杯置屏前自抱孫兒伏於

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籬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

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豪助弱以惠政得民司馬彪續漢書郭伋拜并州牧行部西

河到美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逢迎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曰辛

苦諸童小兒復送至郭門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計曰告之行部還入

美稷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即止一亭須期乃往伋重信得人心皆此類也

金如粟而弗

觀馬如羊而靡入范曄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燉煌人也遷安定屬國都尉羌戎豪帥感

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

廩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令時郡國頓傷稼犬牙緣

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茶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

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迹且蟲不犯境此

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豈子有仁心廣雅曰落謂村由是傾巢舉落望德如歸居也左傳曰

此三異也具以狀言安周易曰信及豚魚

衛遷邢于夷儀

椎髻髻首日拜門闕漢書曰尉陀離髻箕踞并服滿塗夷歌成

刑遷如歸也

刑向書曰島夷卉服蜀都賦曰夷歌成章范曄後漢書曰益州禮義既敷威刑具舉

刑利史朱輔上疏曰白狼王唐叢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也

禮義既敷威刑具舉

公羊傳曰既者何盡也

疆民獷俗反志遷情

毛萇詩傳曰具俱也

勢  
梁華能說是也後漢書  
東傳而謂梁而杜南詩  
門勢而指字與此水此

猛風塵不起囹圄寂寞東觀漢記曰蔡彤為遼東太守野無風塵魏都賦曰囹圄寂寞富商野次宿棄停舊

國語叔向日絳之富商章藩以過於朝范曄後漢書曰王渙字稚子廣陵人除溫令境內蝮蛇

弗起豺虎遠迹范曄後漢書曰宋均字叔平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

虎相與東渡江後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東界者輒東西散去北狄懼威關塞謐靜偵謀不敢東窺駝馬不

敢南牧偵伺也鄭玄周禮注曰謀賊反間為國賊者范曄後漢書曰鮮卑寇遼東蔡彤擊之虜大破不敢復闕塞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方欲振策燕

趙席卷秦代過秦論曰振長策而御宇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楚

曰龍駕兮帝服聊翔翔兮周章傳而遭疾彌留歎焉大漸尙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曰臻既彌留耕夫釋

乘桑婦下機曹植荀侯誄曰機女投杆農夫輟耕也參請門衢竝走羣望左氏傳曰乃大維永明

九年夏五月三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颯然庶僚如震

颯然吹木男女老幼小臨街衢潘勗荀彧碑曰男女老幼里號巷哭接響傳聲不踰時而達于

四境臧榮緒晉書曰羊祜薨於是街衢塗巷傳哭接音邑里相達夷羣戎落幽遠必至望城拊膺震動鄧

邑竝求入奉靈輓藩司抑而弗許雖鄧訓致劈面之哀羊公深罷

放異  
作

市之慕

范曄後漢書曰鄧訓字平叔遷護烏桓校尉病卒官吏民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號跳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

羊日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

羊祜薨贈太傅南州以市日聞喪即號哭罷市對而為言遠有慙德

東還號送踰境

蕭子顯齊書曰細喪還百姓緣河水悲泣奉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

百姓設祭於峴山

鄭玄周禮注曰喪所震響成雷盈塗咽水

公臨危審正載貽話言

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楚囊之請惟幾而彌固

左傳曰楚子囊伐吳還將死而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謂子囊忠君莫不忘

匹而意結

韓詩外傳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

召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

二宮軫慟遐邇同哀追贈侍中領衛將軍給鼓吹一

部諡曰昭侯

皇上納麓在辰登庸伊始

允副朝端兼掌屯衛

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初為右僕射加領衛尉晉

京師城門屯兵

聞凶哀震感絕移時因遽沈痾畱氣序世祖日夜

憂懷備盡寬譬

世祖武帝賦榮緒晉書賀循腹曰勉膳禁哭中使相

修至孝母終上遺中黃門朝餐食與志曰朱然腹上雖外順皇旨內股私痛獨居

疾孫權夜為不寢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

不御酒肉坐臥泣涕霑衣毛萇詩傳曰股憂也東觀漢記曰齊武王以諸卿遇害上與眾會飲食笑語如平常焉與侍從親近見上獨居不御

酒肉坐臥枕席有泣涕處異獨入叩頭寬解上意若此移年癯瘠改貌與雅曰癯瘠也與癯同素俱切天倫之愛振古

莫傳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先後天之倫及俯膺天眷入纂絕業蕭顯齊書明紀曰太后廢海陵王以上入纂太祖爾分命懿親台牧竝建尚書曰分命義叔左氏傳富辰

雅曰纂繼也漢書司馬遷曰惟漢接三代絕業

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春秋漢對繁弱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左氏傳子魚含孽曰三公在天法三能牧見上文

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尚書曰魯侯伯禽宅曲阜改贈司徒因謚為郡王禮也惟

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秀舉清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玄言

輦悅之麗篆籀之則法言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補其輦悅李軌曰輦帶輦音義曰周宣窮六義於懷抱究八體於毫端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日風二

王太史作大篆符四曰蟲書五曰篆印六曰署書七曰文書八曰隸書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孟

日奕秋通山之善奕者也儲謂儲蓄精思也馬融廣成頌曰儲積山鼓廣思河澤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周易曰弦木為



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幽通賦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周易曰鳴謙貞吉中

思孝接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忘公侯之貴辨區論曰接上盡盛德之

從事交虛懷博納幽關洞開下開幽關已見上文西征賦曰胸中豁其洞開宴語談

笑情瀾不竭毛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世說曰王譽滿天下德冠生民孝

詔曰蓋德冠生民必贊不泯之榮蓋百代之儀表千年之領袖荀氏家傳曰荀彧

下莫不以爲儀表王隱晉書曰魏舒爲相國參軍晉王特加曾不憚梁摧奄及傳孔

器敬每朝會罷坐而目送之曰魏舒堂堂實曰人之領袖也豈唯僑終蹇謝興謠輟相而

丘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憚遺一老禮記曰孔子早豈唯僑終蹇謝興謠輟相而

已哉子產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

嗣之潘岳賈充誄曰秦以蹇叔者不相杵史記趙良曰五穀凡我僚舊均哀其戚怨

大夫死春者不相杵史記以爲五穀而云蹇叔者詳潘沈之旨也何足以言之天不能令天折之人更生爲善之民必

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不畱周易曰九天德不可爲首也鄧析子曰天於人無厚

壽此於民無厚也淮南子曰日朝發扶桑入于思所以克播遺塵敝之穹壤魏都賦

落棠高誘曰扶桑日所出落棠山日所入也乃刊石圖徽寄情銘頌其辭曰天命玄鳥降而生

之遺塵曹植露盤頌曰敝之天壤以顯元功

商毛詩商頌文也是開金運祚始玉筐金謂殷卿子曰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呂春秋曰有城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飲食以鼓帝

命燕往視之鳴若隘隘二女愛而爭搏之遺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驚遺三仁去國五曜

入房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亦白其馬侯服

周王有客亦白其馬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本枝派別因榮命氏微子之後食邑

詩曰文王孫子本枝百世吳都賦曰百川派別漢書曰楊雄之涉徐而東義均梁徙謂

先初食榮於晉之楊因氏焉左氏傳羽父曰肸之士而命之氏自茲

以降懷青托紫解嘲曰紆青拖紫朱丹其轂崇基巖巖長瀾瀾瀾毛詩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

惟聖造物龍飛天步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載鼎載

革有除有布鼎革二卦名也周易曰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高皇赫

矣仰膺乾顧曹府君陳寔誄曰赫矣陳君景皇蒸哉實啟洪祚毛詩曰文王蒸哉

洪祚慶流萬國喬嶽峻峙命世興賢毛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岳降神生甫應

期誕德絕後光前應五百歲之期也曹植上文帝誄表曰階青雲而幾以成務覺在

清注及別本

民先

周易曰夫幾者動之微又曰夫易開物成務孟子伊尹位非大寶爵乃上天

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子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詩升降文陛逶迤魏闕漢書梅福上疏曰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

以登華殿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之闕也惠露霑吳仁風扇越王賤曰慶雲

惠露止涉夏踰漢政成期月也尚書曰逾于漢期月已見上文用簡必從日新

為盛周易曰簡則易從又在上哀矜臨下莊敬哀矜已見上文論語曰季康子問使

草木不天昆蟲得性毛詩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又曰我有芳蘭民胥攸詠

芳蘭即上芳若椒蘭也羣夷蠢蠢巖別嶂分爾雅曰傾山盡落其從如雲毛詩曰齊子

挈妻荷子負載成羣莊子曰邠人謂邠王曰挈妻妻子以從王迴首請吏曾何

足云封禪書曰昆蟲闔澤迴首而內漢書曰邠昔聞天道仁罔不遂老子曰天道無

語子曰仁者壽莊子曰彼蒼如何興山止簣毛詩曰彼蒼者天獵我四牡方馳六

聖也者遂於命者也龍頓轡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頓轡喻死也楚辭曰貫鴻濛以東揭兮維六龍斯民曷

於扶桑王逸注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謂日行幸得延年壽也頓猶舍也

仰邦國殄瘁

毛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齊殞晏平行哭致禮

晏子曰齊景公遊於淄晏子死公擊驅而馳自以為遲下車而

趨知不如車之駛則又乘之比至國國下而趙祖昌國列邦揮涕

史記曰樂毅為燕伐齊破之封樂毅於昌國昭

王卒燕惠王疑毅殺降趙號曰望諸君而卒於趙潘岳太宰魯公

碑曰趙張堅諸列國同傷家語敬姜曰無揮涕涕以手揮之也

況我君斯皇之介弟

左氏傳伯州犂謂臯頡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

哀感徒庶慟興雲陛

左思七略曰關甲弟之廣衰建雲陛之義我

階毀畱

攢川汎歸軸

禮記曰君殯用輅輅至于上鄭玄曰攢猶叢也殯君棺以龍輅叢不題漆象梓儀禮曰遷于祖用輅輅也

競羞野奠爭

攀去轂遵渚號追臨波望哭

毛詩曰鴻飛遵渚范曄後漢書曰祭遵喪至河南車駕臨之望哭哀慟

無絕終古惟

蘭與菊

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塗由帝渚朱軒靡駕

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乘朱軒

東首

坐園即宮長夜

廣雅曰首向也漢書音義曰渚曰坐冢田也禮記曰孔悝鼎銘曰即宮于宗周李陵詩曰嚴父潛長夜慈母去中堂

逝川無待

黃金難化

逝川已見上文史記少君言上曰祠寵則致物而丹砂可為黃金黃金成可為飲食器則益壽

鐘石徒升芳猷永謝

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以刻之金石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

墓誌

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禮典起宋元嘉顏延之為王琳石誌

劉先生夫人墓誌

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為劉瓛取王氏女瓛卒天監元年下詔為瓛立碑號曰貞簡先生王僧孺劉氏諸曰瓛取王法



施女

任彥升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

列女傳曰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王楚王遂駕車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

居亂世爲人所制此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者投其奔而去老萊乃隨之又曰梁鴻妻者同郡孟氏之女也德行甚修鴻納之共避逃霸陵山中後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爲事雖雜傭保之中妻每進食常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修身所在敬而慕之

復有令德一與之齊

曹植王仲宣誄曰既有令德材技廣宣禮記曰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

實佐君子簪蒿杖藜

毛詩序曰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東觀漢記曰梁統與杜林書曰君非隗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莊子曰子

欣欣負載在冀之畦

音揭漢書曰朱買臣常刈樵其妻亦負載相隨左氏傳曰季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

居室有行亟聞義讓

言初居室及於有行俱聞義讓故曰亟也列女傳鮑蘇妻曰如不教我以居室之行毛詩曰女子有行左氏傳趙衰曰臣亟聞其言

稟訓丹陽弘風永相

蕭子顯齊書曰職晉丹陽尹恢六葉孫也然其妻王氏丞相遵之後也

籍甚二門風流遠

籍甚二門風流遠

尙

漢書曰陸賈遊漢庭公卿聞名聲藉甚晉書曰王樂馬肇允才淑聞德斯諒

又曰窈窕淑女禮記曰內言不出於閫

無沒鄭鄉寂寥楊冢

鄭玄曰閫門限也毛萇詩傳曰諒信也

范曄後漢書曰鄭玄字康成北海人也國相孔融深

敬玄履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齊置士鄉越有君子

意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七略曰楊雄卒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楊冢

意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七略曰楊雄卒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楊冢

參差孔樹毫

末成拱

皇覽聖賢冢墓誌注曰孔子冢在魯城北泗水南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人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雜離五味櫟檀之樹魯人莫之識者子

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公羊傳曰秦伯謂蹇叔曰爾之年老冢上之木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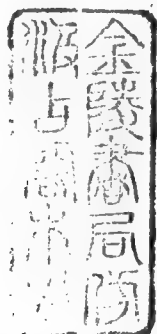
暫啟荒塋長局幽隴

蕭子顯齊書曰王氏被出今云合墓蓋歟卒之後王

合之夫貴妻尊匪爵而重

搜服傳曰夫尊於朝妻貴於室潘岳夏侯湛誄曰惟爾之存匪爵而貴

文選卷五十九終



文選卷六十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任彥昇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

公道亞生知照鄰幾庶論語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傳季友修張良廟教曰道亞黃中照鄰始庶孝始人倫

忠為令德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左氏傳君子曰忠為令德公實體之非毀譽所至論語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

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體行也莊子曰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

天才博瞻學綜該明郭子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拔不

學綜羣籍智周萬物至若曲臺之禮九師之易倉為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又

書音義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樂分龍趙詩析齊韓漢書曰雅琴趙氏

任彥昇三字當在題下相父  
古同各考一行中字據何神傳



宣帝時丞相魏相所表又曰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人也又曰詩魯齊韓三家應劭漢書注曰中公作魯詩韓嬰作韓詩

所未輯漢書曰成帝時以書頗散公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又曰河間獻王德從人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畱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

得書多與漢朝等有一於此固不兼綜者與謝承後漢書曰劉觀昔沛獻訪對於雲臺

東平齊聲於楊史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王帝取卦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邪輔上書曰案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蹇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出雲為雨蟻穴居而知雨將雲雨蟻封穴者故以蟻為興文詔報曰善哉王女序之又曰

上以所作光武皇帝本紀示東平獻王蒼蒼因上世祖受命興頌淮南取貴於食時

上甚善之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皆言類相如楊雄前代史岑比之

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茂如也漢書淮南王安上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曰食時上世說曰魏文帝令陳思王七步成詩詩曰其在龜

下然豆居釜中泣本是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服沈約宋書曰沈攸之字仲達為荊州刺史順帝即位

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攸之帥武義至夏口反毛詩傳曰無然畔援猶跋扈也西京賦曰唯時跋扈尚書曰非台

小子敢行稱亂賊榮緒晉書曰武陵王令曰荊州勢據上流將軍休之委以分陝之重宋鎮

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並鎮益口沈約宋書曰明帝第六子變字仲綏封晉熙王進號鎮西沈攸之舉兵鎮尋陽之益城又

曰邵陵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出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邵陵王世祖毘贊兩藩而任總西伐沈約宋書曰齊王太子奉

晉熙王燮鎮公時從在軍鎮西府版監朔將軍軍主南中郎版補行參

尋陽之彭城

軍署法曹

沈約宋書曰除拜則為參軍事府版則為行參軍

于時景燭雲火風馳羽檄

言雲火之多如景之照羽檄之疾若風之馳太公六韜曰雲火萬炬以防夜四子講

德論曰風融雨集漢書高祖曰以羽檄徵天下兵

謀出股肱任切書記

述文帝與吳賈書曰元瑜書記

遷左軍邵陵王主簿記室參軍既允焚林之求實兼儀形之寄

刀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弘益

文士傳曰太祖雅聞阮瑀名辟之不應連見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

時在長安大延賓客怒不與評使就使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西東八怨士為知己死女為悅己玩恩義苟潛暢他人焉能亂

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生太祖大悅署為記室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承字安期司空東海王越以為記室參軍雅相敬重敕子毘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

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

除邵陵王友又為安南邵陵王長

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

東夏言稽也尚書王曰爰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還會稽太守此蓋關河之

重複決大邦選眾而舉敦悅斯在

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左氏傳曰晉蒐於被廬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言矣說

禮樂而敦詩書君其試之

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

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受命廣樹藩屏

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

公以高

昭武穆惟戚惟賢

漢書韋玄成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也漢書文帝詔曰右賢左戚

封聞喜縣開國公食邑

景注及別本

句有誤

此句有誤

劉氏  
簡見二字意也下據注

千戶又以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

漢書曰倪寬為農都尉大司農奏課最連最進號曰最連得第一也

越人之

巫覩正風而化俗

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拜會稽太守台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筮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吏輒行罰於後遂斷絕百姓以安

光武紀贊曰金湯失險

邪叟忘其西景龍丘狹其東皋

范曄後漢書曰劉寵并會稽太守徵為將作大匠山陰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出送寵曰問當見棄故自扶奉送潘安仁楊經誄曰日景西望子朝陰范曄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人拜會稽都尉年十九吳有龍丘長者隱居志不降辱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酒掃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使功曹奉請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養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

阮籍奏記曰將耕東皋之陽輸黍稷之稅

會武穆皇后崩公星言奔波泣血千里

蕭子顯齊書曰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人父璣之后生子良禮記曰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夜見星而舍毛詩曰星言夙駕仲長子昌言曰救患赴急跋涉奔波者憂樂之盡也禮記曰高子皋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

水漿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

禮記曰親喪外除鄭玄曰日月已竟哀不忘也嵇康幽憤詩曰心焉內疚爾雅曰疚疾也

逮衣裳外除心哀內疚

禮記曰親喪外除鄭玄曰日月已竟哀不忘也嵇康幽憤詩曰心焉內疚爾雅曰疚疾也

禮屈於厭降事迫於權奪

禮記曰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於其妻之父母鄭玄曰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子之不降也晉起居注宋公

表曰情由而茹戚肌膚沈痛痛鉅

廣雅曰茹食也禮記曰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

權奪也

故

禮屈於厭降事迫於權奪

禮記曰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於其妻之父母鄭玄曰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子之不降也晉起居注宋公

表曰情由而茹戚肌膚沈痛痛鉅

廣雅曰茹食也禮記曰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

權奪也

故

知鐘鼓非樂云之本練麤非隆殺之要論語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焉而巳左氏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薨衰斬履苦枕草孫卿子曰喪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故三年以爲隆總小功以爲殺鄭玄禮記注曰有隆有殺進退如禮莊子曰木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改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人徙戚里內

屬三輔黃圖曰宣帝爲杜陵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漢書曰萬石君傳曰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爲美人故也政非一軌俗備五方漢書曰秦地五

方維錯公內樹寬明外施簡惠范曄後漢書馮衍說鮑永曰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神

皋載穆轂下以清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皋漢書谷永上疏曰辟宣爲御史中丞執憲轂下胡廣漢官解故注曰轂下喻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范曄後

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遷使持節漢書曰楊連爲零陵太守郡境曰清武皇帝嗣位進封竟陵郡王食邑加千戶復授使持節

都督南兗徐北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兗徐

接壤素漸河潤漢書武帝詔曰淮南衡山兩國接壤東觀漢記曰拜郭伋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未

及下車仁聲先洽漢書曰班伯爲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玉關靖柝北門寢局漢書曰龍勒

禮曰凡軍事聚櫟鄭玄曰擊櫟兩木相敲行夜時也櫟與柝同史記曰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駰曰齊之北門說文曰局外關門之關

朝旨以

朝旨以



董司岳牧敷興邦教

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董司垂方週是引罰孔安國尚書傳曰董司也潘岳關中詩曰岳牧慮殊禮記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尚書曰

司徒掌邦教

方任雖重比此為輕

山濤啟事曰方任雖重比此為輕

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

如故又授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中又如故上

穆三能下敷五典

漢書曰三能色齊君臣和蘇林曰能音台尚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五典克從孔安國曰五典五常之教

闢玄

闡以闡化寢鳴鐘以體國

玄謂道也太玄經曰玄門混沌難知孫放數詩曰一往縱神懷矯迹步玄闡范曄後漢書曰桓榮為五更贊已待問

應若

鳴鐘翼亮孝治緝熙中教

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

奪金恥訟蹊田

自嘿

呂氏春秋曰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衣冠之醫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捕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攬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左氏傳申叔時謂楚

子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以重矣

不彫其朴用晦其明

呂氏春秋曰賢不肖各反其行其情不彫其素高

誘曰素樸也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

聲化之有倫繁公是賴

潘元茂九錫文曰征眾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

二國庠序肇興儀刑國冑師氏之選允歸人範

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鄭玄曰

皆學名也毛詩曰儀刑文王袁山松後漢書曰李膺風格儀刑皆可師範尚書曰夔命汝典以樂教冑子周禮曰師氏中大夫以三德教國子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

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拜八座初啟以公補尚書令

陳壽魏志評曰八座尚書郎

六卿之任也晉百官名曰尚書令尚書僕射六尚書古為八座尚書式是敷奏百揆時序尚書曰敷奏以言又曰納於百揆百揆時敘王隱晉書詔曰今

之尚書令皆古之百揆之任也夫國家之道互為公私君親之義遞為隱犯禮記曰事親有

有犯而無隱有諫諍之義公二極一致愛敬同歸國語樂共子曰成間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母

智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矣孝經曰亮誠盡規謀猷弘遠矣公曰天子

貪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

聽政近臣盡規管中興書則陶侃曰公經德秉哲謀猷弘遠

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則神牧尚書曰淮海惟揚州地理書曰崑崙東南地方萬五千里名曰神州編戶殷阜

萌俗滋繁漢書呂后曰諸將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周易曰不言而信存乎

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日見也楚辭曰眾不可戶說今孰云察余之中情

頃之解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

悉如故獻納樞機絲綸允緝兩都賦序曰日月獻納周禮曰言行君武皇晏駕

寄深負圖應劭風俗通曰宮車晏駕謹按史記曰王稽謂范雎曰夫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

下終也昔周康王一旦晏起侍人以為深刺天子當夜寢早作身省萬機如今崩殞則為晏

駕矣漢書孔子觀於明堂觀四門之墉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公

仰惟國典俛遵遺託俯擬天倫踊絕于地居處之節復如居武穆

之憂

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先後天之倫次也聖主嗣興地居三爽

書曰鬱林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世祖崩太孫即位有詔策授太傅領司徒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

以觀德

周禮曰坐而論道謂之三三公禮記曰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地尊禮絕親賢莫貳

賢莫貳班固諸侯王表序曰親親賢賢褒功表德

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劔履上殿蕭傳

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也

漢書曰上賜蕭何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又曰上欲自行擊陳孫周蘇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

自行是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而與傳同傳寬無不趨之言疑任公誤也魏志曰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明帝即位遷大司馬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晉公卿禮秩曰

汝南王亮秦王東吳王晏梁王彤皆劔履上殿入朝不趨復以申威重道增崇德統進督南徐州諸軍事

餘悉如故竝奏疏案上身沒讓存

王隱晉書曰武帝贈羊祜天不慙遺梁

岳頽峻

左氏傳曰孔丘卒公誄之昊天不弔不慙遺一老禮記曰孔某年某月日薨春

秋三十有五詔給溫明秘器歛以袞章備九命之禮遣大鴻臚監

護喪事朝夕奠祭大官供給禮也

漢書曰大將軍霍光薨賜東園溫明秘器服虔曰東園處此器象如桶開一端漆畫懸鏡其中

置尸上歛并蓋之周禮曰三公

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

東觀漢記曰東海王彊薨上發舊相所上櫬下牀伏

地舉聲盡哀至長樂宮白太后因出幸津門亭發喪豈徒春人不相傾壘罷肆而已哉史記曰趙良謂商鞅曰五殺大夫死秦國

男女莫不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劉縯賢本紀曰乃下詔曰褒崇庸德前王

之令典追遠尊咸泌情之所隆禮記曰禮樂之情同故明王相故使持節都

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

南徐州體睿履正神監淵邈道冠民宗具瞻惟允毛詩曰民具爾瞻肇自弱

齡孝友光備仲孝友爰及贊契協升景業變和台曜五教克宣及五

任均負圖先願則顧命也尚書曰成王將崩命曰諒以齊徽二南同規往哲毛詩

開雖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鵠巢騶虞之德方憑保祐永翼雍熙東京賦

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哀慕抽割震動于厥心

雍熙其其天不慈遺奄見薨落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尚書曰謀及卜筮孔安國茂崇嘉制

今先遠戒期龜謀襲吉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尚書曰謀及卜筮孔安國茂崇嘉制

式弘風猷可追崇假黃鉞尚書曰王左杖黃鉞孔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



別本亦作旗據此注則當作

詔贈此

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麗綬具九錫服命之禮魏晉官品曰相國承

潘勗九錫文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鑾輅甘泉鹵簿曰游車九乘黃屋左

纛漢書曰紀信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黃屋天子車以黃綰爲蓋裏纛毛羽輜輳車輜輳車文穎曰如今喪輅車前

後部羽葆音保鼓吹挽歌一部虎賁班劍百人漢書韓延壽給羽葆鼓車歌車

鼓吹歌車也晉公卿禮秩曰諸公及開帝位從公者給虎賁二十人持班劍焉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王隱晉書曰

帝次弟也封安平王薨諡曰獻昭喪事一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公道識虛遠表裏融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

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如千頃之陂魯運子曰東山有松千仞無枝非爲正直無枉自然僕妾不覩其喜愠近侍莫見其

傾弛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愠喜王隱晉書曰他人之善若己有之尚書穆

己有之王邵爲丹陽尹善禮儀操人近習未嘗見其墮替民之不臧公實貽恥戶子曰見人有過則如誘接恂恂降以顏色

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王肅曰恂恂溫恭之貌方於事上好下規己魏志劉寔曰王肅方於事而廉

於殖財施人不倦左傳叔向曰齊桓施帝子儲季令行禁止文子曰夫抱順効

國綱天憲實諸掌握范曄後漢書劉陶曰今權官手握王爵口含未嘗鞠人於天憲淮南子曰執節於掌握之間實致也

成徐慣用此詞降及切唐遂  
成俗謬

作考異

刑錮人於重議

東觀漢記曰袁安爲尹才餘年政令公平未嘗以職罪人常欲  
凡士之學高欲望宰相下及收守錮人於聖代尹不忍爲也

人有

不及內恕諸己非意相干每爲理屈

晉中興書曰衛玠常以人有不及  
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任天

下之重體生民之俊

孟子曰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  
東觀漢記到鄆曰天生俊士以爲民也

華袞與緇縠

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

潘岳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難達華袞猶朱其紱縠詩子路曰曾  
子褐衣緇縠未嘗完論語曰臧文仲山節藻梲包咸曰節者櫛

刻鏤爲山梲者梁上楹畫以藻文  
聖主得賢臣頌曰長於蓬茨之下

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

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  
公理山陽人也少好學博

涉書記每州郡召命輒稱疾不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嘗論之曰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而竹木周布足以息四體之役

邨山洛水協應叟之

志應璩與程文信書曰故求遠田在關之西南臨  
洛水北據邨山託崇岫以爲宅因茂林以爲蔭

巨園東國鎔銖軒冕

以東國若上園  
輕軒冕猶鎔銖

者鄭玄曰言君分國以  
祿之視之輕如鎔銖矣

乃依林構宇傍巖拓架清援與壺人爭曰緹幘與

素瀨交輝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曰明月  
照從幕楚辭曰戲疾瀨之素水

置之虛室人野何辨

莊子曰虛室生  
白孟子曰舜之

居深山之中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劉熙曰當此之時舜  
與野人相去豈遠哉殷仲文人刻詩曰野人雖云隔超悟必有比

高人何點躡屣於鐘

阿徵士劉蚪獻書於衡岳贈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

蕭子顯齊書  
曰何點字子

哲廬江人也隱居東離門下望之墓側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  
王命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稿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館以通意虞孝敬高士傳曰何點常躡屣屨

時乘柴車蕭子顯齊書又曰劉蚪字虛像南陽人也豫章王為荊州牧辟蚪為別駕遺書禮請蚪修賤答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蚪答書後以江陵沙洲人遠乃徙居之魏志曰太祖賜毛玠素屏風素憑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千寶晉紀何曾謂太祖曰阮籍如此何以訓世太祖曰度外人也宜其容之

王之意戰國策曰先生王叔造門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迎入王叔曰叔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叔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宣王曰先生徐入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

乃知大春屈已於五王君大降節於憲后致之有由也范曄後漢書并

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則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麥飯蔥菜之食丹

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東觀漢記曰荀恁字君大鴈門人也永平中驃騎將軍東平憲王蒼辟恁署祭酒敬禮焉後朝會上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

辟反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惠下臣故不來其卉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四來驃騎將軍執法檢下臣故不敢不來

時序言之已詳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蕭子顯齊書曰文惠太子懋字

尊為文皇帝山濤啟事曰保傅不可不高天下之選羊祜秉德義克己復禮東宮少事養德而已論衡曰治國之道一曰養德養德者養名高上之人亦能敬賢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明聖者述也作之謂也爰造九言實該曰行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言德言賢言親言生言靜言昭

遵衿禕於未萌申炯戒於茲日衿禕施衿結禕也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禕曰勉之

嶂也幽通賦曰既訊爾非直旦暮千載故乃萬世一時也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

以吉象又申之以炯戒

命公注解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注解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竟陵王集云蘇尚書

宇初構超然獨往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也輕天下細顧而言曰

死者可歸誰與入室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曰死者若可作吾誰與歸尙想前良俾若神對思玄賦曰

尙前良之遺風王隱書劉琨曰神爽忽然若已之符對也乃命畫工圖之軒闥既而緬屬賢英傷思才

淑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貌匹婦之操亦有取焉有客游梁朝者從容而進曰未見

好德愚竊惑焉論語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卽命刊削投杖不暇禮記曰舒夏喪其子而

曰天乎予之無罪曾子怒曰喪爾親使人未有聞公以爲出言自口驥驟不追鄒析

喪爾子喪爾明汝何無罪子夏投其杖而拜之一言而急驅馬不能及聽受一謬差以千里易乾鑿度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所造箴銘

積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李尤集序尤好爲銘讚門階戶席莫不有述先是

震于外寢左氏傳曰震夷伯廟罪之匠者以爲不祥韋屈原曰逢時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譴也

無所改修以記吾過且令戒懼不忘左氏傳曰晉侯求介之推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從諫如

順流虛己若不足王命論曰從諫如順流莊子曰人能虛己以游於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至於言窮藥石



若味滋旨

左氏傳曰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信必由中貌無外悅

左氏傳曰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實無益

也貴而好禮恰寄典墳

論語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

雖牽以物役我

我無怠

孫卿子曰是謂以己為物役矣向書曰禹曰子思曰孜孜又曰無怠無荒

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

淨住序云遺教經云波羅提木

叉是汝大師若住於世無異我也又云波羅提木又住則我法住波羅提木又滅則我法滅是故眾僧於望晦再說禁戒謂之布薩外國云布薩此云淨住亦名長養亦名增進所謂淨住身口意身繫意如戒而住故曰淨住子者紹繼為義以沙門淨身口七支不起諸惡長養增進菩提善根如是修習成佛無差則能紹續三世佛種是佛之子故云淨住子立勒成一

家懸諸日月

漢書曰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闕藝成一家言楊雄方言曰雄以此篇目煩示其成者張伯松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引洙泗

之風闡迦維之化

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曾水名也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作佛佛生天竺迦維羅衛國

漸彌留話言盈耳

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曰臻既彌留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論語子曰師擊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黜殯之請

至誠懇惻

黜殯已見演連珠注

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

左氏傳曰穆叔如晉

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無朽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

易名之典請遵前

烈謹狀

禮記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

弔屈原文

并序

賈誼

誼為長沙王太傅既以謫去意不自得韋昭曰謫謫也及渡湘水為賦

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

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羅而死誼追傷之因自喻其辭曰

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延讓之因是文帝選為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聞其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怨也恭承嘉

惠兮侯罪長沙張晏曰恭敬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側聞屈原兮自沈汨

羅韋昭曰皆水名維今為縣屬長沙汨水在焉列子曰吾側聞之澧沅湘流兮敬弔先生言至湘水託流而弔遭世罔極

兮乃隕厥身張晏曰謫言罔極罔極言無中正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

兮鳴梟翱翔闕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胡廣曰闕茸不才之人無六翮翱翔之可

肖也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胡廣曰逆曳不得順道而行也倒植者賢不肖顛倒易位也植史記伯也世謂隨夷為溷

兮胡廣曰服虔曰殷之賢士下隨也韋昭曰謂距蹠為廉莫邪為鈍兮

困兮夷伯夷也溷濁也史記隨字作伯謂距蹠為廉李奇曰距蹠之盜莫邪為鈍兮

吳越春秋曰干將者與歐冶同師俱作劍闔閭得而寶之以故漢書音義曰鉞謂利也忌鹽切

使干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于鑿之鉞刀為鉞

故即幸也  
生即先生也先生者有稱  
先或稱生

以喻賢者在下也

漢書及繁原文類延年  
注引

騷騷楚辭作騷騷

故亦幸也史記  
楊子書及騷騷意即本此

賈生与屈子時又殊矣

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

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臣瓚曰先生謂屈原郭幹棄周鼎

寶康瓠兮

如淳曰轉轉也史記音鳥活切爾雅曰康瓠謂之甌李巡曰大瓠瓢也甌上列切

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

兩耳服鹽車兮

戰國策汗明曰大驥服鹽車上太行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

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

薦履倒上為下故漸不可久也儀禮曰士冠章甫股道也

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

應劭曰嗟苦勞苦屈屈原過此難也

矣國其莫我知兮

張晏曰詆離騷下竟亂辭也

獨壹鬱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固

自引而遠去兮

史記音漂下竟亂辭也

襲九淵之神龍兮勿深潛以自珍

音義曰襲覆也猶言察也莊子

千金之珠必九重之淵而騷龍領而

螺螄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蟻

下張晏曰勿潛藏也鄧展曰音味蝸蝸以隱處今夫豈從蝦與蛭蟻應劭曰蝸蝸水蟲食人者也蝸上蝸也蝸然自絕於螺螄況從蝦與蛭蟻也蝦音遐蛭之一切蝸音引

所貴聖人之

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

莊子曰宣尼見娥丘之將是聖人僕也是自理於民自藏於世郭象曰進不榮華退不枯槁也

使騏驎可

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殷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

久也紛亂也應劭曰殷音班或曰殷恒不去紛紛構譏意也健為舍人爾雅注曰尤怨大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騏驎不逝之故權此答善曰言殷恒不去離此德尤亦夫子自為之故不可尤人也

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

言知時之亂當歷九州相其君而事之何必思此都而遭放逐

細德猶小德也餘光也  
曾即上也

依文異改

自一印下續錄

蟻與魚類不誤

此文前序武帝  
酷時流多矣

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曾擊而去之如

曰鳳皇曾擊九千里絕雲氣遙遠也曾高上飛意也鄭玄曰擊音攻擊之擊李奇曰遙遠也曾

益也史記擊字作翮文子曰鳳皇飛千仞莫之能致也禮記曰德輝動乎內險徵謂輕為微祥也

彼尋常之汙鳥漬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善

尋常之謂巨魚無所還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

弔魏武帝文并序

陸士衡

此序係陸機之弔魏武帝序而文辭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祕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愀

然歎息傷懷者久之毛詩曰嘯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生死者性

命之區域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是以臨喪殯而

後悲觀陳根而絕哭國語曰楚子西歎於朝藍尹臺曰吾聞君子思前世之崇替與哀

此序係陸機之弔魏武帝序而文辭



玄曰宿草謂陳根也

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

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荅之曰夫日食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

壤亦云數而已矣

左氏傳曰秋七月壬午朔日有蝕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三至三分日有蝕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至相遇也其他

日則為災陽不克也國語曰梁山崩伯宗問絳人曰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將若何

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

而不免卑濁之柔

尚書曰高明柔克

居長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

穀梁傳曰沙麓崩林屬於山為麓沙山名無崩壞之道而云崩故志之也

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

范曄後漢書曰左迴天唐獨坐謂中官左怡唐衡也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遘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莊子曰申徒兀者也謂子產曰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

外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

崔寔政論曰及其出也足以濟世蓋民呂氏春秋公子牟曰心居魏闕之下許慎淮南子注曰

魏闕主之闕也

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

尚書曰格于上下左氏傳楚靈王曰是區區者而不為也

光子

四表者翳乎叢

祖爾之土

尚書曰光被四表左氏傳子產曰諺曰最爾之國杜預曰最爾小貌也

雄心摧於弱情

壯圖終於哀志長算屈於短日遠迹頓於促路

算計謀也迹功業也思

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積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家禍始

謀四子

顧命已見上文爾雅曰豕大也左氏傳里克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故曰豕子謂文帝也毛詩曰貽厥孫謀

經國之略既遠隆

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

效也善乎達人之謙言矣

善言也

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

以桑汝因泣下

魏略曰太祖杜夫人生沛王豹及高城公主四子即文帝以下四王也太祖崩時四子在側史記不言難以定其名也

支弟豹為侯然太祖子在者尚有十一人今唯四子者

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

子託人

謂東門君曰公之愛子也

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匹者無存

無餘身匹而識無存今太祖同而得之故

然而婉嬖房闈之內綢繆家人之務

則幾乎密與

班固漢書哀紀述曰婉嬖董公方婉以毛詩曰綢繆東

又曰吾嬖好妓

人皆著銅爵臺

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爵臺

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總帳

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者

朝脯上脯糒之屬

漢書東方朔曰乾肉為脯方武切說文曰糒乾飯也補秘切

月朝十五輒向帳作

妓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

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

舍中謂服妾既無所為可學作履組賣之晏子春秋曰景公為履黃金之基飾以組連以珠

今止分之分

愛謂生愛謂死注不子

前識謂前世之識非老子之所謂前識

然則中又之發不負傷情明矣

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  
 分之既而竟分焉匹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  
 傷乎令衣裘別為一藏是匹者有求也既而竟分焉是存者有違也求為名而虧德違為食而害義故曰兩傷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  
 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言愛是情之所厚故雖大言愛是情之所厚故雖大  
 故雖甚而必得之故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可悲也尸子曾子曰父母愛之  
 而不忍父母惡之禮而無咎然則愛與惡其於成孝也無擇今人雖未得愛不得惡矣故  
 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論語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又曰子罕言利若乃繫情  
 繫於外物畱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慎子曰德精微而不見是故物不察於內於是  
 遂憤懣而獻弔云爾白虎通曰天子崩臣子哀痛憤懣接皇漢之末緒值王途之多違  
 東都賦曰系唐統接漢緒答寶戲曰王途蕪穢周失其馭蔡邕釋誨曰王途壞人極范漢書元帝詔曰政令多違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  
 遐飛以龍喻太祖也重淵九重之淵也楊雄釋愁曰懿神龍之淵潛埃慶雲而將舉史記曰若朝升若雲非雲郁紛紛肅素輪囷是謂慶雲運神道以載  
 德乘靈風而扇威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國語曰祭公謀父炎世載德載猶行也摧羣雄而電擊舉勅敵  
 其如遺左氏傳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臨而不成列天贊我也杜預曰勅強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取楚拾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翦

焉而後

淮南子曰八紘之

釐三才之闕典

啟天地之禁

闢

三才已見前項

梁太后詔曰周舉在禁闢有密靜之風

舉修綱之絕

紀紐大音之解

老子曰大音希聲許慎淮南

雲物以貞觀要萬途而來

歸周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來歸歸之於已也

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

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禮記曰天無私覆淮南子曰為

光宏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

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毛詩

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

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也

為山乎九天

論語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孔安國尚

苟理窮而性盡

豈長算之所研

周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鄭玄曰言窮其義理盡

悟臨川之有悲

固梁木其必顛

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

當建安之二八

實大命之所艱

命也尚書曰天監厥德用集大命

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

史記李斯曰當今可謂富貴極

足之駕稅矣李

惟降神之繇邈眇千載而遠期

降神謂生聖智也千載一出故曰

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

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

論語曰子畏於匡



魏都賦造文昌之廣殿

非王心之所始也古志希九鼎不以王位為重也

原文動作動

廣殿開而為故預為合也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曹植大魏篇曰大魏膺靈符天祿方茲始春秋孔演圖曰靈符滋液以類相感雖龍飛於文昌非

王心之所怡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憤西夏以鞠旅斥秦

川而舉旗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二月王自長安出斜谷劉備固險距守五月引軍還長安陳思王述征賦曰恨西夏之不綱毛詩曰陳師鞠旅魏明帝自惜薄祐行曰出身

秦川居伊陽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

災毛詩曰宅是鎬京客賓戲曰周望兆勳於渭濱尚書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公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公歸王翌日乃瘳孔安國曰翌日明日也瘳差也詠歸塗以

反旆登峭澗而竭來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洛陽東京賦曰乃反旆而迴復漢書曰王莽象命王寄曰峭澗之險東向鄭衛新序大臣曰洛陽西

有峭澗思玄賦曰大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至洛陽庚子王崩尚書曰東至於洛

大漸已見上文向書曰帝念哉伊君王之赫奕寔終古之所難楚辭曰長無威先天而蓋世

力盪海而拔山周易曰先天而弗違漢書直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厄奚險而

弗濟敵何彊而不殘每因禍以禔福亦踐危而必安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睠顧說

文曰禔安也時移以迄在茲而蒙昧慮禁閉而無端楚辭曰口噤閉而委軀命以待難

痛沒世而永言鵬冠子曰從祀委命鵬鳥賦曰縱軀委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

何云文昌  
為周文王也  
水經注魏都  
於鄭高北宮  
有文昌殿

各此注大謬負謂里中持  
注是各謂小分之夫不  
當教印在我不派也  
本何輝

而積歎迫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楚辭曰我營魄而登遐老子曰抱一能無離乎鍾會曰經護為營形氣為魄

執姬女以嘔瘁指季豹而灌焉孟子曰嘔瘁而灌謂人嘔氣衝襟以

嗚咽涕垂睫而汎瀾蔡謩詩曰行路亦嗚咽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

違率士以靖寐戢彌天乎一棺毛詩曰率士之濱古詩曰潛寐黃泉下毛萇詩傳曰戢聚也彌天喻

於天淮南子曰吾死也朽有一棺之士谷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周易曰富有

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揚穀梁傳曰先君有正始也援貞客以甚悔雖

在我而不臧言為履祖及分香令藏衣裘是引貞客之道故為可惜內顧之纏絲恨

末命之微諱西京賦曰嗟內顧之所觀張堅與任彥昇書曰纏絲恨紆廣念於履組塵清

慮於餘香結遺情之婉變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

於玉房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毛詩曰窈窕淑女漢書郊祀歌曰神之出排玉房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

禮記曰孔子謂明器者備物而不矯惑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家語曰子貢問

曰感容稱其服楚辭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匹言服玩雖微而必存儀形無

陸士衡詩  
謝惠連詩

謝惠連詩  
謝惠連詩

家語孔子謂哀公曰君入廟而仰視榑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人君以此思哀則意可知矣  
響像音影之異名魯靈光殿賦曰忽縹緲以響像孫卿子曰下和上響響之應聲影之像形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以必藏也鵬冠子曰景則隨形響則應聲也微清絃而獨奏進脯糈而誰嘗悼德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毛詩曰宅殷士茫茫登爵臺而羣悲時美目其何望字林曰時長貽也禮雅曰時既晞古以遺絜信簡禮而薄葬禮繁則易亂厚葬也時與時同毛詩曰美目時兮既晞古以遺絜信簡禮而薄葬禮繁則易亂厚葬所以遺絜詩緯曰齊數好道廢義簡禮宋均曰簡猶闕也漢書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謫劉向曰賢臣孝子亦命順意而薄葬史記曰因其俗簡其禮也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謫於後王言裘紱輕微何所有而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言情苟存乎大不能忘故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可嗟也

### 祭文

#### 祭古冢文

并序

#### 謝惠連

沈約宋書曰元嘉七年惠連為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義康修東府城城堙中得古冢為之改葬使惠連為祭文唱信待成也

#### 東府掘城北堙入丈餘

丹陽記曰東府城西則簡文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武得古冢上文王道子府道子領揚州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

無封域不用塋璧

毛詩傳曰璧也今謂之塋

以木為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

呂氏春秋惠公說魏太子曰昔王季歷葬渦山之尾樂水齋其墓見棺之前利高誘曰棺題曰和

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

禮記曰孔子曰明器者神明之器也

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為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

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

上有五銖錢百餘枚

漢書曰武帝罷半兩錢行五銖錢也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瓜瓣

皆浮出不甚爛壞

爾雅曰瓠犀說文曰瓠瓜中實也

銘誌不存世代不可

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

近故假為之號曰溟漠君云爾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

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溟

漠君之靈泰總徒旅版築是司窮泉為壑聚壤成基一槨既啟雙

棺在茲捨春悽愴縱鋪漣漣

左氏傳曰宋災陳轅囂杜預曰轅囂也轅音本獨居

助也芻靈已毀塗車既摧

禮記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也

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

助也芻靈已毀塗車既摧



李益或醢醢

爾雅曰益謂之伍又曰肉謂之醢郭璞曰肉謂之醢郭璞曰肉謂之醢

焦傳餘節瓜表遺屣

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

靈顯靈晦銘誌堙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

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斯齊

毀便房已積循題興念撫倘增哀

射聲垂仁廣漢流渥

遷射聲校尉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百餘所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

也轉廣漢太守先是雒陽城南每陰常有哭聲聞於府中寵使祠骸府阿掩骼

禮記曰孟春之月掩骼仰羨古風為君改卜

麓說文曰城池無水曰隍音皇左氏傳楚子曰龜夢之事杜預曰電厚也

仍舊木

昔義還耐雙魂

合葬非古周公所存

酒以兩壺牲以特豚幽靈

敬遵

禮記曰合葬之葬也

飲我儀禮

嗚呼哀哉

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國靈潛默平康顯曜賦曰幽魂兮鬚忽有

祭屈原文

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年為始平太守之郡道經汨羅潭為湘州刺史張邵作祭屈原文以敬其意

顏延年

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

沈約宋書曰張邵字茂宗吳郡人也

恭承帝命建

旗舊楚

賈誼弔屈原曰恭承嘉惠公侯罪長沙周禮曰州里建旗鄭玄毛詩箋曰謂州長之屬陸機高祖功臣頌曰舊楚是外

訪懷沙之淵得捐

佩之浦

楚辭曰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之蔽壅又曰捐余袂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

弭節羅潭

楚辭曰路漫漫其修遠兮弭節

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

之靈

王逸楚辭序曰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

蘭薰而摧玉纁則折

語林曰毛伯成負其才氣常稱蓋為蘭摧玉折不作蒲芬又榮

管子曰夫玉折而不撓勇也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纁密以栗智也鄭玄曰纁緻也

物忌堅芳人諱明潔

孟子注曰白玉之性

堅察色度尚碑曰明潔鮮白珠

若先生逢辰之缺

賈誼弔屈原文曰嗟若先生獨離此咎楚詞曰悼余生之不辰逢此世之匡懷

溫風忌

時飛霜急節

溫風長物飛霜殺物也周書曰小暑之日溫風至京房占曰三月建辰風衰忌桓麟七說曰飛霜屬其末歲風激其崖

羸辛遘紂

昭懷不端

羸秦姓平楚姓王逸楚辭序曰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懷王請與俱會武關遂有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大戴禮曰太子處位不

好周代語而自稱施也  
其用字上非故刻下要方  
七抵實據之類須以意按  
索之也

端受業不敬此謀折儀尙貞蔑椒蘭史記曰楚懷王既細屈平秦乃令張儀事楚秦昭  
屬太保之任也王欲與懷王會欲行屈平曰秦不可信王問于蘭  
蘭勸王行秦因留懷王王逸楚辭序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楚辭曰椒專佞  
以諛諂兮極又欲充夫無緯王逸曰椒大夫子椒也楚辭曰余以蘭為可恃兮差無實而害長王  
逸曰蘭懷王之少弟司馬子蘭也詩傳曰干崖也  
身絕郢闕迹徧湘干詩傳曰干崖也  
比物荃蓀連類龍鸞  
韓子曰連類比物見者以為虛而無用荃蓀香草也王聲溢金石志華日月金石樂也  
逸楚辭序曰善鳥香草以配忠貞龍鸞鳳凰以託君子金石曰鐘石  
曰謬吳越春秋樂師曰君王之德可刻之於金石史記太史公曰如彼樹芳實穎實發  
屈原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與日月爭光可也  
毛詩曰實發實望汨心歆瞻羅思越吳質答東阿王書曰精散思越  
秀實穎實望汨心歆瞻羅思越書曰精散思越  
日精用白茅何咎之有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左  
氏傳君子曰風有采繁采蘋雅有行葦淵酌昭忠信也

### 祭顏光祿文

顏光祿即  
顏延年也

### 王僧達

維宋孝建三年

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也

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

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

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樹

立也清

惟君之懿早歲飛聲

思玄賦曰蓋遠迹以飛聲

義窮幾彖文蔽班揚

幾彖謂周易班與同楊揚雄也

郭璞三倉解詁曰楊音盈協韻性倅剛潔志度洲英楚辭曰體倅直以登朝光國實宋之華

班固漢書述曰弱冠登朝蔡邕陳太丘曰紆珮金紫光國才通漢魏譽波龜沙漢書

垂勳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為國華章昭曰為國光華服爵帝典棲志雲阿言服爵雖

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尚書曰被下服爵帝典棲志雲阿依命而

流沙漠書李陵歌曰經萬里渡沙漠說又曰北方流沙服爵帝典棲志雲阿依命而

棲志實不可貴也張華勵志詩曰棲志守雲清交素友比景共波共波猶連氣高

叔夜嚴方仲舉叔夜嵇康字也司馬彪續後漢書曰陳蕃字仲逸翮獨翔孤風絕

侶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流連郭璞廣雅曰風聲也洎德嘯歌琴緒漢書班伯曰式號式呼大雅所流連劉

引緒也遊顧移年契濶宴處何敬祖雜詩曰開帳出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

未疑歸神太素列子曰太素明發晨駕瞻廬望路毛詩曰明心悽目泣情

條雲互李陵詩曰仰視涼陰掩軒娥月寢耀庭娥掩月故曰娥月周曰歸藏曰昔

月為微燈動光几牘誰炤衽長塵絲竹罷調寧悲蘭宇屑涕松嶠

楚詞曰涕漸漸其如屑古來其盡牛山有淚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

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

安得此泣而為流涕是曰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詔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非獨昊天殲



我明懿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以此忍哀敬陳奠饋蒼頡篇曰饋祭名也申酌長懷願望歆范曄後漢書曰劉陶上疏曰嗚呼哀哉

文選卷六十 終

金陵書局印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黃季剛先生遺書 黃侃撰

出版者：石門圖書公司

發行者：石門圖書公司

台北市郵政五一六〇號信箱

郵政劃撥帳戶一〇六四二二號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三五一號

精裝十四冊

基本定價：肆萬元整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二月初版

印刷廠：盛昌印製廠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新莊鎮建國路116號  
電話：九〇〇一〇八

















